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翠仗玉球

(下)

 **eBOOK**  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## 第一章 无名高手

眼见身陷重围，田冬想了想奔到顾玲如身边道：“如儿，快把小菊姊解下，我来背。”

“不……”顾玲如摇摇头道：“我来就好了，我相信……你会照顾我们的……”

田冬没空多争，只好皱眉道：“那……要是混战起来，你一定要一直待在我附近……”

顾玲如微笑道：“当然……我一定跟着你……”那双眸望定了田冬，眼中似乎有千言万语。

突然间一声叱喝，许多人同时四面而涌出，向着田冬等人没头没脑杀了过来，绍大山一喝，先拿即几个躺任地上的家伙开刀，宰了四个人之后，那些人已经拥到近前，绍大山一把捉起杨玉翠道：“你们再靠近，我把这个淫妇一刀宰了！”

这些人都是杨玉翠手下，一征之间，停步在数丈外不敢向前，慢慢的四面人越来越多，果然佰余人，虽说田冬的蛟筋适合应付群殴，不过这里是树林，蛟筋的威力大打折扣，要是让人近身，这么没完没了的杀了去，说不定也会受不了，更不要说保护其他人了。所以绍大山这一招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，算是反应极快。

顾玲如刚刚一直不愿让杨玉翠认出自己，所以一直没靠近，这时见绍大山的刀子架在杨玉翠的脖子上，不由的有些心惊，可是这时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，顾玲如唔了两声，还是闭上了嘴巴。

不久鲁无彭的声音传出：“你们立刻将她放了投降，我保证解送你们回龙虎帮之前，你们不会受到伤害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无钦冷冷一哼道：“出来说话！”

鲁无彭由林中踏出，见到地上的四具尸体，脸色微微一变道：“你们若不投降，我也顾不得副旗主安危，只能玉石俱焚，最后你们还会被捉，到时难免多受折磨，实属不智……”

他的目光缓缓从众人身上巡过，最后望定在田冬身上，脸上脸色有些古怪的道：“田冬？”

田冬踏出一步道：“鲁大叔，我幼时虽多亏您的照顾，不过我们束手就缚也是死路一条，恕难从命。”

鲁无彭摇摇头，有些感慨的道：“当年你要是肯拜我为师，今日我们怎需兵刃相见？”

这时无钦忽然行到田冬身旁，对田冬简短的耳语两句，田冬点点头，目光转向鲁无彭道：“其实我对鲁大叔也是一心仰慕，但是今日大叔居然沦为龙虎帮的帮凶，我不禁要庆幸当年没有拜师，鲁大叔，奉天寨远在山东，你们何必来此？”

田冬这时已有计划，所以与鲁无彭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。

鲁无彭似乎也不着急，顿了顿回答道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本来就难以两全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你又何必多问？”

“鲁大叔。”田冬不死心的道：“奉天寨与龙虎帮结成一气，只怕不能有

福同享，却将沦落到有难同当，何不尽早抽身，也是明哲保身之道。”

“没这么简单的……”鲁无彭苦笑了笑道：“田冬，听说你凭藉一条古怪的长鞭，单人独力打退近百龙虎帮众，但在这树林中，你的怪鞭也无法施展，你的同伴是走不了了，不过想来我们也拦不住你……你要是愿意自己走，我不拦你。”

要是田冬留下，除了多添伤亡之外也没有别的好处，可是田冬要是愿意先走的话，其他的人可是一个都逃不出去，鲁无彭计算妥当，才对田冬说出这番话。

田冬望望四面的奉天寨人马已聚集，身旁的无钦等人也聚集在一处，田冬缓缓的向无钦等人靠去，一面道：“鲁大叔，你在等援兵吗？”

鲁无彭也不掩饰，目光一凝：“这些都是我的子弟兵，我也不希望他们有所损伤，要是你还记得昔日之事，等龙虎帮的人赶到再突围，我会记得这份情。”

田冬走到众人聚集的一株大树下，目光望着大树树梢，摇摇头道：“鲁大叔，要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一定会答应你的……”

田冬蓦然深吸一口气，双掌猛然推出一股沛然的掌力，硬生生的击在大树上，轰然一声，大树被拦腰击断，向着东南方向倒地，田冬余势未尽，体内气劲一鼓，第二道掌力又发了出来，大树被劲力一逼，向着东南东面飙而出，众人一起随着大树之后飞奔，田冬蛟筋跟着向外甩出，随着众人的身后而走，准备断后。

大树一倒，四面奉天寨人同时一呆，大树前方七、八人闪避不枝，被掩的筋断竹折，众人藉着大树开路，立即闯出重围，鲁无彭一愣之下立即清醒，眼石杨玉翠被绍大山扔在地上，连忙呼喝道：“几个人去救副旗主，其他人快追！”

这个方向正是无钦选出来的，这条路线十余丈内没有树木，恰用大树开路，奉天寨众人密密的聚集外围，大树一冲之下，必定开出一条路来，众人则能随着巨树飞奔，虽然巨树不远就跌落，不过也帮众人清出了数丈远的空间，反正前方没有敌人，张贵脉被派到前方开路，无钦与绍大山左右护卫背着小菊的顾玲如，往外杀了出去。

奔出一里之后，众人的速度开始变慢，尤其是顾玲如，还好在后方紧追不舍的除了鲁无彭外也没有旁人，其他的奉天寨人马大都被甩掉，只能藉着鲁无彭不断发出的啸声寻，但其实相距也不甚远，众人再慢下去，总会被追及。

田冬见不是办法，对鲁无彭道：“鲁大叔，你别追了，别逼我对您动手。”

鲁无彭摇摇头，拔出一把厚重的铜爪，对田冬道：“你还是把我打倒吧。”

田冬没办法，只好向鲁无彭移动，一而道：“鲁大叔，找是为了自保……”一面将蛟筋盘在手中。

鲁无彭佳旁微微腾身，闪出一丈喝道：“我会尽力的追踪你们，你可不要以为我好收拾……”

“注意了。”田冬一喝，蛟筋电闪般直住前穿，向着鲁无彭的铜爪冲去，鲁无彭反应极快，铜爪虚拦，身子一晃又退出了数尺，这时众人不断的住前奔驰，四周树木快速向后移动，田冬的蛟筋没办法使用横扫的招式，眼看鲁无彭已经闪到一株树后，田冬将蛟筋一缩一伸，蓦的穿过那株树，住鲁无彭

身上攻去。

鲁无彭没想到田冬的蛟筋威势这么大，急急一个折腰，铜爪一扫树干，借方闪开数尺，怎知田冬穿过树干的蛟筋忽然一弯，前端继续向着自己攻来，鲁无彭避无可避，两手同握铜爪，以大力摔碑手的劲力猛然向左一档，身子同时全力右闪。

果然钢爪挡不住田冬的力道，两方一撞之下，鲁无彭胸口一闷，蛟筋与铜爪同时住他的胸口撞来，还好鲁无彭早知此事，事先急急右闪，左臂只被钢爪擦去了一块皮肉，田冬的蛟筋也已经缩了回去。

田冬知道鲁无彭已受内伤，轻声道：“鲁大叔，走吧！”

鲁无彭强提内劲，依然不即不离的跟在众人数丈之后，无钦见顾玲如越来越慢，对田冬道：“田少侠，不可心慈。”

田冬也注意到这个情形，对顾玲如道：“如儿，你带大家到我们下崖的地方会合。”随即回身一扑，急迎鲁无彭。

顾玲如十分不愿，但又没有第二个方法，只好一跺脚，领着无钦等人穿林急走，还不时回头望着田冬。

鲁无彭见自己与田冬的距离忽然缩短数丈，一惊之下急急住旁边绕开，但他那里有田冬快，只见田冬衔尾急追，很快就赶到鲁无彭身后，鲁无彭大骇回身，左掌右爪同时挥出，一股大力向田冬砸来，也只能全力以赴了。

田冬心中暗自思量，并不打算硬挡，鲁无彭现在全身空虚，自己要是力道一个没拿捏好，鲁无彭被劲力反噬，只有死路一条，于是忽然向后一退，蛟筋曲折的由下而上，斜点鲁无彭小腹。

鲁无彭眼看打了个空，下腹有怪鞭击来，虽说转向会削弱两成力，不过这时也顾不得了，将力道硬生生一转，斜斜下轰，两力一碰，鲁无彭被震的住翻了个身，居然没事。

田冬不禁暗暗后悔，自己刚刚怕一下子打穿鲁无彭的肚子，所以只用三成力，没想到被鲁无彭挡住，现在两人距离已经拉近，田冬猛然一挥手，“咫尺天涯”忽然施出，迅速住鲁无彭胸前轰去，鲁无彭只好两手同举，咬牙硬挺，哪知田冬招式一变，虽然身子向鲁无彭冲来，但却忽然由攻转守的施出“汤池拳法”，劲力一凝，鲁无彭两臂被田冬的力道牵住，忽然动弹不得，田冬再一变式，双手尾指蓦然弹出，劲风直袭鲁无彭的左右肩缺盆穴。

鲁无彭已经无力躲避，双臂一软，铜爪猝的跌落地面，但他仍不死心，双腿一起，向着田冬扫来，田冬蓦然一跃，劲力再变，又封住了鲁无彭两腿的穴道。

田冬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鲁大叔，对不起了。”一面转身要走。

转到一半，忽然传来一声：“小心！”

随着话声，一股极大的力道迎面而来，田冬大吃一惊，这股力道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此次离开郴州至此，还没遇到过这种人物，莫非是黄木森终于赶到？田冬看都没看清楚，急急一招“定鼎中原”护住胸腹，先守再说。

两方一碰，爆响一声，田冬与那人同时往后退开，劲力余威还将鲁无彭震翻了几圈，那人内力居然隐隐与田冬不分上下，竟似乎比黄木森、步连云都还高，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？

田冬连忙仔细望去，只见那人身形高瘦，白发白须，身着紫色袍服，袍脚还滚着金边，亮晃晃的十分抢眼，全身别无饰物，只有腰挂一个宝光莹莹的白底鼻烟壶煞是惹眼，田冬目光望向鼻烟壶，见到上面刻着一双栩栩如

生的五爪紫龙。

那人见田冬打量着自己腰间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束手就缚，留你全尸。”

田冬功成之后还没听人说过这种话，有些不服气的一瞪眼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躺在地上的鲁无彭也看清了紫袍老者，高兴的失声叫了起来：“莫非……莫非你……你……”

紫袍老者转过头，对鲁无彭冷冷道：“你做的很好，我会与黄帮主说……没你的事了，去吧！”

说罢，手一挥，一股清风飘过，鲁无彭的穴道尽解，马上从地上弹了起来，面露骇然的望着紫袍老者，居然说不出话来。

紫袍老者见鲁无彭愣在当场，不悦的微微皱眉，挥手虚推，鲁无彭身子一轻，蓦然被一股劲力推到数丈外，只听紫袍老者有些愠怒的道：“你没听见老夫的话吗？还不去追那些人！”

田冬瞪大了双眼发怔，这紫袍老者刚刚挥手解穴，以及推开鲁无彭的功夫用的内劲都不甚大，但是用劲的巧妙却有些匪夷所思，田冬居然有些看不透的感觉。要知田冬自得“大罗八法”之后，天下武技在他眼中几乎都能与“大罗八法”互怕印证，可是现在竟然看不出这位紫袍老者手法的脉络，莫非他已到出手无迹的地步？

这人的内力不但不弱于自己，武技更是正远远过之，田冬不禁有些庆幸已经让顾玲如他们先行离开。

想到这里，田冬望见鲁无彭正想离开此地，他哪里肯让再无彭去追人，立即翻身向鲁无彭攻去，这时可不能留手，一招“怒鸢翻云”猛然向上一跃，向着鲁无彭全力攻去。

可跃到半空，那紫袍老者忽然出现在田冬身前，立掌一挥，凭空向着田冬腰腹击来，一面笑道：“惊鸢隐士的功夫，还不算是天下绝学……晤，你小子没学全……噢，有趣……”

却是田冬发现劲风袭来，紫袍老者拦在半途，他早有心理准备，倏然猛一提气，在半空中再提升半丈，想飞跃过此人。

紫袍老者摇摇头，一面说话，一面单手直劈，一道劲风直扑田冬，田冬已无余力，只好将内劲一推，硬挡来劲，怎知那股逆劲袭到身前忽然一散，田冬一愣之间，对力的第二股内力又已经袭到，这下子胸前空虚，眼看就要被击中，田冬唬了一跳，分出的两手同时转向内折，千道指力急穿而出，将内股劲力略为一挡，再变“汤池拳法”，劲力一护之间，田冬虽砰的一声被紫袍老者击翻，不过仍稳稳落在地上，毫发无伤。

这招一过，田冬与紫袍老者心里都有些吃惊，田冬刚刚每一招都用了极大的力道，几乎都比对方用的内息还多，才勉强守住对方这一招，好不容易才换得个没受伤，不禁有些心寒，这人的功夫太诡异了。

而紫袍老者自田冬“落叶飞花指”攻出时，曾讶异的说出“有趣”两字，没想到田冬招式一变，居然还能护住自己，紫袍老者落地后，望了田冬片刻，忽然摇摇头笑道：“娃儿，你的功夫好杂……有姓古的功夫，还有任空的功夫，最后那一下……晤……是伏牛山‘无争老叟’的功夫，不对，无争老叟死了五十年了，后人没一个成才的，没听说有传下这套功夫……反正你也用的怪怪的，八成是偷学的吧？”

“胡说什么？我才不会偷学功夫……”这名紫袍老者说田冬偷学功夫，

他听了不禁有气，不过想想又好奇的道：“谁是任空？谁又是‘无争老叟’？”

田冬只知道古朴，不知道任空是步连云的师父，另一位“无争老叟”既然称作老叟，又死在五十年前，想来辈分更老，田冬更是压根儿也没听过了。

紫袍老者一皱眉，有些意外的道：“‘神指’任空你也不知道？莫非老夫三十年未出江湖，他也死了，死了就死了吧……反正他受天资所限，加上‘落叶飞花指’不合的性子，怎么练也练不到巅峰，活着不过是现世而已。”

田冬虽然不知道任空是谁，也猜的到是步连云的长辈，听紫袍老者这样大言不惭的批评，心里实在不愉快，但想想自己可能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不再理会紫袍老者，转身便走。

“慢来……”紫袍老者飘身一拦，对田冬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能修炼到这种地步也算少见，若非老是坏事，老夫未尝不能放你一马……现在……”

紫袍老者双手一提露出一双粗糙的大手笑道：“你还是认命吧。”

田冬才不认命，挥手便是一招“阴阳莫测”，向着紫袍老者前胸击去，紫袍老者一晃身，手不知如何一勾，居然向着田冬的后脑勺拍来，田冬虚幻步踏起，急急闪动，那紫袍老者一个不防，让田冬闪出了这一掌。

紫袍老者一笑道：“身法倒是学全了……”跟着一闪身，也在四面飘动起来，紧紧的跟着田冬移动。

踏出没两步，田冬就知道不行，紫袍老者距自己不远，两人的劲力都可达丈外，他要是看准了轰一下过来，那自己如何是好？于是田冬立即转身，“如虚似幻”的后半招施出，从一个刁钻的角度攻向紫袍老者，紫袍老苦哈哈一笑道：“古老头藏私……”转身一迎，砰地与田冬硬拼一下。

两力交击之下，田冬身形一晃，紫袍老者却退了一步，这下田冬心中有数，紫袍老者的内力虽高，还是比自己逊上一筹，紫袍老者自然地知道这件事，面色微微一变喝道：“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居然有这身内力？”

话声一落，动作蓦然迅捷起来，双掌有如巨斧开山，没头没脑的向田冬劈来，田冬内力虽高，不过对方劲力忽吞忽吐难以捉摸，也不敢再硬碰，连避了数招，田冬脑海灵光一闪，叫道：“你是黄木森的什么人？”

却是田冬发现，紫袍老者用的是黄木森的“巨斧掌法”，当年黄木森、古朴、步连云三人在田冬面前一战，田冬印象极为深刻，只是黄木森出手全是爆裂的阳劲，这紫袍老者却已纯练到刚中蕴柔，所以适才随手出掌，田冬一时还看不出来，现在紫袍老者拿出了真功夫，田冬终于认出。

紫袍老者招招进逼，一面冷笑道：“小娃儿自己有眼无珠，死到临头还这么多废话？”

田冬确实应付困维，无论是“璞玉掌”、“落叶飞花指”、“汤池拳法”都难以挡住对方的攻势，不过换个角度，田冬知道了对方是以“巨斧掌法”为基，慢慢的也就看出脉络出来，对力运劲变招固然巧妙，毕竟还是在“大罗八法”的范畴之内，只是田冬这时没空细思，只能尽力挣命，偶而靠着之前悟透的功夫混合着应付，还能支持一阵子。

转眼过了数十招，紫袍老者却也看透了田冬来来去去的救命方法，蓦然一变招式，两掌同时前劈，田冬连忙以“璞玉掌”相应，紫袍老者掌式一转，左掌硬轰田冬，右掌却忽然引力成虚，住旁轻轻一扬；田冬等对方硬拼许久，见到机会一来，自然而然的发掌相迎，没想到他左掌掌力一发，左手却同时一撤，右掌从另一个方向袭向自己的左太阳穴，田冬吃了一惊，连忙

闪身后仰，同时发出指力攻击对方，左手却同时摆出半招“汤池拳法”，抵挡着对方的攻击。

紫袍老者已经心里有数，在笑声中左掌一旋切断田冬的指劲，右掌回身一吐，旋动之际右足忽起，同时住田冬的腰部扫去，田冬先被对方以硬拼引近，再在变化的中间被对方掌握时间截断招式，这一下手忙脚乱，只来的及硬挡一下对方攻向自己头部的右掌，腰间那一脚却无论如何也闪不开，当场砰的一声被踢出近丈，内腑受创不小。

紫袍老者呵呵一笑追：“你还嫩的很呢……”立即飘身向田冬追击。

田冬强忍腰间疼痛，翻身就是一掌，紫袍老者招式变换极为快速，一托田冬手臂，另一手已经印到田冬的胸口，砰的一下田冬又中一掌，田冬喉头一热，只觉嘴中咸咸湿湿的，却是一口鲜血涌了出来，田冬见对方仍不放过自己，两掌有如巨斧开山一般的住自己劈来，不敢再逞强，一蹬地面翻身便逃。

田冬的速度可是少人能及，眨眼已经穿出了数丈，可是这时田冬受创不小，力道也减损了几成，紫袍老者速度依然比田冬快上一些，何况紫袍老者早已有备，只见他当即一掌轰出，向田冬背心追袭。

不过，田冬要逃，对方也不容易拦住，这时田冬什么都不管，反手头也不回的一掌向后轰去，这样不管对方接不接，自己都有机会逃走。

紫袍老者自然没办法在一瞬间超过田冬，所以也别提什么变招了，可是硬与田冬拼上这一掌反而会帮助田冬奔逃，于是紫袍老者立即一收掌力，折向田冬的斜后方盯去，反正田冬已经受伤，逃也逃不了多远，紫袍老者也不心急，等着田冬慢慢力竭。

田冬知道对方的打算，奔出不到半里就知道糟糕，而且自己的体内创伤还没平复，这样奔下去伤势只会越来越重，到最后紫袍老者也不用提防自己的回击了，可是田冬一时想不出办法，只好跑一步算一步，只不过这时却是折而向南，与向苦西南方奔行的顾玲如等人越距越远。

再奔数里，紫袍老者越来越经松，田冬却越来越是疲累，紫袍老者开始逐渐地向田冬靠近，偶而挥掌诱使田冬发招，田冬不回手攻击也不行，但每发一掌，自己的内力却又消耗不少，田冬心慌意乱，莫非自己真要被这人捉住，而且前方树林越来越浓密，两人不断的上下飞跃，田冬心里微惊，这样内力消耗的更快，回头望了紫袍老者一眼，却见他身法一点也不受阻滞，在后方林中随着自己穿行，不禁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向着顾玲如等人的方向奔去，不然若是这人出手，还有谁能逃的过去？

紫袍老者见田冬转回头望向自己，呵呵一笑道：“小子，劝你还是认输吧，中了我一腿一掌，再不停下疗伤，等会儿我追到的是个死人可划不来。”

田冬见对方居然还能好整以暇的说话，自己现在可是没能力答话，田冬知道不能再拖，猛然一回身，忽然停下了脚步。

紫袍老者见田冬终于停下，似乎有些意外，脸上带着微微的冷笑向着田冬走来，一面道：“放弃了？那也好……你练的是什么内功？那并不是古朴的‘六合神功’。”随着面色跟着一凝，似乎对田冬的内力有些兴趣。

田冬努力的调理气脉无暇答话，只专心望着紫袍老者，准备等一下想办法与他拼个同归于尽，不然日后便算步连云“璇玑心诀”有成，只怕也不是这人的对手，龙虎帮有这么个靠山，岂不是永远也扳不倒他们？

老者知道田冬尚未至弹尽援绝之境，虽然向着田冬走近，还是十分小

心，一面试探说：“小子，你不是有条怪鞭吗，怎么不拿出来用？”

田冬自然不会中计，他鞭法不精，只是借着蛟筋的远距传劲能力狂挥猛扫，对方现在内力不下于己，岂非一点效用也没有？不过田冬想了想，却忽然想到一件事，目光中露出喜色，缓缓的取出蛟筋道：“你想见识，那我就不藏私了。”

紫袍老者反而有些意外，深怕田冬有什么古怪的计谋，移动的速度又缓了些，田冬这时觉得内腑已经勉强稳住，忽地一掌击出道：“谢谢你提醒找！”劲力直破丈外之时，他的身子同时住后飞射。

紫袍老者一皱眉，心中却莫名其妙，田冬停这么片刻根本无法治好自己受的伤，到最后还不是一样的结果？当即闪过了这掌，向着田冬追去，没想到却见田冬在将落地前，忽然将蛟筋住前一射，缠上了两丈外的树枝，手再一发力，借着蛟筋的拉扯，田冬有如脱弦之箭般又继续向前标射，蛟筋随收随发，再缠向前方的树枝，这样一来速度比起之前快了不少，紫袍老者一怔，没想到田冬居然有这招？连忙加足了劲力向田冬追去。

田冬不但足部发劲，两手也轮流利用蛟筋前引，极快速的林间飞奔，这样比起刚刚快了不少，虽然仍负内伤，终究逐渐拉开与紫袍老者的距离，不过为了求快，田冬越跳越高，几乎等于是在上方的林稍奔驰，紫袍老者仍然看的清清楚楚，自然衔尾急追，田冬心急起来，这样下去说不定还是会被追上，于是焦急的四面观察逃命路线，忽见东面似乎有个断崖，立即一转方向，向着那里奔去。

紫袍老者被田冬弄得有些迷糊，他为了追击田冬，不得不越追越高，自然也遥望到东方是一片不小的断崖，田冬离自己并不甚远，现在忽然一个转向，使得两人距离拉近不少，加上等一下在断崖前又非转不可，岂不是让自己越追越近？莫非田冬被追昏了头，已经看不清四面的景物？

又奔两里，田冬终于奔到断崖，紫袍老者打点精神，看田冬准备如何来个背水一战？没想到却见田冬毫不停留的一跃而下，整个人住断崖下坠，紫袍老者一顿冲式，停在崖边，却见田冬落下了数十丈之后，忽然将蛟筋一挥穿入崖壁，随即被蛟筋一扯，整个人在半空中弹跳起来，连续上下了几次，田冬这才斜斜挂在崖壁。

田冬一静止，随即向上仰望，见到崖顶呆若木鸡的紫袍老者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臭老头，下次再见了！”

紫袍老者可不愿就这样跳下去，他火上心来，猛然一挥掌劈下数块大石，轰隆轰隆的滚下山崖，田冬可不愿挨石头，蛟筋一扯，身子继续下落，同时将蛟筋由侧面打入石壁，这样一来田冬马上挪移了两丈，自然避开了十来块大石，田冬也不敢再激紫袍老者，等一下他发起狂来，到处乱打可是无处可避，于是不再罗唆，立即一扯蛟筋，迅速的没入了下方山谷的丛林中，只留下紫袍老者一个人在崖上大生闷气，砰砰的将崖顶打的碎石纷飞，倒是连累了崖顶的不少草木。

不久后，顾玲如等人也奔到田冬与顾玲如首次翻下山的崖边，很幸运的，他们并没有被鲁无彭追到，想来龙虎帮主的布哨都集中在山棚附近，这里反而十分安全，这时顾玲如已经累的快要趴下来，众人连忙四面随便找了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顾玲如才将小菊解了下来，坐在地上喘息。

绍大山吐了一口气，咋舌道：“田少侠功夫怎么变得这么高？”他闷了许久，这时才有空说出这一句话。



无钦点点头道：“看来比之前我们分手的时候又高出许多，年纪轻轻的，不知道他是怎么练的。”

听到他人赞美田冬，顾玲如心里也是喜孜孜的，微笑道：“我们后来在襄阳之前又被龙虎帮堵住，田哥哥那时候被古朴捉去，后来才练出了一身好功夫……”

一面将田冬与众人之后的故事说了一遍，不过田冬如何练成功夫的细节能顾玲如也不是多清楚，主要是交代了一番众人的计划与决定。

张贵脉听了啧啧称奇道：“果然是好人有好报，田少侠宅心仁厚，终于练成这般功夫，今日……今日该是七月二十……二了，顾姑娘，不知你们与魏前辈他们约在什么时候？”

张贵脉颇想早点儿到魏无常，现在他算是依靠着绍大山与无钦两人，不过绍大山总是凶巴巴的，说不定哪天忽然翻脸，自己老命难保，还是快去找魏无常安全。

“八月初五。”顾玲如微笑道：“我们约在武当山，再一起北上武烈门，九月初九之前要赶回来参加武林大会，你们可别跟田哥哥说，不然他说不定会甩下我自己跑去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绍大山笑呵呵的道：“顾姑娘这么可爱漂亮，田少侠怎么舍得？”

绍大山是个粗人，也说不出什么婉转的赞美。

“对。”张贵脉起哄的道：“顾姑娘美比珍珠宝玉，田少侠藏在身边只怕都不放心了，怎么会要姑娘回去？”

绍大山一皱眉道：“姓张的，你别开口闭口都是珍珠宝玉、金银财宝……你身上藏了多少？”

张贵脉一说又错，只好闭上嘴不说话，心里却想绍大山的形容词也不见得有多高明。

顾玲如听的有些不好意思，却见无钦道：“姑不论这些，田少侠本来不愿顾姑娘参与，一定是认为这一路十分危险，不过现在最危险的都已经度过，若是让姑娘一个人回郴州，反而难以照顾，少侠绝不会舍你而去，顾姑娘可以放心。”

顾玲如微微点了点头，想到大家都认为田冬应该会疼惜自己，心里不禁有些高兴又有些怀疑，自己在田冬的心目中，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地位？顾玲如转头望向地上的小菊，又有些没把握，要是自己和小菊要田冬选一个，田冬会选谁？

无钦在众人中功力最高，这时还不甚累，他见小菊软瘫在地上，于是移过来对顾玲如道：“顾姑娘，我们必须将小菊姑娘的穴道解开，这样对她身体比较好……她没练过功夫，要是长久闭穴，对身体不好。”

自己居然没有想到此事，顾玲如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想站起来替小菊解穴，无钦摇摇头道：“我来就好了，顾姑娘你也够累了，我只是想先和你说一声而已！”他一面替小菊解开穴道，一而又迅速的远远退开，不然小菊感受到被人触碰，只怕又要叫起来。

顾玲如对无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大师。”

“不用多谢。”无钦道：“顾姑娘这一路也累坏了，可以先运一运气，我们三人会轮流守望，想来田少侠不久之后就会赶来。”

绍大山苦着脸道：“和尚，还要守啊？我可累坏了，这么大的山脉……”

他们搜一辈子也没这么刚好搜到这里来。”

“这里是没什么敌人。”无钦摇头道：“可是距离我们与田少侠约见的地方也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必须轮班住那个方向查看，不然田少侠到达时没人知道，无法与我们会合。”

见无钦这么说，绍大山不好再说，一面向外走，一面推了推张贵脉道：“姓张的，你轮第一班，一个时辰后田少侠没来再叫老子。”

绍大山心里算了算，田冬一个时辰之后也该赶到了，自己岂不是可以大睡特睡？

张贵脉一咽口水说不出话，他这时早已疲惫欲死，哪还有精力值第一班？可是张贵脉怕定了绍大山也不敢抗辩，还好无钦微笑道：“我第一班，然后我要再去些东西……”

“找宝贝……”绍大山了解的呵呵笑道：“少了宝贝就不叫毒僧。”所谓的宝贝自然是毒物。

无钦也没说对或是不对，向顾玲如点点头，与绍大山、张贵脉两人转身向外去。

无钦虽号“毒僧”，可是还挺好相虚的，顾玲如想了想，转头望向小菊，这时小菊已经悠悠转醒，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，不发一言的倦缩成一团，顾玲如这时也没力气安慰小菊，反正无钦说小菊需要时间修养，顾玲如索性盘坐运气，缓缓的运行起自己的内息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顾玲如由入定中醒来，这时已是丑末，一夜又快要过去，顾玲如望望天上的明月，现在是七月下旬，月亮正式开始由圆变扁，四面点点的繁星分布在湛黑的夜空中，顾玲如仍没看到田冬，虽然有些倦意，还是站起身，四面一望，这望顾玲如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自己身旁怎会空无一人……小菊到哪里去了？

## 第二章 前尘如梦

顾玲如发现小菊失踪，急急的往外奔，望向站在在树梢上的张贵脉，他正一面紧张的扶着树干，眼睛一面半睁半闭的连打瞌睡，顾玲如连忙轻声道：“张师傅、张师傅。”

张贵脉连忙抬起头来四面张望，见到顾玲如站在树下，这才有些尴尬的爬下道：“顾姑娘，有事吗？”

顾玲如有些焦急的道：“田哥哥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还没……”张贵脉摇摇头道：“我刚才才接过无钦的班，他去采药了。”

“那……有见到小菊吗？”顾玲如焦虑的道：“她不见了。”

“干什么这么吵？”绍大山由树后探出头来，看来刚被吵醒，见到是顾玲如他才面色转和的道：“顾小姑娘，什么事？”

“小菊姐姐不见了。”顾玲如已经快哭出来了，她真不敢想像，要是田冬回来没见到小菊会是什么表情？

绍大山搔搔头站起道：“我们四面找找嘛……说不定去哪儿方便了？”

“如儿？”田冬的声音忽然从上方出现，三人同时抬头，只见田冬由三丈高处飘落，却是被三人说话的声音引来。

田冬落地时众人一望，却见田冬嘴角溢血，身上颇为狼狈，三人吃了一惊，顾玲如首先紧张的道：“田哥哥，你……受伤了？”

田冬伸伸舌头笑道：“遇见了一个好厉害的老头，差点回不来了……你们怎么了？无钦大师呢？小菊姐姐呢？”

顾玲如面色一变，说不出话来，张贵脉回答道：“田少侠，无钦大师去采药了，至于小菊姑娘……顾姑娘说她不见了。”

“什么……？”田冬眉头皱在一起，仿佛没听清楚般的望着顾玲如。

“小菊姐姐……”顾玲如低着头，又急又怕的道：“我刚刚出定醒来，她就不见了……我正要出来找她……”

绍大山虽然老粗，也发现情形不对，连忙道：“是啊，顾姑娘刚刚就是跑出来问我们这件事的……我才在猜她是不是去哪里方便，少侠就赶到了，我们快去找吧。”

田冬望了顾玲如一眼，嘴唇动了两动没说话，转身正要向外搜，忽然又转回望着林中怒声道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无钦。”无钦的声音传回来：“我在林中居然遇见小菊姑娘，所以把她带了回来……她怎么会跑出来的？”

果然无钦背着昏迷的小菊，正由林中走出，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。

绍大山瞪向张贵脉道：“你一定打瞌睡了：不然她怎么会跑到那个方向？”

张贵脉刚刚确实是半梦半醒，自知理亏，不敢说话，顾玲如偷眼望着田冬，迟疑的道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入定调息的……田哥哥，对不起……”

绍大山看顾玲如泫然欲泣的模样，连忙道：“不，田少侠，你要怪得怪姓张的，他守夜不力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”一面又推了张贵脉一下，施个眼色，要他认罪。

张贵脉只好认了，尴尬的道：“是、是，都是我的错，请少侠见谅。”

无钦也有些抱歉的道：“田少侠，是我要顾姑娘解开小菊姑娘的穴道，没想到小菊姑娘居然会乱走……这……”

田冬接过小菊，松了一口气道：“找到了就好了，大家都累了，这也难免……而且这本来不关大家的事，我还要多谢你们呢，何怪之有？”

不关自己的事？顾玲如听了好似一盆冷水浇到自己头上，田冬这样说，仿佛把自己当成了外人，顾玲如的心整个凉了起来。

田冬没察觉到顾玲如心情的变化，他对于顾玲如没照顾好小菊，说完全不生气也是假的，不过田冬想想众人其实也没有责任照顾小菊，所以才这样说，没想到却使顾玲如心中蒙上了阴影。

无钦虽然精明，也没法注意到这么细微的事，见似乎已经没事，对田冬笑笑道：“田少侠，这里没什么敌踪，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再攀山……咦，少侠怎么受伤了？”

田冬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略述一下，无钦等人听了自然紧张，绍大山破口大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龙虎帮中怎么还有这种高手？”

无钦也面色严肃的道：“那人想来并非居住在龙虎帮总坛中，不然不会隔了一天才追来，要是他在，我们前天夜里可能就逃不出来了。”

“大师说的没错，这件事要赶快告诉步连云大哥。”田冬带着笑道：“如儿，现在总可以告诉我约在那儿了吧？”

顾玲如望了田冬一眼，有些委屈的低声道：“八月初五，在武当山会

面。”忽然一转身，向着林中走去。

田冬的笑容一下子僵住，没想到顾玲如这么简单就说出来了，原先还以为她会和自己再闹十天，一时不禁有些恍然若失，见顾玲如转身向内走，田冬诧异的望着无钦等人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

绍大山对着林间努努嘴，示意田冬跟进去，田冬满头雾水，捧着小菊往内走，却见到顾玲如坐在一个已枯的树根上，埋着头呜咽，田冬放下小菊，轻轻拍了拍顾玲如的肩头道：“如儿，怎么了？”

顾玲如摇摇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头却依然埋在手掌之中，田冬皱起眉头，心里有些不满，自己拼死拼活引开敌人，还不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？顾玲如弄丢了小菊，自己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，她还有什么不满？虽然没出意外，难道还要自己称赞她？田冬实在弄不懂顾玲如在闹什么脾气，肚子里一不高兴，也不安慰顾玲如了，闷闷的坐在一旁不说话。

顾玲如却也是有口难言，她见田冬一回来就问小菊，理都不理自己，心中已是微微有气，问题在于又是自己把小菊弄丢的，她也沒辦法做什么辩解，最气人的是田冬把自己当成外人，要是骂自己一顿，说不定还好过些，刚刚田冬忽然进来安慰自己，顾玲如心里其实有些高兴，只不过一时止不住泪，没法立刻回应，没想到田冬居然就此不闻不问，两人相识至今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，还说什么夫妻同命？想到这里，顾玲如快止住的泪水又流了出来。

两人耗了半天，顾玲如的眼泪也流乾了，终于还是田冬耐不住性子的说：“到底怎么了？有话你要说啊。”

顾玲如见田冬还这么硬梆梆的，忍不住有些生气的回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么凶做什么？”

我凶？田冬诧异的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凶了？”

“还说不凶……”顾玲如一噘嘴道：“问话……问那么凶做什么？”

“好……”田冬耐下性子，和声道：“你可以告诉我哭什么吗？”

这种事怎么说？顾玲如顿了顿之后望向小菊道：“无钦大师说最好没事就解开小菊姐姐的穴道……这样对她身体比较好。”

田冬连忙将小菊的穴道解开，一面对顾玲如道：“我做错什么了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顾玲如摇摇头，忽然望着田冬道：“田哥哥，你真当我是你……妻子吗？”

田冬一愣，以为顾玲如还为了小菊的事怕自己变心，于是压着心中的不快道：“当然啊……你这个小脑袋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我说过我和小菊姐姐没什么的，她要是恢复正常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她我找到了老婆，这样你还不放心吗？”

“不是啦……”顾玲如有些发急的道：“你说……你刚刚说你的事和我没关系……我……呜……”说着说着，顾玲如的眼泪又滴了下来。

自己有说过这句话吗？田冬糊里糊涂的问：“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……？而且你以后是我的妻子，怎么会没关系？”

田冬之前说的是“这本来不关大家的事”，而且指的是众人，实在没办法因为顾玲如所提示的“你的事和我没关系”而弄清楚原因。

顾玲如却抽咽的道：“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妻子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怎么算是外人？”

糊涂帐再加一笔，田冬开始觉得顾玲如有些无理取闹，怎么尽说一些

自己没干过的罪状？于是有些不高光的道：“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外人了……？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”

问题是顾玲如一时想不起田冬刚刚到底是怎么说的，见田冬不高兴，顾玲如抹了抹泪道：“你……你还凶人家……”

田冬彻底投降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……都是我不对可以吧？别哭了，还不快休息休息，等天明了我们要爬山呢。”

顾玲如见田冬认输，有些高兴又些得意，轻经偎在田冬胸口道：“以后你不许再把我当外人。”

在田冬的角度看来，自己根本没把顾玲如当外人，虽不知小姑娘哪根筋不对，不过既然认输也就不追究了，只有哄着顾玲如道：“好……好，你说什么都好，好不好？”

顾玲如说实在也累了。于是有些高兴的靠着田冬缓缓睡去。

田冬的心事却涌了上来，顾玲如平常使快小性子还颇为可爱，今晚却是无理取闹，田冬虽说认输投降，心里其实还是有些不满，只是以和为贵，不说出口罢了，但望着沉睡在怀中的顾玲如娇美的面容，不满又逐渐散去，摇摇头想，众人现在身处敌境十分危险，以后要是在安全的地方，还是要和顾玲如说清楚才是，不然她要是常常这样，岂非十分麻烦？

顾玲如睡的开心，自然不知道田冬心中在想什么，她要是知道，田冬首次在心中对她产生了不满，只怕也睡不安稳。

田冬见顾玲如已经睡去，仍轻轻拨着她，自顾自的缓缓调息，自被地火锻炼过后，田冬的内息运行已成习惯，也无须特意静坐，过了莫约半个时辰，忽见坐在地上的小菊缓缓的站起，田冬连忙摇了摇顾玲如，低声道：“如儿，如儿。”

顾玲如睡的正舒服，娇懒的嗯了一声，右眼微睁一缝，嘟嘴道：“干么啦……”

“小菊姐起来了。”田冬压下自己想吻那两片微翘红唇的心情，指着小菊道：“你看。”

提到小菊，顾玲如就清醒了五成，听到小菊站起，她又多醒了二成，连忙转头望着正一步步缓缓向外走的小菊道：“她……小菊姐要作什么？”

田冬皱皱眉道：“如儿，你跟去看看……”

说不定真是要方便或什么的，田冬跟去毕竟不好，顾玲如点点头，田冬又道：“好，有事叫我……还有，别让她走太远了。”

顾玲如明白田冬的意思，点点头微笑一下，飘身跟着小菊的后方而去，田冬见到顾玲如的回眸一笑，想到自己刚刚还在生她的闷气，心里不禁有些惭愧，正要跟过去，忽见无钦从另一个方向走入，正诧异的道：“田少侠……两位姑娘去哪？”

田冬指指两人的去向道：“小菊又无声无息的乱走，如儿跟去了，我也要远远跟着。”

“那一面是山崖。”无钦道：“我本来只打算问问少侠是不是该走了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一起追过去好了。”

“也好”田冬心想：“绍兄和张师傅都休息够吧？”

“这里毕竟不安全。”无钦笑笑道：“早走一刻好……我去招呼他们。”

还好小菊移动缓慢，田冬等人很快就追到了数丈之后，顾玲如则缓缓的在数步之后跟着，这里毕竟还是密林中，小菊身无功夫，走起来非常不便，

不时跌跌撞撞的，顾玲如几次要扶，想到无钦的警告又缩回了手，还好小菊走的不快，也不容易真的跌倒。

又过了片刻，田冬等人见小菊似乎不像要作什么私事，向前走近了数步，而顾玲如也退了回来，对田冬道：“田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田冬转头望向无钦道：“大师……？”

“让她走走也好……”无钦似乎也不知道有何道理，想了想道：“她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了，也许等一下田少侠可以试试与她相认。”

“哦？”田冬的高兴的说：“什么时候可以？”

“现在吧。”无钦道：“快走出林外了，还是别让她一个人出林，要是外面有敌人就糟了。”

“好。”田冬一跃，忽然落到小菊身前，小菊一顿，无神的目光缓缓的飘到田冬身上，田冬静静地看小菊会不会认出自己，没想到小菊停了片刻，却一言不发的缓缓绕过田冬，田冬诧异起来，叫道：“小菊姐！”

小菊又顿了顿，目光却没有再转到田冬身上，还是缓缓的向外走去，无钦移过来，伸指点了两点封住小菊穴道，扶着小菊摇摇头道：“她似乎是把我的心关闭起来了……你的形貌她没有看进去，声音也没有听进去。”

田冬接过小菊，诧异的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，前两天她不是认出我了吗？”

无钦皱眉道：“可能那时她处于半昏迷的状态，心里的提防不够，现在心情平静反而不行……”

难道还要刺激她才行？田冬惑然的望着无钦，无钦摇摇头道：“脱离了险境再试吧。”

田冬无可奈何，只好背起小菊，以蛟筋做为攀山的用具，与众人翻山越岭，直往枣阳前进。

众人入枣阳已是中午时分，枣阳虽然没有襄阳大，也算是个不小的城镇，田冬等人一入枣阳，先找了个客栈进食、沐浴、更衣，忙了半个时辰，才各自好好歇息，六人分住三间上房，田冬与张贵脉一间，无钦与绍大山一间，顾玲如与小菊两人夹在两间房中，有什么事也较好照应。

按照无钦的计算，龙虎帮的眼线得知众人到来，再将消息传回龙虎帮，至少也是傍晚之后的事情，然后才会派大批人手追来，所以这个下午可以好好歇一歇，可是没想到众人歇息不到一个时辰，田冬与张贵脉两人的房门忽然有人轻敲，店小二在门外嚷道：“两位客官，有位大爷找。”

田冬与张贵脉都颇为意外，这里怎么会有人来拜访？算来算去八成是龙虎帮的人，可是怎么会只有一个人……田冬忽然心一寒，莫非是那个紫袍老者追来了？自己居然忘了计算这件事情，要是其他人不在，田冬当场就会翻窗逃跑，可是现在自己一跑，顾玲如、小菊、无钦等人就全部都完蛋了。

张贵脉见田冬脸色不对，更是不敢去应门，店小二又敲了两下门，田冬这才硬着头皮将门打开，门一开，却见店小二身后站着一个年约四十余岁，身着青色薄袍、腰悬两把长剑，丰神俊朗的中年人，正面带微笑的望着自己，一面微微施礼道：“这位想必是田少侠了？”

田冬一愣，连忙回礼道：“不敢当，在下正是田冬。”

“在下武当门下。”那位中年人十分和气的道：“莫严。”

莫严？田冬觉得自己似乎听过这个名字，一时却想不起来，身后的张贵脉已经失声叫了出来：“‘阴阳双剑’莫大侠？风云镖局总镖头？真的假的？”

田冬果然听过这个名字，这人居然是武当俗家第一高手，不是听说已经有六十多岁了吗，怎么会这么年轻的样子？

田冬一愣间，中年人微微一笑道：“虚名有辱清听，不过在下正是莫严。”

无钦等人这时也踏出门外，听到武当俗家第一高手居然亲身来访，都有些目瞪口呆，无钦回神之后首先一闪缩回房内，田冬虽觉意外，也只好施礼道：“莫……莫总镖头，请进来坐。”

莫严点了点头，踏入房中，张贵脉自然立即奉茶，一面有些谄媚的道：“镖头有事垂询，只要派人说一声，我们自然无有不遵，怎敢有劳移玉。”

莫严微皱眉头道：“尊驾是……？”

“在下张贵脉。”张贵脉恨不得把八代履历一起报出：“父祖经商有成息隐山林，定居老家大洪山张家柴，有一弟二妹……”

莫严连忙挥手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唔……这么说，刚刚那位禅师便是无钦大师？”

见田冬点点头，莫严有些意外的道：“这几位不失踪了吗，怎么又田少侠会在一处？”看来他的消息极为灵通。

田冬道：“在下去龙虎帮救人，意外发现他们又被龙虎帮所擒，大家自然一起逃出来。”

莫严有些意外，田冬居然又跑去龙虎帮，于是佩服的道：“田少侠果然艺高人胆大，不过若非‘冷面追魂’魏大侠在金陵闹了起来，引得黄木森率领帮中十余位高手赶去，少侠也未必能安全逃出，实在是险了些。”

田冬一惊，魏无常万万不是黄木森的对干，那岂不是危险？田冬连忙起身道：“这是多久之前的事？我现在就赶去赴援。”

“少侠果然够义气，这是十来天前的事了。”莫严颇为欣赏的笑道：“金陵有风云镖局总局在，莫严虽然无能，也还能保得魏大侠等人无恙，十日前我曾与龙虎帮黄帮主一会，他还胜不了莫某人。”

田冬松了一口气，这位“阴阳双剑”莫总镖头功夫一定也很高，那魏无常等人应该没事了，可是田冬忽然想到无钦以前不是得罪过金陵的武林人物，那这位莫严岂非也是其中一位，难怪他刚刚出口就问无钦，也难怪无钦见到他就缩头，这下可麻烦了，自己帮是不帮？转念一想，田冬想起魏无常等人就是去金陵查证此事，不知结果如何……

田冬试探的问：“莫总镖头，魏大侠他们去金陵，怎么引起黄木森追去。”

莫严面色一凝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这是莫严无能……无钦大师，你可以进来了，魏大侠已经替你洗脱冤屈。”

过了片刻，无钦有些尴尬的推门而入，一揖道：“果然瞒不过莫总镖头。”

田冬自然知道无钦躲在邻房偷听，见莫严揭破，田冬也不觉讶异，刚刚那句话本就是替无钦问的。

莫严望着走进来的无钦，忽然起身一揖道：“数年前莫严误信人言，对大师多有无礼，还请见谅。”

无钦吓了一跳，连忙回礼道：“莫总铮头折煞无钦。”

要知道莫严身为武当派的第二人，功夫直追掌门玄清真人，甚至有人说若非莫严是俗家弟子，这一代的掌门该由他来出任才对，这样的人物居然

对无钦认错，由不得无钦不感激。

莫严与无钦相携而起，莫严呵呵一笑道：“这件事总算有了个结果，魏大侠明察暗访之下，发现涂家果然罪有应得，虽然你的手段过辣，着要找你算帐也该由涂家的亲友出手，没我们的事了。”

无钦大冤忽然得雪，实在说不出话来，莫严接着道：“其实涂家巧取豪夺我也略有所闻，当初追击于你，主要是冲着那四名幼童，可是魏大侠发现那四人一死，涂老拳师的远房侄儿不久即回来接管产业，是以对他起了疑念，查探之下，才知道原来是龙虎帮派出的人，在你出手之后便对那四人下手……那人眼看要闹起来，自然急催龙虎帮赶来赴援，只不过‘飞天大圣’韩大侠已经先一步赶来告知莫某……那儿是风云鏖局的地头，龙虎帮自然讨不了好。”

无钦颇为意外的道：“又是龙虎帮？”

莫严点点头道：“龙虎帮好像派了很多人到四处，有时为了掳夺他人家产，有时却是争取地盘势力，奇怪的是那些人都十分面生，功夫也都不弱，我虽有所闻，奈何毫无证据……听说田少侠在武汉，也揭破了一个类似的阴谋？”

田冬想起创立黄葛会的钱大完，点头道：“莫总镖头说的没错，他们好像来自一个叫做内堂的地方，而且直属龙虎帮主管辖，每个人口风都很紧。”

“没错。”莫严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一直没有真凭实据，魏大侠提过，张师傅家中之事，说不定也是类似的情形。”

张贵脉连连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还好有无钦大师出手相助……”

莫严面色一整，郑重的道：“山东奉天寨、陕西武烈门，山西神雷帮三个门派先后归入龙虎帮的旗下，除了奉天寨有迹可寻，其他两个门派都有些古怪，可能也是相同的手法，武汉的黄陵帮若非少侠出手，只怕也会得到这个下场……魏大侠已经赶赴武当，少侠应该也是前去相会的吧？”

“正是。”田冬点头道：“只是不知道莫总镖头怎么会突然在此出现，魏前辈他们已经走了吗？”

“魏大侠说陕西此行将有步连云大侠相助，所以一明真相，我便在金陵拖住黄木森，先悄悄的送走了魏大侠与韩大侠师徒。”莫严有些得意的笑道：“过了几天，忽然知道黄木森急急的往西赶，我担心他发现魏大侠等人的踪迹，急急追来，到湖淇才探出原来是因田少侠大闹武汉，黄木森才急赶回来，算算时候他也该刚回到龙虎帮，正在大发雷霆呢。”

“对了。”无钦忽然道：“田少侠，你何不向莫总镖头说说那时遇到的高手，莫总镖头说不定知道。”

田冬点点头，连忙道：“莫总镖头，这次我差点逃不出来，龙虎帮有个比黄木森还厉害的人物……功夫是黄木森一脉的……”

莫严一征，有些不相信田冬的话，他与黄木森不过是难分高下，要是真有比黄木森还厉害的人物，岂非连自己也比下去了？莫严有些诧异的道：“黄木森的师门人物死绝了啊……有什么特征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田冬想到一个并未跟无钦等人提起的特征：“他腰间有个白色的鼻烟，口上面有一条紫龙，挺漂亮的。”

无钦瞪大双眼，诧异截断田冬的话说：“田少侠，你上次只说那人一身紫袍没提到这件事。”

“我忘了说……”田冬见无钦、莫严的脸色都不大好看，说到一半就停



了下来。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莫严忽然站起身来，沉重的道：“我还以为命名龙虎帮只是纪念而已……原来那人还没死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……”无钦诧异的道：“那不是有八十多岁了？”

“也不是绝对不可能……”莫严严肃的道：“这人要是还在，不知掌门真人有没有办法对付……莫要武林大会时我们却一败涂地……不知田少侠如何肯定那人功夫比黄木森高？”

田冬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，总不能说自己可能打的过黄木森，却打不过那人，所以那人的功夫较高。

而莫严见田冬微微迟疑，思忖了一下道：“听魏大侠道，田少侠现在已经不弱于黄木森，若真是如此，这自然千真万确，可是毕竟兹事体大……不知莫某可否和少侠略作切磋？”

不会吧？田冬连连摇摇道：“莫总镖头，此事万万下可……”

“少侠无须担心。”莫严道：“我们点到为止，也无须另寻场地……”

只见莫严双目精光一闪，竟似就要在这房中出手，田冬同时感到了一股极大的压力向着自己而来，虽然没什么敌意，可是也不大好受。

房中的其他人自然地感受到了，无钦连忙叫道：“莫总镖头且住。”

莫严一忙，回过头来，却听无钦道：“在下不敢劝阻，不过既然黄木森已经赶回，这里已经不大安全，我们应该先住武当走，到了武当再试也不迟。”

无钦其实未必想去武当，不过一方面田冬对自己有恩，另一方面也要与魏无常见个面，省得日后张贵脉的事情又起波折。

莫严想想，鼓起的气势才缓缓降了下来，他哑然一笑道：“大师说的对，我已经另外准备了马匹，当下便可一行……诸位收拾收拾，莫某在外面等诸位。”说完之后，莫严缓缓转身出门离去。

张贵脉见莫严去远，咋舌道：“无钦大师，这人果然是‘阴阳双剑’？”

“没错。”无钦点点头道：“与他过招，还要小心些。”

田冬微皱眉头道：“大师……此言何指？”

无钦似乎不知当不当说，顿一顿才道：“莫严是莫采心的远房大伯……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田冬这才明白，莫采心在田冬面前处处吃鳖，连顾玲如都投入了田冬的怀抱，会不会因此记恨十分难说，还真是有些不可不防。田冬不禁担心起来，对方是个能与黄木森一拼的高手，居然也想找自己试招，自己若是不赶快弄通“大罗八法”，还真是寸步难行。

田冬转到顾玲如房门外，敲了敲门道：“如儿，要出发了。”

顾玲如将房门打开，对田冬道：“田哥哥，怎么要走了？刚刚那是什么人？”

“莫严，武当派的俗家第一高手。”田冬耸耸肩道：“要接我们去武当，好像在外面准备好了马匹。”

顾玲如皱眉道：“小菊姐姐怎么骑马？”

田冬没想到件事，一面踏入房中一面道：“小菊有没有好些？”

顾玲如回头望向坐在内房中的小菊，摇摇头道：“差不多耶，田哥……”顾玲如说到一半，见田冬没理会自己，转身就住内房中走，不大高兴的嘟起小嘴，止住了半段话。

田冬还真没注意到顾玲如说的话，他心中正想这不是一路背着小菊

骑马，但这样颠簸到武当，小菊可受得了？而见到小菊一副活死人的模样，田冬又不禁忧心，难免有些忽略顾玲如。

田冬走到房内，开口道：“小菊姐、小菊姐……”

小菊依然静静的坐着，一动也不动，田冬想到无钦说的话，忍不住捉住小菊的双肩，摇晃道：“小菊姐，你看看，我是小冬！”

田冬的手一捉住小菊的肩膀，小菊的尖叫声就飨了起来，一面还不断的挣扎，想甩开田冬的双手。

反正这里也不怕被人发现，田冬不肯放开小菊，大声的说：“小菊姐，你仔细看看，我是小冬，我是小冬。”

小菊惊叫个不停，无钦等人自然涌了进来，连莫严都意外地过来看底出了什么事，更别提店小二之类的人物，无钦正对莫严解释的时候，田冬已经一把捉住小菊转向的头，面对面的望着小菊的眼睛，忍受着小菊的踢打叫嚷，过了一阵子，小菊终于停了下来，目光望着田冬，脸中露出惊恐的神情。

田冬连忙柔声道：“小菊姐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小冬啊，我救你出来了，以后没事了，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”

“小……冬？”小菊目光中的惊恐逐渐消失，慢慢的认出眼前的田冬，小菊神色恍然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道：“小冬，我又梦见你了……”

“这不是梦。”田冬急急道：“小菊姐，你已经离开龙虎帮了，这是真的。”

小菊忽然伸出双手，梦呓般的道：“小冬，你……喜不喜欢抱姐姐……”一面向着田冬的身子靠过去。

田冬不忍推拒，将小菊抱到怀中，没想到一接触小菊的身体，她便又开始不由自主的抽搐，顾玲如难过的走过来道：“田哥哥，还是点了小菊姐的穴道吧。”

“不、不要。”田冬一面挥手一面摇头，上次就是这样，而小菊也就此关闭自己的心房，田冬可不想再来一次。

过了片刻，田冬见怀中的小菊还是挣扎个不停，于是又举起小菊的脸道：“小菊姐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，我是小冬！”

小菊这时却已闭上双眼，田冬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无钦忽然发声道：“你最后一次与小菊姑娘见面时说过的话，可以尝试着再说一次看看。”

田冬一怔，眼睛自然而然的转向顾玲如，顾玲如见田冬的神色，终于顿了顿脚往外奔了出去，无钦叹了一口气，跟着向外走，众人知道意思，很快的都离开了房间。

田冬转头望着小菊，柔声的道：“菊姐，我们到南方去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”

顾玲如被田冬挥手，脸色微变的退开，不过一双眼还是望着田冬与小菊，脸上神色实在好看起来。

小菊一怔，颤动的身子停了下来，田冬见她还是不肯睁眼，一咬牙道：“菊姊，我喜欢你……我带你回家，娶你。”

小菊樱口微张，终于睁开了双眼，仔细的看清了田冬，浑身一软，田冬连忙抱紧了小菊，连连说：“菊姐，是我啊，是我啊……”

小菊终于清楚这不是梦境，回手紧紧搂着田冬道：“小冬……小冬，真的是小冬……我……我好苦……带我走……”哭乾的眼睛终于又湿润了起来。

田冬眼眶也红了，回抱着小菊道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太晚来救你了……我以后带你回南方……你……”

这时外面忽然传来无钦的叫声：“顾姑娘！顾姑娘！”

田冬一惊，注意力转移到外面，发现无钦等人本站在门外，现在正往外奔，莫非是去追顾玲如？田冬想到刚刚自己说过的话，要是给顾玲如听见可不得了，可是这时候怎么放开小菊？

小菊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悲伤地搂着田冬哭个不停，田冬心中焦急，又不知应该做何打算，绍大山这时急急奔进来，对着田冬叫：“田少侠，顾姑娘跑了，快去追啊。”

小菊一惊，连忙放开了田冬，望着绍大山紧张地颤抖，田冬连忙道：“你不用怕，这人是好朋友……”又急急的对绍大山道：“她又怎么了？”

绍大山哪答的出来，不禁有些暗怪田冬，既然要此女做二房早该说清楚，难怪顾玲如要跑。

田冬兄小菊似乎已经恢复正常，对小菊道：“菊姐，我去找人，你休息一下。”

小菊却仍紧捉着田冬，一双眼惊惧的望着绍大山，田冬无可奈何，将小菊背起，向外飞掠而出，这里还算是敌人的地盘，顾玲如单身一人出外，实在十分危险。

绍大山见田冬一晃之间已经离开，想到刚刚小菊看着自己的眼色不禁有些不是味道，轻轻哼了一声道：“背着一个妞去找，小姑娘肯回来才怪！”想了想他也呆不下去，忍不住跟着往外奔。

田冬奔出客栈，果然见到莫严与七、八个壮年人在一起，身后还有十来匹马，见田冬出来，莫严善意的往西一指道：“那边。”

田冬道了声多谢，立即全速向西奔驰，奔出不到半里，田冬便见到无钦站在一个三岔路口发呆，田冬落到无钦身旁，焦急的道：“大师，如儿呢？”

无钦无奈的摇摇头道：“之前的转角我就被她甩掉了……”言下之意，无钦不知该往哪一条路追去。

田冬心急如焚，对无钦道：“我往西北……”

“那我往西南。”无钦会意的道：“少侠！一个时辰内一定要回来。”

“好。”田冬不再罗唆，腾身往西北直奔。

无钦摇摇头唤了一口气，接着往西南的岔路直追。

### 第三章 天人交战

一个多时辰之后，无钦垂头丧气的奔回客栈，这时莫严等人已经坐入客栈中休息，张贵脉则站在门口探头探脑，见到无钦的身影，张贵脉连忙招呼道：“无钦大师，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无钦望了望里面，皱眉道：“田少侠还没回来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张贵脉苦脸道：“绍大山也不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无钦诧异的问：“他跑哪去了。”

“也是往西追去。”坐在一旁的莫严出声道：“恐怕不容易遇见……这里

一路往西，岔道不少……其实不用太担心，看来顾姑娘是先上武当了，我们住武当行去，应该可以遇见顾姑娘。”

看来莫严刚刚大概就是这样想，所以才没帮忙，要不然以他的身手，自然可以轻易的拦住顾玲如。

无钦有些不满的道：“阁下侄儿莫采心现在是不是恰好在武当？”

莫严一忙，微笑道：“大师果然好见识，不过采心不在武当，应该在襄阳，我刚刚已飞鸽传书送出讯息，采心应该会接襄阳接到顾姑娘。”

“这段路程多么危险……”无钦不满的道：“一个小姑娘单身上道，要是出了事怎么办？”

无钦这话已经有些无礼，莫严身旁有些人已经皱起眉头，伸手握住了剑把。

“大师可以放心。”莫严挥手止住了自己的随从，微笑道：“上次田少侠等人在襄阳城外遇袭之事不会重演，眼看武林将乱，现在从枣樊之间，武当派沿路布满了探哨，任何地方随时可以聚集数十位高手，不然在下怎么能这么快找到诸位。”

莫严说的如果是真，顾玲如确实安全不少，不过无钦还是冷冷一笑道：“别忘了‘紫龙’谢道亭，要是出手，只怕……”

“大师……您说谁？”背着小菊的田冬与绍大山正踏入客栈，看来绍大山追出后与田冬偶遇，这时才一起回来，田冬已听见莫严最后的几句话，心里虽有些不快，但是听到无钦忽然提起一个没听过的人物，自然疑惑的发问。

“黄木森的师兄。”无钦回头对田冬道：“身着滚金紫霞袍，腰系紫龙白玉，正是传说‘紫龙’谢道亭的装扮，‘北虎’黄木森的一身功夫，几乎都是这位代师授艺的师兄所教，‘紫龙’‘北虎’两人合起来，岂不正是‘龙虎’两字？”

田冬一愣，转头望向莫严，莫严似乎也觉得刚刚自己估计太过乐观，有些担心的站起道：“无钦大师担心的也有道理，虽然我还不肯尽信……还是快追吧。”

简直拿顾玲如的生命开玩笑，田冬正想发火，莫严却先开口道：“少侠，这是莫某人思虑不周，我们骑马直追，应该会比顾姑娘快，另外……我也为这位姑娘准备了马车。”

莫严想的周到，田冬气发不出来，只好一转身，向外便走，心里其实也有些暗暗佩服，这人名气震动武林，却对自己这群无名小卒十分客气，虽然刚刚留有些私心，但发现错误之后也旋即认错，这样的人在武林中实在少见。

无钦自然也有这种感觉，于是不好再说什么，众人骑马上车，向西奔驰而去。

一路急赶，次日众人已经赶到襄阳，未入襄阳，先见到莫采心与十余人迎在城门外，一声叱喝之下同时下马迎接众人，田冬自然知道人家迎接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那位第一高手，不过莫严却不托大，飞身一飘落马，向前一跃落到众人之前，首先便对莫采心道：“采心，没见到顾姑娘？”

莫采心一脸意外，摇头诧异的道：“还没见到……师伯，您不是说你们会慢慢来……”

看来莫严本来打算让顾玲如与莫采心叙叙旧，自己拖着众人的速度，不过后来心意改变，与众人疾驰赶来，莫采心才会这么意外。

莫严面色有些尴尬，回头望见田冬的脸色，心中有愧的道：“这……会还没到？”

田冬当然这样期望，可是难免担心，但也不好责怪莫严，毕竟他也算及时改正，可绍大山却忍不住气，大嚷道：“这算什么？姓莫的，你知不知道田少侠与顾姑娘已经定亲？还是魏大侠作的媒，你们简直胡来！”

他本来还没弄清楚，一路骑来也想通了几成，见到莫采心与莫严对话，哪还不知道莫严原来的居心，他本是霹雳火爆的脾气，忍不住吼了出来。

他这一吼不打紧，武当派的数人见他如此无礼，同时拔出刀剑，几个性子较急的已经扑上来了，田冬与无钦面色同时一变，两人将手探入怀中，田冬拿的是蛟筋，无钦取的却是毒物，对方人多势众，若真要对绍大山动武，也顾不得这么多了。

这时莫严忽然迅速的一翻，拦在武当派与众人之间，止住那率先冲来的几人，转头诧异的道：“黑铁塔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黑铁塔”绍大山天不怕地不怕，唯一服气的只有无钦，田冬救了他两次，他算是有些感激，称呼从“小子”升格到“少侠”，莫严算什么东西？绍大山一挥大刀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老子杀人放火无所不为，就是不会撒谎。”

莫严不知此事，讶然的望望坐着小菊的马车，回头道：“田少侠，那怎么会……唉……我真是做错了。”

原来他在枣阳见到小菊与田冬相认，心想正是分开田冬与顾玲如的机会，才为了莫采心这么作，没想到两人居然已经定亲，虽说两人毕竟还未成亲，不过这样做也是大失身分，有误人婚姻之嫌，莫严想到此处，脸色更难看了。

莫采心脸色更是惨白，他乃名门弟子，自然不能与有婚约的女子交往，除非有一方悔婚，不然自己的一片痴心岂非尽付东流？

田冬回头望向城外，这时太阳正烈，顾玲如孤身一人，会到哪里去？田冬越想越急，一勒马头转向，踢马道：“我回枣阳。”纵马便奔。

“少侠？且慢。”莫严忽然两个起落，赶到了田冬马前。

田冬一勒马，怒目望着莫严正要发话，莫严向城内一指道：“有信鸽来，说不定会有顾姑娘的消息，看了再走。”

田冬怒意消失，回头一望果然有一人正驰马奔来，田冬当即飘身下马，微微欠身道：“莫前辈，在下失礼。”

“无妨。”莫严摇头苦笑，虽说顾玲如负气离开不关他的事，不过他可以拦而未拦，他乃当世大侠、风云镖局的总镖头，自然不能浑赖，要是顾玲如真的出事，他弄丢了人家的老婆，一辈子都欠定了田冬，哪敢怪罪？

那人渐渐奔近，见到莫严，立即移向莫严道：“总镖头，枣阳传来消息。”一面双手捧着一张小纸卷奉上。

莫严自然而然与田冬的目光交会在一起，才接过望了望，脸上脸色更难看，田冬心惊肉跳之间，莫严忽然将那张纸卷向田冬一递道：“也许没事……”

什么话？田冬听不懂，连忙接过一看，却见上面短短的写着：“顾女卯时重返，卯末南下……信另交随武。”

田冬想到那时顾玲如八成只是躲起来，气消了回到客栈却发现空无一人，她伤心之下孤身南返，这下误会可大了，自己是不是该立刻追下去？

莫严这时在一旁解释道：“‘信另交随武’，是指我们在枣阳的眼线，会

将这讯息传到随州和武汉，那里的人手会支援她。”

田冬虽然有些怪顾玲如小气，可是想到她一定十分难过，心情不禁抽紧了来，田冬有些慌乱的道：“那……我去武汉等地。”转头又要走。

无钦连忙叫道：“田少侠，顾姑娘若是走陆路，说不定直接绕过大洪山往巴陵走，这样你又会追过头，武当派眼线充足，还不如由他们的人手请顾姑娘留下，我们再去接她。”

“正是，田少侠可以先去随州等消息……”莫严忽然皱眉道：“不过这一来一往……田少侠你与‘冷面追魂’魏大侠的约会要是赶不上，莫严会替你解释。”

还有与魏无常的约会，差点忘了，田冬头大起来，一时难以决断，无钦等人都静了下来，这时，小菊忽然打开车门，踉跄的走下马车，田冬见状连忙跃下马，惊讶的奔过去道：“小菊姐，你怎么了？”想到自己也不能就这样扔下小菊，田冬的心更乱了。

小菊昨日神智已复，只要不与人接触就不会失常，她刚刚已经听见了众人的对话，才知道顾玲如与田冬已经定亲，她大惊之下冲出马车，见田冬赶来，她连忙道：“小冬，她一定很伤心的……你还不快去追。”

田冬想到顾玲如也是为了小菊才负气离开，她也实在太不懂事了，就是这么不信任自己，想到这里田冬心中十分不痛快，有些赌气的道：“我们上武当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菊急急道：“小冬，你胡说什么？”

“龙虎帮的眼线一定紧盯着我们。”田冬道：“她不会有事的……这次武林大会十分危险，她回去也好……”

田冬想到那位高手中的高手“紫龙”谢道亭，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死在他手中，让顾玲如回家也没错。

小菊兄见田冬这么说，立即焦急的道：“那你还去武当作什么……这样不是更应该回郴州去？”

“小菊姐……”田冬摇摇头苦笑道：“我答应过别人，武当是非去不可的。”

小菊急的跺脚，莫严却缓缓走来道：“田少侠以天下安危为己任，莫某人十分佩服，不过……还请田少侠考虑清楚。”

田冬迟疑了一下，终于下定决心的摇摇头道：“就麻烦莫总镖头多加注意，要是另外有消息……还请另外对在下说一声。”

田冬刚刚说的虽然都有道理，但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其实田冬也对顾玲如产生了不满，前几日为了小菊，田冬与顾玲如就不断的有些摩擦，现在顾玲如又一句话不说的离开，他毕竟也才是个大孩子，在一肚子不高兴的状态下，才作了这个决定，话说回来，田冬自然还是有些担心，想反悔又说不出口，到最后才忍不住又了这句话。

莫严兄见田冬这么说，点点头回身道：“放出讯息给所有人，若有崇义门顾姑娘的任何消息，以最快速度送来……我们准备往武当出发。”

武当派的人轰然应诺，领着众人往襄阳城中走去，小菊却忽然一顿，生气的道：“不行，小冬，要是顾妹妹出了事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安心，还不快去追。”

田冬见小菊发脾气，诧异的道：“菊姐……”

“我跟你去随州。”小菊正色道：“顾妹妹一定是生我的气……我要去向

她解释，小冬，你要是不听话，姊姊以后都不理你了。”

田冬说不出话来，解释？自己对小菊难道真的毫无感情？小菊说的这么爽快，难道对自己真的只有姐弟之情？那昨天为什么会紧紧抱住自己？虽说自己既然与顾玲如定了亲，本不该再想这件事情，但田冬还是忍不住有一丝迷惑。

“这样吧。”无钦打圆场道：“田少侠，你就与小菊姑娘走一趟随州，我们先上武当山见魏大侠，约定的时间是八月初五，要是到八月初还没有顾姑娘的消息，少侠再赶来武当还来得及。”

田冬终于不再坚持，有些感激的道：“好，就烦大师转告魏前辈，田冬八月初五必定赶到武当。”

无钦点点头，田冬当即扶着小菊上马车，换过自己赶马，再拜托莫严几句，才与小菊返向东行，一路赶赴随州。

众人目送田冬西行片刻，这才进入襄阳城，人群中的莫采心却是心中思绪如潮，翻腾不定，慢慢的落到众人之后，他怔忡良久，忽然发现众人都进了襄阳城，没注意到只剩自己一人留在城外，莫采心见前后寂然，心中下了决定，咬牙一提马缰，策马向南奔。

田冬在随州的客栈待了三天，现在是七月二十八，一点顾玲如的消息都没有，他如果想在八月初五之前赶到武当，八月初二非启程不可，这时要是顾玲如的消息传来，自己一去一回绝对赶不上武当的约会，可是田冬又期望得到顾玲如的消息，又深怕因此失约，为此心乱如麻、坐立难安，本来自得“大罗八法”之后，田冬一直没有时间揣摩，这几天算是参悟的好机会，但田冬连想都懒得想，每天除了问候问候小菊之外，就是一个人闷在房中烦恼。

这时田冬正躺在房中发呆，目光呆滞的望着房顶，忽听房门被敲了两下，小菊的声音从门外传入：“小冬……”

田冬回过神来暗自惭愧，自己居然失神到连小菊走近都没发现，一面又觉得奇怪，这两天小菊一直没有主动来找过自己，怎么会忽然过来？田冬起身开门，一面招呼道：“小菊姐。”

小菊站在门外，脸上脸色好了很多，她几乎已经完全恢复正常，不过还是十分畏惧他人接触到她，不过还好这种事情也不容易发生，也没什么不便。

小菊见田冬开门，微笑逆：“小冬，我有事想与你聊聊，方便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田冬让开房门笑道：“难得菊姐过访，请都请不到呢，快进来。”

小菊进门坐下，田冬摸摸桌上的茶壶，皱眉道：“茶都凉了，小菊姐，我叫店小二换一壶来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小菊摇头道：“我又不是来喝茶的……小冬，你坐下。”

田冬觉得不对，小菊似乎怪怪的，于是听话的坐下道：“小菊姐，怎么了？”

小菊顿了顿，这才开口道：“小冬，这几天你也说了不少如儿家里的事情……姊姊是这样想，你乾脆先赶回崇义门，请他们派人北上寻找，这样应该比较好。”

田冬一愣，惑然道：“小菊姐，您忘了我还要去武当呢……？”

“姊姊就是说这个。”小菊皱起眉头道：“打打杀杀的作什么？既然你家中的人现在都已经安全了，你乾脆不要管武林中的事情，回家去算了，难道

你非得在江湖中闯荡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田冬摇头道：“可我既然答应了人家，这件事非做不可……而且，龙虎帮高众多，我多多少少也能出点力，小菊姐，要是不除去龙虎帮，还会有更多不幸的人。”

“武当不是天下第一大派吗？”小菊不死心的道：“有他们肯出手就够了，你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“不能这样的……”田冬摇头道：“小菊姐，这不合道理……”

小菊见说不动田冬，有些不高光的道：“你怎么都不懂得担心……要是如儿回家一诉苦，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

田冬从没想到这件事，经小菊一提，田冬也担心起来，以崇义门对顾玲如的疼爱来说，自己回郴州的时候一定不好受，田冬搔搔头，叹口气道：“那我只好回去赔罪……大不了捱顿排头嘛。”

“傻弟弟。”小菊顿脚道：“要是顾家悔婚怎么办？”

田冬一愣，迟疑的道：“不会吧……”

“你也不想想……”小菊有些难以出口的道：“如儿是为什么走……还不都是以为你和我……唉，反正你还是赶快赶回郴州，别弄得难以收拾。”

会闹到这种地步吗？田冬心情沉重起来，望着小菊不说话，小菊也沉默了片刻，这才缓缓的道：“小冬，姊姊看得出来，你虽嘴巴不说，心里其实十分在意如儿，姊姊不希望……是因为我，使你丧失了这个美好姻缘，算姊姊求你，你快回郴州去吧。”

说到最后，小菊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几许凄凉。

田冬望着小菊，忽然忍不住道：“小菊姐……你难道从来没喜欢过我？”

小菊一愣，脸上微微泛红，有些混乱的道：“我当然喜欢你，我一直当你是弟弟…姊姊怎么会讨厌弟弟……”

“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……”田冬直望着小菊的双眼，小菊连忙移开了目光，田冬接着道：“小菊姐……我……”

“小冬！”小菊猛然站起，生气的道：“你再胡言乱语……姐姐要替如儿骂你了。”

田冬想起顾玲如，心里又酸又苦，低下头来，没再说话，小菊口气转柔道：“小冬，听姐姐的话……快回郴州，姐姐也该回乡下了……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再来看姐姐……”

田冬诧异的抬头，惶然道：“小菊姐，你不跟我回南下？”

“你忘记了……姐姐小时候是住在三里冈的……”小菊强笑道：“现在当然该回乡下去。”

田冬猛摇头道：“小菊姐，你说过家里都没人了，还回去作什么？你当然要随我回郴州……你答应过我的。”

三里冈也在大洪山东边山脚，距离随州倒是不远，至于张贵脉世居的张家集则在西边，中间隔着大洪山，两个村落向少来往。

“落叶归根……”小菊顿了顿摇摇头道：“那里总还有几个远房叔伯在……他们应该会照顾我的。”

“你别骗我了。”田冬急急道：“就是他们把你卖掉，小菊姐，你本来……不是答应要随我去郴州，为什么忽然说？”

小菊无言以对，摇了摇头望着田冬，忽然一咬下唇，转身道：“你不要



管这么多……反正我不跟你到郴州……你……你也别念着我。”

“是因为如儿吗？”田冬移到小菊面前，小菊跟着转身，田冬猛然捉住小菊双肩，望见小菊的泪痕，田冬大声道：“不……菊姐，我不能让你这样做……我绑也要把你绑回去……她不能谅解就算了，菊姐，我娶你……我娶你，好不好？”

小菊忍不住扑到田冬怀中，呜呜的啜泣，田冬心里却是一阵失落，自己真的就此离开那个惹人疼爱的如儿吗？

胸前虽拥着小菊，但田冬的心中却思潮如涌，想到顾玲如的一颦一笑，田冬空虚的感觉涌上，田冬更用力的紧抱着胸前的小菊，仿佛不掌握住什么，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小菊哭了半晌，终于慢慢止住了哭泣，摇摇头用力推开田冬，有些哽咽的道：“小冬……你不该这么说……你……你爱的是如儿，别骗自己了。”

“菊姐……”田冬有些愕然的望着小菊。

“姐姐很高兴……”小菊抹了抹泪道：“你不在乎姐姐这个……不洁的身子……”

“菊姐，别说了。”田冬又想抱住小菊。

小菊却退了一步，戚然的摇头道：“让我说。”

田冬只好缩回手，小菊接着道：“小冬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爱的绝不是我……我毕竟只是你的姐姐，你心里知道，不是吗？”

田冬颓然坐下，他不得不承认，之前田冬本来还分不清，小菊与顾玲如两人在自己心中孰重孰轻，这次顾玲如离开，田冬首次感到心头有股空荡荡、无所依附的感觉，小菊的遭遇再悲惨，田冬除了十分悲痛，一心要留小菊报仇之外，并不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，田冬当然已经知道，自己爱的其实是那个爱发发小脾气，会和自己胡闹的如儿，可是她为什么不懂？她为什么要走？

小菊见田冬的模样，轻抚着田冬的面庞道：“小冬，你要知道……姐姐已经是败柳残花……不会吝惜自己的身子……可是，这样你会很痛苦的，让姐姐走吧，你回郴州，好好的跟如儿解释，他一定会谅解的……姐姐会远远的……祝福你。”

田冬握住小菊冷冰冰的手，紧贴在自己的脸上，心神激荡不已，但就算照着小菊的话，难道自己能够不管魏无常他们吗？虽然步连云答应要帮忙，可是龙虎帮还有个极强的高手，就算步连云这几个月“璇玑心诀”有所成就，也未必是那人的对手，田冬想到这里，牵着小菊的手站起道：“小菊姐，我明白了，不过我还是不能魏大侠他们便回郴州……这样吧，我先写一封信去崇义门，向如儿道漱，保证武林大会之后我一定回去找她，小菊姐，你还是和我一起回去，我至少可以当你是姐姐，弟弟照顾姐姐总是天经地义吧？”

小菊抽回手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傻弟弟，我们又不是亲姐弟……别人会……”

“管别人怎么想！”田冬摇头道：“只要我好好说，如儿会相信的……其他人就不管了。”

小菊就是正担心顾玲如不信，其他人又有什么好在意的？她见田冬信心满满，也不好再说，只好道：“好吧……你写信，我去后房找内掌柜的……”

女人家难免有些琐事要找内掌柜处理，田冬当然不好追问，于是点点

头笑道：“好，晚餐开在你那儿还是我房中？”

小菊若有所思的道：“你这里好了，我再过来找你……快写信，别忘了。”

“好。”田冬送小菊离开，去前院找掌柜的要文房四宝纸墨笔砚，写起这辈子的第一封情书。

说说容易，写起来却是极为困难，信送到时顾玲如不知回去了没有，说不定崇义门的长辈会打开来看看，想到这里，田冬也不敢写的太肉麻，主要在解释自己与小菊的关系，并保证自己的心意不会改变，字斟句酌、涂涂改改也不知道重写了几次，这才勉强完成，田冬重誊了一遍，才封入信柬，望见两手都是墨渍，田冬不禁失笑，自己一直没有好好念书，那手字也是歪歪曲曲的难登大雅之堂，希望顾玲如不会见笑。

这时敲门声响起，店小二道：“客倌，李爷来找您。”

李爷指的是李高，是风云镖局派在这儿的暗探，也算是武当俗家支派出身，田冬知道李高来访，连忙开门道：“李兄请进。”

李高进门，见田冬两手脏污，颇意外的道：“田少侠对文墨也有兴趣？”

“不……”田冬尴尬的道：“我是写封给如儿的信……既然找不到她，我只有先写封信去崇义门，若她回去之后能不能消消气。”

李高忽然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在下正是为了此事而来。”

田冬吃了一惊，紧张的道：“有消息了吗？”

李高苦笑道：“消息从巴陵传来，顾姑娘今晨由巴陵上岸……”

“巴陵？”田冬糊涂起来，诧异的道：“她才南下四、五天，身上又没有盘缠，怎么能这么快赶到巴陵？”

“我们也觉得奇怪。”李高摇头哩了口气道：“所以巴陵的兄弟查了查，才知道这一路居然是黄陵帮帮助顾姑娘南下，他们在这里的潜势力极大，有他们全力掩护，我们自然查不出来。”

黄陵帮！田冬重重的捶了自己掌心一下，自己怎么没想到？两人有大恩于黄陵帮，顾玲如去请他们帮助自然有求必应，若非如此，顾玲如也不能逃过武当派与龙虎帮的眼线；自己追是肯定追不上了，不过至少顾玲如已经平平安安的到达洞庭湖境，那里是衡山派的范围，衡山派与崇义门向来交好，顾玲如应该可以平安回家，田冬又喜又忧，望着手中的信，自嘲道：“这封信果然有用……”

李高有些不好意思，对田冬道：“田少侠，这封信我们帮你送吧，我们近日将有快马南下发武林帖，这封信可以顺便带去。”

田冬正在烦恼这个问题，见李高这么说，当然高兴的道：“如此就麻烦李兄了，既然如此，明晨我也该往武当出发。”

李高收妥信件，与田冬再聊了几句之后便告辞，田冬送李高出房，望望天色，居然已经是晚膳时光，田冬不禁诧异，自己写那封信居然弄了两个时辰，连忙吩咐店小二准备晚膳，一面奇怪小菊怎么还不来，想了想，田冬出房走到小菊门外，敲了敲门道：“小菊姐……小菊姐。”

田冬停了一下，见里面毫无回音，田冬功聚双耳，仔细一听，里面连呼吸声也没，田冬吃了一惊，猛然将门推开，见里面空无一人，桌上留着一张便签，田冬急急的取起便签，见上面只写了几个字：“小冬：勿以我为念，一切保重，祝你与如儿幸福。小菊姐。”

田冬又惊又气，转身奔出房外，面奔客栈大堂。

这时是晚膳时光，大堂中有许多喜爱热闹的食客，正闹哄哄的进食，

田冬冲到掌柜的眼前，一把将掌柜拉近道：“掌柜的，有没有见到小……苏菊姑娘离开？”

掌柜的眼一花，觉得自己的肩忽然被一个铁钳夹住，田冬同时出现在眼前，掌柜的虽叫起：“客信……哎……轻点儿……轻点儿……”

田冬才发觉自己用了太大的力道，连忙收力道：“掌柜的，跟我一起来的那个苏姑娘呢？”

掌柜的退了两步，龇牙裂嘴的道：“小客信，您好大的手劲儿……我的肩骨差点儿被您碎了……”一面夹七缠八的说个没完。

田冬见掌柜的说不到正题，心里发急，只想再伸手夹他一下，还好一旁的店小二望着田冬道：“客信，您说的是苏姑娘？”

“对。”田冬连忙道：“有见到她吗？”

店小二想了想，点点头道：“出去好久了，客信不知道？”

掌柜的一面揉着肩头一面道：“小客信，那位姑娘是自己离开的，你不能乱说话，到时候人家以为我们开的是黑店，那可是有损声誉……”

掌柜的还没唠叨完，田冬一顿脚，急急住外奔，掌柜的还在后面叫：“客有，要不要我们帮您报官啊？有什么事我们可担当不起……”

田冬越奔越远，掌柜的再唠叨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顾玲如自下船上陆之后，也没在巴陵城停留，直接就往南走，这些日子她整整瘦了一圈，脸上也失去了往昔的容光，虽然已经过好几天，每一次想到田冬对小菊说的话，顾玲如还是忍不住心痛，她气田冬既然忘不了小菊，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许下诺言，自小菊出现，两人的关系就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顾玲如只想赶快回家，把这些事通通忘掉，可是忘的掉吗？想到两人之间的浓情密意，顾玲如又忍不住掉泪。

现在顾玲如正在巴陵城郊的一家小食馆午膳，她生得漂亮，背着一把亮晃晃的长剑煞是岔眼，本来就有许多人注意到她，这时忽然滴下眼泪，更是惹的众人侧目，顾玲如发现不对，抹抹泪又扒了两口饭，可是实在没有食欲，还是将碗又放了下来，以前自己剩下的半碗都是由田冬解决，顾玲如想到这里，眼眶又红了。

顾玲如正望着饭碗百感交集，忽然眼前一暗，却是有人站到了自己桌前，顾玲如心情正差，想到不知道又是哪里来的登徒子，要是敢胡说八道，非教训教训不可，也不抬头，看对方要怎么开口。

怎奈那人居然有些气喘的道：“顾……顾姑娘，总算给我找到你了。”

这人认识自己？顾玲如一征，抬头望向这人，有些意外的道：“原来是莫少侠，好久不见……”想到自己脸上还挂着泪痕，连忙又低头抹了抹。

这人正是莫采心，当时她知道顾玲如南下，知道无论顾玲如走陆路或是水道，应该都会经过巴陵，田冬为了赴约不能到这里来等，莫采心可没有这种限制，他知道要是顾玲如被找到，田冬一定会去追，但要是没被发现，顾玲如一定会到巴陵，他连赶四天，累死了两匹马，昨晚才刚赶到巴陵，与这里风云鏖局的眼线会合，没想到今天就有顾玲如的消息，莫采心也十分意外，得到消息后立即急急赶来，终于在晚膳时光追到顾玲如。

终于见到心系已久的玉人，莫采心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眼看顾玲如低头抹泪，莫采心气起田冬，忍不住骂道：“都是那个姓田的不好……顾姑娘，你别难过了。”

顾玲如见莫采心开口就骂田冬，抬头望着莫采心，诧异的道：“你……”

你怎么知道？”

莫采心点点头，同情的望了顾玲如一眼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顾……顾姑娘他不该惹你生气，简直……简直是没长眼睛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顾玲如一皱眉，微微嘟嘴道：“你不要说他……我不爱听。”

莫采心一滞，折腾半天才道：“他……顾姑娘，你还帮他说话？”

顾玲如没理他，自顾自的望着桌上的菜肴，想到田冬，忍不住又难过起来，莫采心见顾玲如没理自己，脑袋蹲了半天，才进出一句话：“顾姑娘，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顾玲如觉得自己微有失礼，点点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莫少侠请坐。”

莫采心是兴高采烈的坐下，见顾玲如难过的模样，不禁又收起了笑容，再仔细瞧了瞧，见顾玲如消瘦的模样，大是心疼，直想好好骂骂田冬，可是顾玲如又不受听，莫采心念头一转，试探的问：“顾姑娘，田少侠正在找你呢。”

顾玲如一忙，抬起头来望着莫采心道：“什么！”

莫采心见有了反应，心中高兴，脸上可不敢显露出来，他摇摇头道：“顾姑娘当时离开，田少侠以为姑娘住武当走，所以众人住武当赶，想找回姑娘，没想到姑娘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，这样才两方错过了。”

顾玲如皱起眉头，托异的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”

“在下五天前在襄阳等田少侠等人，所以先一步知道消息。”莫采心回答。

顾玲如为了田冬等人居然不等自己，已经难过了许多天，这时听莫采心这么一说，顾玲如知道缘由，这才知道自己误会，可是想到莫采心都能寻到巴陵，田冬却没见影子，顾玲如微微生气的道：“反正他有了……别人，何必理我？”

莫采心发现自己不能骂田冬，可是自己替田冬解释，顾玲如反而会骂田冬，这弄懂了如何沟通，莫采心忙道：“姑娘不可误会，田少侠知道姑娘南下，曾急急的想赶去武汉，后来想起与魏大侠的约会，这才留在随州等消息，姑娘的行踪如此隐密，他想必直到现在才得到消息，想来也来不了。”

顾玲如没想到莫采心反而替田冬说话，对莫采心多了两分好感，可是转念一想，顾玲如又觉不对，疑惑的道：“那你刚刚又骂他？”

莫采心一忙，这下自打嘴巴，还好他还有些急智，连忙道：“无论有什么理由，都不该让姑娘如此难过，要是莫某，就算是失约了也一定再直追下来。”

这句话等于是赤裸裸的表白，顾玲如脸一红，轻声道：“胡说……答应人的事怎么能不做……”话虽这么说，顾玲如心里难免有些高兴，想到这莫采心不到四天就赶来巴陵，对自己确实用情颇深，顾玲如望了望莫采心，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他了。

## 第四章 多情痴恋

莫采心刚刚这么说，本来已经抱着被顾玲如斥责的风险，没想到顾玲如的反应居然不错，莫采心大喜过望，继续道：“所以田少侠与小菊姑娘这

几天都在随州，顾姑娘要不要送个口信过去，让他们俩放心？”

顾玲如听到小菊，心中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妒意，低声道：“他们一起在随州……”

“是呀。”莫采心捉到重点，接着道：“无钦、绍大山他们都先去武当了，只有田少侠与那位小菊姑娘回返随州，在下看来，那位姑娘似乎与田少侠有极深的渊源？”

莫采心也不直接攻击田冬，只旁敲侧击的说一些话让顾玲如自己去想。

顾玲如想到田冬与小菊连等待自己都不愿分开，心里十分不快，忽然望着莫采心道：“你可不要把我出现的消息送过去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。”

莫采心才不想把消息送过去，只是消息在他知道之前由就以信鸽往北送，不过反正田冬也不会追过来，自然连连点头道：“姑娘不要我说，我可以发誓，打死我都不会说。”反正说的人不是自己，发发誓无妨。

顾玲如见莫采心这样说，虽有些感激，又有些厌烦，对于是不是要让田冬等人知道，顾玲如自己其实也拿不定主意，可是话既然说出口了，顾玲如也不好反悔，只好点点头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

莫采心大喜，笑逐颜开的道：“姑娘但有所命，采心无有不从，虽死无悔。”

顾玲如见莫采心越说越过分，面色不豫的横了他一眼道：“你别老是死呀活的……我要走了，小二哥，会帐。”

“我来。”莫采心连忙拦到店小二身前，掏了块碎银递过去道：“不用找了。”

转头一看，顾玲如却已经往外走去，莫采心连忙追出门外，一面道：“姑娘，这一路还很长，孤身一人多有不便，可否让采心相送？”

顾玲如正觉寂寞，但又觉得自己不该让他陪伴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顾玲如心一烦，顿顿脚道：“你跟不跟，我管的着吗？”

这样等于是默许了，莫采心喜出望外，首先奔到门外道：“我已经准备了一匹良驹，请顾姑娘笑纳。”

顾玲如踏出店门，见到店门外绑着两匹骏马，马背鞍辔齐全，再见莫采心高兴的模样，这时颇为后悔刚刚没有直接拒绝莫采心相伴的建议，更不愿接受他的马匹，于是扭头道：“要马，我会自己买。”向着往南的大道便走。

莫采心见状，连忙焦急的牵着两匹马在后跟随，也不敢出言劝说，顾玲如自然知道莫采心在后跟随，一离城郊，立即展开轻功，向南便奔，莫采心只好加快步伐急追，两匹马放开大步，随着莫采心奔驰，两双眼睛望着莫采心，似乎无法了解为什么这两人不骑上马背。

顾玲如身法虽有特色，内息毕竟不及莫采心，何况武当的身法也不俗，所以奔了片刻仍是甩不开莫采心；而莫采心亦步亦趋的随着，可又不敢再请顾玲如骑马，两人一个前奔，一个后赶，很快奔出了数里，顾玲如逐渐乏力，慢慢的也降下了速度，回头一望，见莫采心抓着两匹马的缰绳，一脸为难的模样，顾玲如心一软，无奈的微笑道：“我跟你借就是了，送我的话我不要。”

莫采心见到顾玲如的微笑，仿佛吃了灵丹妙药般全身都精神起来，一面连连点头，一面将一匹上等好马送到顾玲如身畔。

顾玲如骑上马背，想了想，对莫采心道：“我会把马留在衡阳的聚义酒楼，你若是没空拿，我会托人送上武当，可以吗？”

刚翻上马匹的莫采心一楞，有些疑惑的道：“在下反正无事，便随姑娘一行，等姑娘到了崇义门之后，再将马交给在下就是了。”

顾玲如见莫采心硬是要跟，有些无奈的道：“你怎么会没事……？你们武当派要召开武林大会，现在正需人手，你不回去帮忙，跑来岳州做什么？”

莫采心连忙道：“我派中人手众多，不差我一个……而且没有任何事比护卫姑娘还重要，顾姑娘天仙下凡般的人物，要是还要与那些贩夫走卒打交道，岂不是有些冒渎，在下愿为姑娘先行，处理诸般琐事。”

顾玲如见莫采心这么当面称赞，脸上又是一红，心里难免有些高兴，于是有些好笑的道：“那不是委屈你了，你可是武当派高弟呢。”

顾玲如这一笑宛如春花乍开、清丽无双，莫采心有些昏眩的道：“一点儿也没关系，只要姑娘开心，作牛作马又如何？”

顾玲如见说下去就略嫌过分了，扭身策马便行，心里却忍不住想到田冬，莫采心可以为了自己不管武当的事情，田冬却为了赴约，让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回郴州；莫采心愿意为自己作牛作马，而自己照顾小菊稍出纰漏，田冬就给自己脸色看，上次居然还把自己当成外人……现在小菊神智恢复，他们两人在一起一定十分开心，哪里还会想到自己？

想到这里，顾玲如又觉得委屈，望望身旁的莫采心，这人把自己当宝一样，要是自己喜欢的不是田冬，那有多好……问题是自己就是喜欢田冬，自己太没有用了；顾玲如有气没处发，忿忿的直踢马腹，催马快行。

莫采心偷眼望着顾玲如，见她神色百变，知道她想到田冬，自然不敢多言，随着顾玲如驰了好一会儿之后，这才尝试的道：“顾姑娘，您打算直接回崇义门吗？”

顾玲如懒得作答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莫采心见状换了个问题道：“南岳衡山天下闻名，姑娘可曾好好游览？”

顾玲如摇了摇头，依然没开口，只是埋头疾驰，莫采心无奈之下，只好拿出绝招道：“听说我师伯莫严，曾想试试田少侠的功夫。”

果然一提田冬，顾玲如马上放松了缰绳，诧异的道：“什么？”

莫采心心中不好受，要不是提到田冬，顾玲如根本不想与自己说话，不过他自然不会表现出来，只平静的道：“莫严师伯是我远房大伯，他便是风云镖局的总镖头，也是武当俗家第一高手，据说功夫已经不在掌门玄清真人之下，天下少有敌手。”

“我知道这些。”顾玲如焦急的道：“你刚刚说他要找田冬比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莫采心其实也没多清楚，这个消息是莫严一行人赶赴襄阳时，莫采心由先到报的风云镖局人众口中得知，可是现在自然不能说自己不清楚，只好道：“据说与一位叫做‘紫龙’的老人有关。”

顾玲如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诧异的问：“那又是谁？”

“这人来头可大了。”莫采心将所有自己知道的一股脑倾泄而出：“龙虎帮帮主黄木森精擅巨斧掌法，一下少有敌手，他的师父‘斧王神’叶满，五十岁前用的是一柄大斧，后来他武艺大成，于是以原有的威势配上手掌的灵动，创出‘巨斧掌’三十六式，招招……”

“你怎么越扯越远。”顾玲如忍不住打断莫采心的话，不高兴的道：“你师伯要找田冬比武，怎么扯到黄木森的师父去了。”

“顾姑娘，要这样才说的清楚。”莫采心觉得能与顾玲如说话是最大的美

事，自然能拖就拖，就算顾玲如嗔怒，也是一样好看，所以绝不能爽快的说完。

顾玲如拿他没办法，索性一勒马停下道：“那……你快说清楚。”

“当然、当然。”莫采心接着道：“那位‘斧王神’五十余岁收徒，首徒便是日后的‘紫龙’谢道亭……”

“你刚刚提过这个人。”顾玲如记得莫采心说与这人有关。

莫采心点点头道：“谢道亭随师习艺十五年后出道，五十年前在江湖上闯下了极大的名声，那时江湖上提到‘紫袍滚金边，白玉紫龙壶’，哪个人不是大惊失色”

“五十年前？”顾玲如诧异的道：“怎么会与田冬有关？”

莫采心见顾玲如似乎听的下去了，得意的道：“我刚刚不是提过吗？黄木森是‘斧王神’的弟子，也就是‘紫龙’谢道亭的师弟，在谢道亭出道之后，‘斧王神’才收了黄木森为徒，没想到收徒不到五年，七十多岁的‘斧王神’便寿终正寝，黄木森只好到江湖上找寻师兄，谢道亭那时已经闯出了‘紫龙’的称号，在武林中极享盛名，但得知师父噩耗之后，他感念师恩，居然隐居十年，代师授艺，调教出今日的龙虎帮主——黄木森。”

顾玲如虽然听的有趣，不过也有些着急的道：“然后呢？这哪里扯的到田冬……”

“就快了，就快了。”莫采心不慌不忙的道：“十年后两人重出江湖，黄木森功力直追当年初出山的谢道亭，因为个性较为凶狠，加上多半出没于北地，所以被人称为‘北虎’，而谢道亭更是功力大进，似乎已经不下于当年的‘斧王神’，师兄弟分处南北，所到之处予取予求，当地武林人士如稍有违逆，往往便有惨祸，后来闹的太凶，尤其是南方的‘紫龙’，有次居然为了小怨屠灭了……唔……对了，‘伏牛三豪庄’，所以三十年前，少林寺相法、相空、相寂三位高僧，要求‘紫龙’收手退出江湖，双方一言不合，约期决斗于桐柏山，‘北虎’黄木森闻讯往南赴援，不过他终于迟了一步……赶到时‘紫龙’已经坠崖身亡，黄木森为了纪念师兄，不再北上，留在桐柏山创立龙虎帮，三十年来势力也越来越大，相法、相空、相寂三位高僧也因此役，自此被称为‘三相神僧’，不过他们那时已经六十余岁，数年后便回隐少林，不问世事。”

原来“三相神僧”是三个人，顾玲如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但顾玲如忍不住瞪了莫采心一眼，虽然莫采心说的十分有趣，可还是没提到田冬，她不禁有些生气。

莫采心知道不能再拖，连忙道：“可是这次田冬好像有‘紫龙’的消息，所以……所以师伯知道了之后便要和田冬比试。”

其实为什么要比试他也不清楚，说到头来只好搪塞一下。

顾玲如却忽然想到，田冬曾遇到一个功力奇高的老人，记得那时田冬就说那老者身着紫袍，莫非田冬遇到的便是那人……不是说死了吗？要是没死，这人功夫会高到什么程度？顾玲如不禁为田冬担心起来，也没注意到莫采心的支吾其词。

莫采心见顾玲如不说话，以为自己蒙混过关，接着道：“顾姑娘当时有没有见到我师伯？”

顾玲如若有所思的摇摇头，担心着田冬的安危。

莫采心见顾玲如又没了反应，只好道：“田少侠与我师伯这场比试，好

像要延到他们都到武当之后，顾姑娘，田少侠可会什么兵刃？”

顾玲如果然回过神来，疑惑的摇摇头道：“他……他没学过什么兵刃，怎么了？”

“这就麻烦了。”莫采心叹气道：“师伯号称‘阴阳双剑’，二十年前将两仪剑阵融而为一，自创阴阳剑法，天下无敌，田少侠想以肉掌应付，唉……”

顾玲如知道田冬将有凶险，一时只想立刻赶去武当，迟疑之间，忍不住回头往北望，莫采心看了大惊，顾玲如要是往回走，那可不大妙，于是忙道：“不过听说只是印证，应该不会有碍，顾姑娘可以放心，在下叹气……只是担心田少侠不易取胜而已。”

顾玲如横了莫采心一眼，心里微微安了一半的心，策马便向南行。

莫采心随着顾玲如，一时想不出什么与田冬有关的事情，只好皱眉苦思找话题，谁叫顾玲如只对田冬有兴趣？

突然顾玲如转过头来，有些迟疑的道：“莫少侠……你有见到……那位小菊姐姐？”

莫采心连忙点头道：“当然，在襄阳城外得到顾姑娘南奔的消息时，小菊姑娘曾离开马车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顾玲如见莫采心说到一半忽然住口，诧异的问。

莫采心虽然爱慕顾玲如，颇想横刀夺爱，但他毕竟是名门弟子，总不能睁眼说瞎话，顿了顿还是只好道：“小菊姑娘要田少侠南下找姑娘。”

顾玲如听了颇为意外，低下头自语道：“她……为什么会这样……？”

莫采心虽不愿说，还是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菊姑娘似乎认为姑娘的离开是她的错，所以要田少侠去随州等消息……不然田少侠本来打算先上武当赴约的。”

顾玲如一怔，莫非田冬与小菊之间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？顾玲如怔忡半晌，转头见莫采心一脸失落的模样，忽然想到，莫采心其实大可不说，让自己去误会，这人其实也不坏……顾玲如终于露出一丝感激的微笑道：“谢谢你了。”

莫采心本来已经无精打采，忽见顾玲如带笑着向自己道谢，马上又精神百倍，满脑子只想让顾玲如开心，于是立即开口道：“姑娘放心，田少侠大事一了，一定会南下找你……”说到一半，莫采心发现自己又说错了话，这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，连忙闭上嘴巴。

不过顾玲如见莫采心这么一说，忽然觉得与莫采心亲近许多，心里又有些开心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“你是好人……就是哄我开心，我……我才不管他来不来……”

自己果然是个大好人？莫采心也不管顾玲如为什么这样说，已经高兴的合不拢嘴，一时找不出话说，只好道：“姑娘刚刚想问在下……那个小菊姑娘的什么事？”

顾玲如会意的道：“我本来只是想问问，莫少侠觉得小菊姐姐……怎么样……”

“很好啊。”莫采心其实印象不深，不过既然顾玲如发问，自己不能不答，莫采心搜索记忆的道：“那位小菊姑娘娇弱无力、楚楚可怜、柔情似水，也算的上一个美人，不过自然远远不及姑娘。”最后这一句叫做画龙点睛，那是非加不可的。

顾玲如轻啐一声道：“说话颠三倒四的，既然是美人，怎么又不及我



了？”

“她与姑娘完全不同。”莫采心倾慕的道：“姑娘是活泼大方、明艳动人，而且聪明机智，可称内外皆备、品貌无双……”

“够了。”顾玲如忍笑挥手道：“看不出来你这么会称赞人……”

“这全是肺腑之言。”莫采心指天誓日的道：“采心语出至诚，绝无虚假。”

顾玲如想起田冬从没这样称赞过自己，望了莫采心两眼，觉得自己不该与他这样胡扯，望望天色转过话题道：“再拖下去就赶不到宿站了，快走吧。”一夹马腹，策马向南急奔。

这算是首次承认自己陪伴，莫采心大喜过望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该走了。”当即策马直追。

两人一路南奔，数日后途经衡阳，崇义门已经接到了消息，派出了十余人迎接，对于顾玲如忽然随着一位武当弟子返回，崇义门中自然十分疑惑，但是这时也没什么长辈前来，自然没人敢问顾玲如，其中最是疑惑的当属吴万保与苏万明，这两人一个是田冬儿时游伴，一个却是力争上游，由记名弟子成为正式弟子，现在两人则是这一辈的佼佼者，他们对顾玲如本来都心存爱恋，没想到被田冬捷足先登，心中难免失意，这次见顾玲如郁郁然南返，心里自然大起疑心，虽然不敢问顾玲如，可是两人当然不会就此死心，在衡阳聚义酒楼休息的当晚，两人将莫采心约来喝酒，想打探顾玲如这次去回的情由。

莫采心这几天与顾玲如虽然说的上话，两人之间也没什么进展，而与崇义门等人会合后，就更难有机会接触顾玲如，还好顾玲如没想到请他北返，他也就死皮赖脸留了下来，不过莫采心毕竟觉得十分失落，这时有人相约，自然别无意见，何况莫采心也想藉此与崇义门建立好关系，所以依约到了吴万保的房中，与两人痛饮起来。

酒过数巡，气氛较为热络，莫采心对两人道：“两位都是崇义门的人才，日后行走江湖之时，莫忘了来风云镖局找莫某，到时再共谋一醉。”

吴万保谦逊的道：“莫少侠客气了，我们日后还要仰仗少侠提携呢。”

“是啊。”苏万明附和的道：“崇义门没无闻，哪像武当派这么威名赫赫？”

莫采心挥挥手道：“你们这样说就是瞧不起莫某，这样吧，莫某拖个大，叫两位贤弟，不见怪吧？”

要知道莫采心身为武当派弟子，与边陲地带的小派崇义门身分大不相同，这样一说十分给吴、苏两人颜面，两人自然喜动颜色，双双站起举杯道：“莫大哥。”

“坐下、坐下。”莫采心高兴的直笑：“我们喝酒。”

又喝了数杯，聊了些天南地北的趣闻，吴万保向苏万明使了个眼色，苏万明会意的道：“莫大哥，这次您怎会忽想行道郴州？”

莫采心这时已有五、六分醉意，叹了一口气，望着两人道：“你们是明知故问，我是送顾姑娘回来的。”喝了喝又叹了一口气。

吴万保见状知道了八成，开口道：“莫大哥识得田冬吗？”

“田冬？”莫采心苦笑一声道：“当然识得，这次要不是他出了纰漏，也轮不到我来送。”

吴万保与苏万明两人互望一眼，知道有问题，但直接询问只怕莫采心不说，吴万保话风一转道：“田冬的功夫不是极好吗？怎么可能出什么纰

漏？”

莫采心对田冬的功夫倒是服气，至少天下没几个人会让武当俗家第一高手想试招的，于是他闷头又喝了一杯，轻哼一声道：“田冬的功夫确实不错……那有什么用？拥有的不知道珍惜，看吧，把顾姑娘气回来了！”

“莫大哥说笑了。”苏万明故作不信道：“我们顾师妹对田冬可说是一往情深，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气走？”

“当然要走！”莫采心心中郁闷，喝的特别快，望着两人道：“两位老弟，要是莫某人有如此娇妻，决不会再对另一个女子看上一眼，更别说是抱着谈情说爱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看来已经醉了八成。

两人面色同时一变，他们便算对顾玲如死心，爱护之情还是不变，田冬若真是如此，未免看不起崇义门，两人对田冬毕竟有些认识，不敢贸然相信，吴万保见莫采心还拉着两人问是不是，连忙道：“当然，莫大哥决不会这么做……不过，大哥这么说的意思……难道田冬居然做出这种事？”

“我也没看到……可不能乱说……”莫采心呵呵一笑道：“不过你们顾师妹在场，她看的清清楚楚，你们何不问她？喔……不行，一问她就要哭了，不能让她哭，不能让她哭……”莫采心已经喝的有些糊涂了，又举杯要乾。

吴万保一拦莫采心道：“莫大哥，你说话怎么吞吞吐吐，你没看到怎么知道？”

莫采心抢过酒杯，灌进嘴里道：“知道的人多了，当然……会传到我的耳中……你们莫大哥在风云镖局……朋友可是不少……你们以后去中原，我再一个个替你们介绍，大家做好朋友……呃……这酒厉害……”

眼看莫采心快醉倒了，苏万明道：“莫大哥，您别喝了，再喝会醉的。”

“醉？”莫采心醉眼惺忪的望着苏万明道：“醉了最好，一醉解千愁啊，喝……咦？没了，两位贤弟……再……再叫一壶……”却是莫采心拿错了酒壶。

吴万明眼见这样下去不行，拖起莫采心道：“莫大哥，晚了，回房睡吧。”

“不喝了啊？”莫采心有些失望，踉跄的起身道：“可是我还没忘掉她……贤弟，再喝一盅吧？”

总算莫采心酒品不错，不会借酒装疯，两人拖着莫采心回房，一上床，莫采心便呼呼大睡，梦周公去了，吴万保与苏万明走出莫采心的房外，两人四目交望，脸色都颇为凝重，苏万明首先便道：“这件事一定要禀告门主。”

吴万保毕竟与田冬有儿时情谊，迟疑的道：“是不是该先查清楚了再说……他也不是十分确定。”

这个“他”指的自然是莫采心。

“怎么查证？”苏万明道：“难道去问师妹？她要是肯说，早就说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吴万明还没置答，两人身后忽然传来声音：“万明、万保，你们说什么？”

两人一惊转头，见到一个高挑的身影，正面色严肃的盯着自己，两人同时躬身施礼道：“少门主。”

此人正是崇义门少门主顾鼎祥，也不知道来了多久，听见了多少、两人不敢隐瞒，将刚刚听见的事情，原原本本的对顾鼎祥说了出来，顾鼎祥个性本来较为急躁，听了之后大怒道：“难怪如儿什么都不说，好个姓田的乡下小儿，简直是欺人太甚……”转身往顾玲如的房间便奔。

原来顾鼎祥知道女儿忽然南返，深觉奇怪，他那时恰好在耒阳，乾脆

赶到衡阳来，才刚见过了顾玲如，但顾玲如却支支吾吾的不肯多说，顾鼎祥心知不对，刚憋了一肚子疑问出来，正好见到吴万保、苏万明两人低声商议，没想到一问之下得到了这个答案，自然怒火攻心，非得问个清楚不可。

两人见顾鼎祥发怒，深怕有意外，急急的随着顾鼎祥身后，顾鼎祥才刚刚离开顾玲如房间，这时也不避忌，猛然将门推开，冲进去便嚷道：“如儿，你为什么要替那个混小子遮掩？就算他天下无敌，也不能如此欺人。”

顾玲如正准备就寝，忽然见爹爹没头没脑的冲进来怒骂，而吴万保、苏万明两人在后面探头探脑，她吃了一惊，有些害怕的道：“爹，您……说什么？”

顾鼎祥怒冲冲的道：“那个姓田的小子移情别恋、拈花惹草，你为什么不告诉爹？”

顾玲如听到顾鼎祥这么说，一阵委屈涌上心头，眼眶一红，眼泪不受控制的洒了下来，顾鼎祥对这个女儿十分疼爱，见她一哭就慌了手脚，连忙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爹替你出气……”

顾玲如一面抹眼泪，一面猛摇头，却不肯再说话，门外的吴万保见状，忍不住道：“少门主，会不会有误会？”

顾鼎祥想到田冬也不油滑，照理该不会对不起自己女儿，确实有可能是误会，于是轻拍着顾玲如的背，和气的道：“如儿，你会不会误会了冬儿，爹看他不是这种人。”

顾玲如扑到爹爹怀中，数日的委屈一起发泄出来，抽抽咽咽的道：“我也希望是误会……可是……可是他抱着小菊姐姐，说要娶她……我……”

顾鼎祥自然不知何谓“小菊姐姐”，不过反正是罪证确凿，他脸色铁青的大怒道：“好，我们回崇义门，我倒要找他爹娘评评理，看他们怎么说。”

顾玲如说完便后悔，连忙道：“爹……不要。”

“什么不要。”顾鼎祥怒火未息的道：“崇义门虽然是小门派，也不能让他如此欺侮，这件事还要找魏老来评理，他做的好媒。”

顾鼎祥踏出门外大嚷道：“还等什么，连夜回去！”

崇义门众人大多尚未入睡，听见少门主大声呼叫，连忙一个个急急收束，慌慌张张的冲出房门。

吴万保见状，走到顾鼎祥身旁，低声道：“少门主，那位莫少侠……”

顾鼎祥性子虽急，但并不糊涂，顿了顿也低声道：“你和万明两人留下陪他，明天他酒醒之后，客客气气的请他上山，算是做个人证。”

吴万保心想莫采心看来对顾玲如颇有情意，不用请八成也会上山，不过这时他自然不敢说，只好躬身应是，与苏万明两人送走顾鼎祥等人，这才分头歇息。

这一夜，吴万保满怀心事，自然不大好睡，清晨鸡鸣声中，吴万保便踏出房门，在屋外舒动筋骨，过了片刻，刚起床的店小二揉着眼睛急匆匆的赶来，对吴万保道：“吴少爷，外头有人找少门主，说是武当派的。”

这时苏万明也开门出来，接口道：“武当派？吴师兄，要不要叫醒莫少侠？”

“好吧。”吴万保道：“我先去见见那人，等一下再带他去莫少侠房中，你先弄醒莫少侠。”

“好。”苏万明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

吴万保见苏万明向莫采心的房间走去，也随着店小二往外走，这时刚

刚天明，偌大的店堂中除了一两个刚起床的店小二外，自然是空无一人，只有两个武当派的年轻弟子坐在一旁，正急急的向内眺望，吴万保见状连忙施礼道：“在下吴万保，两位远道来访，欢迎之至……”

两位武当弟子同时站起回礼，其中一位年轻汉子和平气的道：“原来是吴少侠，在下巩柴，这位是在下师弟冯平，听说昨夜顾少门主赶来衡阳，这里有敝派掌门真人具名发送的信柬，希望能面交顾少门主。”

吴万保心中微惊，武当派的耳目可灵了，居然知道这件事情，于是客气的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师尊昨夜确实有赶来，不过旋即赶回本门，现在应该已经快到耒阳了，不知在下可否代转？”

那两人似乎有些失望，巩柴微笑道：“多谢，不过派中规定，我们必须面交门主或少门主，少侠的好意我们就心领了，多有打扰，告辞。”

吴万保见两人转身要走，连忙道：“巩少侠稍后，两位可识得贵派莫采心少侠？”

两人讶然回身，诧异的道：“当然，我们虽不同师尊，不过算起来也是师兄弟，阁下也认识我们莫师兄？”

吴万保笑道：“莫少侠现在是敝门贵宾，今日将出发前往本门，两位可要与他一见？”

较矮的冯平一听忽道：“师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少走这一趟，只要上衡山就好了。”

巩柴回头望向冯平，有些迟疑的皱眉道：“这样好吗？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？”冯平笑道：“莫师兄功夫比我们高，他八成是没接到指令，所以才闲在这里，既然他要上崇义门，恰托他帮忙，只要提醒他将掌门的信面交顾门主，自然没有问题……另一封不重要，托他更没关系。”

巩柴似乎被说服了，点点头转向吴万保道：“那就有劳吴少侠了。”

吴万保心想拖的也差不多了，莫采心应该已经清醒，于是含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两位请随我来。”一路将两人往内引进。

到了后进，果然莫采心已经盥洗就绪，除了还有些酒气之外，其他倒也看不出什么异状，吴万保、苏万明见三人师兄弟会面，两人在旁多有不便，引入之后随即告退，过了半个时辰，莫采心才将两人送出酒楼。

见两人去远，吴万保走过来道：“莫大哥，这么慎重的信函，莫非是武林大会的事情？”

莫采心正在发呆，猛然一惊道：“什么？”

吴万保有些歉然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问问是不是九九重阳，武林大会的事情，若有失礼，莫大哥海涵。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莫采心乾笑道：“贤弟猜的真准，正是武林大会之事，贵门早已知道日期，这封信也是多余，不过我们派中规定，这种大事一定要面交掌门，所以那两位师弟才这么谨慎。”

“这是应该的。”吴万保道：“武当不愧天下第一大派，果然事事周到详尽……莫大哥，若是准备好了招呼一声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”

“好。”莫采心点头道：“我回去收拾收拾……”他不再客套，随即往房中走回。

到了屋中，莫采心将两封信从怀中取出，只见一封上面写着“致崇义门‘碎碑掌剑’顾门主革裴大鉴台启”，另一封却简单多了，上面只写着“顾玲如启”，正是田冬写给顾玲如的信件。

莫采心迟疑了好一阵子，才将送交顾革裴的信件收到包袱中，却将那封田冬写的信放入怀中里衣，密密藏好，然后若有所思的收拾好杂物，准备向崇义门出发。

## 第五章 武当试招

自小菊失踪，田冬第一件事便是赶到三里冈去找，三里冈距随州不远，只在西南十余里外。田冬奔到三里冈没有消息，想到小菊的速度没这么快，又急急赶回，一天中，在路上来回数次，逢人便问，就是没有小菊的讯息，田冬无可奈何之下返回随州，将这件事告诉风云镖局的李高，李高知道了也颇为热心，很快的将讯息往外送。

可是过了三日，还是一点音讯也没有，田冬无可奈何，只好准备前往武当赴约，临行前再三交代李高帮忙，这才黯然离去，还好当初留给小菊一些银两放在身上应急，不然她这一走，食宿马上就会生问题，自己岂不是要更担心？

八月初四，田冬准时赶到武当，才上到武当的山门，田冬便见到山门前的广场站着十来个人，有“冷面追魂”魏无常、“飞天大圣”韩方与苏甘哈两师徒、鲁先生、“白衣大侠”步连云、无钦和尚、“黑铁塔”邵大山，只没见到张贵脉，八成是回房县去了，另外还有八、九位武当派的人物，其中田冬记的最清楚的便是莫严与玄方真人，田冬颇为意外，这两人居然也在迎接自己之列？

田冬见到众人，虽然心情不好，仍连忙施礼道：“诸位好久不见，田冬有礼了。”

“小心了！”只见步连云话也不答，忽然一个飘身向田冬直飘过来，食中两指由上而下一划，正是一招“叶落归尘”，指力向田冬嗤然急射，果然内力比两个月前又强劲许多。

田冬吓了一跳，见步连云脸上带着笑，这才知道是要与自己试招，连忙飘身一让，旋身飘动间一掌直穿，同着步连云的右肩印去。

步连云见田冬居然以“璞玉掌”的“如虚似幻”应付，一面闪身变式，一面眉头微皱的道：“田贤弟，你的‘璞玉掌’现在对付不了我了，还不用‘落叶飞花指’？”

身形移动之间，向着田冬这招的破绽击去，要知道步连云现在功力大进，田冬不能再以内力硬顶，有所残缺的“璞玉掌”确实敌不过步连云。

田冬早已吃过苦头，掌力欲散未施之间手腕忽然巧妙地一转，右手指力突发，倏忽间将步连云袭来的指力击散，左手原式不变，仍向步连云击去。

步连云吃了一惊，闪开两尺，急加两成真力，重新向田冬扑回，同时只听指风大作，步连云竟是全力进攻。

田冬霎时手忙脚乱，破绽横生的“璞玉掌”，或半生不熟的“落叶飞花指”都无法抵挡，虽然随着加快了速度，但是仍是迭遇险招，不过每到难关，田冬以“大罗八法”的诀窍揉合“汤池拳法”与“落叶飞花指”，针对着步连云的空隙防御，总又能古古怪怪的破解，有时突然冒出一记“璞玉掌”，

又会让步连云颇难应付。

两人交手了数十招，步连云毕竟还没打通最后一关，已经知道自己的内力还逊于田冬，可是招数的严整实在胜过田冬多多，问题是田冬虽居于下风，却往往能突出怪招，把绝不相容的“落叶飞花指”与“璞玉掌”混在一起，配合着守势绵密的“汤池拳法”，一直支撑着对付自己的攻势，步连云见田冬的“落叶飞花指”章法全失，本来有些生气，但是现在不禁有些佩服起田冬，不知道田冬是怎么做到将这些功夫揉合的。

田冬这些日子虽然疏于练功，但是“大罗八法”本非招式，主要是收发劲道、内息转换、攻击防御的至理，时日既久，田冬自然越来越有体悟，何况上次与那位紫袍老者一战，对方巧妙的运劲施力之道更是让田冬领悟多多，田冬虽然没有好好想过如何运用，但是领悟既多，自然越来越能在困境中挣扎，“璞玉掌”一共十招、“汤池拳法”二十四式、“落叶飞花指”更是有百零八手，三个错综复杂的组合起来，至少有数千种变化，田冬变来变去，数百招过去竟没有一招相同。

步连云越打越惊，其实田冬有些招式攻击无力，不过一施出时挺唬人的，只是步连云看出时已经来不及趁隙出手，当他以为下一招也该如此，正打算放手进攻时，田冬的招式却又忽然间格外有威力，逼得自己全力应付才闪开，步连云诧异之下，只好小心从事。

而田冬却是越打越是得心应手，他发现自己乱配乱配的发招，步连云反而不易出手，田冬也不管合不合理，先夹七缠八的乱配一遍，便算是配了之后发现颇有问题，反正步连云也不敢随意攻击，这下自保有余，田冬一面配，一面观察着自己创出的新招是不是合于“大罗八法”的道理。

步连云吃了几次哑巴亏，想等田冬旧招重施时再行趁隙出手，可是田冬却又莫名其妙的招招不同，就算上半招相同，后面半式又会有奇怪的变化，而且居然越来越有威力，步连云越打越糊涂，虽说出各的攻击断断续续，对步连云没有很大的威胁，但他也越来越不敢接近，终于猛然翻身后跃，诧异的叫：“田贤弟，你……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？”

田冬打的过瘾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步大哥，不玩啦？”自顾玲如失踪之后田冬从来没这么开心过，刚刚内力激运之下，田冬全身舒畅，心情也好了些。

没想到这一说出了纰漏，忽有一人迅速的說道：“既然意犹未尽，莫严想见识见识少侠的奇鞭。”

田冬急急回头一看，只见武当第一高手莫严正双手持剑，身若飘风般的迫近，黑白两道剑光同时向着自己滚来，田冬急急往后闪，见对方两手招式浑然天成，竟是无懈可击，田冬自然不敢将肉掌伸入剑光，可是说到武器，对方的“阴阳双剑”既然名闻天下，想必不是凡铁，以蛟筋应付岂非自讨苦吃？田冬急退数丈，却是拿不定主意。

武当派众人见莫严大展神威，忍不住响起欢呼声，步连云见莫严招式虽精，功力却似乎比自己还不如，想来田冬当能应付，没想到田冬却是向后直逃，只差没转过身去，步连云大皱眉头，心中狐疑的想，莫非没人告诉过田冬如何空手对付兵刃？

步连云没想错，田冬就是没学过这些，当年对付龙虎帮的护法柳树度，田冬的招式内力都高于对方，仍是应付乏力，这时却又重蹈覆辙，对方可比柳挂度更难应付，田冬寻不到空隙，只好不断的后退。

两人的速度都是极快，很快的已经接近了广场边缘，田冬正不知该不

该认输的时候，忽然听见步连云喝道：“让其枝、观其干，器必有其根；避其锋、迎其钝，赤手破直刃。”

田冬一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却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广场边缘，再退便是下山的阶梯，田冬微一迟疑，莫严的左手黑剑已经向着自己削来，曲折灵动之间，分不出要攻击的是脸是胸，而白剑虚空一劈，又将莫严的前半身护的十分严谨，一点空隙也无，剑尖还不断抖动，似乎随时可以穿出。

田冬退无可退，猛然一旋身，千成内力运起，点点拳影四面鼓汤而出，数尺方圆内劲力充盈，莫严的剑在尺外忽然一顿，居然劈不进去，莫严一惊，猛然退了两步，颇为诧异的道：“四面楚歌？”

这招正是汤池拳法中的“四面楚歌”，本来是应付多人由四面八方攻来，所以极耗真力，一对一的搏斗中其实用处不大，但田冬既然弄不清对方要攻哪里，索性用了这招，亏得他内力较莫严高明，不然也未必能将他逼退。

而莫严自然听说过这招，只是没想到田冬会这样用，所以一楞之下，忘了立即追击，不然田冬可能又只能来一招“四面楚歌”，多弄个几次，田冬的内力恐怕就会有些不足了。

田冬这时正咀嚼着步连云的话意，莫严却已经回过神来，对田冬道：“田少侠果然内力深湛，我们再来。”双手长剑挥动，又向着田冬攻去。

田冬连忙转身一让，换个方位闪避，省的又被逼出广场，步连云说的后半段还算好懂，前半段就让人糊涂，田冬这时不及细思，望着莫严的点点剑光，既然明白了何谓“避其锋、迎其钝”，田冬忽然左掌右指，一招揉合了“璞玉掌”与“落叶飞花指”的新招数攻出，两边同走弧形，猛然向黑白双剑的剑脊攻去。

莫严吃了一惊，要是被田冬击中，以田冬的内力而论，除非自己弃剑，否则两剑甩开时必定空门大露，他当然不能让田冬如此顺利的攻击，于是招式一转，两剑同时变招，转以剑刃攻击田冬的出手。

田冬若不变式，就等于是把手伸过去让人砍，不过这招虽然没占到便宜，却也逼的莫严变式防御，攻击的目标由田冬的身体换成田冬的手臂，这可是一大转机，田冬的招式何其多？立即相应变招，与莫严的双剑纠缠起来。

两人打了片刻，田冬的双手紧紧追着莫严的双剑不放，莫严的阴阳剑法本来是天下一绝，攻守之间破绽极少，没想到被田冬用有些无赖的方法紧粘着剑身，让他招式无法施出，莫严不禁一肚子气，要不是田冬是以空手应付，莫严本有些汗颜，恐怕已经忍不住责难田冬起来。

过了百余招，两人仍是不上不下，莫严慢慢察觉，田冬的招式变化似乎并没有向自己攻击的后着，莫严身经百战，立刻想出了制敌之策，见田冬这时正向着自己长剑击来，两剑一闪，忽然从同一个方向挥出，换了一种招式。

莫严之前用的都是阴阳剑法，两手招招不同，却又彼此紧密配合，这时两手用的却是同一种招式，而且同样由右而左的刺削，田冬自然看出莫严招式不同，不过他不求有功、先求无过，仍然向着莫严的双剑击去，莫严正是要他这样做，两手忽然迅速的一振，白剑一闪而上，直刺田冬的咽喉，黑剑却闪到白剑的方位，向着田冬本来攻击白剑的劲力迎去。

本来照着田冬的方式，白剑既然换方向，自己的招式也要随着攻过去，可是黑剑这么一来，却将双手的劲力都引了过去，一下子没人照顾白剑，白剑马上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白虹，向着田冬冲来。

田冬一惊，连忙往后便闪，莫严毫不客气的仗剑直追，田冬刚刚的招式没用，这下马上又陷入困境，每接二、五招就是要往后溜个几尺，步连云见了大皱眉头，以他的眼光看来，莫严现在的招式比起“阴阳剑法”还好对付，怎么田冬却有些应付乏力，他终于忍不住提醒道：“田贤弟：剑为枝，臂为干，肩为根，指化灵便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”

田冬听进耳中，终于弄通了什么叫做“让其枝、观其干，器必有其根”，眼光不再随着剑光挪移，却是望着莫严的肩臂手腕，反正剑法施出，一定是靠着肩臂腕的变化，田冬一了解这一点，莫严的招数忽然清晰许多，不再像之前只觉得天女散花，无迹可寻。

这样一来，田冬看透了剑法的走向，赫然发现这比起步连云的“落叶飞花指”还好应付，田冬自然地掌握到了出招的缝隙，忽然一止退势，反守为攻，掌力指力同时激发，向着莫严的身上攻去。

莫严吃了一惊，蓦然向后急跃，步连云说的也不是什么高深的武学，田冬怎么连续两次招法大进？莫严不敢托大，马上又施出“阴阳剑法”。

这时对田冬来说，“阴阳剑法”只不过破绽较少，只要明白了剑势走向，田冬自然能选出适当招式攻击、防御，莫严越打越难应付，逐渐转攻为守，剑光泛动的范围也逐渐缩减。

魏无常与韩方两人站在步连云身旁，韩方忍不住摇头笑道：“空手入白刃的基本道理他也不知道，看来田小子还真是没师父。”

魏无常点点头，颇为欣慰的望着田冬道：“田少侠无师自通而能练到这种地步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武林奇才。”

其中只有步连云莫名其妙，田冬招法之间确实新意无穷，与数月前有若云泥之别，但是他为什么不练“落叶飞花指”？

过了片刻，田冬已经大占优势，只是田冬的招式有些有用，有些不是挺有用，莫严扬名江湖数十年，凭着经验够老也还能勉力支撑，但莫严也知道取胜无望，打下去只是丢人现眼，趁着田冬招式的空隙，他忽然往后急跃，黑白双剑同时插入腰间的剑鞘中，一面道：“田少侠，佩服佩服。”

田冬见莫严后跃，自然地不便追击，劲力一收道：“莫总镖头功力精湛，田冬也极为佩服。”

“少侠别开玩笑……”莫严老脸一红，旋即转为严肃的道：“若那人确实令少侠还手无力……想来必定是‘紫龙’无疑……这下就麻烦了。”

除了无钦与绍大山之外，步连云等人都不知道田冬遇到“紫龙”的事情，不过自然听过此人的事迹，魏无常一惊道：“‘紫龙’不是死了三十年吗？”

莫严望向田冬道：“田少侠曾说……”

田冬自己接下去道：“我被一个紫袍老头打的无路可逃，差点没命，我可不知道他是谁，不过听无钦大师说……”

无钦开口道：“据田少侠所叙，那位老者无论年纪、功力、服饰都符合‘紫龙’的特征，想来应该没错，以田少侠今日的功力，就算是少林‘三相神僧’联手，田少侠就算不敌总也逃的掉，除了‘紫龙’谢道亭之外，还有谁能将少侠逼得跳崖？”

众人听了自然大吃一惊，以田冬的功力来说，当今世上居然还有人能逼他跳崖？这也未免太恐怖了，步连云面色微变，开口道：“当真是‘紫袍滚金边，白玉紫龙壶’？”



自己对付田冬都有些缚手缚脚，便算真是“紫龙”，功夫也未免高的匪夷所思，自己岂非也是毫无胜算？

田冬点点头道：“衣服是这样没错，而且招式与黄木森大同小异，看来同出一源……”

“巨斧掌法？”魏无常慎重的道：“难怪接到我们的武林帖，龙虎帮一口答应……看来他们是有恃无恐。”

“这件事兹事体大。”玄方真人道：“掌门师兄得知此讯后，已经送急件往少林，请少林掌门无乘大师稟知三相神僧，不过‘三相神僧’二十余年未出江湖，不知道愿不愿意重新出山……魏大侠，武烈门一事何不等武林大会时一并解决？诸位远赴陕西，便算有步大侠、田少侠相随，不惧‘紫龙’‘北虎’师兄弟俩人，对方也是人多势众，不易对敌。”

他这话说的客气了些，其实是认为只怕两人也敌不过对方两人。

魏无常沉吟片刻，摇头道：“不如这样，若是田少侠与步大侠两人留在武当，龙虎帮必不敢大举东行赴援……”

“不成。”步连云连连摇头道：“这样不妥，分则力薄，我们还是一起行动，否则只要谢道亭坐镇总坛，黄木森远赴陕西，诸位就危险了，一是不去，要不就都一起去。”

玄方一笑道：“我看老魏还是想走这一趟的，是不是？”

魏无常自然希望能亲手解决，一时皱眉没有说话，步连云见状道：“那就走这一趟，陕西一趟来回用不了多久，刚好回来参加武林大会……我们明天就出发。”

田冬这时却走到莫严身旁，施礼低声道：“莫总镖头，在下有事请教……”

“少侠有事请说。”莫严含笑以对。

“不知……可有我义姐小菊的消息？”田冬叹口气道：“她不会武功，加上举目无亲，实在不知道她会到哪里去。”

莫严自然接到小菊失踪的消息，对田冬无奈的道：“田少侠，小菊姑娘并非武林中人，反而难找……在三里岗敝派有遣人注意，要是小菊姑娘回乡，自然很快就有讯息，不过看来小菊姑娘知道您会去找，所以并没有回去，她若是隐姓埋名，实在很难发现他的踪迹。”

田冬叹了一口气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人海茫茫，小菊哪里都可以去，这样要到何处去寻？

莫严见田冬烦闷，开解道：“少侠，我倒有个好消息……据说顾姑娘已经到了衡阳，与崇义门接上头了，想来一切无恙。”

莫严自然不敢提莫采心随着顾玲如南下的事情，他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，连忙送信给莫采心，要他不要越陷越深，只是莫采心听不听劝，莫严也没有把握。

田冬知道顾玲如已经安然返回崇义门，安了一半的心，却是更担心小菊，她会不会又遇到坏人？会不会自己从此再也找不到她？

绍大山听见两人的对话，诧异的道：“田少侠，小菊姑娘也不见了啊？”

田冬勉强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嗯，她只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什么祝我幸福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绍大山猛点头道：“那位小菊姑娘一定劝你和小姑娘在一起，对吧？”

田冬知道绍大山口中的“小姑娘”，指的便是顾玲如，于是点点头道：“我就是不了解，就算我和如儿在一起，也一样能照顾她啊，她何必不辞而去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”绍大山摇着手指头道：“她一定是对少侠也有情意，见你一心喜欢小姑娘，小姑娘又这么会吃醋，反正日后大家难过，还不如先走为妙……”

“绍兄！”无钦走过来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，少侠自有主张……”一面把绍大山扯走。

绍大山一面走一面远道：“相信我，别看我粗人一个，老子可是过来人……”

田冬也不知该不该信，却见魏无常走过来道：“少侠，小菊姑娘你也已经救了出来，她既然自己离开，日后的幸福也会自己找寻……你的媒还是老夫做的，希望你不要三心二意……”

“魏前辈误会了。”田冬有些尴尬的道：“晚辈只是想照顾她，以报答十年来的恩情，没有别的意思……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魏无常点头道：“那位小菊姑娘的遭遇虽然十分可怜，不过还是顾姑娘较适合少侠。”

田冬虽然爱的是顾玲如，不过听到魏无常这么说不禁微起反感，小菊哪里配不上自己？就为了她嫁过人？还是因为在牢中的遭遇？这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不过对方毕竟是长辈，田冬也不好再说，转念一想，要是大家都是这种想法，小菊也不容易有幸福的生活，自己更是应该照顾她。

玄方真人见众人各自叙话，放声道：“诸位，既然明日计划出发，还请先入内稍歇，稍待一会儿由贫道设宴，为田少侠洗尘。”

“这个千万不敢当。”田冬颇为讶异的道：“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了，何必设宴……”

“少侠说的好。”玄方呵呵一笑，打断田冬的话道：“武当本来就只有粗茶淡饭，恰少侠所需，少侠不要嫌就是了。”

“怎敢。”田冬不知如何接话，只好道：“真人说笑了。”

众人心知肚明，田冬的功力足以与步连云、莫严比肩，武当才会这么客气的设宴，绍大山与无钦上山就没有这种礼遇，绍大山撇撇嘴也不说破，却对武当没什么好感，无钦则神色如常，拉拉绍大山没有说话，韩方注意到这种情况，不禁暗念武当不会做人，心里直摇头。

次日，众人往陕西出发，玄方真人与鲁先生将众人送下山，送到山脚时，才一一与众人道别，步连云有些惋惜的对玄方真人道：“多谢道长相送，这一趟来去匆匆，未能拜见玄清真人，实在可惜。”

绍大山冷哼一声道：“玄清真人是神仙中人，岂是我们见得到的？”

几位武当派的道士见绍大山语含嘲讽，都不禁露出了不悦的表情。

玄方有些尴尬的道：“邵施主误会了，掌门真人自从得知谢道亭重出江湖便即闭关，万一三相神僧不出少林，总要有人对付‘紫龙’。”

“说的对。”无钦笑了笑神色轻松的道：“到时候就麻烦武当派了。”

鲁先生见气氛不佳，打圆场般的岔开话题道：“我已经送信给陕西的数位武林同道，他们应该不会帮助龙虎帮为难诸位，不过诸位此行还是要多加小心。”

鲁先生虽属白道，但只要他传出讯息，黑道中人大都乐于帮忙，这也

是鲁先生最特殊的地方，想来也是龙虎帮想擒下鲁先生的主要原因。

大家闹起来毕竟不好看，韩方也配合的笑道：“有鲁先生先行关照，自然没有问题。”

魏无常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走。”领先一转方向，策马向西北驰去，众人招呼一声，跟着勒转马头，随着魏无常向着奔往陕西的大道驰去。

陕西南部自来武风极盛，终南派、华山派都有数百年的历史，最南端的大巴山更有五个大小不同的山寨，各聚数百至数千名盗众，人称“大巴五寨”，其中以紫阳附近的“紫阳寨”势力最大，隐为大巴五寨之首，寨主“啸天剑”秦猛，以一柄能发异响的啸天剑成名，横行川陕，少有敌手。

西面的太白山也是连绵不断的丛山峻岭，据说有许多的高人隐居其中，所以武林中人到了太白山附近都相戒不敢放肆，至于其中到底有哪些高人却也是人言人殊、莫衷一是，还好这次的行程无须经过太白山，也不用为此费心。

首阳山在太白与终南两山之间，都是秦岭的一部分，三山连绵横陕西，位于首阳山麓的武烈门立派不过百年，在武林中不过是个与崇义门差不多的小门派。但话说回来，被龙虎帮看上的奉天寨、神雷帮、黄陵帮也都不是大门派，甚至连三流也称不上，龙虎帮针对这种门派下手，一来稳扎稳打毫不困难，二来也较不引人注目，这十余年来确实颇有成效，要不是十年前奉天寨误打误撞的将田冬捉去，现在也未必会出问题。

数日过去，众人行经白河过旬阳，北越镇安，这一日，来到了终南山南面的柞水，明日即可到达首阳山，柞水是个不大的村镇，另在终南山南数里，客栈也不大，因为大多数人都直接北行到古都长安住宿，所以客栈中并没有什么客人，晚膳时，众人聚集在客栈的外堂，七个人围坐着进食。

因为客栈中没什么人，所以众人也不避忌的在外堂中聊了起来，这时为了是否要投帖终南派，韩方与魏无常就有了不同的意见，韩方正皱眉道：“老魏啊，终南也算是名门正派，就算成事不足也不至败事，我们途经终南，不向人家打声招呼，未免说不过去吧？”

魏无常却只是摇头，也不说话，韩方气不过，望向步连云道：“步大侠，你说呢？”

步连云虽然颇觉意外，仍点点头道：“我们确实也不须终南派相助，只是事后他们得知，未免会觉得我们不够朋友，不然我们捎个讯息，不要他们相助便是了。”

“对嘛。”韩方道：“你看，步大侠也这么说，老魏……”

“魏前辈似有顾忌……”无钦忽道：“魏前辈，我们随行至此，依然不知前辈与武烈门的关系，不知我们师出可有名？”

魏无常望向无钦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大师一语中的，正是有些师出无名。”

众人都颇为意外，魏无常若非与武烈门有关系，何必这么急匆匆赶来，若有关系，又怎会师出无名？

韩方有些诧异的道：“老魏，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的，有什么话不能说？”

魏无常望了望众人，似乎无法决定说是不说，忽然这时门外响起一连串声势极大的马蹄声响，不久之后忽然在客栈外停了下来，跟着拥入了一群十来人。

这些人年龄不等，从二十岁到四十余岁都有，身材都极为雄壮，服饰

打扮相同，都披着一袭玄色薄毡大氅，内着黄色布衣，容貌与一般中原人士颇有不同，似乎多多少少有些外族的血统，人人精明干练，动作十分迅速。

其中有位三十余岁的青年壮汉，目深嘴阔，五官极为鲜明，服饰与其他人虽无不同，但是顾盼之间豪气自生，一眼就能看出此人是为首人物，这十余人虽然人人左手拿着一柄大刀，但为首这位壮汉的刀鞘装饰却极为华丽，金玉宝珠罗饰于上，看来像是饰物还多于像兵刃，这算是他与其他大汉打扮上唯一不同之处。

这位壮汉进门便大声道：“掌柜的，牛肉、羊肉切大盆的送上来，每桌先来两斤二锅头，不够再加，要快。”一面将手中大刀砰的一声放在桌上，看来还不轻。

掌柜的见忽然这么多客人光临，自然连忙打点精神应付，一面呼唤店伙加劲，一面奉茶递水忙个不停，还唠唠叨叨的道：“诸位大爷，要不要来点小菜或精致米、面食？咱们店里有……”

大汉眉头一皱，喝了一声道：“别罗唆了，你看着办。”随即由怀中掏出一锭黄澄澄的元宝，扔到了掌柜的手中。

掌柜的手一沉，不禁眉开眼笑道：“是，是，不罗唆……”回头便嚷：“好酒好菜尽管上啊……”一面溜回柜台测试真假去了。

这群人转眼占了三张桌面，哄然谈笑起来，仔细一算，总共有十九人，不知道是何方神圣，身上衣服虽然朴实，但出手极为豪阔，实在十分古怪，众人见到这群人，自然而然停止了谈话，只有绍大山见到那人出手便是一锭金子，不由皱眉低声道：“哪里来的肥羊？”

无钦轻轻一扯绍大山，摇头道：“别乱说。”

两人声音都是极低，这一桌中也只有魏无常、步连云、田冬三人听的见，没想到那名大汉在数桌外一片闹哄哄之中竟似也有所觉，转头将目光转到众人身上，目光扫视过去，最后在绍大山的脸上停留了片刻，这才转回头去。

绍大山见那人瞪着自己，本要拍桌起身叫阵，但是无钦紧拉着他，绍大山只好忍住这口气，哼了一声将目光转开。

这下步连云与魏无常却是微微一惊，这人刚刚能在这么喧闹当中听见绍大山的低语，内力想必十分惊人，不知是何等人物？至于田冬却认为自己既然听的见，旁人自然也听的见，反倒没想这么多。

不过步连云与魏无常两人既然留了神，自然打点起精神注意观察这批人，赫然发觉这批人动作沉稳，挪动之间颇见法度，居然都是高手，为首的壮汉更是难知深浅，两人心下骇然的对望了一眼，这一十九人聚集起来，足以灭掉一个二流门派，这些人绝对不会没有来历，而那名为首大汉如此年轻，功力又这么高，怎么从没听人说过？

看这些人不像中原人，两人心中同时闪过一个名号——“西陲大豪”路恨天。

路恨天扬威西陲二十年，势力定然不小，这人才三十余岁，自然不是路恨天，莫非是他的子侄？但子侄如此，大豪本人的功力会到什么程度？

田冬想不到这么多，他见这批人慷慨豪迈，向来少见，不由大起结交之心，可是他毕竟脸嫩，不敢起身过去攀交，只能以钦羨的目光望着这群人，过了片刻，那位大汉偶然间又转过头来，目光陡然与田冬遇上，见田冬一脸和气，那人颇意外的笑了一笑，田冬连忙微微点头为礼，两人才各自转回头

来。

这一下十分迅速，并没有几个人注意到，田冬也不多说，眼见韩方与魏无常等人已经又开始聊起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也转回注意力听着他们的对答。

饼了半盏茶的时光，忽然间北面又响起急促的马蹄声，声音杂乱而急促，众人知道不对，霎时静了下来，没想到刚刚还闹哄哄的那三桌，居然也同时安静了下来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怪异，掌柜的站在柜台前，忍不住四面观望起来。

眼看声音越来越近，那位为首大汉忽然道：“十八弟，来的有多少人？”

“大爷。”一位年纪大约与田冬差不多的年轻汉子立即站起道：“二十五匹马，有一批一马双乘，所以共二十六人。”

田冬等人同时一惊，这位十八弟原来精于此道，居然能说的这么精确？

哪知大汉皱眉摇摇头道：“十七弟，你说呢？”那位十八弟的脸色霎时有些尴尬。

另一位年轻汉子站起道：“禀大爷，那不是一马双乘，只是骑乘的人较重而已，所以共二十五人。”

大汉点头笑道：“很好……十八弟再加把劲，下次要打屁股了……好，我们出去！”

其余十余人同时站起，井然有序的一起向外移动，其中十八弟还伸了伸舌头，看来大汉其实并不严厉。

田冬等人面面相觑，这话的意思是指……十八弟这种功夫最差？那其他人还得了？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
绍大山忍不住起身道：“妈拉个巴子真邪门，咱们出去瞧瞧。”

无钦望向魏无常道：“魏前辈意下如何？”

魏无常望向步连云，步连云却转向田冬道：“田贤弟，这些人像不像那些内堂人物？”

步连云心想，这些人要是与“西陲大豪”没关系，八成就是所谓的内堂，目标说不定正是自己一行人。

田冬一怔，摇头笑道：“功夫是不比那些人差，不过……内堂的人没有这种味道，应该不是吧？”这种豪迈的气概，实在少见。

步连云于是对魏无常道：“魏前辈，还是看看好了，大家小心些，别卷入漩涡。”

这时外面的二十余人已经赶到，喝骂声正传了进来，随即乒乒乓乓的兵刃交击声也开始响起，大家都是武林中人，听见有人打斗自然十分好奇，见步连云这么说，众人立即往门外奔出。

刚冲出门外，只见场中已经有两对打了起来，玄擎大汉这边派出的居然就是十七弟、十八弟两人，而另一面却是两位中年人，一方用剑、一方用刀，刀来剑往打的十分热闹，而这些人中果然有个高大的胖老者，确实有一般人的两倍宽，难怪让十八弟误判成一马双骑。

田冬正觉好笑的时候，那个胖老者与韩方一对上目光，马上怪叫道：“飞天猴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## 第六章 义结金兰

韩方见到胖老者也是一怔，诧异的道：“胖门板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个胖老者一瞪眼也忘了说明，生气的蹦跳道：“你又叫我胖门板，这只死猴子……苏甘哈，你师父怎么还没死？”

苏甘哈有些尴尬的道：“马伯伯，这……”看来这是长辈在闹着玩，苏甘哈自然不好说话。

“别欺侮我徒弟，大家都知道，瘦子才活的久。”韩方瞪眼道：“你叫我猴子，我叫你门板算是抬举你了。”

“大圣不是猴子是什么东西？”那个胖老人虽仍气冲冲，不过看来目光中已有些笑意。

“人家不是叫你‘一扇门’吗？”韩方更是忍不住笑道：“当然是门板了。”

两人已经奔在一起，互相捉住对方双臂，呵呵笑了起来，两人一高一矮、一胖一瘦，站在一起的画面煞是好玩。

原来这人便是终南派的掌门人，“一扇门”马晴空，他一柄长剑施的泼水不入，加上身材壮硕，所以被人称之为“一扇门”，原来他与韩方有着这么好的交情，难怪韩方一直想与终南派通个消息。

两人相望好片刻，马晴空才仰天大笑道：“好一只猴子，失踪了这么多年，害我四处找，你躲哪里去了？”

“被人关了。”韩方苦笑道：“后来我那笨徒弟也被关了，结果一起被人救了出来……唔，我给你引见引见……”

“师父笨，徒弟自然也聪明不到哪里去。”马晴空笑道：“等一等再认识好朋友，我先交代一下。”

见突生变化，场中交战的四人也分别跃开，马晴空瞪着玄擎大汉大声道：“嘿！等一下再打，胖子我要先和朋友叙叙旧。”

玄擎大汉似乎颇觉好笑，一笑道：“好，就等你们说完了再打。”

韩方不及介绍，先拖着马晴空低声道：“这些人不好惹，怎么回事？”

马晴空回头叫：“兆祥，你说说事情的经过。”

一位中年人踏出，对着众人一抱拳道：“韩前辈、诸位好汉，今晨在长安城南，我与师弟兆庆两人正在进食，偶尔谈到了九月初九的武当大会，那时这些……这些人也在一旁进食，那人忽然口出狂言，说中原武林也未必有什么人物，言语中更是轻视我们终南派，我们听了心有不愤，与他们动起手来……后来……”

后来其实也不用说了，终南派的二代弟子，自然不会是一些人的敌手，马晴空一挥手道：“后来就被打的哇哇叫，胖子的徒弟学艺不精、自取其辱那也罢了，只是这群人居然不留下名号，这也未免太看不起人，胖子自然带着人追下来。”

那位玄擎大汉听的清楚，忽然道：“等等，胖老头，我们可没有不留名号，你的徒弟不问就跑，难道还要我们追着报名？”

马晴空一怔，皱眉望着那位兆祥，那人一低头，脸色有些尴尬的道：“当时……当时来不及问……他们也没说……”

马晴空已知究竟，瞪眼斥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！下去。”

玄擎大汉一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并无深仇大恨，按理也不该打下去，不过我们此行本就是为了一会中原高人，若是马掌门有兴趣，还是可以让路

某见识见识。”

果然姓路，一旁的魏无常忽地开口道：“你是‘西陲大豪’路恨天的什么人？”

玄肇大汉哈哈一笑道：“‘西陲大豪’？原来你们叫路某‘西陲大豪’？这名称不错，大爷喜欢。”

忽然回头对那十八人道：“嘿……你们看以后是不是别叫我大爷，改口叫大豪？”

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踏出，摇摇头道：“大豪此名确实霸气十足，不过大爷已经豪名在外，不需要再刻意强调了，况且西陲现在也无人敢称大爷，还是不要更换的好。”

玄肇大汉点头笑道：“一哥说的总有道理，好吧，大爷就大爷。”

这人居然便是“西陲大豪”？因为他称大爷，所以西陲无人敢称大爷？众人都露出不信的神色，马晴空首先瞪眼道：“‘西陲大豪’扬名西陲二十年，你才三十来岁，怎么可能是路恨天？”

那位一哥代答道：“二十年前，大爷以十五岁之龄，单枪匹马杀尽为祸西陲的剧盗‘嘉峪七狐’，从此扬名天下，如今自然才三十余岁。”

“西陲大豪”路恨天将刀夹在腋下，鼓掌笑道：“一哥每年都要说几十遍，真是越说越精采，我自己都忍不住想多听几次……还有没有人要问的，保证一哥说的又不一样。”

一哥皱眉道：“大爷，不是不一样，只是换换用字遣辞，您实在是爱开玩笑。”

这位大豪好像还童心未退嘛？田冬忽然忍不住问：“你在西陲的名号是什么？”

“简单的很。”路恨天微笑的望向田冬，眼中蓦然精光一闪，倏的拔出大刀望空一劈，大喝道：“‘无敌大刀’，路恨天！”

话声一落，其余十八人同时大喝一声，声威煞是惊人，一些终南派的二代弟子被声威所摄，不自禁的退了一步半步，等回过神来，脸上难免露出了羞惭的神色。

马晴空见到自己弟子脓包的模样，心中又惭又怒，猛然拔剑一挥道：“好，便算你是‘西陲大豪’，胖子今日要领教领教。”

路恨天目光望向马晴空，收刀笑道：“五哥。”

又一名四十出头的壮汉踏出，微笑道：“大爷。”看来他们的顺序是以年纪排行，比路恨天大的他就称哥，小的自然称弟，这些人似乎视路恨天为主人，而路恨天却把他们当作兄弟，关系十分奇怪。

“麻烦你了。”路恨天往后退了两步，忽道：“二哥，提示一下五哥。”

又一位中年人开口道：“五弟，莫看这位掌门人胖嘟嘟的，其实颇擅于防守，你可以试着硬拼破他的防御，不过要小心他暗里出招。”

“很好。”路恨天笑道：“二哥的眼力越来越好了，下次要试试三哥的眼力了。”

马晴空见路恨天不下场，一个手下又将自己的特色说的一清二楚，又惊又气的道：“路恨天，你自己怎么不下来？你看不起马胖子？”

路恨天微笑道：“以你的功力来说，让五哥出手刚刚好，若要我下场……一哥，你说呢？”

一哥目光凝住在步连云身上道：“大概只有这位吧？”

“连一哥也走了眼？”路恨天面色一凝，伸出食指比道：“……还有这一位。”他指的不是旁人，正是田冬。

果然好眼力，韩方等知情的人都吃了一惊，可是马晴空不知众人身分，见步连云也不过青壮年，田冬更才十八、九岁，以为路恨天消遣自己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好，咱们试试看！”猛然一扑，剑随身起，一道剑光向场中的五哥刺去。

五哥将刀鞘一扔，蓦然大吼一声，硬生生的向着马晴空横劈过去，居然是不闪不避，马晴空吃了一惊，自己要是不变式，就算先刺中对方，自己八成也会被拦腰砍成两段，这个买卖不划算，急忙在空中一转身法，长剑由刺而变横削，迎向五哥的刀锋。

那位五哥刀势不变，硬是要往马晴空的剑端攻去，马晴空才不与他硬拼，剑招虚挡一着已经藉力闪开，剑势跟着变化方向，往对方右肩刺去。

五哥刀势走空，居然不收刀势的加速一个旋身，不但躲过了马晴空这一刺，还重新向着马晴空头脸劈了下来，马晴空没料到对方的招式变化这么古怪，一刺失手之下难以全身闪避，猛然回剑一档，锵的一声巨响，马晴空被震退了半步，五哥毫不客气，旋身之间一刀接一刀的狠劈猛打。

马晴空毕竟是一派之首，本力虽然稍弱，但内力不会输于对方，何况又号“一扇门”？他整片剑光挥舞起来，五哥却是怎么样也攻不进去，只见马晴空的剑光在身前闪成一面光幕，而五哥的刀光却是不断的环身旋绕，一圈圈的向着马晴空劈去，刀环剑幕交碰时除了铿锵作响之外，还常会产生火花，可见两人凝聚的力道不小。

韩方不由的喝采道：“好个‘一扇门’，老马加油。”

只要内力不输于对方，韩方还没见过有人能攻破马晴空的防御，韩方叫的十分有信心。

又过了十余招，五哥刀势不知为何忽然一顿，马晴空虽知对方说不定有诡计，仍觑准时机往前一削，刺向对方的前胸，这招马晴空学乖了，对方总是想把自己一刀两断，要是再留手，对方等下又猛然砍来，自己还是非变招不可。

哪知五哥收式时却是向后一翻，自然而然的避掉了马晴空的一剑，马晴空正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追击，五哥点地之后立即飞身跃起，人刀合一的向着马晴空撞来，马晴空若是再布下光幕只怕挡不住这一刀，只好出剑斜削对方大刀，一面闪身一面攻击。

刀剑将要接触的那一刹那，五哥忽然在半空中一个旋身，刀势又绕成环，向着马晴空横劈过来，马晴空不禁手忙脚乱，亏得数十年经验，手中一轻已经知道对方变招，剑光一收又布成光幕，铿铿锵锵的回到了原来的状态。

“够了。”路恨天忽然叫道：“五哥，回来！”

话声一出，五哥徒然收刀后跃，捡起了刀鞘对着马晴空微微躬身道：“多谢指点。”

马晴空忽然架了个空，见对方退后，一肚子火还没发泄，正想追击，没想到对方忽然施了一礼，他乃一派掌门，只好收剑还礼，不过脸上的神色还是不大好看。

路恨天点点头道：“中原武学果然各有特色，马掌门，看来要四哥才能对付你，佩服佩服。”

这话不大像称赞，马晴空哼了一声没答话，韩方见老友吃鳖，开口道：



“路小子，你们就算武功高强，也不能大言不惭的说‘中原武林未必有什么人物’。”看来他是有些想激步连云上场。

“当然。”没想到路恨天居然道：“路某这么说，只是激一激那两位，在这两位面前，路某决不敢如此大言。”他的目光还是没离开步连云与田冬。

“你们来做什么？”韩方见对方口中客气了些，不已为甚的道：“就为了打架？”

路恨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路某人早就想入中原一会高人，但想中原地大物博，未必能恰好遇到什么好手，所以也懒的走这一趟，不过听说一个月后武当山有个武林大会，路某得知之后游兴大起，想来那儿高人一定不少，所以带着路某的十八铁骑入中原，等会过诸家高手后，路某将南下一览江南风光……今日得见诸位实在欣喜，不知能不能向两位请教？”

路恨天说来说去，话题还是转到了田冬与步连云身上。

田冬不爱打架，步连云更是不愿比没意义的武，两人都没有接话，马晴空这时觉得路恨天不像在开玩笑，忽然若有所思的问起韩方道：“飞天猴子，莫非……这两位是‘白衣大侠’步连云大侠？还有‘玄衫奇鞭’田冬少侠？可是穿的不是黑色衣服……我知道了，猴子你是被龙虎帮捉走的？”

最吃惊的当属田冬，啥子叫做“玄衫奇鞭”？他现在穿的是一件青袍，当然不是黑色的，而自己的蛟筋没用过几次，甚至还不会用，怎么会被人取了“奇鞭”的绰号？

韩方也有些莫名其妙，诧异的道：“这确实是步大侠与田少侠，可是……什么‘玄衫奇鞭’？你怎么忽然又知道我被谁捉的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马晴空嚷嚷道：“前一阵子武林中传的沸沸扬扬，都说步大侠与田少侠携手大破龙虎帮，田少侠还救出了不少人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‘冷面追魂’和鲁先生……噢，这位莫非就是‘冷面追魂’魏大侠？”

他说到一半，忽然看到魏无常的形貌，忍不住又问了起来。

魏无常点点头道：“不敢当，在下正是魏无常。”

“你别老说一半好不好？”原来自己不大有名，难怪马晴空不知道自己的下落，韩方瞪眼道：“什么‘玄衫奇鞭’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“真是孤陋寡闻。”马晴空瞪眼道：“田少侠数月前在鹫峰山身着黑衫，以一条奇鞭打退连‘北虎’黄木森在内的龙虎帮百余人，这件事哄传武林，那时你死到哪去了？”

死到哪去了？韩方又好气又好笑的道：“这件事……我在场啊。”

“那不就对了？”马晴空道：“这件事是由那些死剩的龙虎帮众口中传出，后来田少侠‘玄衫奇鞭’的名号就走开了，田少侠了不起，初出江湖就获得称号……依老马的意见，田少侠还是换穿黑衫的好。”

哪有这种事？田冬愕然之下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魏无常已知就里，这件事哄传的时候，众人正好身在偏远的崇义门，后来重回武林，东西奔波也没注意到这件事，无钦等人被关在牢中，自然也不知，想来武当派自然知道，难怪当时莫严出手便说要要领教田冬的奇鞭。

韩方诧异的望着田冬道：“田小子，看来你真的要换穿黑衣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田冬愁眉苦脸的道：“有这种规矩吗？”

田冬穿了那一次之后就没再穿，没想到从此定案？

步连云沉吟道：“不穿也可以，不过这个名号会逐渐的消失，要重新有名号，不一定这么容易……反正贤弟也不重视名气，要是不喜欢，不管就算

了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韩方摇头不赞同的道：“名号得来不易，以后说不定变成只有‘奇鞭’两个字，就没有‘玄衫奇鞭’响亮。”

有没有“玄衫”两字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自己根本不会用鞭，叫“奇鞭”大大的名不符实，田冬不打算再讨论此事，摇头道：“反正武当大会之后我就退出武林，管他们怎么叫。”

除了步连云知道田冬的想法之外，其他人听田冬这么说都大吃一惊，田冬正是旭日初升，怎么忽然说要退出武林，一下子五、六张口同时张开劝阻，其中还以韩方与马晴空的声音最大。

在众人谈论的过程中，路恨天也不觉得被冷落，依然饶有兴味的望着众人，这时见众人混乱成一团，忽然插口道：“‘白衣大侠’，我听说您精擅的是‘落叶飞花指’？”

没想到自己的声名也传到西陲之地，步连云有些意外的点点头道：“路兄说的对，那确实是在下的功夫。”

路恨天不知为什么皱了皱眉，忽然又自语道：“‘玄衫奇鞭’我还是第一次听见，既然说是奇鞭，总有兵刃吧？”

步连云不知对方是不是问自己，正不知该不该作答的时候，路恨天忽然一拔大刀，对着田冬喊道：“田少侠，路某见识见识少侠的奇鞭。”倏然已经跃到场中。

众人一愣间连忙散开，步连云这才知道对方刚刚在说什么，原来是认为自己不用兵刃，所以才找田冬。

田冬更是委屈，上次莫严找自己打架也是这样嚷，他现在才弄懂什么叫做盛名之累，见路恨天一跃之间人已经近了数丈，连忙摇手道：“不打、不打，有什么好打的？”

路恨天还没见过这样的武林人，大刀拔了一半楞住，怪异莫名的望着田冬，田冬还在嚷道：“你和我没仇，我也和你没仇，打了打说不定就有仇了，何苦如此？”

路恨天好笑起来，招招手状似引诱的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点到为止，不会有仇的，还可以交交朋友，这叫以武会友、不打不相识。”

田冬也觉得好笑，不过笑归笑，田冬依然摇头道：“交朋友可以，打架可不行……有了，有个家伙我打他不过，你要是打的过，就算我输了。”

武林中人就算是输，也很少挂在自己嘴上，路恨天越看田冬越不像武林人，莫非自己走了眼？可是不对，听他们刚刚说起来，这个小伙子应该功夫也很高，路恨天惑然的收刀入鞘，望着田冬疑惑的道：“你打不过谁？说来听听。”

“有个叫‘紫龙’的老头。”田冬笑道：“听过没有？”

“‘紫龙’？”路恨天回头望向一哥道：“一哥，那是谁？你怎么没跟我提过？”

一哥的表情十分古怪，诧异的道：“大爷，我知道的‘紫龙’谢道亭已死了三十年……还是中原又出了另一个‘紫龙’？”

看来这位一哥见闻广博，中原的成名人物大多是由他告知路恨天的。

田冬可乐了，摇头道：“没死，没死，正是‘紫龙’谢道亭，他是龙虎帮帮主‘北虎’黄木森的师兄，可厉害了……”

路恨天沉默半晌，忽然一皱眉道：“不管了，大爷手痒了，接招。”忽

然拔刀扔鞘，双手握刀的向着田冬劈过来。

这家伙不讲道理？田冬连忙闪身道：“什么手痒？咦，等等。”

“不等了。”路恨天一面笑，大刀一面连绵不绝的横砍直劈道：“打了再讲道理。”

田冬无可奈何，路恨天的攻势极为凌厉，自己不招架是不行的，还好田冬不久之前才对付过“阴阳双剑”莫严，应付武器已经有了一些心得，拳指交替之间内息涌出，堪堪阻住路恨天的攻势。

路恨天攻了数招忽然大嚷道：“田小子，你不把奇鞭拿出来，是看不起本大爷吗？”

田冬见路恨天一面说话，手中大刀丝毫不慢，自己不知如何作答，总不能说他其实不会，只好闷闷的道：“不拿。”

“当真不拿？”路恨天又劈了数招。

“说不拿就不拿。”田冬一面闪一面道：“你要是觉得胜之不武，我们就不要打了。”

路恨天忽然一止攻势，退出两丈外，田冬大喜，他果然觉得胜之不武、败之有愧，所以就收手，正想开口赞扬时，没想到路恨天却笑容一收道：

“好，要是想拿兵刃，记得叫一声。”忽然重新向田冬冲来。

这一下与刚刚威势大不相同，田冬吓了一跳，原来刚刚路恨天还留了手？田冬见刀光整片扬起，这下也不能藏私了，田冬拳是“汤池拳”、掌是“璞玉掌”、指是“落叶飞花指”，指、掌、拳轮番交杂施出，观察着路恨天的肩、臂、腕、指，如何操纵着大刀的走势，再趁隙而攻。

不过越打田冬越是心惊，路恨天不愧扬名西陲二十年，虽还不及“紫龙”，但是与现在的步连云已经不遑多让，换言之，数月未修练“璇玑心诀”的步连云，说不定还不是他的敌手，难怪他敢大言中原未必有什么高手，田冬提起精神，不管用过没用过的招数一股脑的施了出来，果然路恨天与步连云的反应相同，打了打越来越是奇怪，慢慢的也逐渐不敢随便接近田冬。

两人的劲力逐渐放开，四面众人越退越远，马晴空看的张口结舌，这两人都年纪轻轻，怎会有这等身手？韩方望着战团，对着马晴空啧啧有声的道：“老马，田少侠厉害吧？”

马晴空心想，不说别的，单以内力而论，自己若是一扇门，两人就是大铁锤，铁锤敲门，一敲便破，除了点头之外，也说不出话来。

步连云看的也颇为心惊，自己要是对上路恨天，威势不及对方，只能寻瑕捣隙与对方抢攻，不像“璞玉掌”还能放手与对方对攻，虽然自己未必会输，可是要赢恐怕也不大容易。

田冬却是越来越轻松，对方慢慢返到外圈，刀法威势小了不少，不过两人的劲力都能及远，田冬自然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依然顺着路恨天的刀势出手，有时指劲、掌风连绵冲出，与路恨天的刀风相遇，也是轰轰作响。

路恨天却是越来越觉难以出手，两人打到现在，田冬无穷无尽的内力逐渐激发而出，这股内力可是少人能及，要不是路恨天大刀在手，只怕已经难以支撑，路恨天认清了不能与田冬拼力，左手一放，右手大刀忽然由刚硬转为灵巧，而左掌依然刚猛无匹，两方搭配，忽然又冲近了田冬。

田冬见对方以刚破柔，以柔御刚，忽然见招破式的向自己欺近，偶而有阻滞，也是田冬当时凑出的招式特别有用，要是普通一些的招式，路恨天便能顺畅的突破，要不是田冬的内力较高，只怕一两招之间路恨天就攻过来

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田冬挖空心思想着自己用过较有用的招式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，而路恨天却是越逼越近，田冬终于知道，当时步连云是打了打之后不想打，要是真要与自己拼，自己八成还是挡不住步连云的攻势，至于“阴阳双剑”莫严是功力更逊一筹，自己才应付的过来。

想到这里，田冬知道自己悟出的武技还有重大缺陷，但现在不是思考的时机，无可奈何之下，田冬右手摊平，掌影乱翻，左手握拳，四面急点，以绝大劲力将“璞玉掌”的“怒海搏涛”与“汤池拳法”的“四面楚歌”融合，这两招都是应付多人攻击，极耗真力的招式，田冬这一融合果然威力极大，路恨天一惊，没想到接近到田冬附近后，田冬忽然施出这样的功夫，当下避无可避，左手重新握回刀把，硬挺一击，只听轰然一震，路恨天被震的飘出七尺，田冬也退了数步，两人都有些疲累。

路恨天喘了两口气，望了望田冬忽笑道：“好小子……过瘾，再来！”提刀又想上。

还来？田冬连忙躲到步连云身后，一面道：“讲讲道理好不好？不打了。”

路恨天一怔，忽然有些泄气的道：“你连鞭也没用上，我早就输了……算了，出关回家去吧。”

那位一哥将路恨天扔下的刀鞘奉上，一面有些担心的道：“大爷……”

路恨天接过刀鞘，有些气呼呼的道：“一哥，你以为我会伤心？才怪！我回去埋头苦练，总不会每次都输，总会逼出他的鞭……”忽然转头道：“田小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咱们每……每十年比一次，我才三十几，你看来不满二十，少说咱们还能比个五、六次，地点由你决定！”

“我才不要！”田冬连忙摇头。

路恨天见田冬拒绝，自己总不能缠着不放，于是颇为失望的收刀入鞘，看来路恨天这次是真的有些不开心，田冬见状不好意思，忽然道：“你别难过，你又没输给我。”

路恨天摇摇头，似乎仍无法释怀，看来他认为田冬以奇鞭扬名，连鞭都还没出手自己就无法对付，自然是输的彻底，而且田冬以后还不肯跟他比，岂非毫无扳回的机会？这使他更难过。

见他垂头丧气的爬上自己的乌骓，田冬终于忍不住道：“喂！我没骗你，我根本不会用鞭，用了也是输你。”

这话一说，四面众人都吓了一跳，路恨天更是惊讶的回过头来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田冬拉拉步连云道：“步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步连云没想到田冬居然说出这件事，虽颇意外也不禁佩服田冬，于是点头道：“田贤弟说的没错，他确实不擅用鞭，那只是武林中人以讹传讹，路兄不必介怀。”

路恨天楞了片刻，忽然一跃飞离马鞍，落到了田冬身旁，摇着田冬的手臂惊喜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田冬才点了点头，路恨天已经嚷了起来：“好兄弟，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秘密？”

这话要是不说，传出江湖时只会说田冬连鞭都不用，就打退了“西陲大豪”，指日名扬四海，但田冬这么一说，自然完全不同。

可是田冬根本不在意这种事，于是笑笑道：“为什么不说？我既然不

会，自然要说。”

“好！”路恨天开心的道：“路某认了你这个兄弟，好兄弟，你叫不叫我大哥？”

“不成。”田冬一说，路恨天的脸霎时垮了下来，只见田冬笑道：“要叫也是叫二哥，帮你介绍一下……这位才是大哥，‘白衣大侠’步连云。”

路恨天回嗔作喜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好小子，耍我！好，步大哥，田三弟，我路恨天自小无父无母，今天居然认了一个哥哥一个弟弟，真是高兴……步大哥，我们还没比，什么时候也来一场？”路恨天看来是打上瘾了。

步连云也喜欢路恨天爱恨分明的性子，见他找上自己，连忙摇摇头道：“我也打不过三弟，看来我们不用比了。”这话一说，等于是认了这个二弟。

路恨天微微皱眉，脸色颇为怀疑，似乎不打打不作数，田冬忍着笑道：“为什么一定要比？我正好往江南，这次武林大会之后，二哥可以去我家逛逛。”

“好。”路恨天点头呵呵笑道：“咱们去武林大会，二哥先帮你揍那个什么龙？对了，‘紫龙’，揍完了再去江南逛逛……”他也不管自己打不打的过，回过头叫道：“一哥，这次可不听你的了，以后叫我二爷，大家来见过大爷和三爷。”

十八铁骑也不罗唆，同时躬身道：“见过大爷，三爷。”

步连云与田冬知道，路恨天也不把十八铁骑当成仆役，两人连忙还礼，一面道：“诸位不要客气。”

三人就此义结金兰，至于香烛拜天那一套，田冬是根本不懂，而步连云潇洒不羁，路恨天慷慨豪爽，三人谁也不提此事，只要说过了便作数。

大家化敌为友，一起回到客栈内喝酒，连终南派的诸人都请了进来，他们与路恨天之间的嫌隙本是小误会，有韩方在当中折冲，转眼前嫌尽释，四十余人在客栈中闹将起来，简直要将客栈顶也掀破了，掌柜的见客人越来越多，笑的合不拢嘴，何况路恨天又扔了一锭金子给他，自然是竭尽心力，着意伺候。

众人还没坐暖板凳，远远的又传来马蹄声，就算是田冬等不擅于听声办数的外行人，也听出人数不少，众人不禁面面相觑，诧异着怎么又有一群人涌过来？路恨天一皱眉头，闭上虎目倾听，片刻后才睁眼道：“一百五十七骑，哪里跑来这么多人？”

亏他片刻之间算的清清楚楚，这份功夫众人可是自叹不如，韩方跳起道：“莫非是龙虎帮派来找碴的？”

“应该不是。”无钦摇摇头道：“他们应该知道我与诸位在一起，人多并没有用。”语气中不由得露出了一股傲然的神色。

众人心想也对，无钦虽然算不上高手，但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毒僧，之前两次被擒其实都是被暗算，现在既然与田冬、步连云等人在一起，龙虎帮想暗算他也不大容易，至于面对面的攻击，就算是“紫龙”谢道亭亲来，也未必敢当面对毒僧出手，人来的少一些，还可以依着武林规矩与众人放对，要是倚多为胜，无钦自然放手施为，就算毒死一、两百人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。

路恨天不知道无钦是何方神圣，诧异的道：“还没请教，这位是……？”

“‘毒僧’无钦。”无钦淡淡的道：“只是无名小卒。”

“我听过，我听过。”路恨天连连点头道：“一哥说过，遇到‘毒僧’就

避远些……大师你了不起耶，你是唯一一个让一哥这么对我说的。”

路恨天这么一说，一哥不由有些尴尬，岔开话题道：“二爷，会不会是冲我们来的？”

“唔……”路恨天点点头，对着另一个青年壮汉道：“十弟，你们几个出去顾着马，别让人顺手牵羊摸走了。”

九个比较年轻的大汉同时站起，一起向外走了出去，看来是十弟到十八弟，马晴空见状也吩咐了几位徒弟，出外顾着马匹，忽然间外面市街上传来惊惶的叫声：“强人来了，大巴山的强人来了。”

一下子鸡飞狗走，哭爹喊娘之声四面响起，众人微微皱眉，大巴山距离不近，那里的强人怎么会赶来柞水？韩方更是一皱眉头对马晴空道：“马胖子，你们终南派连这儿都护不住，这个脸可丢大了。”

马晴空又怒又急，大巴山的强人要是真的大举过来，终南派确实抵挡不住，不过数十年来总算是看在大家同为武林一脉，加上白道自然而然会互通声息，大巴山的群盗也没来骚扰过终南山附近数十里地，这一百多人虽然不算大举进犯，刚好选这种时候却是扫尽了终南派的颜面，马晴空发火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老子出去跟他们拼了。”取剑就往外走。

“急什么？”韩方一拉马晴空，眼睛瞄了瞄众人道：“这里有一群高手在，还怕对付不了他们？”

马晴空一想也对，可是问题不在这一百余人，日后要是与大巴山结怨，岂非永无宁日？马晴空的眉头还是无法舒展。

这时外面的声响逐渐平息，马蹄声也逐渐的接近，忽有一人大喊道：“柞水的肥羊们注意了，大巴山的大爷们不是来发财的，所有人各自待在家里就没事……我们找的是十九个域外来的蛮子，你们还不快滚出来。”

蛮子？路恨天瞪眼道：“二爷正愁没架打，来的好。”提刀就往外走。

“二弟。”步连云意外的道：“你也跟大巴山结怨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路恨天一面走一面说：“一路打过来，哪知道得罪了谁？”

一路打过来？步连云大皱眉头，结识了这个二弟颇麻烦，可是又不能任他去，只好摇头跟着往外走，田冬等人自然随行，马晴空知道不是来闹事的，也松了一口气，顺便跟着出去瞧瞧热闹。

## 第七章 哀牢毒苗

走到人人闭户的十字大街，果然有百余位骑着马匹、横眉竖目的大汉，见到路恨天，立即有人叫道：“就是这小子，秦大哥，全仗你为兄弟出气了。”

这时马晴空等人也已经赶到，望见马晴空，那位说话的壮汉又叫：“一扇门，这件事与你有关吗？”

“什么事……”马晴空先是糊里糊涂，看清楚了一惊道：“五位寨主居然同时光临柞水……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那位壮汉一瞪眼道：“反正不是来打劫的，不关你事就走开。”

“杨寨主，话不是这样说。”马晴空皱眉道：“说不定是有误会……”

“在下‘啸天剑’秦猛。”中间一位五十余岁、头顶微秃的大汉，没理会

马晴空，目注着路恨天缓缓道：“听说阁下自称‘无敌大刀’，秦猛想来领教领教。”

原来路恨天见人就报自己“无敌大刀”的名号，中原没听过这个名号，乍听之下觉得他未免太狂，自然会有麻烦。

只见路恨天一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‘啸天剑’，冲着你的怪剑，二爷陪你玩玩。”看来要不是因为啸天怪剑，路恨天说不定又派哪位下属应战。

“等一下。”马晴空不想大家伤了和气，挥手道：“秦寨主，我先跟你引见一下，这几位可是大大有名……”

“别说、别说。”路恨天连忙打断马晴空的话道：“说了就打不成了。”一面对秦猛招手道：“来，我们试试身手。”

不过秦猛倒是自己注意到其他的人，忽然有些诧异的道：“这几位莫非是‘白衣大侠’、‘冷面追魂’、‘飞天大圣’、‘毒僧’、‘黑铁塔’诸位……这位难道就是‘玄衫奇鞭’田少侠？”大概因为田冬没穿黑衣服，所以他不大敢确定。

众人颇为意外，“啸天剑”秦猛的名号是久仰了，但与众人都没见过，他怎么能一口叫出众人的名号？

见秦猛开口十分客气，站在路口当中的路恨天手中虽举着大刀，却愁眉苦脸的诧异道：“怎么着？大哥、三弟，这位又是你们的朋友？”看来又打不成了。

步连云踏出道：“在下步连云，这位正是三弟田冬，我们与秦寨主素未谋面，寨主怎能一说便中？”

秦猛跃下坐骑，对着众人拱手道：“诸位名震江湖，秦猛没想到居然能在此会见，要不是鲁先生事先有去函紫阳寨，今日差点当面错过。”

原来是鲁先生的功劳，步连云回礼之后，一指路恨天道：“这位是步某新认的路二弟，无敌大刀其实是他在关外的名号，中原人称‘西陲大豪’，不知道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？”

“‘西陲大豪’？路恨天？”秦猛诧异之余难免疑惑道：“这么年轻？”

路恨天的手下一哥又出来道：“我们二爷二十年前血战‘嘉峪七狐’，斩杀七狐党羽近百，那时年方十五，如今自然才三十几岁。”

看来因为路恨天扬名太早，大家都以为他至少是个中年人，而一哥专门负责解释，难怪一年要说好几十次，果然每次不同。

步连云接着道：“秦寨主，路二弟进入中原本想会会各路高手，所以言语行事可能稍有得罪，步其在此谢过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。”秦猛有些尴尬道：“大巴五寨知道诸位西入陕西，索性封寨一月，省的得罪了好朋友，大伙儿难得放假，怎知杨寨主……”

杨寨主瞪眼道：“他欺负人嘛，老子难得有空，三天前跑到长安的青楼过瘾，这小子硬是撩着我们打架，我们打不过便算了，人说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，他却扯着要我们另寻高手，我们只好找秦寨主来了。”说来还有些生气。

众人一听，也知道了前因后果，路恨天实在有些胡来，步连云忍不住道：“二弟，你……”但想到虽说是兄弟，不过毕竟认识还不到一个时辰，自己也不好多说，又沉默下来。

怎知路恨天虽然狂放，心思却也颇为细密，他见步连云欲言又止，已经知道意思，先对杨寨主告了罪，这才嘻嘻一笑道：“大哥别生气，我也是

因为在中原没认识半个人，所以才四处结仇找架打，现在结识了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只要帮我找架打，我就不用胡闹了。”

步连云没好气的道：“谁要帮你找架打？”

“那就跟大哥、三弟打。”路恨天笑道：“也是一样过瘾。”

步连云拿他没辄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田冬连忙道：“别找我们，到武林大会，包你有架可打。”

路恨天连连点头道：“三弟介绍的一定够劲，二哥十分期待。”

秦猛有自知之明，莫说“西陲大豪”本就名震武林，这人能与步连云或田冬动手，自己就绝对不是敌手，何况他们居然结成了三兄弟？自己这边虽然有百余人，不过那位“玄衫奇鞭”田冬，正是以单人对付龙虎帮百余人而名噪武林，毒僧无钦更是可怕，何况还有鲁先生的关系，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秦猛只好自找台阶道：“既然是误会一场，秦猛就此回山，另烦诸位告知鲁先生，对付龙虎帮时若要大巴五寨相助，只要稍个讯息便是。”一抱拳，雷声大雨点小的转身勒马便去。

众人没想到鲁先生一纸信函，就能使大巴五寨封山一个月，或是对付龙虎帮，鲁先生在黑道中果然名声甚佳，步连云望望路恨天，意有所指的道：“鲁先生以仁服人，这才了不起。”

路恨天假装不懂，眨眨眼挥手道：“没架打了，大家回去喝酒。”带着十八铁骑，首先奔回客栈。

回到客栈，掌柜的见这群人居然三言两语便让大巴山的强人离去，自然更是殷勤服侍，为了聊天方便，刚刚众人已经将两张食桌合并，除了原来的众人之外，马晴空、路恨天自然都坐了过来，坐起来也宽松了一些。

路恨天首先问：“大哥三弟，武当大会还有一个月不到，这段时间你们有什么计划？”

“是啊。”马晴空跟着问：“诸位怎么会突然来到陕西？真惭愧，连大巴五寨都知道了，老马反而不知道。”

要是回答去武烈门，对方下一个问题必然是去做什么，众人的目光自然而然望向魏无常，刚刚众人就是谈到这里，魏无常还没给大家一个答案，说与不说，那就要看魏无常的了。

众人气氛古怪，马晴空与路恨天自然有感觉，路恨天顿了顿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你们去哪儿我跟去便是了，想来一定有架打。”既然人家有顾忌，路恨天自然不好追问。

马晴空也跟着打哈哈道：“无论诸位要去哪里，总是要往回走，记得一定要到终南山盘桓盘桓，要是来的及，我们一起去武当。”

两人虽然这么说，总觉得有些尴尬，韩方正想办法转移气氛的时候，魏无常忽然开口道：“我们要去武烈门。”

“原来是武烈门。”马晴空故作不在意的道：“近的很嘛，办完事记得来看看老马。”他也不问众人要去做什么了，省得又尴尬起来。

韩方当即接道：“一定一定，老马，到时候你可要好好招待我们。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马晴空笑道：“路二侠到时候不要找我们打架就行了。”

“不打了。”路恨天瞅瞅步连云笑道：“大哥不高兴了，以后我专门找他打就是了。”

步连云忍不住好笑道：“有机会我们切磋切磋便了，什么打架不打架？”



“真的？”路恨天两眼圆睁，跳起来大声道：“大哥，一言既出……”

“驷马难追。”步连云回答后摇头笑道：“瞧你乐的……以前我也是逼着三弟练功，他老是躲，不过现在功夫却也越来越好。”

“哦？”路恨天惊奇地望着田冬道：“三弟真的对打架没兴趣？那练武作什么？”

“练武的时候，想通那些道理很有趣。”田冬摇摇头道：“可是打架就不好玩了。”

路恨天正要发言表示不同意，一直沉默的魏无常忽然道：“我与武烈门有极深厚的关系，武烈门被龙虎帮控制，这次大家是为了我而上武烈门的。”

魏无常这话一出口，众人知道魏无常自己想说，立时都静了下来，只听魏无常接着道：“论起辈分，我是武烈门门主窦安威的亲叔叔，只不过除了武烈门中的长辈，只怕连窦安威也不知道这件事。”

“叔叔？”马睛空心直口快的道：“怎么不同姓？”

“我是私生子。”魏无常面无表情的沉声道：“自小从母姓。”

详情其实也不用多说，武烈门虽不是什么大门派，就如崇义门一般，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，也许门户中有独特的规定，所以不能让魏无常认祖归宗，说来这是件丑事，不过魏无常念着众人的盛情，终于说了出来。

韩方见状宽慰道：“老魏身在武烈门外，反而练了一身好功夫，这也难得。”

“一切都是机缘。”魏无常低下头道：“我一向避免来陕西，这一趟还是第二次，能得诸位相助，魏某……”

“魏前辈太见外了。”步连云安慰魏无常道：“我们总已经打算斗斗龙虎帮，这时先拔拔他们的牙，也是一件美事。”

“想来是去打架的？”路恨天饶有兴致的问：“有什么高手吗？”

武烈门满门只怕没有一位功夫比魏无常高的，想到这儿，步连云摇摇头道：“二弟，你功夫练到这个程度，要找对手其实并不容易，除非……除非这一趟引来了‘紫龙’或‘北虎’。”

“北虎’黄木森！我知道。”路恨天摩拳擦掌的笑道：“龙虎帮帮主，听说也是一流高手。”

“老魏，你不用担心了。”韩方啧啧有声的摇头道：“就算‘紫龙’、‘北虎’师兄弟一起来，我看也打不过这结义三兄弟，要是对方想以多欺少，我们又有大名鼎鼎的‘毒僧’无软，这趟可说是易如反掌。”

想想也对，众人不禁笑开了，喝酒吃肉、大快朵颐。

次日齐上武烈门，加上了路恨天的十九人，一行二十余人声势忽然浩大起来，武烈门是个不小的山庄，建在首阳山北麓，这里不像崇义门所在地狼肋岭一样荒凉，因距离古都长安不远，所以也算是个旅游去处，只不过武烈门的山门当然是在较偏僻的所在，不会有太多的人。

众人依着前晚的商议，决定光明正大的拜山，所以当众人到了山脚下的小市镇，选了间饭馆进食时，苏甘哈便向饭馆老板打听起来，想知道要是打算向武烈门拜山，要先投帖到什么地方。

没想到过了片刻，苏甘哈却面露奇怪的表情回来，韩方见状道：“怎么啦？店家不知道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苏甘哈摇摇头道：“店家说前面半条街，就有个武烈门开设的赌场……”

听到武烈门居然开设赌场，魏无常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，韩方不愿苏甘哈多说，打岔道：“那不就得了？咱们吃饱了就过去一趟。”

“不是这样。”苏甘哈忙道：“店家说，六、七天前那个赌场忽然封了起来，其他的相关商号也一个个歇业，这些日子也没见到武烈门的人，好像都不见了。”

“唷？”韩方诧异道：“知道咱们过来，全躲到山上去了？”

“躲上去也没有用。”绍大山大声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沿路杀上去。”

路恨天忽然微一皱眉道：“大概没这么简单……我看是全溜了。”

全溜了？众人一怔，韩方意外的接口：“不会吧……”

“要是对方无备，不该会将所有商号歇业。”路恨天摇摇头道：“但要是无备，更不应如此明显，除非武烈门本身发生了重大变故，要不然八成是溜了。”

别看路恨天有时颇为调皮好斗，他也闯荡江湖二十年，赤手空拳在西陲打下了一片江山，绝不是个糊涂人，他这么一说，众人都觉得有些道理，魏无常面色一变，起身道：“我们上山。”

众人连忙随着站起，路恨天赶着再喝了一大口酒，起身之后对十八铁骑中的一哥嘱咐片刻，才跟着往外走，一哥立即对着其他的几位兄弟略作调派，十八铁骑这才随着向外移动。

众人向山上急赶，魏无常与田冬等七人在前方策马急奔，路恨天与其他的铁骑则在十余丈之外跟随，他们的马匹比众人的好上数倍，跟的甚是轻松。

奔了近半个时辰，前方是一条三岔路口，魏无常忽然一勒马，停了下来，韩方见状诧异的道：“老魏，你不知道路？”

魏无常摇摇头，一拉马头想往右侧奔，韩方连忙叫道：“你别冲动，才跑了半个时辰，回去问还来的及。”再过去可是丛山峻岭，迷了路可划不来。

这时落后的路恨天等人已经奔了过来，路恨天微笑道：“魏前辈，只要等一下就好……唔，赶来了。”

众人回头一望，只见里余外有两骑正急急赶来，速度极快，正是十七弟与十八弟，韩方忍不住笑道：“路大豪，你派他们去问路了？”

“正是。”路恨天点点头道：“既然魏大侠只来过陕西一次，想来未必会刚好来到这里，我也只是未雨绸缪而已。”

“是我太焦急了。”魏无常叹了口气道。

“马上就知道了。”路恨天一挥手道：“十七弟，你们在前面带路。”

十七弟与十八弟两人奔到前面，率先往左侧奔去，众人不再迟疑，紧随着两骑前奔，又奔了两个时辰，好不容易才远远见到武烈门所在的武烈山庄，十七弟与十八弟忽然慢了下来，魏无常心急，未减车速的想要超过去，路恨天立即扬声叫：“魏前辈，稍等一下。”

魏无常一愣，勒马停步，回头望向路恨天，路恨天微微一笑道：“还是小心些……一哥，探道。”

一哥连同五名铁骑忽然跃下马，将马匹交给后面的弟兄，徒步往前奔行，六人分散开来，一面仔细观望着四周，众人不禁佩服，别看路恨天十分豪爽，一些小细节也十分注意，不愧称西陲大豪，步连云忍不住道：“二弟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，难怪能在西陲闯下这么大的名声……要是愚兄就没注意这么多。”

“大哥大概是一向独来独往。”路恨天笑道：“而我总是一票人东征西讨，注意的当然不一样，所以大哥是大侠，我是大豪……哈哈……”

步连云心想也对，一些小埋伏，自己总是能临机应变闯过，所以一向不大在意，但是一群人可不一样了，他不禁连连点头。

韩方这时也对路恨天刮目相看，半开玩笑道：“老大是大侠，老二是大豪，不知道老三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人物？”

怎么扯到自己身上了？田冬尴尬的笑笑道：“我什么都不是，韩前辈别开玩笑。”

“三弟淡薄名利。”路恨天摇摇头惋惜的道：“以后八成是作隐士的料。”

“二哥说的对。”田冬微笑道：“以后我大概会躲起来耕田。”

“你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别忘了练功。”路恨天哈哈笑道：“二哥以后会定期来找你打架。”

田冬摇头偷笑道：“你找大哥，别找我。”

“我记得，大哥还欠我一场。”路恨天瞅着步连云笑道：“大哥，什么时候履约呀？”

步连云一怔，也笑了起来，畅然道：“好，这件事一了，我就见识见识二弟的功夫。”

众人谈笑声中，武烈门也越来越近，因为前面的六人速度也不甚慢，所以众人座下马匹是以小碎步前进，很快的就赶过了一半的路途，眼看距武烈门不到半里，忽然间，无钦往前赶了几步道：“你们先等一下。”

一哥等六人一怔，停下来回头望着路恨天。路恨天当即诧异的追上无钦道：“大和尚，怎么啦？”

“前面不对劲。”无钦面色沉重的道。

众人这时也聚集到前方，路恨天望了望看不出玄机来，颇怀疑的望着无钦，无钦知道大家心里疑惑，解释道：“你们看……十丈以外的地方，颜色越来越鲜艳，一直延伸到武烈门。”

众人仔细一看，发现果然如此，黄土路面更黄了一些，树木更青翠了些，连路旁的小野花也鲜艳了起来，从这里望过去，可以感受到二十丈外十分明显，但是越接近众人则越淡，到底在哪里分界众人可看不出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无钦说的十丈。

“有人用毒吗？”韩方狐疑的道：“这岂不是笑话？谁敢在你面前用毒？”

“天下之大，能人无数。”无钦四周望了望道：“这人居然能用‘艳色丝’，培育毒物的能力可能比我还厉害。”

绍大山不服气了，开口道：“中原有这种人吗？”

“中原我不知道。”无钦道：“苗疆有，而且不少。”

苗疆？众人都安静下来，过了片刻，韩方才好不容易吐出一句话：“哀牢毒苗？”

哀牢毒苗僻处云南哀牢山南，是一群人数极少的生苗，向少有人进入中原，不过每次有人来，总是闹的武林大乱，前一次还是在五十年前，所以提起那地方的人，中原武林是又恨又怕。

“恐怕正是哀牢毒苗。”无钦皱着眉头道：“龙虎帮请来毒苗助阵，一定下了不小的功夫，他们当初捉我，也是要我为他们效命，既然我坚决不答应，他们只好用别的方法……为什么他们这么需要懂毒物的人？”

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众人呆了片刻，路恨天忽道：“什么是‘艳色丝’？”

“一种极微小的毒菌。”无钦眺望着远方道：“本是半透明，附在任何物体上之后都会相应变色，而且更鲜艳……见光即长，逢物则攀，本来没什么毒性，但菌附体内之后却会破坏头脑，使生物由瘫痪而痴呆而死亡，还好这东西需要‘酥涎蛇’的口涎才能生长，这也是唯一限制‘艳色丝’威力范围的方法。”

路恨天诧异道：“你的意思不会是……这数十丈路都洒满了那种……什么蛇的口水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无钦忍不住有些失笑，但随即面色又转为凝重：“只要拿‘酥涎蛇’口涎制成的‘酥涎丸’，配以香料燃烧，方圆半里内将布满‘艳色丝’，没有任何鸟兽虫蚁能存活，不过用这种方法，十日之后，除非重燃‘酥涎丸’，否则‘艳色丝’就会自动消失；看情形……至少已经用了五天，不然范围没这么大。”

“无钦大师。”魏无常有些烦恼的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们至少还要等五天？”

无钦有些歉然的道：“在下两次被擒，出得牢笼之后，搜集的毒物虽然不少，但是解药却不多，尤其是这种特殊的东西……”

“我看也不用上去了。”韩方摇摇头咋舌道：“上面还有人能活吗？”

魏无常遥望武烈门，这是他数十年来想回，却又回不了的地方，如今近在眼前，居然还是不能回去？

魏无常在发呆，韩方却突然道：“无钦，除了那些苗人之外，中原武林以毒闻名的你算是第一了。”

无钦乾笑了笑没回话，步连云却忽然道：“几年前无钦大师在金陵扬名，获得‘毒僧’的称号，当时就有许多人怀疑大师与哀牢毒苗有关，不知……”

无钦露出苦笑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毒术确实来自哀牢毒苗，不过经过了两代的演变，已经不大相同了。”

这话有趣了，大家的注意力不由得集中过来，连魏无常也忘了缅怀，只听无钦接着道：“五十年前，哀牢毒苗曾有人入中原……这件事魏前辈、韩前辈应该有印象？”

“当然。”韩方犹有余悸的道：“那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……跟……田小子差不多吧？那个苗人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‘南苗毒王’，魏老，对不对？”

魏无常点点头，回忆往事般的道：“当时‘南苗毒王’残忍好淫，杀戮极众，所到之处，十室九空，后来被武林中人合力诱闭于一处死谷，纵火以焚，南苗毒王临死反噬，身在谷内，居然仍能毒死谷顶百余人，虽然终于死于火窟，但那座谷从此地无人敢近，被称之为无回谷……过了五十年，也不知道余毒消了没有。”

“已经消了。”无钦叹了口气道：“有个医术极高的僧人在二十年前得知此事，孤身入谷，希望能将毒物除去，但‘南苗毒王’所怖的毒实在厉害，那名僧人虽然将毒解去，但也因此功力全失，无法出谷，反而在谷中发现了一本‘南苗毒王’留下的毒经……我十五岁时误入谷中，拜此僧人为师，受传医毒两道，十年后师父西登极乐，我才出谷报仇。”

“医术极高的僧人……二十年前……”韩方诧异的道：“莫非是鼎鼎大名

的‘仁心医僧’道法大师？当年受过他恩惠的武林人物何其多？要是当初你早说出来，在金陵也不会被人追杀。”

无钦不承认也不否认，迟疑了一下才道：“徒忌师讳，何况师父本是以医术的观点来看毒经，我却拿来运用伤人，还以‘毒僧’扬名，师父在天之灵必不开心……不提也罢，免的辱没了他老人家的名头……”

“过去的事就甭提了。”绍大山知道无钦不愿多谈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对付不对付的了那些蛮苗？”

无钦低下头道：“毒经上大多是各类毒物的毒性、解法、生克之道，我体会出的用法与原来哀牢毒苗的用法必定不尽相同，不过应该不至吃亏，魏前辈，您还是要上去看看吗？”

魏无常没想到无钦忽然这样问，有些疑惑的道：“大师此言何意？”

无钦道：“九月初九的武林大会，也不能不先做个预防，现在所剩的时间已经极为迫切，在下必须立即入山采药……”

魏无常省起此事，连忙点头道：“那大师不要管这里的事了，等五日后‘艳色丝’消失，老夫再自己上去看看就是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无钦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稍等五日……否则要是在武烈山庄中还有什么毒物，岂非误了大事？”

“这……”魏无常迟疑起来。

“这样吧。”无钦微笑道：“诸位干脆到长安玩个五天，我就在首阳山先找找应急的药物，虽然不够齐全，还有将近二十天，事后还可以到大巴山去找……古都长安数千年的历史，古迹无数，骊山温泉、大小雁塔名闻天下，诸位难得有机会一游，可千万不要放过了。”

“这也是个办法。”步连云点头道：“可是无钦大师的安危还是要注意，这样吧，这五天大家去玩，我陪无钦大师一游首阳山。”

“大哥！”路恨天忍不住哇哇叫道：“这五天刚好练功夫，你又要溜？”

无钦见状摇头笑道：“不用了，绍兄陪我就可以了。”

绍大山一挺胸膛，似乎这是理所当然，他两人交情如何建立的没人知道，不过看来绍大山十分尊敬无钦，想来必定另有一番故事。

而步连云见路恨天这么说自然微怔，自己确实忘了还欠路恨天一场比斗，他正不知该如何处理的时候，田冬却道：“这样吧，大哥陪二哥打架，我陪无钦大师。”

田冬心想，要是步连云不在，说不定路恨天拳头发痒又来找到自己，还是陪无钦安全些，而且无钦确实十分重要，也需要人保护。

步连云知道田冬的功夫其实不下于自己，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道：“三弟，你一切小心。”

无钦见商议已定，下马对众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诸位下山去吧……我们也不需要坐骑了，五日之后，在此会面。”

田冬与绍大山相偕下马，取了些应用的物品打成一包，绍大山再将东西背上了肩头，三人与众人招呼一声，离开大道，向着山岭攀去。

田冬与无钦在山中作了四天野人，越走越远，无钦见到了心里想要的东西，除了安全无毒之物，其他的大都叫两人远远避开，有时遇到比较艰险的地形，田冬的蛟筋取出，当真是视峰峦如平地，还帮了无钦不少的忙。

明日就要与众人会面，今日大半的行程都是往回走，三人中以绍大山最累，早已呼呼大睡，田冬与无钦坐在木头堆成的火堆旁，田冬一面翻动着

火堆，一面望着无钦正将一些药材放在木头雕成的钵中，捣个不停，这几天每到晚上，无钦几乎都只睡短短约两、三个时辰，其他的时间多就着柴火研磨药材，田冬也看惯了，总是默默坐在一旁，心里想着顾玲如与小菊两人。

知道顾玲如回到崇义门之后，田冬安心了些，反而比较担心小菊，当然偶而也会想到父母兄长，一件件事情在脑海中翻腾来去，也没心情练功。

无钦这时似乎磨的颇为满意，从怀中取了一个小皮袋，将木钵中的粉末小心的倒入袋中，一面仔细的将袋子绑起，收入怀中，仔细的清了清木钵之后，再从包裹中取出了一段像根的物体，用一把小刀削入木钵，继续工作起来。

他正要将木杵捣入钵中之时，见田冬望着自己的木钵发呆，一笑道：“田少侠，你想了四天了，还没想通吗？”

田冬一愣，没弄清楚状况的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田少侠不是在想顾姑娘吗？”无钦道：“还是小菊姑娘？”

田冬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“大师说笑了……”

“少侠还太年轻，一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”无钦道：“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少侠又不是方外人，当然会挂心这些事情。”

田冬听到这里，忍不住道：“大师，您说起话来……实在不像……”

“出家人？”见田冬说不上口，无钦笑笑接道：“我师父当初告诉我，出家人不一定要开口闭口贫僧、施主，何况我酒肉不忘、杀人不眨眼，怎么算出家人？”

田冬张口结舌了片刻，才吐出一句话道：“那大师为什么不还俗？”

“还俗？”无钦摇摇头道：“和尚当惯了……等武当大会，除掉龙虎帮之后，我也要觅地修隐了……”

其实无钦心里还是想当和尚嘛，田冬想到自己与无钦对话，耽搁了他的工作，连忙又道：“大师，有没有我帮的上忙的？”

无钦摇摇头道：“每种不同的东西，磨粗一些儿，磨细一些儿效用都不同，不能让他人代劳的……咦……”

无钦忽然比了噤声的手势，田冬一愣，见无钦忽然站起，四面了望片刻，忽然由怀中取出一个小布包，扑的扔到火焰上，柴火刚在田冬的拨动下，燃烧的正旺盛，布包转眼烧毁，里面黑褐色的东西遇热当即冒出青烟，向着四面散了开来。

田冬吃了一惊，只见无钦低声道：“叫醒绍兄，四面有毒物聚过来。”

田冬诧异万分，什么毒物这么无声无息？但这时来不及发问，田冬连忙奔到绍大山身旁，推了两推低声道：“绍兄，有状况，快起来。”

回头一望无钦，见他目光仍在四面搜寻，左右手探入怀中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握着东西。

这时那些青色烟雾越来越浓，三人裹在浓雾中，数丈内烟雾弥漫，只能勉强见到中央的火焰仍在燃烧，还有三个人淡淡的人影，青烟也跟着不断的增多。

田冬不知道这个烟能不能吸入鼻中，索性闭住了呼吸，绍大山可没有这个本事，过了片刻他忍不住吸了一口，忍不住呛咳了一下，无钦这时已经到了两人身畔，分别递给两人一块湿布，一面急急道：“捂住口鼻，这样就能呼吸了。”

却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取饼水壶沾湿了三块布，绍大山如逢大赦，

连忙捂住口鼻，深深吸了两口气。

这时无钦忽低声道：“田少侠，你能在多远外击灭火焰？”

田冬估计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三丈吧？”

“应该够了。”无钦按着道：“等一下我一打招呼，你先和绍兄退到三丈外，等我一发讯息，你马上挥掌灭火，然后躲的越远越好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田冬诧异的道：“大师，您呢？”

“他们要和我斗法。”无钦道：“我护不住你们，但是应该还能自保……记住，你们至少退出十里，明天我们在约定的地方会合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？”田冬忙道：“要是他们派高手暗算大师怎么办？”田冬的任务就是保住无钦，怎么能让无钦一个人对敌？

“不会的。”无钦摇摇头道：“等一下这里除了我和毒苗之外，方圆数里之内谁来谁死，他们没这么傻。”

毒苗来了？看来自己是非走不可了，田冬仍试着道：“大师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无钦道：“他们的目标是我，我走他们就会跟着，你们一样完蛋，不过少侠要小心了，数里外可能会有高手，若是不能将他引走，无钦命不久矣。”

到时无钦只怕没剩下什么毒物，对方要是真的派出高手拦截，无钦还真的无路可逃。

绍大山也开口道：“少侠，听和尚的。”

“好吧……大师千万小心。”田冬见势在必行，只好同意，一面与无钦、绍大山两人一起退到三丈外。

无钦等了片刻，忽然又不放心的道：“少侠，等一下我还会重新点起火焰，你可不要忽然又冲回来了。”

“好。”田冬反正弄不懂无钦的主意，也只好答应。

这种情况之下，田冬自然功聚双耳，仔细聆听，就在这时候，外围一里外忽然传来吱吱啾啾的声音，随即嗡嗡声响起，跟着又是噗噗声传出，似乎有许多的东西正纷纷落到地面，没多久，噗噗声忽然一歇，无钦立即道：“少侠，现在！”

## 第八章 翠杖现踪

田冬马上一挥掌，施出一招“掌裂虚空”，一股劲力逼住火焰，掌力一沉，火焰扑的一声蓦然熄灭，四面嗡嗡声忽然大作，仿佛有无数生着飞翅的虫类正迅速的扑向熄灭的余烬，田冬立即拉着绍大山转身便走。

两人冲出不到半里，田冬忽然感到四面有人正向火堆接近，田冬面向着正面也有一位，田冬眼见将要碰面，蓦然一扯绍大山，两人同时飞跃两丈，落到了一根横枝上，安静的躲了起来。

绍大山见才过半里，以为田冬忘了无钦的嘱咐，连忙道：“少侠……”

“嘘！”田冬连忙道：“有人过来。”

绍大山才住嘴，下方果然有个上身赤裸，背着个大竹篓，全身满是刺青与古怪花纹的苗人，正赤脚奔来，看他虽然步履矫健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功

夫，只不过在山中奔行惯了，所以健步如飞，田冬这时忽想替无钦收拾一个，于是缓缓折了一只树枝，打算等苗人奔过树底时给他一下，对方毒术厉害，暗算也说得不得了。

哪知奔到数丈外，苗人忽然一顿，望空嗅了嗅，目光向着田冬与绍大山望了过来，目光一相对，绍大山惊讶的嚷了出来：“这些家伙的鼻子太厉害了。”田冬不敢迟疑，树枝脱手射出，往那人穿去。

不过距离毕竟太远，苗人灵便的闪身避过，一面哇拉哇拉的叫了数声，忽然伸手到背后的竹箩中取出一个粗陋的小木盒，田冬想到“艳色丝”的可怕，毒物可不是人力所能抵御的东西，不由得胆战心惊，连忙先推了绍大山一把，自己跟着飞跃，两人在空中横飞数丈，打算逃之夭夭。

同时苗人手中的小木盒却也一张，他一面向着两人一比，一面又叫了数声，田冬回头一望，却见木盒中飞出了五只金黄色的小虫，一只只有如小指般大，正展翅向着自己飞来，田冬在半空中一个翻身，蓦然一掌向后轰去，一面借力飞腾，落到了绍大山的身旁。

那五只金黄色的小虫被田冬的掌力一激，顿了顿下坠了数尺，但随即又飞了起来，依然向田冬冲来，田冬与绍大山又吃一惊，这一掌能接下的人也没有几个，这些虫居然不怕？两人二话不说，连忙逃命。

不过那名苗人见到田冬的掌力居然能使飞虫一顿，也是吓了一跳，他哇哇叫了两声，蓦然又取出一个小盒，正要打开的时候，忽然身后一声爆响，田冬与无钦三人原先藏身之处忽然泛出一片光华，火焰不但重新燃烧，而且十分的明亮，简直比日光也不逊色，在光圈之外，似乎正有无数的小东西在飞舞着，有些正在摔落，苗人一皱眉头，不再理会田冬，转身便向光亮处奔去。

田冬听到响声，百忙中回头一看，见到苗人正急急的奔去，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，但是马上又看到那五只金色飞虫向着自己飞来，田冬连忙又挥一掌，一面逃一面念，无钦虽说过要重新点火，但也未免太声势浩大了吧？

拉着绍大山又奔出半里，那五只飞虫越飞越快，田冬的掌力不断击出，力道逐渐减弱了一些，绍大山见状忙叫：“田少侠，你放下我吧，自己逃好逃些。”

田冬当然知道自己逃好逃多了，可是放下绍大山也不对劲，忽然灵机一动道：“绍兄，我放下你之后，你躲好……然后再小心的离开。”

绍大山不明白田冬的话，他叫田冬放下自己，就是打算牺牲了，田冬这么说又是什么意思？

田冬不待绍大山想通，忽然一挥手将绍大山往右斜前方一推，一面蓦然止步，迎着追来的五只金色飞虫又轰一掌，这一掌不但距离近了些，而且田冬又是在静止状态下击出，一击之下那五只飞虫向后飞翻了近丈，这才摇摇晃晃的重新飞来。

田冬这次等到飞虫接近自己，这才忽然一跃，向着原来的左斜方飞逃，五只虫子并不罢休，依然随着田冬的去向直追，绍大山这才知道田冬的用意，愕然半晌，心里又感激又惭愧，片刻后才慢慢的向山下绕去。

这边的田冬边逃边回头出手，轰隆响声下打的树摧木折、枝叶纷飞，虽能让那些怪虫晕头转脑，但依然甩不掉，田冬现在的速度虽然比刚刚带着绍大山略快，毕竟快不了多少。

田冬奔出了十余里，想起无钦告诉自己的安全距离，心一定，蓦然转



身立定，两掌同施，向着怪虫没头没脑的打去。

连续几下，怪虫虽被震翻到地上，但摇晃了一下之后，又向着田冬飞来，几次之后，居然学聪明了，分从五个方位向田冬袭来。

真是打不死的怪物，田冬火上加心头：心想八成“璞玉掌”掌力分散，所以没用，现在既然是面对面的攻击，而且他们又分五个方向来，田冬没有其他选择，劲力迅速的运集于五指，五道劲力同时穿出，从空中飘向那五只怪虫。

五只怪虫几乎不分先后的被田冬指力一一击中，这一下果然够力，怪虫在地上弹了两下这才翻身爬起，三只摇摇晃晃向田冬继续飞去，两只飞不起来，只能从地面向着田冬爬去。

田冬这时要是想走，怪虫应该已经赶不上，可是田冬心想这些怪虫十分耐命，不知道过一阵子会不会复原，要是会的话，岂不是日后又会伤到其他人？于是又功聚指端的连点了数指，却发现那五只虫虽然都爬在地上，但是仍能不停的爬动，似乎没办法制它们于死。

田冬讶异起来，借着月光仔细的看去，这才发现这些虫虽然翅膀被震的扭曲，但是身上居然没有受什么伤害，就算是精钢制成的弹丸，在田冬这么多次的打击之下，也应该会伤痕累累，它们的外壳到底是什么作的？

田冬才凑近了些，最近的那只怪虫忽然由口中喷出一丝暗黄色的汁液，速度极快的向着田冬脸部喷去，紧急之下，田冬知道自己来不及躲避，一面往后急闪，一面将两手握拳一带，内劲凝聚若实，猛然将那股汁液连同那只怪虫一起固定在身前，不过这样一来，田冬虽然跃出一丈，但也将怪虫跟着带过来，还好这样子怪虫无能为力，在极大的压力之下，也没办法再喷出汁液。

田冬福至心灵，猛然运劲一挤，这样由四面八方同时夹攻，怪虫不像刚刚一样能向后摔开，终于被田冬硬生生挤裂，肚腹中的古怪东西一起被挤了出来，田冬一松劲，怪虫扑的落地，终于不再动弹。

总算找到方法了，田冬哈哈笑了起来，依样葫芦的将五只怪虫全部宰杀，杀完之后，田冬不禁又嘘了一口气，要是那个苗人另一个盒子也打开，不知道又会冒出什么样的怪物，难怪五十年前“南苗毒王”大闹中原，居然没有人能制服他。

话说回来，也因为他们与中原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，到中原又对任何人都敌视，再加上那匪夷所思的嗅觉，远在数丈外就能发现他人的气息，难怪无人可制，像中原土生土长的“毒僧”无钦不就被暗算了两次？

想到这里，田冬忽然警觉到不对，蓦然转过身来，十分谨慎的望着西面的树丛暗影，但是过了片刻仍毫无声息，田冬不禁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，刚刚明明感到身后四丈外有人轻“噫”了一声，但是谁能在自己不知不觉之间欺近到四丈？除了步连云、路恨天两人之外，田冬知道的就只有“紫龙”谢道亭，连黄木森、莫严只怕都办不到，但要真是谢道亭，他哪还会客气？一定立刻杀过来，田冬思索不透，实在不想往那儿走，但西面刚好正是自己要走的方向，想了片刻，还是谨慎一点好，于是田冬忽然先往东窜，再折向西奔，一面仔细的倾听声息。

这下田冬听出来了，身后果然有人在追踪，虽说田冬这时并没有全力奔逃，但那人能顺利追踪，可见功力极高，那不是谢道亭是谁？心惊胆颤的田冬一面探手入怀取出蛟筋，一面偷偷扭头回望，想看清楚到底是不是谢道

亭。

可是那人只是远远的跟随，在月夜的树林中，田冬看不清数丈外的情形，除了依赖声音辨别之外，根本看不到对方的踪迹，相对的，对方追踪自己也只要听声音就可以了，要是想拖到步连云等人帮手，岂不是要逃到明天中午？还是应该干脆转身与他放对？

正不知如何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田冬忽然见到远远的树梢有个奇快的人影在迅速移动，田冬心中一喜，莫非是步连云还是路恨天？田冬又跃高了数丈，看清楚些，两人相距虽然尚远，目光一对，彼此已经认了出来，那人一身紫袍，正是“紫龙”谢道亭。

谢道亭一见田冬，大喜过望，立即转身向着田冬冲来，田冬知道身后的人也正向着自己奔来，身后那人又是谁？田冬蓦然转身，终于见到一人由林间冲出，一招“咫尺天涯”正由下而上向着自己轰来，居然是“璞玉掌”，这招不是在地面上用的吗？怎么会有这种用法？

田冬连看都来不及，猛然翻身下落，一招“怒鸢翻云”还了回去，只见那人的手腕微微一抖动，田冬的掌力在对方一引之下忽然微散，露出了一个大空隙，对方掌力直摧，向着田冬胸前印来。

同时田冬也看清了这人，只见他一身黑袍，高高瘦瘦，居然是久违的“鸢峰隐士”古朴？田冬一惊之下，忘了抵挡，被古朴一掌击中胸口，从半空中摔落，这一掌力道不小，田冬可是砰砰冬冬的一路撞枝折叶摔到地面，心中一面暗叹，古朴当初传给自己的“璞玉掌”果然有藏私。

谢道亭这时也到了附近，猛然见到古朴冲出，还将田冬击落，他们不是师徒吗？谢道亭不由一收势子，诧异的道：“古朴，你还没死？”

古朴忽见谢道亭也是一惊，顿了顿才答道：“真是‘紫龙’……？道亭兄……这话该我问你吧？”

两人各站在一个树梢上，随着夜风微微的摇摆，目光中都是惊疑，对方三十年不见，功夫似乎都进步许多。

不过三十年前谢道亭可是威震天下，古朴以前毕竟有所不如，所以当年大都是恭恭敬敬的，谢道亭见现在古朴态度改变，面色微变的哼了一声道：“姓古的，三十年不见，你敢这么大声跟我说话了？”

古朴冷冷一笑道：“此一时也，被一时也，道亭兄不服气吗？”

“你想找死？三十年前我刚隐居，没想到玉球居然被你得手，交出‘璇玑心诀’！”

谢道亭眼睛一眯，凝视着古朴，双掌平伸如刃，眼看就要出手。

古朴当年虽然取得玉球，但也经过了许多曲折才获得“璇玑心诀”，自然不肯交出，但是眼前的谢道亭他可不敢掉以轻心，他虽然从田冬那里拐来“璇玑心诀”，依法修炼之后内力大进，对付田冬挺有把握，可是从刚刚谢道亭跃来的身法，古朴知道对方内力恐怕不下于己，警惕之下，“璞玉掌”的起手式摆了出来，双掌微微颤动，随时可以应付。

谢道亭正要出手，见到古朴的“璞玉掌”，忽然一顿道：“早知道你藏私，田冬那小子根本没学全……对了，他不是你徒弟吗？你干么对他下手？”

说到这里，两人同时想起田冬，往下一望，哪里有田冬的踪影？

古朴叫了声：“糟糕！”立即往下飞落，谢道亭诧异之下，跟着穿入林中，见古朴正四面寻觅，但田冬早已不知去向，两人目光相对着，心中不禁都有些生气，同时运足了劲力，想看看对方三十年不见，又练出了什么样的

功夫出来。

适才两人忽然碰面，都以为对方应该是死人，古朴是震慑于谢道亭往日的威名，而谢道亭知道田冬的功力，见古朴一招将他击败也是十分诧异，两人同时吃了一惊之下，都忘了田冬，田冬自然连忙逃之夭夭，多亏他内力深厚，挨了一掌还勉强跑的动。

话说回来，田冬若非刚好用“璞玉掌”还击，加上忽然见到古朴的震惊，他也不会这么容易中招，田冬落下之后翻身便逃，本来以为古朴一定会追来，没想到他与谢道亭两人居然聊了起来，田冬一面逃，一面暗暗祈祷，最好他们俩个人打起来，打个同归于尽，这样一切都省事多了。

奔了片刻，田冬终于听到身后砰砰的响了起来，轰然之声不绝于耳，这两人终于打起来了，田冬本想回去看看状况，但想到对方说不定是联合起来拐自己回去，还是小心为上，溜远些再说，何况胸口还在发疼，还是要找个地方先歇歇，调理一下微乱的经脉。

次日未到中午，步连云、路恨天、魏无常等人已经到达当初停下的地方，武烈山庄依然不变的矗立在半里远的山路外，众人沉默不言，脸上的神色颇奇怪，似乎有些焦急，又有些意外，还有些心急的四面张望，过了一阵子，绍大山才从一旁的林中跌跌撞撞的翻出，他见到众人心情一松，开口便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”

步连云见状忙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……？他们都还没到。”

“什么？”绍大山一怔，四面望了望，果然没见到田冬与无钦，绍大山两肩一垂，微微低下头，惶然失落的道：“不会吧……”

“绍兄先到了？”田冬一面说，一面摇头从林中穿出。

田冬胸前的衣衫穿了一个洞，直接可以看到胸口，看形状，正是手掌印出来的模样，加上田冬脸色有些惨白，看他倒霉的模样就知道受了伤，路恨天见状大奇，谁能伤了田冬？连忙摩拳擦掌的道：“三弟，谁欺负你了？二哥替你出气。”

世上能击中田冬胸口的人屈指可数，步连云立即道：“是古朴还是谢道亭？”果然猜的极准。

“两个都遇见了。”田冬伸了伸舌头道：“后来他们好像打了起来，不然我八成玩完了……无钦呢？”

“还没到。”田冬没提韩方还差点忘了，他跟着问：“田小子，你们三个怎么分开了？”

绍大山代替田冬回答：“昨晚遇到了苗人，似乎打算以毒术攻击和尚，和尚说顾不了咱们……咱们只好逃命。”

“哀牢毒苗？”众人吃了一惊，这么快就遇到对头？

“想想也是。”魏无常面色凝重的忽然道：“那时无钦大师就说过，武烈山庄外的‘艳色丝’布下不过数日，那些毒苗自然还没走远，只不过……没想到谢道亭、古朴都来了。”

“现在就不怕了。”田冬道：“有大哥、二哥在此，他们占不了便宜。”

步连云忽然脸色微沉，摇摇头道：“他们应该不会来了，就怕来的是毒苗。”

田冬虽然不知道步连云为什么肯定那两个老头不会来，但要是毒苗来，岂不是无钦输了？田冬摇摇头道：“无钦大师不会有事吧？”

路恨天却颇生气的道：“讲到毒就麻烦……”他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自然

不高兴。

这时，田冬、步连云、路恨天三人同时听到了什么声音，一起转过头，望着山道的另一面，众人跟着转头，见到在山谷的对面，居然有一人正挥着手，远远的嚷着：“大家都还好吧？”声音隐隐的传过来，已经不甚清晰，听明白的只有田冬等三人。

“是无钦！”绍大山连忙大叫：“你跑到那里作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无钦双手放在耳朵旁，似乎听不大清楚。

步连云运功传声道：“无钦大师，你还好吧？”声音清清楚楚的送过去，四面的山壁同时传出了回响。

无钦挥手叫道：“我现在暂时不能过去。”

“我们过去接你。”步连云顿了顿又道：“你受伤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无钦叫道：“不要过来，现在我不能接近人。”

路恨天不甘寂寞的大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他的声音与步连云又不同，向着四面震出，听来声势极为浩大。

“有毒……”无钦费力的喊道：“……我月底之前会上武当，你们放心吧。”

有毒？田冬吃了一惊，莫非无钦也被怪虫追着？忙问：“有怪东西追你吗？”

田冬的声音又不一样，他聚力外送，虽然无钦听的清清楚楚，身边的人反而听起来不是很响亮，绍大山首先一皱眉头道：“田少侠，这样他听不到的。”

而无钦却已经回话了：“不是怪虫，有毒，暂时不能接近人，我没事的。”

绍大山还在讶异的时候，韩方已经替田冬解释了：“绍铁塔，这叫千里传音，没见识过吧？”

韩方功力虽然不够，可是颇为识货，看出田冬在不知不觉间收束着内劲发音，将声音远远送出之后才逐渐发散，不但送的远，也不需大声嚷叫。

路恨天这时才确定田冬的内力比自己强，望了田冬两眼，似乎又手痒了，前几天他如愿与步连云过招，两人半斤八两，谁也拿不下谁，不过步连云的功夫较为阴柔，路恨天大刀挥来挥去总是捞不到边，十分不过瘾，似乎还是田冬比较够劲。

田冬不知道路恨天正在打自己的主意，听无钦这么说，虽然不大明白无钦的话，但想无钦只要没事，到时候再来赴会也无妨，于是回头望着步连云道：“大哥，你说呢？”

步连云摇摇头，对着无钦叫道：“无钦大师，月底能不能到衡阳？我们在那里会面。”

山两面的田冬、绍大山和无钦都是一愣，九月初九就是武当大会，月底赶到衡阳作什么？步连云跟着道：“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无钦叫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一入江湖就会知道了。”步连云道：“武当大会可能要取消了，说不定会改在衡山。”

大概这件事不适合大声嚷嚷，无钦会意的道：“好，我们到时候见……魏前辈，您暂时还是不要上武烈门，比较安全。”向众人挥了挥手，转身又没入山林中。

他一转身，田冬看出无钦背后背着一个竹箩，正像是昨晚那个苗人背

后的东西，田冬忍不住微笑起来，无钦八成是抢了哪个苗人的东西，这样搜集的时间应该可以缩短不少。

这时田冬却听到绍大山正讶异的问：“怎么了？武当大会出了什么事……难道武当掌门忽然挂了？”田冬连忙转过身来，他对这件事情也颇好奇。

“呸、呸、呸。”韩方啐道：“别胡说，不过江湖上真的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只怕要重演三十年前隆中日月山的大决战。”

当年就是因为玉球，才导致隆中日月山大战，最后的得利者是古朴，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，这次又是为了什么？

韩方望着楞住的田冬与绍大山，笑笑道：“这件事与田小子有些关系，今天早上传来消息，十日前，你岳家崇义门发现与玉球一般重要的翠杖，这件事居然不小心传出武林，这下子三山五岳的高人全部往衡山集中，武当大会自然开不成了。”

田冬脸色大变，翠杖自己明明交代家中兄长们收起，怎么会扯上崇义门？而崇义门怀璧其罪，会不会有事？

众人见出冬面色大变，步连云开口道：“韩前辈，您就别逗三弟了。”转头对田冬道：“崇义门获杖的消息一传出，第二天就有五、六起小盗匪上山滋扰，虽然都被崇义门打退，不过后来却集结起来，准备灭掉崇义门，崇义门门主顾革裴见势大难敌，终于将翠杖交出，那些盗匪下山之后却起了内哄，在郴州附近被赶来的衡山派人马渔翁得利，抢回衡山，所以崇义门虽然伤了不少人，却没有什麼重大的伤害。”

田冬虽然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仍难以释怀，翠杖藏在父母兄长住的绝谷，怎么会忽然出现在崇义门？

这时韩方摇摇头道：“衡山派虽然渔翁得利，这一下丑态可都出来了，他们早该帮崇义门防守，却等着黄雀在后……崇义门可算是交错了朋友。”

“不过衡山派也不好受。”韩方徒弟苏甘哈接着笑道：“四面人马齐聚衡山，打的衡山派死伤惨重，听说以南岳庙一役最是惨烈，死了五十多人，伤者不计其数，后来到的人多了，几个大门派谁也不想当被黄雀咬的螳螂，大家围住衡山山脚却不上山，局势才慢慢稳了下来……”

“我们今天才接到武当的讯息，想来谢道亭也差不多得到消息了。”步连云笑笑道：“现在衡山山上山下围的跟铁桶一样，这件事连武当玄清真人都惊动了，想来少林三相神僧也不能免俗，龙虎帮更是一定会凑趣，我们自然也要赶往衡山，说不定武林大会就此改在衡山上召开。”

路恨天见田冬一脸不豫，以为田冬对于崇义门失去翠杖有些不快，豪情万丈的道：“三弟放心，二哥陪你去把玉杖抢回来，本来就是崇义门发现的嘛，他们抢什么？唔……大哥也会帮忙。”他顺便把步连云拉下水。

步连云又好气又好笑的道：“你说的虽然没错，不过硬抢总不是道理……”

“大哥。”路恨天摇着手道：“你可不能置身事外，抢来看看也蛮有趣的。”

“我不是要置身事外。”步连云微笑道：“算起来，三弟是承受‘璇玑心诀’的人，本就最有资格修习‘大罗八法’……我们先说好，一来我们只是帮三弟的忙，二来能不硬抢就不要硬抢。”

“当然。”路恨天委屈的道：“我对‘大罗八法’才没有兴趣，不过……我才不相信用说的他们就会还？到时候是非抢不可。”说着说着，路恨天搓

着手掌，十分兴奋。

见两位结义兄长这么帮忙，田冬自然十分感激，但是家里到底有没有出事是田冬现在最着紧的事情，于是田冬道：“多谢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先去衡山……我要先赶回家。”

众人诧异的望着田冬，田冬这才缓缓道：“其实……来此之前，我已经发现了翠杖，出门前便将翠杖交给我哥哥他们收藏，不知道为什么会……我一定要先回去看看。”

步连云一皱眉，有些担心的道：“三弟，要小心些……我们先陪你去吧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田冬摇头道：“我要尽力赶路，可能不用马……而且说不定一来一往，衡山的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有没有取得翠杖倒没关系，我们总是要想办法除去龙虎帮，这件事还要大哥、二哥帮忙。”

步连云一想也对，除去龙虎帮本是武林大会的原来目的，沉吟着还没答应，韩方接口道：“田小子这话说的有道理，反正他见过了家人之后就是去见老婆，我们跟着也没意思，何况这样一来，路大豪能打的架也会变少了。”

韩方本就希望除去龙虎帮，但是现在龙虎帮多了个谢道亭，“三相神僧”又不知道去不去，到时候武当派要是斗不过龙虎帮不就糟了？他看路恨天十分好斗，所以在言语中提到路恨天，希望他帮自己说话。

路恨天难得的没有立即赞同，想了想才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先去衡山是没关系，不过……三弟，你自己回去的话，要小心你的岳家。”

田冬一愣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想到步连云也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也是担心这个，三弟涉世未深，我实在十分担心。”

魏无常与韩方等人人都知道了两人的意思，一下子都静默下来，韩方更是不敢再劝两人不要陪田冬回去，只有田冬摇头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多虑了，不会那样的……”

当年顾革袭知道自己有玉球都不要，怎么会忽然对翠杖起了觊觎之心？田冬担心的是说不定家中出了什么意外，兄长带着翠杖去崇义门求援，消息这才传了出去。

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路恨天悠悠道：“三弟要是小心些，我倒是很放心你一个人回家，要是你不以为意，那就难说……不然这样，管他龙虎帮和武当派谁赢，还是先送你回去……大不了以后我们三兄弟再一起大破龙虎帮，顺道抢抢玉杖，也是武林佳话。”

这位二哥要是一路打进崇义门那可麻烦，田冬连忙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会小心的，你们放心吧……我去了。”

田冬怕两人跟来，话声一落，有如星飞雷射的向着大道奔去，田冬难以全力奔驰，能追上他的人恐怕还没生出来，更不要说用马追了，步连云与路恨天自然不能抛下身边的二十余人，只好眼睁睁的望着田冬离去，两人对望一眼，心里都有些担心。

这时湖广郴州，狼胁岭上的崇义门正在大事整修，数日前什么黑风寨、七星帮、鬼手会……一堆郴川、永州境内的小帮派轮流上山闹事，有来明的自然也有来暗的，虽然崇义门将他们一一击退，但是不到两天的时间，崇义门的房舍就被破坏了十之五六，最后他们联合起来大举进攻，眼见崇义门存亡只在一线之间，顾革裴终于还是让出了翠杖，不过这也成为崇义门的奇耻大辱。

所以现在天下武林齐聚衡山，就只有崇义门没兴趣，门中上上下下的人都不提翠杖，只闷头作着整修的事情，只有两个人闲着，一个是一直赖着不走的莫采心，另一个就是闷闷不乐的顾玲如。

这时莫采心正向着顾玲如的香闺走，他这些日子用尽了水磨功夫，顾玲如虽也不至于冷冰冰，但是仍没有表示过一丝丝的情意，莫采心死皮赖脸的功夫练的极为高深，不管顾玲如暗示还是明示他都不为所动，近日他去找顾玲如也不是有什么计划，反正就算无所事事，他也会走上一遍，这招叫做加深印象。

走到一半，忽然有一人从身后追来，一面叫道：“莫少侠。”

莫采心回过头望去，见到是吴万保，于是微笑道：“贤弟有何贵干？”

吴万保追到莫采心身旁，这才停下脚步道：“莫少侠，门主找您。”虽然莫采心跟他们称兄道弟，吴万保等人后来还是以少侠称呼，以示尊敬。

莫采心颇意外的道：“顾门主找我……不知何事？”

“在下不知。”吴万保摇头道：“少侠若是没事，这便走一趟如何？”

“当然。”莫采心跟着吴万保转身，一面有些担心的道：“自至贵门，小兄也只见过贵门门主两次，今日门主怎会忽然传召，这可奇了。”不会是知道自己纠缠他孙女，准备赶自己走路吧？

吴万保这时与莫采心已经十分熟络，想了想回道：“在下虽然不知，不过门主与少门主本来聊的颇高兴，似乎想到什么才忽然要我邀请少侠，应该不会有什怪事。”

少门主顾鼎祥本算是他们的师父，不过崇义门中以职位相称，所以他们称作少门主。

莫采心听吴万保这么说放心了些，点点头道：“希望如此。”莫采心见到顾鼎祥的机会比较多，见面时他都还蛮和善的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

不久两人走到一间还算完整的偏厅，吴万保扬声道：“启禀门主，莫采心少侠到。”

“快快有请。”里面传来顾革裴苍老的声音，门旁的徒弟连忙将门打开。

莫采心踏入房中，只见少门主顾鼎祥正笑道：“莫少侠，快进来坐下……”

莫采心告罪之后就坐，微一抱拳道：“听闻顾门主与少门主两位前辈相邀，却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“也没什么。”顾鼎祥笑笑道：“莫少侠刚刚本来有什么计划？”

莫采心还没想好谎话，一直望着莫采心上下打量的顾鼎祥却自己回答道：“莫非是去找小女如儿？”

饶是莫采心脸皮够厚，也不禁有些脸红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，门主顾革裴一挥手道：“听说莫少侠这些日子常与如儿叙话，看来莫少侠与如儿不只是朋友的关系？”

果然是问罪，莫采心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在下……在下虽然……知道顾姑娘已经订亲……在下……在下……”

“少侠无须多心。”顾革裴打断莫采心的话道：“老夫只要问一句话，莫少侠对如儿的态度是什么？”

这话大有玄机，莫采心一楞，诧异的道：“顾门主的意思……？”

“老夫的意思是……”顾革裴微笑道：“若少侠当真有心，可以无须顾忌田家之事。”

莫采心大喜过望，起身道：“顾门主……这样采心马上延媒行聘，选定时日迎娶过门。”管他顾玲如愿不愿意，只要父祖同意，她不嫁也不行。

顾革裴望向顾鼎祥，顾鼎祥会意的接口道：“贤侄稍安勿躁，我们有两个条件，若是贤侄能办到，再延媒行聘也不迟。”

现在要莫采心作牛作马都没有问题，莫采心马上站起道：“少门主请说，莫说是两件事，便算是一百件事，采心也会一一办到。”

“莫贤侄，话别说的太满了。”顾鼎祥微微一笑，随即又收起笑容道：“你也知道，如儿与田家本有婚约，但田冬他既然当着如儿的面与其他女人勾搭，视如儿于无物，这门亲事我们自然作罢，可是田冬未必愿意，所以第一件事就是……无论你用什么手段，只要能使得田冬不会来崇义门滋扰，便算成功。”

莫采心没想到第一件事就如此困难，田冬的功夫他可是亲眼见过，自己拍马也赶不上，而且要保证田冬不来滋扰，岂不是杀了他才成？就算自己想出办法暗算，那步连云、魏无常等人怎么会放过自己？莫采心脑中混乱，期期艾艾的道：“不知第二件事……？”

“我是如儿的爹，自然希望她能开开心心的出嫁。”提到顾玲如，顾鼎祥露出真心的笑容，和声道：“等第一件事办妥，你只要能哄的如儿点头，我们自然将如儿嫁给你。”

莫采心直是呆若木鸡，要是自己办妥了第一件事，也就是杀了田冬，顾玲如不恨死自己才怪，哪里还会点头？这两个条件未免太困难了，莫采心望着顾革裴与顾鼎祥父子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顾革裴面色一沉，轻喝道：“别婆婆妈妈的，男子汉大丈夫自当一言而决！”

莫采心再无选择，只好一个躬身道：“采心必定尽力而为。”

“好！”顾鼎祥道：“贤侄身为武当门人，想来必定有办法，愚叔静待佳音……忙你的去吧。”

莫采心再向两人行礼之后，才浑浑噩噩的往外走，连顾玲如那儿也没心情去了，现在应该是抱头苦思的时候，过了好一阵子，莫采心仍然想不出主意，想到今日还没去见过顾玲如，莫采心迟疑起来，自己该不该告诉她这件事呢？

## 第九章 情海波折

这时顾玲如正坐在崇义门后院中的花圃中，望着天空千变万化的彩云发怔，想着自己从小就十分感激田冬，上次在龙虎帮总坛相遇，自己更对田冬产生了爱恋，田冬后来也慢慢的接受了自己，但是事实上他爱的还是小菊吧？自己的一片痴心，终究只是枉然而已。

数日前忽然听说有人进犯崇义门，自己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爷爷得到翠杖，虽不知道怎么来的，但却引来了好多人上山又打又闹，还有人放火烧屋，还好没什么重大伤亡，爷爷就将翠杖交了出去，据说为了此事，二爷爷与爷爷还闹的不大开心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……要是他赶来了，也许又不一样了吧？



他应该早就到武当山了，顾玲如想，之后他与步连云会合，又有魏无常、韩方等老江湖，应该不会再有危险，小菊姊姊确实也需要人照顾，田冬与她在一起……想到这里，顾玲如的心头又一阵刺痛，忍不住生出了自怜自怨的情绪，顾玲如连忙想些其他事，不让自己再想这些心烦的事情。

“小姐。”顾玲如身后忽然传来呼唤，顾玲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丫环兰兰。

兰兰与顾玲如岁数相当，从顾玲如八岁起就开始服侍顾玲如，两人的感情有如姊妹，几乎无话不谈，几次顾玲如溜出崇义门兰兰还帮了不少忙，只不过她没学过什么功夫，自然不能随着顾玲如出去闯荡江湖。

顾玲如见到兰兰，心情好了些，毕竟兰兰是现在自己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，顾玲如回头望着兰兰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有人求见小姐。”兰兰脸色十分奇怪，似乎发生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顾玲如没注意到兰兰的神色，转过头来皱眉道：“又是莫少侠？他爱来就来吧……”顾玲如毕竟还是蛮感激莫采心，所以不好坚拒，不过自己与田冬的事情顾玲如又不想与莫采心谈，所以两人间慢慢的无话可说，顾玲如觉得与莫采心相处颇为难过。

没想到兰兰却摇头道：“不是莫少侠，是……一位叫做小菊的姑娘。”

顾玲如一听马上站起，转身望着兰兰道：“什么？你有没有听错……？她……小菊姊姊怎么会来的？”

难道田冬也来了？他为什么不来找自己？他既然不愿见自己，为什么又要让小菊来？顾玲如在一刹那间心中转过了无数的疑问。

“不。”兰兰听顾玲如说过小菊的事情，她望着顾玲如道：“小姐，小婢刚刚恰好经过大门，有个姑娘与牛艾明他们在争执……那位姑娘想见小姐，他们问她有什么事，她又不肯说，我听了好奇，凑过去看看，才听到她说她叫小菊……小姐，我想会不会是……”

“她呢？”顾玲如忙道：“兰兰，你……”

“我让她在先在门外等。”兰兰紧接着道：“小姐，您真的要见她？”

顾玲如一怔，自己居然没想到这个问题，自己真的想见她吗？兰兰见顾玲如低下头答不出话，试探的道：“小姐，要小婢请她走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顾玲如抬起头来，望着兰兰道：“兰兰，请她进来……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她。”

“好。”兰兰回身走了两步，又顿下来道：“小姐，你确定要见她？”

顾玲如迟疑了一下，终于用力的点了点头，兰兰这才快步走了出去。

兰兰与小菊都不会功夫，来回一趟大门少说也要两刻钟，这两刻钟顾玲如简直是坐立不安、度日如年，一会儿想怪罪小菊，一会儿又想大方的祝福他们，想来想去，顾玲如忍不住望外走了几步，想看看小菊到底来了没有。

顾玲如到了花圃外一望，却看到莫采心正兴高采烈的向着这里走来，顾玲如连忙缩头躲回去，没想到莫采心已经看到顾玲如，正开心的叫：“顾姑娘！顾姑娘！”

顾玲如没办法，走出来勉强微笑道：“莫少侠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只是想来看看顾姑娘。”莫采心高兴的说：“没想到顾姑娘刚好向外望，真是令人开心的巧合。”

莫采心得意的想，有句诗叫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大概指的便是这种情形，莫非顾门主也将那件事对顾玲如说过？

顾玲如不知道莫采心在想什么，想了想道：“莫少侠，如果没有别的要

事……能不能请少侠先回，我还有点事……”

莫采心一愣，好像与自己想的不大一样？他迟疑的道：“当然……不知顾姑娘何时有空？采心再来探望。”

顾玲如顿了顿道：“那……我再请兰兰通知少侠……少侠慢走。”也不等莫采心答话，顾玲如便转身踏回花圃。

顾玲如既然逐客，莫采心脸皮再厚也不好留下，只好讪讪的往回走，走到中庭，正想转回客房的时候，忽然见到兰兰身影，莫采心正想与兰兰打招呼，忽然见到随着兰兰走入的身影，莫采心一惊，连忙躲了起来，那不是田冬的旧爱——小菊吗？怎么会忽然跑到这里来？

望着小菊与兰兰两人向着内院走去，莫采心却楞在那里，小菊失踪之事风云镖局为了帮田冬找寻，早已四面传出讯息，莫采心自然早就知道，只是一直没告诉任何人，何况这件事也不是什么武林大事，连武当派也未必在意，崇义门自然没有人听说过，莫采心一直担心的是小菊不见了之后，田冬会重新跑回来找顾玲如；不过今日顾革裴父子的一番话，对莫采心来说可是个大激励，没想到今日却见到小菊，她到底来做什么的？

小菊当时离开田冬，就是打算来向顾玲如解释，她身无武功，衣衫粗旧，加上江湖上没人知道她这号人物，长相虽然还不错，但是只要不打扮，也不会惹什么事故，田冬当初给小菊放在身上的银两并不多，她一路省吃俭用，总算是熬到了崇义门。

小菊当初神智清醒之后，就没再见过顾玲如，一进花圃，见到顾玲如的容貌，小菊忍不住开口便赞道：“如儿果然漂亮，也只有这样的姑娘，才配的上小冬。”

顾玲如再怎么猜，也料想不到小菊进来说的第一句话会是这些，顾玲如只能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小菊……姊姊……”

小菊过来拉住顾玲如的手，两人坐下后，小菊微笑道：“如儿，我跟着小冬这样叫你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

顾玲如睁着大眼摇摇头，只见小菊接着道：“小冬写了封信向你解释，应该是托武当派送来，你收到了吗？”

顾玲如更是意外，只能又摇了摇头，小菊也颇意外，诧异的道：“我离开的时候，小冬明明在写信……莫非没有托武当派？”

小菊想了想微笑道：“没收到就算了，如儿，我和小冬只有姊弟之情，你完全误会了，我这趟来就是跟你说明这件事情的。”

顾玲如张着小嘴，期期艾艾的道：“小菊姊姊……田哥哥呢……他怎么没陪你来？”

“我偷溜过来的。”小菊微笑道：“这可是学你的。”

顾玲如不禁有些不好意思，粉颊微微泛红的道：“小菊姊姊……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小菊止住顾玲如的话，温柔的道：“我好好的问过小冬了，他真的是喜欢你，你不该怀疑他的……那时他这么说，只是为了让我复原而已。”

这件事顾玲如不是没想过，但是田冬与小菊确实有感情又是不争的事实，顾玲如见小菊温柔的像母亲，忍不住有些委屈的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他一直念着你……我……好像我都不重要……”

“如儿，小冬只是把我当作母亲、姊姊般的亲人。”小菊道：“如儿，你

有姊姊吗？”

见顾玲如摇了摇头，小菊接着道：“你总有母亲……要是你母亲出事了，你会不会焦急的暂时不大注意小冬？”

顾玲如微怔，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。

“所以啦……”小菊道：“小冬可能有些忽略你，但绝不是不爱你……你不知道，你失踪之后，小冬是如何的焦急，要不是念着答应别人的约定，小冬早就赶回来找你了，他亲口跟我说，要把我当姊姊，还要亲自向你解释呢，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？”

顾玲如虽然聪明，不过也十分单纯，所以怀疑心不会很重，见小菊说的合情合理，她也信了八成，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的说：“小菊姐……那……你怎么自己跑来了？”

“小冬那个傻小子不懂事。”小菊笑道：“怎么能让你一直闷在这里？当然越早解释越好，而且……我也不适合让他照顾，以后我会自己找个地方住下，这样也不会有闲话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失去威胁之后，顾玲如不禁喜欢上小菊，连忙拉着小菊的手道：“田哥哥住的地方什么外人都没有，不会有闲话的。”

小菊微笑摇摇头，眼睛望着一旁盛开的花朵，淡淡的道：“花既然谢了，就应该落到土里，如儿你看，还是盛开的花好看……”

“小菊姊姊……”顾玲如有些担心的道：“您说什么？我不懂。”莫非是病又发了？

小菊转回头来，轻轻捧着顾玲如的脸庞道：“如儿，你正是含苞待放，当然不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小菊忽然放手起身道：“我该走了，你应该总会收到小冬的信你要对他有信心，记住……他心里只有一个你。”话声一落，小菊转身就要离去。

顾玲如连忙拖住小菊，有些焦急的道：“小菊姐，我这样让你走，田哥哥以后会怪我的。”她相信了小菊的话，开始从田冬的角度来想事情，自然不愿小菊离开。

小菊有些黯然的笑道：“傻如儿，你不会当作我没来过？”轻轻挣开了顾玲如的手，转身向外走，顾玲如焦急的跟在小菊身后，不知道该不该留下小菊。

两人还没踏出花圃，忽然花圃外急匆匆的闯来数人，顾玲如见到微惊道：“爹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“这女人就是那个叫小菊的？”顾鼎祥瞪着小菊道：“你居然还敢来？”

小菊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，见顾鼎祥恶狠狠的问话，自然说不出话来，顾玲如连忙道：“爹，小菊姐姐跟我说清楚了，那只是误会。”

顾鼎祥怔了怔，脸上神色变了变，挥手道：“如儿，你进去，这件事爹会处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顾玲如诧异的道：“爹……有什么好处理的？那时您也说过可能是误会……”

顾鼎祥瞪了顾玲如一眼，脸上却是怒忧参半，似乎欲言又止，隔了片刻，顾鼎祥才道：“好吧，我只是请小菊姑娘去谈谈，没你的事了。”一面对随着而来的弟子道：“请小菊姑娘去西厅。”一转身，有如一道旋风般的又刮出了花圃。

小菊只好随着那几位弟子离开，顾玲如本来要跟，忽然见到莫采心在

一旁探头探脑，顾玲如想起小菊提到的信，一止步开口叫道：“莫少侠！”

莫采心本来要随到西厅，见顾玲如忽然叫住自己，他受宠若惊的连忙赶过来，一面有些心虚的道：“顾姑娘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顾玲如没想到小菊的事情是莫采心告的状，见到他心虚的模样，顾玲如脸微沉的开口道：“我记得……当初武林大会的通知，是由少侠交给我爷爷的。”

莫采心心里有鬼，脸色更白的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只有那‘一’封信吗？”顾玲如直视着莫采心，冷冷的道，话中特别强调那个“一”字。

莫采心以为小菊全部都说出来了，不敢抵赖的道：“确实还有一封……这，我一时忘了……”一面尴尬地自衣袍内取出已经十分绉褶的书信。

顾玲如一把抢过，见封面田冬并不漂亮的字迹，心里又喜又气，再狠狠的瞪了莫采心一眼，转身便向房内走，兰兰自然跟着进去，也顺便瞪了莫采心一眼，最后只留下莫采心一个人呆立在那里，心情直落到谷底。

离开众人之后，田冬展开轻功，迅疾可比飞鸟的沿原路回返，三日间赶过武当、襄阳、枣阳、随州，饶是田冬内力深厚无比，到了武汉终于有些不支，田冬想起顾玲如回返郴州之事，灵机一动，也拜托黄陵帮帮忙。

见到了黄陵帮帮主刘似道，两人聊到顾玲如之事，刘似道才知道原来小两口闹别扭，连忙向田冬道歉加安慰，事已至此，田冬也不能怪到刘似道头上，只好自认倒楣，请刘似道以最快的速度送自己下巴陵，刘似道自然一口答应，马上派了艘狭长的蜈蚣快艇，将田冬送往洞庭。

蜈蚣快艇模样有些儿像端午节比赛的龙舟，不过还要大上一些，狭长的船身两旁各坐了十名壮汉，同时操桨急划，速度果然甚快，就是显眼了些；反正田冬也不需避人耳目，自在的在船上小舱中运气行功，修养了一日夜之后，快艇已经奇迹似的赶到巴陵，田冬与黄陵帮众别过，提起内息，加速往南方奔驰。

次日晚间，田冬已经赶过长沙，田冬也不歇息，继续向着衡阳奔去，前两天在船上休息，田冬折损的内息又补充的差不多了，应该能够赶到衡阳才喘口气，田冬这一路上，看到了许多南下的武林豪客，每个人都是拼了命的往南赶，想来自然是为了衡山上的翠杖，田冬也顾不了这么多，管他们骑的是什么快马，转眼就将这些人甩在脑后，至于一般的旅客，只怕想看清田冬的身形也不容易，也不需担心惊世骇俗。

天色刚明，田冬已经接近衡阳，遇到武林人士的机会越来越多，见到田冬迅捷的身形，惊讶者有之、喝骂者有之、想拦住田冬的也不少，不过自然未能如愿，田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罪人，依然一个劲的快赶。

忽然间，前方出现了一群僧侣，正缓缓的向南走，田冬依然故我的事先跃离官道，打算由侧面树梢超过去，却听到有人大声道：“阿弥陀佛……施主留步！”

田冬奔的何等之快，僧人这句话还没说完，田冬已经奔到了这群僧人之旁，田冬也不打算停步，这几天也都是这样冲过去的，田冬不理睬这些僧人，继续往前腾跃。

这些僧人果然感到不快，马上展开轻功，紧紧追着田冬，不过每位僧人的功力不同，队伍自然马上拉开，田冬奔出十来丈，发现居然有七、八人跟的上自己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虽然自己已经奔了一天一夜，加上因为官道比

较难奔，自己的速度确实因此降了不少，可是这一批人中居然有七、八个追的上自己，这还是这些日子以来首次发现，微微一怔间，只听刚刚发话的僧人又道：“ 施主请稍后，少林无乘有事请教。”

少林掌门？田冬唬了一跳，蓦然一收势，身子好像忽然被钉住一般，稳稳的停在树梢，诧异的道：“ 少林掌门方丈，无乘大师？”

那几名少林僧没想到田冬忽然停止，连忙定劲收势，却还是向前奔了数步才停下，几个老和尚老脸都不禁微红，这样岂非输了一招？他们也因此知道田冬并没有以全力奔行，心里不禁暗暗讶异。

田冬确实没有全力奔行，他可是要连奔个数日数夜，自然必须留些劲儿，田冬正打量着哪一位才是无乘大师，忽望见一名白须飘飘的老僧向着自己走了两步，施礼之后开口道：“ 老纳无乘……少侠如此年轻，莫非是‘ 奇鞭大破龙虎帮、空手逼和阴阳剑 ’的‘ 玄杉奇鞭 ’田少侠？”

又来了，田冬对这个名号很感冒，但是自己确实又是无乘说的那个“ 玄杉奇鞭 ”没错，田冬只好点点头道：“ 晚辈正是田冬，参见无乘大师。”一面跃下树梢，落到了无乘的身前数丈。

无乘点点头道：“ 听说少侠虽然年纪轻轻，当世却少有敌手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大师过奖……” 田冬心里焦急，这位少林掌门没事把自己拦下来闲聊吗？

无乘见田冬焦急的模样，微微一笑道：“ 少侠可是赶往衡阳？”

废话，再过去数十里就是衡阳城，不是去衡阳又是去哪里？田冬皱眉点点头道：“ 大师说的对，不过我……”

田冬正想说出自己其实是要赶去崇义门，无乘大师却先一步微笑道：“ 果然如此……田少侠，老衲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少侠缓一步，与老衲一起上衡山。”

“大师误会了。” 田冬解释道：“ 我只是经过衡阳，目的地不是衡山，在下是要赶往九疑山。” 田冬家人居住的绝谷，以范围来论算是九疑山区境内。

无乘微微一皱眉，摇头道：“ 当此情景，少侠居然还这么说，莫非以为少林无乘愚昧无知？”

“大师何出此言……” 田冬忽然想到原因，失声道：“ 大师以为我要去衡山抢翠杖？”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 无乘点点头又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 少侠果然是明白人，老衲决无私心，并非不愿少侠获得翠杖……少侠功力奇高，想来能顺利的由衡山夺得翠杖，但这时衡山脚下已经聚集了近万人，少侠下山时众人必当群起而攻，平衡一遭破坏，衡山必定血战连连，杀孽无数，何况双拳难敌四手，少侠最后也未必能顺利闯下山……明日武当派也将赶到，何不到时大家一起计较个万全的方法，最后少侠未必取不到翠杖。”

田冬听的不由点头，这位少林掌门说的确实有道理，问题是自己并没打算抢翠杖，田冬摇摇头道：“ 无乘大师，可是我真的有急事要赶回九疑山，怎么办？”

无乘的面色有些不高了，他望了田冬一阵子，虽然心中不信，不过他毕竟是有道高僧，不好直斥田冬撒谎，只好缓缓的道：“ 也许少侠所说是真，但是人心难测，老衲还是希望少侠暂缓行程，数十里路转眼即过，衡阳在衡山之南，过了衡阳，少侠若是想继续望南走，老衲自然不会强留。”

这话也是颇有道理，这二十来位少林僧人本来的速度就不算慢，跟他们走一程也没什么大不了……田冬迟疑了片刻，正想答应，忽然另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僧却不大和气的道：“田少施主莫认为自己天下无敌，若是一意孤行，莫怪少林僧众出手留客。”

田冬心里不禁微微有气，望着那人道：“请教大师尊号？”

“老衲罗汉堂首席。”老僧冷冷的道：“释无因。”

“原来是无因大师。”田冬望望这些僧人道：“好像没见到闻名天下的三相神僧？”田冬见这些僧人最老的只有七十几，想来应该没有三相神僧在内，这些人留得住自己吗？

无因一挥手，围上了十八位刚刚落在后方的持棍僧人，这才开口道：“便算是三位师叔不在，我们也能留得住少侠。”

田冬听的不顺耳，想了想忽然道：“诸位到了衡山，自然知道晚辈说的不是假话……”忽然闪身一冲，向着南方直奔。

这一下速度快的不可思议，十八个僧人一楞，田冬已经穿出了包围，哪知无因已然有备，大喝道：“孽障尔敢？”迎着田冬的去向就是一掌。

田冬心里火大，好端端的自己为什么变成孽障？于是不客气的一掌回攻，两人掌力一碰，无因被田冬一掌送出五尺，田冬只是微微一顿，依然向着大道冲去。

没想到少林掌门无乘大师却已经拦在当前，两手一伸，掌力弥漫而出，少林掌门果然不同，田冬察觉到不能像刚刚一样留力缓送，马上又提高了两成力道，两人一碰之下，果然传出一声轰然爆响，田冬与无乘同时向后弹开，田冬毕竟功力较高一筹，只飞推了三尺，无乘却顺着田冬的力道后飘，飞退了约莫一丈之远。

田冬颇为意外，依着无乘的功力，最多退个五尺，怎么会飞出这么远？这个疑惑马上就解开了，田冬只见十八根长棍正向着自己四面八方轰击过来，原来无乘是为了让这十八名僧人围住自己，这才向后让开，田冬有些诧异，这些僧人的功力比起罗汉堂首座无因还差的多，更不要说方丈无乘了，就算有十八人，怎么拦得住自己？田冬迅速的一弹即起，同着左方三位僧人的长棍挥掌，打算将他们击溃之后闪身逃出重围，再以全速急奔，谅他们也拦不住自己。

没想到田冬的掌力与长棍的劲力一接触，田冬赫然发觉在对方长棍方位巧妙的配合变化下，居然将整体的劲力交叠连接在一起，十几人的力道田冬自然不易对付，田冬一个未运足劲力，当场被震回阵中，田冬连忙展开虚幻步，险险的闪过了数十道长棍的攻击，只听到罗汉堂首座无因在圈外得意的道：“施主最好束手就缚，不然这些弟子功力未精，能发不能收，有了损伤反为不美。”

田冬更是生气，要自己束手就缚？门都没有，拳指掌不断的在阵中变化，配合上迅捷的步法，勉强支持着不败。

众人在此停顿了一阵子，一批批往南赶的武林豪客自然也逐渐地到了此处，见到一群少林僧围着个年轻人动手，有些人见识较多，已经认出了少林掌门，更是吃惊，反正田冬与十八位僧侣已经将路面占满，大家都是武林中人，干脆留下来驻足观赏。

过了片刻，又有一批三十余人赶到，其中一人更是惊讶的叫了出来：“少林罗汉阵？咦……居然是无乘大师？”

无乘回头一望，施礼道：“原来是莫施主，风云镖局终于赶到了。”

来的人正是莫严，他望见阵中翻腾来去的正是田冬，心中十分诧异，他昨夜歇宿于长沙，才得到步连云等人刚进入武汉的消息，田冬怎么会忽然在这里出现？还与少林僧人打了起来？

莫严向无乘与无因等人见礼之后，诧异的道：“方丈大师，这位不是田少侠吗？”

无乘和声道：“莫施主说的没错，这位正是田少侠，老衲请田少侠与老衲一同前往衡山，田少侠执意不肯，老衲不是田少侠的对手，无奈之下只好以十八罗汉阵相对。”

众人一阵哗然，名满天下的少林掌门方丈居然自承不是田冬的对手，武林人士本就喜欢热闹，听到这种大消息，自然纷纷窃窃私语，彼此探问“田少侠”是何来路，待得知原来是打退过黄木森，逼和过莫严的“玄衫奇鞭”田冬之后，这些人才一副原来如此的脸色，对于田冬为何不穿黑衣，有人说田冬从此换穿青衫，可以改名为“青衫奇鞭”；又有人说田冬大概是想避人耳目，所以不穿黑衣；更有人说田冬穿的一袭青袍，正是冲着少林僧的青色僧袍，看来田冬打算挑了少林寺，最大的证据就是两方在此打了起来；反正各人有各人的解释，千奇百怪、不一而足。

而无因见方丈无乘示弱，不满的接口道：“方丈何须太谦，您只与这位小施主对了一掌，怎能自承不如？”

无乘微微一笑，也不再答腔。

事实上少林方丈无乘大师也不知道田冬的虚实，他只因为内力不如田冬，便心想自己应该不是田冬的对手，不过他没想到田冬的招式也有些问题，两人要是真打起来胜负还是难言，但话说回来，田冬若是要溜，无乘还真的拦不住田冬。

而田冬虽然无法破阵，但这些僧人毕竟功力不如田冬，虽然劲力汇集起来不易对付，动作还是没有田冬敏捷，田冬闪来闪去，偶而闪不过的时候来一招“四面楚歌”与“怒海搏涛”融合的功夫，总也勉强能招架。

不过这一招毕竟极耗真力，幸好还不用连续施为，不然田冬内力再强，也会慢慢被拖垮，田冬听到莫严与无乘的对话，知道围住自己的便是名扬天下的少林罗汉阵，心里不禁有些得意，少林罗汉阵可说是少林派的镇派之宝，足见少林寺也还蛮看重自己，不过这只有坏处没有好处，田冬开始烦恼着应该如何冲出包围。

又过了片刻，田冬逐渐焦急，刚刚要是应承随他们前去，这时说不定已经到了衡阳，田冬脑海中只想着自己该不该投降？但是四面这么多人，现在投降实在颇为难看，田冬终于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虽说自己不好名，但是也不大愿意漏气，田冬一面动手，一面听着莫严与无乘两人的对话，忽然听见莫严一句话由圈外传来：“……听说少林罗汉阵还没被人空手破过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，田冬灵机一动，想到了破阵之法，田冬不再迟疑，右手入怀一抽一抖，近两丈的蛟筋直穿而出，四面一挥动间，立即将十八位少林僧人组成的圈子逼开了一丈，四面立时采声大起，“奇鞭！”“奇鞭出手了！”的呼声此起彼落，倒是没人再叫玄衫了。

少林寺众人听到喝采声自然脸上不大好看，不过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，除了和少林派有渊源的人之外，大家喜欢看到的还是名门正派摔摔跟斗，自

然纷纷替田冬叫喊助威，田冬在众人的呐喊声中，继续将蛟筋往外围的棍圈猛然一击，两方力道一碰，轰然一声，十八位僧人在田冬全力攻击之下，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，田冬蛟筋猛然一抖，将力道消去，却也因此软软的垂下，仿佛失去了力道。

众僧见状立即加劲前跃，越过躺在地上的蛟筋，十八條长棍一起向着田冬轰来，四面围观的群众忍不住惊呼起来，以为田冬必死无疑，连无乘大师都叫道：“别伤了他的性命。”

怎知这时本来软躺在地面的蛟筋，尾端忽然一扬，从外围向着一名少林僧人攻来，那名少林僧一惊，若是不回身防守，自己先被击伤，环环相扣的罗汉阵劲力必然瓦解，但若是回身防守，罗汉阵也是一样被破，本来罗汉阵自有对内对外不同的阵法，但是这时仓促之下，也由不得他们转换，何况阵中又有田冬在？

这名僧人正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田冬的蛟筋已经袭到了这名少林僧的背后，噗的一声，少林僧背心灵台穴一麻，浑身一软的倒地，田冬蛟筋抽回，左掌右鞭一挥，这时十八罗汉阵的劲力连结已出现空隙，田冬自然势如破竹的冲出重围，田冬一面前奔，一面望见前方的无乘大师，心想这一次可不能再让他拦住，蛟筋倏然回收，两手鼓足了劲力，等着给他一记“璞玉拳”另外附加“落叶飞花指”。

没想到无乘忽然一让，双掌合什的道：“多谢田少施主手下留情。”却是让田冬毫无阻碍的一跃而过。

原来无乘大师见田冬本可伤了那名弟子，后来却只是轻点了一下他的穴道，加上田冬面对自己空手拦路，居然立即收了蛟筋，不占自己的便宜，这种气概可是当世少有，他可不知道田冬的手上功夫比较厉害，心中正十分感念田冬的仁厚，是以不再阻拦。

田冬刚刚也是听到无乘大师叫弟子不伤自己，心中一动念间，将蛟筋顶端穿透的刚劲临时转变为点穴的柔劲，这才没伤了那位少林僧，这时见已经无人拦截，田冬对于无乘大师的光明磊落也颇为佩服，于是田冬一面迅速飘行，一面远远传声回来道：“方丈大师，在下确实不是赶去衡山，还请大师勿虑。”

这时四面瞪大眼的围观众人才回过神来，喝采欢呼声连接爆起，不绝于耳。这一役奇鞭一出，三招之内大破罗汉阵，迫的少林掌门让路相送，田冬再度扬名天下，只是田冬本人恐怕会不大愿意。

卷四完

请看《翠杖玉球》卷五

下期预告：三对三！

正邪最后总清算！

人心难测，祸起萧墙！

赶回崇义门的田冬，将面临什么危局？

他和顾玲如、小菊的三角关系，如何收场？

吃了三颗八宝护心丹，田冬莫名其妙进入“动悟”状态，他的武功还会有什么恐怖的位置？

武林大会中，各方特级高手云集，翠杖玉球的故事，即将进入最后的高潮！



## 第一章 人心难测

顾玲如读完田冬的书信之后，心中是又酸又甜，田冬果然没有忘记自己，自己真的是误会他了？等他回来，自己还要好好向他陪罪才是，顾玲如想的开心，忍不住嘴角绽开了一丝甜甜的微笑，忽然身后传来声音：“小姐，您在笑什么？”顾玲如吃了一惊，连忙回头笑骂：“坏兰兰，你怎么不声不响的溜进来！”

兰兰抿着嘴直笑，瞄着顾玲如道：“小姐，我好久没见到你真心的笑容了。”顾玲如知道瞒不过兰兰，有些害羞的道：“你……真多事……”

“小姐。”兰兰微笑道：“田少爷怎么说？”

“没说什么……”顾玲如将信收了起来，扭捏了一下又说：“与小菊姐姐说的差不多。”

“喔……”兰兰转开头，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模样道：“小姐不说就算了……”一面挪挪房中的摆设，不理睬顾玲如。

顾玲如反而忍不住想说话，轻轻一跺脚道：“兰兰……”

“小姐，又怎么了？”兰兰转回头，向着顾玲如眨眨眼，一脸无辜。

顾玲如见到兰兰似笑非笑的模样，忍不住嘟起嘴埋怨：“你……笑人家。”

“哪有？”兰兰道：“小姐不是说我多事？”

“好啦……”顾玲如只好认输，拉过兰兰，喜孜孜的道：“兰兰，田哥哥说他事情一办完，马上就会回来找我。”

“真的？”兰兰也替顾玲如高兴，点点头笑道：“本来就应该这样……那个莫少侠真坏，居然藏着田少爷的信，它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……当初我就看田少侠一脸忠厚，只是小姐一直说田少侠旧情复燃，我才陪着小姐骂他的……”

“别说了啦……”顾玲如不好意思的打断了兰兰的话，忽然面色一凝，有些疑惑的道：“兰兰，你说小菊姐姐为什么不肯跟我们一起生活……是不是因为我太小气了？”

兰兰皱皱眉，欲言又止的道：“小姐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”

“兰兰。”顾玲如有些不高兴的说：“干什么吞吞吐吐？”

兰兰受逼不过，开口道：“我也是瞎猜的……我觉得小菊姑娘，似乎有些自卑。”

“是吗？”顾玲如想想小菊刚刚说的话，是真有一些这种感觉。

“还有……”兰兰想了想，索性一起说出来：“小婢觉得，小菊姑娘应该也喜欢田少爷。”

顾玲如又紧张了，捉着兰兰道：“不会吧？”

“这也未必对……”兰兰摇摇头道：“小婢只是想……就像小姐说的，小菊姑娘要是因为田少爷那么说才恢复，田少爷在他心中一定占了很重的份量，何况她一清醒，就搂着田少爷不放？”

听到这里，顾玲如难免又有些醋意，顿了顿才勉强道：“那小菊姐姐为什么会来对我这说这番话？”

“可能是因为小菊姑娘看出田少爷喜欢的是我们小姐。”兰兰偷笑道：“所以为了田少爷的幸福，小菊姑娘只好让贤。”

顾玲如见兰兰一副说笑的模样，忍不住搔着兰兰的腰枝道：“死兰兰、坏兰兰，你又消遣人家。”

兰兰身无武功，哪里挡得住顾玲如的一双魔掌，笑的滚倒在地，连连讨饶，顾玲如直到兰兰有些喘不过气来，这才松手笑道：“看你还敢不敢笑话我。”

兰兰喘了几口气，这才叹声道：“我的好小姐，虽然小婢有些开玩笑，不过小婢真的是这样想的。”

顾玲如微微一怔，其实也有些认同兰兰的推理，于是点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小菊姐姐对田哥哥有大恩，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照顾她……啊，兰兰，你快去西厅，要是爷爷与小菊姐姐谈完了，别让小菊姐姐走了，我要留她住下来。”

“好！”兰兰微笑点点头，迅速地往外走，一面不忘调侃顾玲如的道：“不然田少爷回来又会怪小姐，对不对？”

“兰兰！”顾玲如脸红起来，见兰兰在笑声中走出房外，顾玲如的脸上又露出甜甜的笑容，想着自己帮田冬留下了小菊，田冬一定会很高兴的，他现在在作什么？有没有想着自己？还会不会再写信来？听说天下武林齐聚衡山，武当大会风流云散，田冬应该也会赶去衡州……那他会不会顺道赶来郴州见自己？见到他，自己要不要再假装生一会儿气？

顾玲如一个人陶醉了半天，忽然见到兰兰急急奔回房中，嘴中还连叫着：“小姐，小姐。”

顾玲如忍不住埋怨道：“兰兰，你急匆匆的作什么？”

“小姐，不好了。”兰兰脸上神色不对的道：“少门主把小菊姑娘关起来了。”

顾玲如微微皱眉，有些不高兴的道：“兰兰，你怎么开这种玩笑？”两人平常相处好似姊妹，兰兰有时会有会开开顾玲如的玩笑，但是拿这种事情说笑，顾玲如不由得有些不高兴。

“是真的。”兰兰额上都急出了汗，拉着顾玲如跳脚道：“小婢怎么会开这种玩笑！”

顾玲如这才相信，连忙焦急的站起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兰兰急急道：“我听说少门主与她谈没多久，就吩咐将小菊姑娘关入后山，这还是一个弟子不小心听到，听说去的都是年纪较大的万字辈弟子。”吴万保等人是万字辈中年纪较小的，较大的已经年近三十。

“后山？”顾玲如诧异的道：“怎么不是地牢……后山哪里有关人的地方？”

“小婢不知道……”兰兰摇头道：“小姐，少门主是不是还在生田少爷的气？”

顾玲如焦急的踱步，心里思索着后山能关人的地方，心中忽然灵光一闪，顾玲如立即对兰兰道：“我知道了……‘阳氩石室’……可是怎么会关到那里去？”兰兰瞪着双明亮的大眼无法应对，她根本不知道“阳氩石室”是做什么的、在什么地方，怎么回答的出顾玲如的问题？

顾玲如也没期待兰兰回答，一面想，一面缓声对兰兰道：“那是门中专门用来闭关的地方，只能从外面开启，门里知道的人也不多，我很小的时候，

爹爹就曾被爷爷关在里面修炼两年，那时田哥哥还没到崇义门来……唔……兰兰，我要去一趟。”兰兰有些诧异的道：“小姐……您不先问问少门主？”

“这几天爷爷和爹爹好象有事情瞒着我……”顾玲如摇摇头，心里涌起了不祥的预感，脸色带愁的道：“我亲自去看看，兰兰，我要换劲装。”

兰兰知道顾玲如打算暗探，也就是说自己无法跟去，兰兰一面帮顾玲如收拾，一面担心的说：“小姐，你要小心些。”“我知道。”顾玲如换好衣裳，穿窗而出，见四下无人，顾玲如腾身翻出墙外，一面奔，顾玲如只觉得自己十分紧张，心跳越来越快，但是究竟为什么越跳越快，顾玲如连想都不敢想，只想转头奔回房中不管此事，但是不去看个究竟，自己一定不会安心，顾玲如只好抱着个忐忑的心，沿着山林直奔向后山。

两个多时辰之后，顾玲如已经伏在一处山崖边往下望，山崖底下是个小平台，一旁的山壁根乳石无数，中间的部分略为平整，正是所谓的“阳氤石室”。“阳氤石室”虽名之为石室，其实那只是一个半天然、半人工的石穴，洞口有个小山般的坚硬大石，石旁不远立着根半人粗的巨大钢柱，钢柱上有着几个互相咬合、大小不等的大型绞盘，上面穿绕着小臂粗的铁链，一直延伸到石块上。

这时正有五、六名与顾玲如同辈的万字辈门人正在艰辛的解开铁链，准备将铁链带回崇义门，叮叮当当的响声正不断的传出。这些门人都十分小心，深怕一个不注意，铁链一跌，不是压伤手就是压断脚，看到这个情景，顾玲如想起年幼时爹爹闭关，开关的时候自己曾与母亲来这儿迎接，那时七、八位师叔合力以铁链将大石斜斜绞起，然后爹爹才从石底的缝隙中蓬头垢面的爬出，顾玲如记得那时自己才四岁，因为爹爹两年未修剪毛发，形貌变得十分奇怪，过来抱自己的时候自己还吓的哭了，后来爹爹还常常为了这件事取笑自己。

这种地方向来只用作闭关的场所，怎么会变成关人的地方？顾玲如本来还有些怀疑，但是见到正有人在收拾铁链，心中一沉，知道这下没错了，这个铁链只有打开洞口的时候才会由崇义门中带来，平时将铁链收藏在门中，就算是有人想来打开石穴也没办法，但要是有人闭关修炼那是大事，自己没有可能不知道。

过了好片刻，那几名师兄合力将铁链搁在一辆轮幅特别宽的铁板车上，缓缓的将铁链推回崇义门，这些铁链总有数百斤重，师兄们推的十分吃力，顾玲如心血下沉，她不明白为什么顾革裘要将小菊关入这个石室中，关到这里来，连送饭都颇麻烦，怎么不干脆关到门中的牢房？顾玲如想了片刻，便算是所有征象都显示小菊被关在此处，还是要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，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站起，打算绕路攀下山崖，不过才刚回过头来，却见到自己身后五丈居然站着一个人影。

顾玲如吓了一跳，看清之后才有些迟疑的道：“二……二爷爷？您……不是不在吗？”在顾玲如身后的正是顾革裘，自传出他与顾革裘争执之后，他便出门未归，顾玲如没想到他居然出现在自己身后，见顾革裘脸色沉重，顾玲如又鼓起勇气道：“二爷爷，你是来看守的吗…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？”

顾革裘脸色更沉重，缓缓摇摇头道：“不，二爷爷就是为了这件事和你爷爷闹翻……如儿……你都知道了？”为了小菊的事情和爷爷闹翻？顾玲如有些莫名其妙，小菊才刚到，二爷爷和大爷爷闹翻可是好几天了，不过反正

这件事爷爷确实做的很奇怪，顾玲如还是同意的点点头，难过的道：“爷爷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顾革袭叹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如儿，其实我才刚从衡阳回来，到这儿就见到了你……你爹鼎祥为了你，跑去找田家理论，无意中见到翠杖，回来向你爷爷一说……结果就这样了……这件事实在不应该，田冬对不起你只不过是大哥的借口，实际上是他听到翠杖之后起了贪心……唉……他把田家一家人捉回，现在翠杖又交了出去，真不知田冬回来要如何交代。”

顾玲如越听越惊，怔怔的说不出话来，顾革袭望见顾玲如的脸色，也是微微吃惊的道：“如儿，你……我以为你知道了……啧啧……糟糕！”

“二爷爷……”顾玲如浑身无力的依靠在一株树干旁，摇头不信的道：“您说……爷爷把田冬的爹娘、哥哥他们一家人捉来……关在这里？”

“这……”顾革袭无言以对，顿了顿脚叹道：“你……不然你知道了什么？”

“小菊姐姐……”顾玲如焦急的道：“……我知道的是爷爷把小菊姐姐关起来了，田叔叔他们我不知道……怎么可以这样……田哥哥回来一定不理我了……”顾玲如焦急的哭了起来。

顾革袭张大了嘴，诧异的道：“小菊？……你说的是那个让田冬移情别恋的女人？她怎么会来？田冬呢？”顾玲如一面掏着手绢拭泪，一面哭哭啼啼的诉说着小菊说的话，说到最后，顾玲如忍不住道：“爷爷这样做，我怎么办？二爷爷……我……我要去找田哥哥，叫他不要生气。”

顾革袭听到原来是一场误会之后，也是傻在那里，见顾玲如转身要走，连忙一拉顾玲如道：“千万不可，如儿，你要为崇义门想想。”顾玲如一怔，不解的望向顾革袭，顾革袭接着忧愁的道：“田冬的武林声望与以前大不相同，他的功夫本高，听说还与‘西陲大豪’路恨天、‘白衣大侠’步连云结成兄弟，要是他知道了，一怒之下来大闹崇义门，崇义门只怕就此毁了。”

顾玲如听的傻掉了，摇头迟疑的道：“不会的……只要放了他们，田哥哥不会记恨的……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。”顾革袭沉重的道：“可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如儿，这件事就是因为绝不能泄漏出去，所以门主才将他们关在这里，如儿，二爷爷知道这样不对，所以才和你爷爷吵了起来，但是翠杖一失，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走了……你想想，田冬和崇义门，你要怎么选择？”

顾玲如才不想在两者间选择，她呆了半晌，才勉强道：“可是……既然翠杖是田哥哥家中的东西，他会不知道吗？还是会找来的，我们干脆先放了他们，好不好？”

顾革袭摇摇头道：“仇已经结下了，放了他们还是一样的。如儿，你爷爷现在只期望田家发现翠杖是在田冬离开之后，若是这样，田冬不会因为翠杖而想到田家失踪与崇义门有关，你虽然还是可以嫁给田冬，不过……这件事难保哪天泄漏了出去，你首先就会有危险……换句话说，要是田冬早就知道翠杖的事，他迟早会到这里问罪……我们要是搪塞不成，最后只好以他家人的性命相胁……如儿，你……还是早点死心吧。”

顾玲如再也说不出话，刚刚见到小菊，一扫月来的阴霾，没想到才高兴不到半天，突然又知道了这件令人心碎的事……就算田冬不知道这件事，自己难道可以安心嫁过去吗？当然不行，难道自己与田冬真的没有缘分？难道田冬真的应该和小菊在一起？何况小菊也被关了……想到小菊，顾玲如忽

然面露恐惧的问：“二爷爷……难道爷爷要将他们关一辈子吗？”

顾革袭叹了口气，没再回答顾玲如的问话，只是对着顾玲如和声道：“你别想这些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不。”顾玲如见顾革袭不回答，更是慌张的摇头道：“他们什么事都没做，怎么可以关他们一辈子？这样我们不是和龙虎帮一样坏吗？”顾玲如一面说，一面往身后的山林退，说完了转身便奔。

顾革袭见顾玲如要跑，叹了一口气之后才急追过去，顾玲如身法虽然不错，不过毕竟还是不如顾革袭，顾革袭很快的追到顾玲如身后，伸指一点，顾玲如浑身一软，已经摔入顾革袭的怀中，顾革袭黯然叹道：“如儿，二爷爷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是为了崇义门，二爷爷只好想办法遮掩了……大哥啊大哥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？”轻轻抱起顾玲如，一面叹气，一面回头向着崇义门奔去。

当晚，莫采心为了藏信被顾玲如揭发的事情，正一个人待在房中失魂落魄，忽然听见门外咚咚的响了两声，莫采心不大高兴，懒洋洋的道：“谁啊？”门外的人和声道：“莫贤侄，是我……顾鼎祥。”

莫采心吃了一惊，连忙跳起开门，果然是崇义门少门主顾鼎祥，莫采心赶忙致歉道：“世叔，采心不知您大驾光临，多有失礼，尚请海涵……世叔请坐。”一大堆礼貌自然而然的拿了出来。

“不用多礼。”顾鼎祥面色含忧，挥了挥手自行落坐，一面道：“你也坐。”

“世叔……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莫采心忐忑的想，莫非顾玲如将书信之事告知长辈，顾鼎祥是来取消今日的约定，顺便赶自己走路？顾鼎祥望望莫采心，缓缓道：“今日与莫贤侄商量之事，贤侄还记得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、当然记得。”莫采心一面道，一面心中暗叹，果然为了此事……看来顾玲如坚持不嫁，她爹也拿她没辄，自己应当如何解释才能力挽狂澜？

“记得就好。”顾鼎祥却接着道：“不知贤侄可想出了方法？”

莫采心一愣，这话与自己想的情况大有不同，不禁有些结巴的道：“什……什么？”顾鼎祥皱眉道：“贤侄……”

“喔……”莫采心神智一清，连忙胡乱的接口道：“方法……当然，当然。”

“当然？”顾鼎祥面露惊喜的道：“贤侄已经想出来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莫采心颇尴尬的道：“是有些眉目了，不过还没完全成形……”其实他脑海中根本一片空白，只好先搪塞一下。

顾鼎祥有些失望的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才道：“贤侄要快些，刚刚衡阳的弟子传来急书，田冬今晨通过了衡阳，听说还大破十八罗汉阵，逼退少林掌门方丈……只怕在两日内就会赶来崇义门。”莫采心一愣，田冬未免太可怕了吧？这样就算找来大伯莫严帮忙，也打不过田冬，自己怎么想的出办法？

顾鼎祥见莫采心的脸色，迟疑了一下才低声道：“贤侄，要是能让他昏迷就行了……不过田冬的功力极高，普通的迷药自然没有作用，听说贤侄与‘毒僧’无钦颇有交情，不知有没有办法弄到一些强力的迷魂药物？”

莫采心眉头一皱，故作为难的道：“这……迷魂药物，似乎有违门规……”事实上莫采心自己明白，论起交情，无钦与田冬的交情比自己好上百倍，要是无钦知道自己要迷昏田冬，不先把自己迷昏个几十次算是客气了。顾鼎祥顿了顿，忽然下了决心的道：“贤侄帮了这个忙，第二个条件尽可慢慢商议。”

莫采心双目一亮，顾鼎祥这话的意思是，就算顾玲如不想嫁，也可能

会将她嫁给自己？这下不拼命不行了……迷药、迷药……莫采心苦思片刻，忽然一拍掌道：“有了，我确实有迷药，任他大罗金仙，服下了也是必倒无疑。”“这话当真？”顾鼎祥忍不住站了起来。

莫采心用力的点了点头，也忍不住露出欣喜的笑容，自己的一片痴心终于感动上天，让自己在这种时候忽然脑筋灵活起来，日后要是能够娶得顾玲如，必定要回武当山，在真武大帝跟前好好磕几个头。顾鼎祥见莫采心忽然一脸崇敬的望着上方，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，催促道：“贤侄的迷药究竟是什么？能不能让愚叔先睹为快？”

莫采心探手入怀，取出一个小玉瓶，得意的一笑道：“就是这东西，八宝护心丹！”

“八宝护心丹？”顾鼎祥诧异的问：“那不是武当的疗伤圣药吗？”

“没错！”莫采心微笑道：“水能载舟、亦能覆舟，八宝护心丹疗伤时具有奇效，平时服下也会有助功力提升，但是只要一次服到三粒，任他功力再高，也会昏睡至少一日至五日，我这次回山一共获赐五粒，尽够使用，另外两粒……就送给门主、世叔服用。”

顾鼎祥微有迟疑，摇头道：“田冬这次要是过来，对我们恐怕已经有些怀疑，他未必会愿意服下这三粒。”莫采心这时似乎真的受了真武大帝保佑，头脑果然格外清楚，微笑道：“这还不简单……世叔只需依着我的方法，田冬是非吃不可，到时候他昏迷不醒，还不是让世叔宰割？”

“哦？”顾鼎祥见莫采心说的这么有信心，也有些兴奋的道：“愚叔愿闻其详。”

两日后，一脸迷惘的田冬果然踏上狼胁岭，他一日前奔到父母家人所居的荒谷，赫然发现谷口的木栅已经被火焚毁，父母兄长居住的茅屋也已经被焚烧一空，一个人也见不着，田冬寻到那个隐密的山洞，似乎并没有人进入过，依然保持原来的模样，田冬没见到什么打斗的痕迹，也没看到血迹，呆坐了半天之后，无可奈何，怀着不安的心，北返向着崇义门奔去。

逐渐接近了崇义门山门，田冬见到刚刚修复个大概的房舍，有些还有被火烧焦的痕迹，不由得又想起昨日回去的山谷。无可避免的，田冬开始怀疑起崇义门，但是田冬虽然已经走到这里，他仍然没有想出自己应该如何应对，所以随着距离越来越接近，田冬的脚步也越来越慢，直到守门的陈大有远远望见田冬，先嚷了起来：“田冬，你回来了？”

陈大有是以前的朋友，也是记名弟子之一，田冬见到他脸上的笑容，心安了一大半，快步向陈大有走近，一面挤出微笑道：“大有，崇义门怎么了？”

“别提了。”陈大有挥挥手笑道：“前一阵子被一大堆牛鬼蛇神攻击，死的死伤的伤，你这个女婿没有赶回来助阵，小心你丈人不要你了……对了，听说你得罪了小公主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一点误会。”田冬尴尬的笑笑道：“你有听说什么吗？”

“听说什么？”陈大有颇意外的道：“小公主的事吗？”

谁问你这个？田冬皱着眉道：“不是……我是说我家人的事。”

“没有啊……”陈大有摇摇头，想了想又道：“对了，田冬，有个武当派来的家伙似乎在打小公主的主意，你要小心点，快点去哄哄人家。”

武当派的？田冬有些意外，想了想又道：“大有，你知不知道门主的翠杖怎么来的？”陈大有还没回答，这时广场上传来叫声：“田冬！你终于回

来了，门主在等着你呢，快一点。”

田冬转过头，见到是两位四十岁左右的鼎字辈弟子，田冬虽然不熟，也算是见过，于是连忙施礼，其中一人微笑道：“田冬，你快随着胡师兄去见门主，他老人家等你好久了。”胡师兄向田冬微笑点点头，头微微一扭，示意田冬随着他走，于是田冬对陈大有道：“大有，我先进去了，没值班的时候我们再聊。”随着胡师兄往崇义门进去。

陈大有见田冬走的极快，于是大声嚷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转头一看，却见到留下来的赵师叔脸色已经沉了下来，陈大有意外的道：“赵师叔，有事吗？”

赵师叔缓缓一字一句的道：“把你们的每一句对话说一遍……你刚刚第一句话是：‘田冬，你回来了。’然后呢？”

“怎……怎么了？”陈大有吓了一跳，小时后的习惯又出现了，眉头皱成一团。

“他怎么回答的？”赵师叔依然沉着脸。

“他……”陈大有结结巴巴的道：“问我们崇义门怎么了……”

“很好。”赵师叔点点头鼓励的道：“接着呢？你怎么回答？”

等陈大有结结巴巴的说完，赵师叔这才急步赶回门中，不知道向谁报告去了。当陈大有有些惊慌的诉说时，田冬已经越过了广场，与姓胡的壮年人走到一处花厅中，他停了下来，将门推开道：“田冬，你先进去，门主马上就到。”田冬点点头，进去不久，一名丫环送上了清茶，田冬也没碰那杯茶，有些坐立不安的等候着顾革裴，丫环侍立了片刻，这才向田冬微微躬身道：“田少爷，你长途跋涉，要不要小婢先帮您送些点心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田冬摇摇头，他想起两位结义兄长的嘱咐，还是先不要吃什么东西比较好。“那……小婢下去了。”丫环微蹲施礼，便即缓步踏出门外。

田冬又等了一阵子，终于听到顾革裴的声音，正十分和善的从外面传入：“冬儿？你可回来了。”同时见到顾革裴推门而入，微笑的望着自己。田冬的疑忌之念大减，对着脸上带笑的顾革裴道：“爷爷，田冬赶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就好了。”顾革裴摇着头道：“快坐下，唉，你要是半个月之前赶回来多好……对了，你回去见过爹娘了吗？”

田冬就是来问这件事，见顾革裴主动提起，连忙焦急的道：“顾爷爷，我回去过了，可是我爹娘、哥哥们都不见了，您知不知道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见了？”顾革裴笑容一失，望着田冬惑然道：“奇怪了，半个多月前，你大哥田春才将翠杖送来，他们要是要搬家，没理由不说一声呀？”

田冬诧异的道：“我大哥将翠杖送来？”自己明明叫哥哥们藏好的。

“对呀。”顾革裴微瞪了田冬一眼，故作生气的道：“你看看，害的我们崇义门一阵大乱，你这个孙女婿又不来帮手，爷爷只好转手又送出去。”

田冬无言以对，只能有些尴尬的道：“这……我有叫哥哥收好的……”

“这其实要怪我。”顾革裴面色一凝，打断田冬的话道：“冬儿，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，你和如儿被古朴捉走的事情？”

田冬当然记得，只是不明白这时候忽然提起十年前的事做什么？只好点点头，不好接口。顾革裴继续道：“十年前古朴逼我们找翠杖，我们曾将翠杖的大略形式与特征传出，要所有人注意，看看会不会有消息，本来也没奢望会找到，没想到半月前你大哥忽然送过来……嗯……说是你交给他，他

过了一阵子，忽然发现与当年我们所提的翠杖很像，想了想就送过来了，没想到后来消息走漏出去，闹了不少麻烦。”

原来如此，田冬对崇义门消失了疑忌，开始担心起家人失踪的事情，于是开口道：“顾爷爷，二爷爷在不在？我想问问他有没有我爹娘的消息。”顾革裴摇摇头道：“革袭不在……这样吧，等一下让鼎祥陪你去问问住那附近的壮族人，说不定会有眉目。”

“谢谢爷爷。”田冬正是想这样作，见顾革裴想的周到，田冬连忙道谢。

“别谢的太早了。”顾革裴摇手道：“爷爷有件事要拜托你办。”

“请爷爷吩咐。”田冬连忙站起道。

“坐下、坐下。”顾革裴挥手示意田冬无须紧张，一面扬声叫道：“鼎祥……鼎祥……准备好了没？快把东西拿来。”

少门主顾鼎祥不久便奔了进来，一面道：“好了、好了……冬儿，听说你功力大进，威震武林，可真不容易呢。”田冬连忙道：“岳父别这么说，冬儿只是侥幸而已……爷爷，您有什么事要冬儿办的？”

顾革裴面色一正，对着田冬道：“冬儿，崇义门这次不战而降，被迫交出翠杖，实在是奇耻大辱，爷爷要你去衡山，看看武当和少林研究出什么方法公平竞争，若是有机会，就把玉杖抢回来，让人知道崇义门也不是好欺侮的。”田冬对这件事自然没有兴趣，所以面有难色的道：“爷爷，可是我想先去找爹娘……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顾革裴点点头道：“之前是爷爷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既然知道了，这附近百里地毕竟是崇义门的地盘，总会有点消息，等有了好消息，咱们找到了你爹娘，你再去衡山帮顾爷爷的忙，好不好？”

既然这样田冬自然没有意见，于是高兴的点头道：“冬儿遵命……嗯，冬儿能不能先去看看如儿？”顾革裴与顾鼎祥对望一眼，顾鼎祥接口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还要先等等，爹还有话告诉你。”

田冬转回头望向顾革裴，只见他含笑道：“冬儿既然愿意帮崇义门出这口气，我们也不能藏私……鼎祥，取出来。”顾鼎祥对着田冬笑了笑，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玉瓶，拔开瓶塞一倒，只见瓶中咕噜噜的滚出了五粒小指大的药丸，顾鼎祥随即摊开手道：“冬儿，你拿三粒。”

田冬莫名其妙，依言从顾鼎祥的手中任意取了三粒，顾鼎祥手中还剩两粒，他立即将一粒交给其父顾革裴，一面道：“爹和我各一颗。”田冬诧异的问：“这是……？”

“崇义神丹。”顾革裴望着手中的药丸道：“对于内力颇有助益，这一炉炼出了五颗……”随即一仰头，将手中的一粒药丸吞了下去，顾鼎祥也不怠慢，跟着吞下一粒，这时顾革裴才接着道：“……这三颗就让你服下，想来多少会有些帮助。”

田冬连忙摇头：“冬儿不敢，最多一颗便够……还是爷爷和岳父各两粒。”

“我们内力不足，服多了也没多少帮助。”顾鼎祥微笑道：“冬儿，你先试服一颗，要是觉得吸收蛮舒畅的，再将另两颗服下。”

田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，只好依言先服一颗，药丸一入腹中，便觉一股暖意从腹中涌出，随着奇经八脉的运转送到全身，果然对于内息大有帮助，田冬感激的道：“岳父，真的好有效，崇义门有这种神丹，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”



“当然。”少门主顾鼎祥开心的笑道：“这可是崇义门之秘，既然有效，还不将那两颗服下？”

田冬心怀感激的将两颗药丸一起吞下，暖流再度升起，田冬一面引流四散，一面心想，步大哥与路二哥都多虑了，崇义门对自己可是好的很，同时却觉得舒畅的感觉直袭脑门，全身有些松软，田冬身子不稳的微微一晃，顾鼎祥立即过来扶助田冬，一面道：“冬儿，可能药力强了些，你快坐下歇歇。”

田冬依言坐下，在全身舒适之下，强烈的倦意袭上身来，不久眼皮越来越重，终于再也睁不开，沉沉睡去。

## 第二章 情断魂伤

田冬在全身舒畅中，缓缓的苏醒，脑海还有些昏沉，对自己为什么忽然睡着，脑中是一片空白，眼睛微微眨了眨，发觉眼前是一片漆黑，心里不禁有些讶异，刚刚不是才大白天，怎么一下子就天黑了？田冬这时四肢百骸都极为舒畅，懒洋洋的不大想动，好久没有这种睡的极舒适的感觉，田冬鼻子轻轻的唔了两声，颇想闭眼再睡，没想到身边却传来惊喜的叫声：“小冬？小冬你醒了？”

田冬睁大眼睛，这……这不是大哥田春的声音吗？田冬在隐隐的微光之中，分辨出凑过来的人脸，果然是大哥田春，田冬颇为诧异，勉强爬起身道：“大……哥？”田冬听到一阵杂乱的步伐声传来，由远而近约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走来，田冬吓了一跳，二哥、三哥、爹、娘、几位嫂嫂、侄子，居然还有小菊？田冬诧异的道：“爹、娘……顾爷爷找到你们了？小菊姐姐，你……怎么会也在这里？”田冬身体的知觉还没完全复元，一时好似犹在梦中。

田大柱犹带怒气的道：“什么顾爷爷，我们都是被崇义门捉来的，关了有半个多月了，小菊姑娘是几天前才被送进来，过没两天，你也像条死狗般被推进来，睡了一日一夜，真是的，被暗算了还不知道。”“什么？”田冬转头四望，微光是由自己身后传入，那是个宽约两尺，高不到半尺的石隙，其它的地方都是石壁，田冬诧异的问：“这……这是地牢？”

“也不大像地牢。”田春扶起田冬道：“后面还有盥洗、方便的地方，有个小水池，里面有源源不断的泉水，只是不能出去。”

田冬精力渐复，心头的鹜惶和疑惑却是更为严重，顾革裴说的全是谎话？自己服下那三粒药丸确实对内力大有帮助，可是为什么会昏睡？田冬忽然想起以前曾听过莫采心向顾玲如吹嘘武当的“八宝护心丹”，说是只能服两颗，莫非那正是所谓的“八宝护心丹”？对了，陈大有说过有个武当派的弟子纠缠顾玲如，田冬失神的道：“莫非我吃的‘崇义神丹’……是如儿跟莫采心讨来的丹药？”田冬一面说，心里越来越难过，顾玲如莫非地想暗算自己，自己真的看错她了？

田冬呆怔的时候，小菊走过来，望着田冬和声道：“小冬，我三日前见过如儿，她应该不知道这些事情。”这句话对田冬来说虽有点帮助，但是也

没什么大效果，崇义门既然将自己一家人都关了进来，自己与顾玲如还会有什么好结果？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先出去再说，想到这里，田冬振作起来，对着田春道：“大哥，这里的门户在哪里？”既然功力还在，而且现在又颇有增益，什么门关得住自己？

田春摇摇头道：“是一块大石头，你后面……这整片都是，那个石隙是没堵住的部分，食物都是从哪里送来的。”“什么？”田冬回头一望，这才看出了堵住洞口的巨石大小，比起获得翠杖的秘洞中的封洞石远大上千倍不止，自己功力再高也推不开，不禁诧异的问：“这……怎么打开的？”

田春等人是清醒状态下被送进来，所以知道崇义门如何绞开大石，于是略为述说了一下底下如何露出缺口，众人如何爬入，至于田冬却只被塞到一半，还是被田春拉进来的。田冬弄清楚之后，也不禁凉了半截，既然这样，自己绝对没办法逃出去，虽说步连云和路恨天说不定会来救自己，但是先不说崇义门必定会矢口否认，何况自己被关在后山，他们搜遍了崇义门也不会找到这里，难道自己就这样被关一世？

田冬正在气恼，忽听石外传来声音，田冬目光转过去，喝了一声：“谁？”往那里直奔，一面心想是不是该挥个一掌出去，多多少少出出气。

“冬儿，是我。”洞外传来顾革袭的声音，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终于也被捉进来了。”

“顾……二爷爷。”顾革袭对自己家人毕竟有恩，田冬还是有些敬意，不过仍不快的道：“为什么要关住我们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翠杖？”顾革袭道：“一开始我并不赞成，你也知道，当初我不愿留下身怀玉球的你，就是为了避免让崇义门惹祸上身，可是这次鼎祥无意中见到翠杖，大哥得知起了贪念，终于变成这样……”

“那现在还关着我们做什么？”田冬忙道：“我们不但没有翠杖，连玉球都没有了。”

顾革袭迟疑了一下，这才缓缓道：“我猜……大哥是不会放你们出来了，要是我也不会，冬儿，你今日功夫已经很高，要是放了你，崇义门危在旦夕。”

“我……”田冬焦急的道：“只要你们放我出来，我保证不会报复。”

顾革袭无言以对，对田冬这番话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田冬急了起来，连忙高声叫：“二爷爷，二爷爷。”

“别大声。”顾革袭忙道：“我是私下过来的。”

“二爷爷，你不相信我吗？”田冬急道。顾革袭顿了顿，终于道：“冬儿，这是武林中人行事的准则，没办法的。”

田冬不可置信的摇头，当初顾玲如向自己提过，自己还不大相信武林人物都会这样，没想到果然是真的？田冬忽道：“如儿呢？她……也知道吗？”

“她还不知道你已经被捉了。”顾革袭道：“不过其它人的事情她都知道，她想去告诉你，所以现在被禁足了。”

知道顾玲如的心意，田冬总算是有些安慰，但是这又什么用？顾玲如迟早会知道自己被关在这里，田冬忍不住道：“那你们还送饭作什么……干脆杀了我们不是一了百了？”

“我正觉得奇怪，毕竟‘白衣大侠’和‘西陲大豪’都不是好惹的，就算是‘冷面追魂’魏前辈，崇义门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”顾革袭接着道：“我

猜……大哥想问你‘璇玑心诀’和‘大罗八法’的秘诀，这几天为了怕被跟踪，他可能不会过来，不过衡山之会一结束……你们要是愿意活下去等着奇迹出现，就千万别说；要是被关的腻了，想一死解脱，你就爽快的说出来，大哥到时候绝对不会心软，一定马上除了你们灭口，我只能这样提醒你，要怎么决定自然看你……我走了。”顾革袭摇摇头，转身离去。

“二爷爷！”田冬忍不住又叫了一声。顾革袭停住脚步，回过头道：“冬儿，按照道理……为了崇义门好，我应该不管大哥的想法，想办法杀了你们，不可能帮你的。”随即一展身法，迅速的奔去。

田冬回过头来，望着身旁的至亲，田冬难过的道：“都是我害了大家……而且我再也见不到如儿了。”

“别提了。”田大柱摇摇头道：“要怪就要怪崇义门，还以为他们是好人，原来也是土匪，没娶到他们女儿算是福气。”

二哥田夏走过来道：“小冬，吃点东西吧，还有些剩下来的干粮。”一面将食物递了过去。田冬接过，啃了两口之后忽然停下了动作，跟着有些茫然的望着众人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要是我死了，他们就会放你们出去了。”

众人吓了一跳，田冬母亲张氏连忙搂住田冬，大声道：“小冬，你胡说什么？”

“他们是怕我报复。”田冬缓缓道：“你们还不至于造成威胁，我死了，他们应该就会放了大家……”

“胡说。”田春大声道：“如果你真的死了，他们就算放了我们，我们还不是会跟他们拼命，到最后也是大家死光。”

“正是。”田夏跟着道：“我们自然要报仇，这样死的还快了些，小冬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不是在江湖上结交了不少朋友？他们应该会来救我们的。”

“照你们说的……”田冬两眼望天，无神的摇头道：“这里距离崇义门远的很，他们不会查到这里来的……要报仇，这还不简单，我把‘璇玑心诀’和‘大罗八法’告诉哥哥们，修炼个几年，崇义门垂手可破。”崇义门可不是武当派或少林派，不过是个三流门派，田春等人要是好好练个七、八年，崇义门不破也难。

田春等人自然还是不愿，但见田冬神智似已有些恍惚，情形不大对，众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有小菊猛然奔过来，摇晃着田冬道：“傻弟弟，龙虎帮十年都捱过了，你干什么想不开？”田冬望着小菊，眼眶忽然红了，有些哽咽的道：“小菊姐……”小菊在田冬的心目中，甚至可以说是比家人还亲，田冬心中的难过忽然激发了出来。

小菊忙搂着田冬，轻哄道：“小冬，有什么委屈跟姐姐说，别闷在心里。”

“如儿……”田冬有些激动的道：“我再也见不到如儿了，就算是出去了，我……我和如儿也不能……”以前不管发生了任何事，田冬总是相信只要两人心意坚定，总会有好结局，加上田冬总是比较被动，也不会十分重视与顾玲如的关系，但是现在却是两家的仇恨衡梗在中间，田冬这才发现顾玲如对自己的重要性，心中不知应该如何是好，自然满脑子都往死字上打转。

小菊听田冬这么说，一楞之下说不出话，田大柱急的跳脚，大声骂：“这小子是不是昏头了？为了一个女人值得这样吗？”张氏也焦急的道：“小冬，你可千万不要乱来。”

田冬不再说什么，忽然自语道：“对了，‘大罗八法’没有招式，我要

先悟通了才能教大家……”随即缓缓的放开小菊，转身向后走，一直往洞窟的深处行去。

步连云与路恨天等人终于赶到衡山，自然也听到了田冬扬威的事情，众人当然替田冬高兴。一到衡阳，众人首先打听到的消息，便是少林掌门与武当掌门联名公告，两日后邀请天下武林人士齐上衡山，将翠杖之事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。

众人得到消息，也不再急于赶上衡山，时间反正还有两日，就在衡阳城住了下来，这时的衡阳城可是热闹滚滚，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尽是武林中人，客栈早已住满，众人只好花钱找个民房居住，只不过二十来匹马的草料还要另外张罗，颇为麻烦。

武林人物都知道，既然武当掌门与少林掌门都已经赶到，不大可能再发生混战，想要混水摸鱼的捞到翠杖，那可以说是痴心妄想，不过这样一来，至少可以好好的看人打一场擂台。这一次只怕天下高手都会出马，精采可期，何况“紫龙”谢道亭重出江湖的事情也逐渐传了开来，所以重头戏就是少林寺的“三相神僧”，会不会再出马对付“紫龙”谢道亭。

至于田冬虽然这些日子名声鹊起，而步连云、路恨天也是早享盛名，毕竟比那些人晚了一、两辈，比较不是武林人物谈论的焦点。这些日子，魏无常为了武烈门的事情没有能够顺利解决心中一直颇难释怀，所以一直没什么精神，众人也不知应该如何安慰，最大的可能就是龙虎帮为了避免落人口实，已经将武烈门知情的人杀光了，就算还有剩下的，八成也是侥幸逃出的低辈弟子，众人不知如何安慰，也只有默不吭声，只有韩方偶尔会去找魏无常聊聊，算是稍尽人事。步连云等人上得衡山，沿路岔道自然有衡山派弟子指路，见到了步连云，有些衡山弟子难免想到了不快的往事，也不对众人多说什么。

众人一路前行，当翻过一个颇难攀爬的险坡林后，众人不由得一惊，衡山派好大的手笔，居然在半山腰开辟了一大片平野，长宽至少都近两里，足以容纳数万人，现在正有近万人散处四面，打招呼的打招呼，叙旧的叙旧，乱成一团。韩方回过神来，摇头叫道：“这就是南岳台？”

“不错！”前方莫严正向着众人走来，一面招呼道：“步大侠，你们终于到了……田少侠呢？”

步连云施礼道：“莫总镖头，田三弟家中有事，所以先赶回家，算算也该到了。”

“原来田少侠家居九嶷山。”莫严恍然大悟道：“难怪当时一直说不是赶来衡山。”

站在一旁的路恨天忽然插口道：“莫总镖头，听说阁下目睹三弟与十八罗汉阵对决，说来听听好不好？”莫严打量路恨天片刻，这才微笑道：“这位想必是威震西陲的路大豪？”武当派果然耳目众多，早已打听清楚路恨天的来历。

“正是二爷。”路恨天笑嘻嘻的道：“一路上道听涂说也听多了，还是要问问亲眼瞧见的人，莫总镖头，说说看嘛。”

“这……”莫严有些尴尬的道：“莫某与少林也有些交情，有些话还是不好乱说，还请路大豪请教他人。”

“算了。”路恨天不大满意的道：“贵派掌门在吗？二爷想找他讨教讨教。”

这人真是毫不客气，莫严只好打哈哈道：“等武林大会当日也许会有机会，现在我们毕竟算是同道，不好先失了和气……步大侠，您说是不是？”步连云微楞，诧异的道：“武林大会不是今日吗？”

莫严凑过来，低声道：“‘紫龙’之事已经证实，单打独斗只怕谁也不是也的对手，‘三相神僧’又还没赶到，我们还要拖个数日。”

“紫龙？”耳目灵便的路恨天听到，立即接口道：“久闻大名了，他在哪？让二爷先与他过过招。”

莫严心里暗骂，嘴上自然不好意思说，只好假装听不见，对步连云继续道：“我们打算逼龙虎帮同意以三人一组，出手争胜，这样‘三相神僧’可以联手，而龙虎帮除了谢道亭与黄木森师兄弟之外别无好手，我们自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“这样好啊。”路恨天忙道：“我们三兄弟恰好组成一队，挑战天下英雄……三弟怎么还不来，少了他就麻烦了。”

魏无常忽然插口道：“有些独来独往的武林异士，岂不是会反对？”魏无常虽然心情不佳，不过消灭龙虎帮毕竟也是他在意的事情，所以也提出了疑问。

“他们也可以自行组队参加。”莫严摇头叹道：“谢道亭重现江湖，大概没有人愿意与他单打独斗，可是武林大会又不能不讲公平、规矩，要是不这样规定，翠杖等于是谢道亭囊中之物。”

这话一说，路恨天首先不服气，正要说话的时候，忽然远方传来框框框的锣声，只见广场中央的人堆之中，居然有个人浮在一人高处，正猛敲着大锣，众人吃了一惊才看清楚，原来广场中央搭了一个大擂台，那人却是站在擂台上敲锣。那人正大喊道：“各位朋友，请过来集合，本次武林大会的召集人，少林掌门无乘大师、武当掌门玄清真人、衡山掌门铁若峰大侠，有话对大家说。”

人群立时议论纷纷，有人还大声道：“谁说他们是召集人？翠杖才是召集人吧！叫翠杖出来说话好了。”这话一说，四面立刻笑了起来。还有人跟着道：“这几天武当山不是也有武林大会吗？武当掌门怎么溜到这里来了？”这话一说，四面更是怪叫声响起，说这些话的大半是邪道中人，与正道中人本就不大和睦，能落落少林、武当的面子，自然当仁不让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一声宏大的佛号传出，立即将四面的声音压下，一名白须老僧缓缓飘上擂台，对四面一礼道：“老衲少林无乘，请诸位稍安勿躁。”

这一下四面立刻安静了下来，毕竟少林掌门名震天下，现在站在台上望着下方，敢当面放肆的人毕竟不多。这时一位身着道袍年近八旬的老道也缓步上台，对着众人一礼道：“贫道玄清，若是好朋友，应该都有接到更改地点的通知，倘有疏漏，尚请朋友们见谅。”声音也是远远传出，丝毫不下于无乘大师。

路恨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两人，目光一亮的点头低声道：“好对手……大哥，有没有办法和他们拼一拼？”步连云瞪了路恨天一眼没回答，想到田冬一直没来，心里不禁有些担心。这时衡山派掌门也登上擂台，他是个六十多岁的皂衣老者，只见他脸上神色不是很自然的大声道：“在下衡山派掌门铁若峰，诸位朋友光临衡山，衡山派至感荣幸。”

这话一说，众人马上听出铁若峰的功力比起另两位差的甚远，四面自然啧啧声、嘘声大起，这次能成为召集人之一，只因他身为地主，而且翠杖

现在又在衡山派的手里，不然怎么算也轮不到他。玄清真人也不理下面的骚动，稳稳的开口又将嘘声压住，只听他缓缓道：“诸位远来衡山的自然目的是翠杖，但是各派混战一起，必定死伤众多，武林精英从此尽丧，三十年前陇中日月山一役，死着数百、伤者不计其数，许多奇功绝艺就此失传，实是惨剧，往事殷鉴不远……”

“少废话了。”一名秃顶老者忽然一跃上台，大声道：“反正就是要打擂台，翠杖拿出来，大家动手！”这话一说，四面采声大起，反正大部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，最好快点打起来。

路恨天见到这人说出自己心里的话，深得我心的忙问身旁的铁骑道：“一哥，这人是谁？”一哥还没回答，台上的无乘大师已经缓缓道：“‘须弥秃翁’葛施主，您何必太过焦急，尚请稍后片刻，便知分晓。”

“‘须弥秃翁’葛奉先？”一哥摇头咋舌道：“他也二十年没出江湖了，翠杖的魅力还真不小。”

这时又有一个四十余岁的素服中年书生跃上台，一面恨恨的对着须弥秃翁道：“葛老贼，你躲了二十年，终于钻出龟壳了？”须弥秃翁面色一变，狞笑道：“‘诗剑秀才’，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几次了，你老婆跟我没关系，何必硬是要认我做二哥？”

“老贼！还在嘴上卖乖……”诗剑秀才猛然拔出长剑，一道青光向着须弥秃翁恶狠狠的卷来，居然甚是威猛。须弥秃翁毫不畏惧，空手连闪，在青光中不断的闪动，两人居然就此打了起来，但是空手自然吃亏，须弥秃翁越来越居劣势，四面的武林中人对这两人不大熟悉，不过也大方的喝采连连，叫嚷声惊天动地。

路恨天没听过这两人的名头，只讶然道：“怪了，那位秀才似乎总有些留手，不像与那个秃头有大仇的样子……”“路三侠，须弥秃翁还有杀着。”魏无常毕竟是老江湖，知道须弥秃翁的虚实，在一旁解释道：“诗剑秀才必须提防。”

话才刚说完，须弥秃翁的右袖中忽然穿出一条黑黑的东西，迅速的往诗剑秀才的胸口撞去，诗剑秀才果然早已有备，长剑一回，将须弥秃翁的武器挑开，翻身继续攻击，不过须弥秃翁这一下，又使得两人的拼搏恢复了均势。只见须弥秃翁一着不中，那黑黢黢的东西立即收入袖中，根本连看都看不清楚，路恨天还没问，魏无常已经解释道：“那叫袖里绳镖，是须弥秃翁的独门绝技。”

就在这时，少林无乘大师忽然向着战团一飘，同着两方同时挥出一掌，两道庞大的掌力涌出，同时攻击两人，两人发现这股力道沛然难当，同时翻身一退，闪开数尺，还没开口，无乘大师便道：“两位施主，武林大会的规矩，会场中不得因私怨殴斗，还请两位住手。”诗剑秀才瞪了须弥秃翁一眼，心想既然他要抢翠杖，总有机会取他的狗命，没必要无端端的得罪少林派，于是一个收剑飘身道：“就依无乘大师之言……”转眼又没入人群之中。

无乘大师转过来望着须弥秃翁道：“葛施主可否先下擂台？”从刚刚那一掌，须弥秃翁已经知道无乘大师不好惹，何况自己赖在台上，那个混帐秀才八成又会上来拼命，于是他也顺势笑道：“既然无乘大师这么说，老夫就在台下听听玄清真人有何高见。”跟着也跃下台去。

路恨天大是不满，皱眉道：“那个秃头雷声大雨点小，枉我还颇欣赏。”步连云听了不禁摇头，要不是路恨天与众人结识，现在八成也冲了上台。

一点小插曲不足为异，玄清真人见已经无事，接着道：“武林争端，本就是以武功决胜，所以比武之事自然势在必行，但是各派高手众多，要一一出场耗费时日，限定一人又难免有遗珠之憾，所以贫道与少林无乘大师协议，每派可推三人同时出赛，以三对三，决一胜负。若是并无门派，亦能自寻好友合为一组；擂台战的规矩与一般武林规矩无异，一样是连胜两场之后可以下场休息，贫道与无乘大师厚颜为公证人，判定胜负……不知诸位可有意见？”

话声一落，四面议论声大起，谁也知道这规矩是为了“三相神僧”定的，只看龙虎帮同不同意，要是不同意，恐怕马上就要大乱。这时一阵长笑响起，“北虎”黄木森在众人的注视中飘身上台，一面道：“这次的比武，胜负之间除了翠杖，没有别的了吗？”

玄清真人目光一凝道：“黄帮主果然爽快，阁下的龙虎帮派出手下四处渗透帮派、谋人家产，现在已获确证的就有十余年前的金陵血案、大洪山张家集事故，以及武汉的黄陵、阳葛两派之争，另外抱犊岭承天寨、首阳山武烈门、霍山神拳帮的遭受控制，龙虎帮也难脱关系，为避免武林劫杀，正好趁着这次武林大会作个处理。”“不知真人尊意如何？”黄木森冷冷的道。

“等玉杖之事解决之后。”玄清真人道：“我们可以与龙虎帮再决胜负，若龙虎帮输了这场比武，龙虎帮就此解散，阁下师兄弟从此退出武林。”

“这也是少林的主意吗？”黄木森面带古怪的冷笑道。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无乘大师缓缓道：“龙虎帮纷扰武林，少林责无旁贷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何必这么麻烦，干脆一次解决！”黄木森扬声道：“若是龙虎帮不能取得翠杖，就依真人的主意，龙虎帮就此解散，在下与师兄谢道亭从此退出武林，只不过……要是龙虎帮侥幸获胜，还要请武当、少林两派无论僧道俗所有人等，十年内不问江湖事、不得言武，否则杀无赦。”

这话一说，果然又是一阵哗然，要真是如此，不只武当、少林的山门要关闭，武当俗家弟子组成的风云镖局也得歇业，而少林派渊远流长，更有许多俗家弟子在官府、镖局做事，或是为人护院，这两大派乃正道的主力，这些人全部不能言武，岂不是要天下大乱？一些邪道人士已经忍不住欢呼起来。

这事牵连重大，虽然龙虎帮只有两名好手，随便找来哪个人都差的很远，以“三相神僧”对付谢道亭、黄木森师兄弟自然应是必胜无疑，可是就怕有个万一，影响实在太太大，无乘大师与玄清真人两人对望一眼，一时都不敢答复。黄木森得意的冷笑道：“诸位动不动要人帮派解散、退出武林，黄某不过是要诸位闭关十年，不算过分吧？”

四面的邪道中人更是大喜，欢呼声此起彼落，一些正道人物看不过去，忍不住出口喝骂，对骂不久，眼看就有人拔刀抹袖、扬拳瞪腿的想动手，台下正要乱起来的时候，忽然间无乘大师长宣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此事兹事体大……不如这样，若龙虎帮顺利获胜，少林、武当两派僧道，从此不过问龙虎帮之事，若是诸位不幸落败，我们只要求阁下师兄弟退出武林，龙虎帮解散之事，不在条件当中。”

无乘大师这话说得其实十分聪明，若是输了，只有两山僧道不得过问，至少俗家弟子不受影响，要是胜了的话，虽然只要求“北虎”“紫龙”师兄弟退出武林，但这两人一走，龙虎帮不攻自溃，不然白道合力围剿，他们也是非散不可，而且龙虎帮毕竟才两位超级好手，他们未必会答应这种条件。

底下的武林人士逐渐想通，有些邪道中人，马上忍不住发出嘘声，正道自然不甘示弱，彼此的喝骂声又逐渐响了起来。没想到黄木森却哈哈一笑道：“无乘大师好会打算盘，要是玄清真人没有意见，我们就此一言为定！”他居然答应了，看来龙虎帮这次有极大的把握。

“好。”玄清真人忍着气扬声道：“这次的比武，五日后的辰时开始举行，这段时间各派可以好好研讨自己派中的适当人选，另外不属任何门派的朋友，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参与比武。”武当派将时间推到五日后，其实就是为了等“三相神僧”赶到，不过口中自然不能说。

“好！那就五日后再见……到时看看那三个老秃驴练了什么绝活。”黄木森一面道，一面远远的翻飞出去，飞掠了十余丈之后，他两手一翻，身子一滑，又多飘了数丈，这才漂亮的落地，四面无论敌友，忍不住又爆出一阵采声，而台上的无乘大师、玄清真人，脸色都不大好看，看来黄木森的功力与原先估计的好象有点误差。

最诧异的当属莫严，一个多月前才与黄木森在金陵打了几场，那时他的功力似乎还没到这种程度，他讶异的道：“事有蹊跷……我去找掌门师兄，不陪诸位了。”旋即向着擂台飞奔。而步连云也与黄木森动过手，自然也发现了不对，向出口走了几步之后，步连云忍不住自言自语诧异的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众人面前忽然传来声音：“也许和尚能解释。”邵大山马上大叫一声：“无钦！你没事了？”原来“毒僧”无钦终于赶到衡山。

“没事了。”背着个大箩筐的无钦点点头，语出惊人的道：“谢道亭他们师兄弟练功夫有借着毒物修练，但是功成之后反而会被毒物所累，当年‘斧王神’就是毒性发作而亡，但现在纠缠他们师兄弟的毒性已经解除，所以谢道亭能重出江湖、黄木森会功力大进。”

众人自然都不知道这事，魏无常诧异的道：“无钦大师，这话你从哪里听来的。”

“两个哀牢毒苗临死前说的。”无钦道：“还好我懂一点苗语，他们就是被请来帮助谢道亭他们师兄弟的……”听着无钦的说明，众人这才知道，原来三十年前谢道亭被击落悬崖时身受重伤，毒性难以抑制，必须不断的借着桐柏山的一种特殊毒物以毒克毒，也因此再也不能离开桐柏山再现江湖，直到他们请来了毒苗，才替谢道亭将这个祸患除去，而黄木森也因为化掉体内毒性，从此功力大进。

算算时间，田冬首次遇到“紫龙”谢道亭，便是毒苗刚到中原的时候，那时黄木森还没因此获得好处，所以在河南与莫严拼了个不相上下，而现在的黄木森却与修练“璇玑心诀”而有所增益的步连云似乎相差不多。听完无钦的叙述，路恨天松了一口气道：“还好你除去了那些毒苗……”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是对方用毒可无法抵挡。

“不，他们一共来四个，现在还有两个……”无钦面色严肃的道：“他们八成还打算在比武的时候暗下毒手，这样龙虎帮就会立于不败之地，不过既然我抢到了两人的背筐，再加上这半个多月的搜集，到时应该能对付剩下的两个毒苗。”

要是无钦不敌，只要有哀牢毒苗暗中帮手，不管龙虎帮派出一人还是两人都是必胜无疑，众人心里都有些紧张，不过无钦却似乎并不担心，望望众人道：“田少侠呢？”



“对了！”路恨天忙叫：“我们快去找三弟……一面找一面说好了，不然到时候少一个，岂不是打不成？”五日后就能打架，路恨天可是念念不忘。

步连云也想快点找到田冬，于是众人一起沿路下山，取了马匹向南赶，打算去拜访一下田冬家人居住的小谷。崇义门的整修工作已经进行了大半，山下的生计也是极为重要，所以慢慢的众门人也各归各位，至于顾玲如却被半软禁在房中，由几位师叔守着她的门窗，防范她溜出去报信。

这件事情与莫采心也脱不了干系，要是当初莫采心早些拿出信来，顾鼎祥八成不会去田家，也不会生出这些事来，所以莫采心前些天来找顾玲如，自然连接吃了几次闭门羹。莫采心无趣之下，想到师门长辈毕竟都来到了衡山，要是不去谒见，日后说不定会遭殃，虽然万分不舍，终于在两日前怅怅然的赶去衡山，等武林大会结束之后再来。

而顾玲如根本不知道田冬已经被捉的消息，单是知道田冬父母家人与小菊被关，已经足够让她伤心，她一面期待田冬快点来，一面又担心田冬到了之后与爹爹、爷爷反目，要是爷爷以田冬父母的性命威胁，田冬一定会恨透了自己，想到这里，顾玲如不禁肝肠寸断、痛不欲生。

事实上顾玲如对于要不要告诉田冬，心里也是十分的徬徨，顾革袭说的也没错，要是田冬知道了，也只有与崇义门翻脸一途，阳氩石室与一般的地牢大不相同，田冬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将父母救出，顾玲如脑中翻腾着，虽说这是翠杖惹出的事情，但是爹爹会去找田冬父母理论，也是因为想帮自己出气，说到头来，还是自己的错，顾玲如钻到牛角尖里，越来越想不开，当初以为田冬移情别恋，顾玲如虽然伤心，至少总还抱着一丝希望，还不至于这么痛苦，但是现在却是自己家人对不起田冬，顾玲如万分自责，在无解的矛盾冲突下，只觉得了无生趣。

兰兰这时正端着一个青磁小碗走进房内，对着痴痴望着窗外的顾玲如担心的道：“小姐，你要不要喝点甜粥？这是少夫人要我拿来的。”兰兰因为是顾玲如的贴身丫环，所以这几天也被限制了行动，加上她又没学过功夫，想偷偷溜出去也没机会，心里除了替顾玲如难过之外，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顾玲如轻轻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不饿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兰兰发急的道：“您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这要下去人会垮的。”

顾玲如叹了一口气，望着兰兰道：“兰兰，我真的不饿。”“您……至少要喝点稀粥啊。”兰兰将粥放在顾玲如面前，满脸尽是忧色。

顾玲如看都不看那碗粥，只是幽幽的道：“兰兰，你说……田哥哥知道了这件事，会不会很生气？”兰兰望着有气无力的顾玲如，忍不住道：“小姐，你就把田少爷忘了……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”

“哪有这么简单……”顾玲如转过头，望着窗外道：“只有死了……才真的一了百了。”

兰兰急得快哭了，焦急的道：“小姐……你不要吓我。”

“兰兰……”顾玲如牵起兰兰的手，摇头道：“你别担心，人活在世上，总是会死的，只是早死晚死而已。”

“这……”兰兰急道：“小姐，你还有八、九十年好活，现在想这些作什么？”顾玲如没再说话，轻轻将眼前的甜粥推开，目光又转回了窗外。

兰兰见顾玲如一点生存的意志都没有，想了想，忽然急急的低声道：“小姐你想……要是我们先将田家的老爷夫人救出来，田少爷就不会怪你了呀。”

顾玲如回过神来，想想又低下头道：“二爷爷说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……而且，那条铁链藏在爷爷那里，我也没办法打开阳氩石室。”

“先不管打不打的开。”兰兰道：“小姐，你想想田少爷的为人，要是您救出他的爹娘，他还会不会生你的气。”

顾玲如想着田冬的个性，摇头道：“我想不会的……田哥哥他人最好了，以前承天寨的玉翠姊姊那么欺负他，他都不气了……可是二爷爷不信，爷爷更不会相信。”

“总是有办法的。”兰兰道：“小姐您先养好身子，然后再想办法去一趟后山，说不定有别的办法进去。”

顾玲如疑惑的问：“兰兰……师叔们轮班这样看着，我怎么去？”  
“这……啊，有了！小姐，我们求少夫人帮忙，少夫人这么疼你，一定肯帮忙的。”兰兰其实只是想拐顾玲如吃东西，心里也没有计划，这时被顾玲如一逼，倒是逼出了一个方法。

“娘？”顾玲如有些迟疑的道：“娘会肯吗？”

“不试试怎么知道？”兰兰道：“小姐，你快喝了这碗粥，我就去请夫人。”

“好……”顾玲如仍没看甜粥，对兰兰点头道：“你快去。”

兰兰一见不对，回身嘟起嘴道：“小姐你先喝完，兰兰才去。”顾玲如摇摇头道：“真拿你没办法……”既然有了一线希望，顾玲如勉强喝了小半碗，便催促兰兰离去，兰兰拗不过，只好叮咛顾玲如一定要继续喝完，这才匆匆的离开。

### 第三章 灭门之祸

兰兰一出门，立即转去找顾玲如的母亲——少夫人吴玉柔，兰兰与顾玲如不同，因为她不懂得飞檐走壁，所以只要不离房舍，在崇义门中还能自由行走，兰兰很快的走到了吴玉柔的屋外，在屋外伺候的婢女柳碧见到兰兰，关怀的问道：“兰兰，小姐喝了吗？”柳碧从吴玉柔嫁来崇义门就一直伺候到现在，也是看着顾玲如长大，自然十分关心。

“喝了一些。”兰兰叹口气道：“碧姐，我有些小姐的事情要禀告夫人，夫人在吗？”

柳碧点点头，对兰兰道：“好，你等一下……”柳碧正要进房的时候，兰兰连忙低声叫：“碧姐，少门主不在吧？”

柳碧会意的摇了摇头，这才轻敲房门入屋不久后柳碧便开门道：“兰兰，夫人要你进来。”兰兰走进屋中，见到了略显憔悴的吴玉柔，女儿顾玲如几天不吃东西，吴玉柔不由的不担心，这时一见兰兰，吴玉柔首先便问：“兰兰，小姐肯喝了？”

“是的，少夫人。”兰兰愁眉苦脸的道：“少夫人，小婢说了半天，小姐才勉强喝了几口，还是因为小婢说夫人一定会帮忙，小姐才喝的。”

“帮什么忙？”吴玉柔意外的问。

“少夫人。”兰兰跪了下来，可怜兮兮的道：“小婢猜想，要是我们现在放了田家的人，田少爷一定不会怪罪的。”

吴玉柔一怔，轻斥道：“兰兰，你胡说什么！这种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”

“小婢不敢。”兰兰眼眶微红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小婢说夫人一定会帮忙……小姐才肯吃，少夫人，您可怜可怜小姐，她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小姐……小姐……”

“你起来。”吴玉柔皱起眉，有些迟疑的道：“现在问题没这么单纯……”她知道兰兰也是爱护顾玲如才这么说，也没有真的生气，只不过吴玉柔知道事实上田冬也被关了起来，现在已经不是田冬会不会怪罪的问题了。

兰兰没有起身，依然磕着头道：“少夫人，您就算作戏也好，要是这样下去，小姐……小姐刚刚居然说……只有死了才一了百了，小婢怕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吴玉柔站了起来，有些生气的道：“如儿怎么这么想不开……”

兰兰忙道：“少夫人，兰兰求您去看看小姐，就算只告诉她您会想办法，也会让小姐好过一些。”吴玉柔见兰兰额头已经有些青肿，连忙扶起兰兰道：“我知道了……兰兰，你快站起来。”

“少夫人……”兰兰胆怯的望着吴玉柔，嘴里欲言又止。

“我们这就去。”吴玉柔知道兰兰没说出来的话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兰兰，你要我怎么作戏？”

兰兰微怔道：“少夫人……真的只能作戏吗？小姐要是没和田少爷在一起，会想不开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的……”吴玉柔又叹了口气才起身道：“走吧。”

这时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叫声：“少夫人在吗？”柳碧一怔，匆匆的走出房门，只听她扬声道：“少夫人在……原来是常副堂主，请问有何贵干？”原来来人是矫勇堂副堂主常革剑，这可有点稀奇。

吴玉柔吃了一惊，没等常革剑说话，踏出房门道：“玉柔见过常副堂主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少门主虽然算起来大了一级，毕竟还没真的当家，而且常副堂主与门主同辈，吴玉柔自然十分客气。常革剑拱拱手，有些焦急的道：“少夫人，狼肋岭下又传敌踪，门主有令，所有妇孺仆婢一律躲入地下秘道暂避，还请少夫人主持大局。”说完立即转身离去，看来事态确实紧急。

吴玉柔心里有数，需要全部到秘道躲避，敌势一定极大，半个月前数次敌人来犯，也只有最后一次敌人联合起来攻击时，门主才下达了这种命令，她立即回头道：“柳碧，传云板，召集各房人员传令……兰兰，你快去请小姐。”柳碧不敢迟疑，奔到宅后的一口青钟旁，长长短短的钟声响起，正是召集各处仆婢主管的讯息，兰兰自然也是拔腿便奔，只不过她毕竟人小步短，奔了好片刻才赶到顾玲如房外。

顾玲如虽也听见铜钟轻鸣，不过见到兰兰，顾玲如首先还是问：“兰兰，娘怎么说？”兰兰忙道：“小姐，少夫人本来正要过来，可是刚刚常副堂主忽然说有敌人来，所有妇孺仆婢都要躲到密室去，我们快走吧。”

门外一名大汉出声道：“小公主，我们也接到消息了，等护送你去之后还要去布防，快一些喔！”这人叫做伍鼎烈，是个年近三十的粗豪大汉，当年田冬上崇义门，就是由他骑马载来的，这些师叔叫顾玲如小公主，大半是爱护的成分居多，顾玲如听了也比较不会起反感。

顾玲如双眼一亮，开口道：“好的，师叔。”一面低声对兰兰道：“兰兰快，你帮我收拾衣服。”

兰兰一楞，见顾玲如打开首饰盒，将一些碎银、首饰装入百宝囊中，

一面由衣橱中翻出劲装，准备换衣服，兰兰诧异的道：“小姐……”“快嘛！”顾玲如一面换衣服，一面将一个小包袱扔给兰兰，兰兰也不是第一次作这种事，只好一面收拾，一面迟疑的望着顾玲如。

顾玲如穿好衣服，先在腰间别上长剑，再接过兰兰的小包袱绑在腰间，最后才将一件披风裹上，在披风包裹之下，外表果然不漏一丝痕迹。兰兰连连摇头表示不同意，一面道：“小姐，现在外面很危险……”门外的伍鼎烈正好不耐烦的叫：“小公主，快些啊，不用打扮了。”吓的兰兰吞回了后半段话。

“快好了，伍师叔。”顾玲如转头低声道：“兰兰，秘道只有娘在管，人又多又乱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”

兰兰急急的道：“可是外面有敌人。”

“我从后山绕过去。”顾玲知道：“那里不好进攻，不会有敌人的。”随即眨眨眼一推兰兰，打开门无辜的道：“伍师叔，让您久等了，对不起……”

伍鼎烈见到顾玲如就泄气了，连忙嘻嘻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了吧？”顾玲如点点头，拉着脸色不好看的兰兰踏出房门，向着内宅通往地下秘道的房间走去，伍鼎烈与另一位鼎字辈门人则相随护送，直到顾玲如进入秘道之后才离开。吴玉柔见到顾玲如进来，因为自己正忙着分配众人躲避的区域，也只能先点点头，不过见爱女似乎比较有精神，吴玉柔也安心了些，随即转身到各处巡视，顾玲如见状，等兰兰坐好之后，一点兰兰的穴道，转身就向着秘道口奔出。

兰兰心里苦笑，顾玲如为了避免自己被罚，每次都点了自己穴道才离开，问题是这次情况不同，兰兰心里发急，只好默念菩萨保佑。顾玲如还是第一次在这种状况下离开，这时所有人不是躲起来，就是散布到外围防守，偌大的崇义门居然空空荡荡，毫无声息，变得十分安静，顾玲如一面向着宅院的末端奔，一面躲躲藏藏的深怕被人看到。

不过因为气氛十分奇怪，顾玲如逐渐不再那么激动。顾玲如忽然想到，自己真的要告诉田冬吗？要是自己告诉田冬，田冬一定会过来要求放人，万一爷爷不肯怎么办？要是两方冲突起来怎么办？顾玲如想了想，想不出正确的办法，她轻轻跺一跺脚，反正出去了再说。

忽然顾玲如念头又转，现在崇义门受到外敌来犯，自己无论如何，也不该在这种时候离开，但要是走，自己日夜被人监视着，以后也没有机会，想到这里，顾玲如灵机一动，又往回奔，打算藏到十年前自己与田冬躲藏的墙中秘道。这种秘道与地下秘道不同，通往许多房舍，也有好几个出入口，功用在于侦查与暗袭，但是敌人要是纵火焚烧房舍，也比较容易被发现，所以不会让妇孺躲到这种地方，一开始防守的时候，也不会布防到这里。

顾玲如又藏到十年前的地方，想到当年与田冬一起来这里偷看，心里又是一片温馨，顾玲如打开秘穴，两眼凑上去观望。果然爷爷、二爷爷、爹爹、各堂堂主、副堂主都聚在大厅前的广场列阵，除了以前的武律堂堂主卢天安已经过世，也多了一些万字辈的年轻人，其它的状况与十年前的景象差不多，只是这次的敌人似乎不同以往，下面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紧张的模样。

在这种气氛下，过了好一阵子，咻咻的哨箭声响传来，顾玲如知道可能是山下的敌人提出条件，山下的门人知道之后，借着哨箭一站站的接力传上讯息，过不久，一个记名弟子拿着一枝绑着薄布中的哨箭奔入，立即将哨箭递给门主顾革裴。顾革裴将布巾解开，取出里面裹着的纸条，大声念：

“奉天寨、武烈门、神拳帮三派聚众近五百人，声称将血洗我派，除非在两个时辰内……”念到这里，顾革裴忽然顿了顿，随即大声喝骂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顾革裴气的脸色发红，将纸一揉，在他阳氲真息的催动下，纸条马上化成焦黑的粉末，碎散一地。顾革裴见状诧异的问：“大哥，怎么了？”

“这三派龙虎帮的走狗……”顾革裴余怒未息，恨恨的道：“居然要我们交出如儿，否则两个时辰内血洗崇义门……真是混帐！”四面一听，自然喝骂连连，顾玲如乃崇义门的小公主，岂能交出去？

上方的顾玲如当然也大吃一惊，自己与他们有什么仇？这三个帮会为什么特别跑来找自己麻烦……当年只来了奉天寨，崇义门已经如临大敌，现在三个实力差不多的帮会一起来袭，难怪会下达这种急令。少门主顾鼎祥已经嚷了起来：“他们要如儿做什么？”顾革裴望着顾革裴，叹了一口气低声道：“他们打算抢走如儿，要胁田冬。”

“田冬？”顾鼎祥惑然道：“他不是已经关在……”

“鼎祥！”顾革裴一斥，打断了顾鼎祥的话，顾鼎祥才想到这在门中也是机密，连忙住嘴，还好他的声音不大，也没什么人听出玄机。问题是上方秘道中的顾玲如距离极近，却听的清清楚楚，爹爹他们已经将田冬捉住了？顾玲如仿佛摔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，只觉得不断的下沉、下沉……顾革裴接着道：“那件事他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知道，如儿自然不能交出去……可是大哥，我们没有胜算。”

四面一片寂然，这三个门派杀上来，崇义门确实无法对抗，当真会鸡犬不留。

“老二！”顾革裴目光瞪向顾革裴道：“难道你要我交出如儿？”

顾鼎祥听了连忙叫：“不行啊，二叔，如儿怎么能交给这些盗匪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顾革裴缓缓道：“大哥，两个时辰后他们杀上山来也要一个半时辰，这样就有三个半时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赶去把田冬放出来，再将田冬的蛟筋还给他，只要田冬……冬儿肯帮忙，他蛟筋在手……我们还能一并。”田冬的蛟筋除了那条近两丈的，还有一条七丈多的放在崇义门，要是田冬手持蛟筋，对付群殴最为好用。

顾革裴一呆，望着顾革裴好片刻，这才缓缓的道：“二弟，田……冬儿还会愿意帮我们吗？”

“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顾革裴道：“要是他不帮忙，崇义门反正是灭定了……把如儿也带去，他至少应该能护得如儿周全，除非……除非大哥愿意交出如儿。”

当然不能交出如儿。顾革裴终于点头道：“二弟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。”

“鼎祥去办。”顾革裴望着顾鼎祥道：“不知赶不赶的及，我留在这儿，也有点帮助……若是有什么差错，鼎祥要负起重振崇义门的责任。”

“二叔，还是您去吧。”顾鼎祥道：“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我……田冬气我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肯来帮忙？”

“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。”顾革裴道：“正是为了日后不再有嫌隙，才需要鼎祥亲跑一趟……就算为了如儿的幸福，我们也该将这个误会化解掉。”

顾鼎祥还要推却，却见顾革裴忽然眉头一皱，面露担忧的道：“糟了，既然来了三个门派，他们人多势众，通往后山的路怕是也封住了……”顾革裴摇头道：“二弟，后山这么大片，他们只能守住小径，让妇孺无处可走……”

你……”言下之意，顾革袭莫非不会稍稍变通？

“大哥忘了？”顾革袭跺脚接道：“要七、八个人推铁链过去，还是非走小径不可。”

“那……”顾革袭面色也变了，这下子岂非无路可走？

“启禀门主。”一直没说话的长辈，“碧玉剑”方天殿忽然说话了。“师叔请说。”顾革袭连忙回话，天字辈也只剩这一位小师叔，门中上下都十分尊敬。

“门主。”方天殿已经八十五岁，依然是十分结实，顾盼之间，威猛有神，他扬眉道：“既然有四个时辰的时间，几位堂主合力，总能搬的动那条铁链，我们不寻小径，越野过去，反而快上一些，拉开大石之后我们先赶回来，还能来的及抵御。”

果然姜是老的辣。顾革袭点头道：“师叔此言甚是……二弟，这就非你不可了。”顾革袭也知道顾鼎祥虽然用功，功力与自己毕竟有一段距离，不再谦辞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找如儿。”顾玲如听的心惊胆颤，直到这一刻，才急急的由秘道溜回去，这一下顾玲如赶的可急了，好不容易赶到地道入口，顾革袭都还是比她快上了一步，正与吴玉柔两人对话着，两人的脸上都露出焦急的神色。

见到顾玲如忽然出现，两人自然都松了一口气，吴玉柔忍不住数落道：“如儿！这都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闹着玩？”顾玲如颇感委屈，也不好解释自己不是闹着玩，还好顾革袭没空多说，对着顾玲如一挥手道：“如儿随我来，我们去放出冬儿。”

要不是顾玲如刚刚偷听了好一阵子，现在一定是满头雾水，但是顾玲如却是前因后果摸了清楚，自然一言不发的跟着就走。顾革袭反倒有些意外，诧异的望了望顾玲如，见她一脸平静，也不知她心中打什么主意，顾革袭没空多问，只好带着顾玲如与去取铁链的方天殿等人会合。

众人展开脚程，去的人除了顾革袭、顾玲如两人之外，就分别是点石堂堂主“笑面商贾”许革凡、武律堂“剑出无回”戚满断和“碧玉剑”方天殿。笑面商贾是个胖嘟嘟的老者，从年轻开始就是整天笑容满面，特别适合做生意，所以派任专管营收的点石堂，十年前几乎都在外奔走，不过现在年纪渐大，大多待在崇义门中享福，没想到近日麻烦事情奇多，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，倒是让“笑面商贾”笑不大出来。

算起功夫，自然是方天殿最高，顾玲如远远不如，不过因为只有顾玲如身上没有负担，所以大家的速度差不多，众人虽未走小径，但也发现果然有数十人在道路上看守，准备封崇义门的后路，大家屏息绕过，无声无息的潜往后山。两个时辰左右后终于赶到，一到石洞，顾革袭、方天殿等人立即将铁链绕过大石，准备绞起大石，顾玲如闲着没事，首先就奔到石隙，对着里面叫：“田哥哥……田伯伯、田妈妈……”反正里面一团黑，顾玲如啥也看不见，只好乱叫。

里面随即传来声音：“你……你是顾大小姐？”这是田冬母亲张氏的声音，顾玲如听了心一凉，张氏以前都叫自己如儿，现在如此生份，自然是气的厉害，顾玲如当然明白原因，连忙解释道：“田妈妈，是我如儿……您不用担心了，马上就放你们出来了。”本来顾玲如也该叫娘的，不过现在对方气的厉害，顾玲如只好改口。

“真的？”张氏嚷嚷道：“你们崇义门怎么忽然有良心了？”跟着是娃儿

啼哭声、纷纷议论声都传了出来，原来本来在后洞的几个人这时也被引了出来，张氏忽然扯开嗓子叫：“我不出去了，我的四儿子疯了，大儿子也快死了，顾家大小姐，你行行好，就让我死在这里吧。”

顾玲如又委屈又难过，就算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，父亲欠人的总不能说自己无关……顾玲如想到这里，忽然一惊，四儿子指的不是田冬吗？顾玲如连忙追问：“田妈妈，田哥哥怎么了？”张氏已经哭了起来，呼天喊地的道：“小冬疯了，一个人坐在那儿舞拳弄腿，老大过去说说他，他居然把他大哥打的半死不活，这不是疯了是什么？我不出去！”

我不出去！”

田冬疯了？顾玲如整个人傻掉，回不出一句话来。“嗑呼什么！叫有什么用！”却是田大柱忍不住喝骂张氏，随即对顾玲如道：“顾家大小姐，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又捉又放的，田家虽然没什么家世，至少还有些骨气。”

“田亲家。”顾革袭终于说话了：“一切看在我的面上，等出来之后，我跟您陪罪，我大哥一时糊涂，总要给他个赎罪的机会。”

对田大柱来说，从小到大，崇义门的顾家大爷与二爷都是被人奉若神明的人物，他也不敢直接顶撞，不过仍然忍不住气的道：“不敢当，这门亲事就当田家不配高攀，你们愿意做做好事放我们，我们田家回去耕田养蚕，也还过的下去，二爷要是想收回那座谷也成，我们收收便走。”

顾革袭见这话说的绝了，一时也不好答腔，只好卖力干着手头上的功夫，努力的绞起那块大石，回头一望，却见顾玲如掩着面向山林中奔去，顾革袭一惊，气一岔，差点逆了气，绞的更加慢了，但这时又不能收手，顾革袭心中发急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顾玲如却是刚刚听到田大柱提出退婚的事来，心中蓦然间飘飘荡荡无所皈依，只觉得自己不如死了的好，刚要奔入树林，却听到一人的呼唤，顾玲如不得不停了下来。

叫她的不是别个，正是小菊，小菊与顾玲如虽相处不久，但是女孩子的心事自然知晓，田大柱这么一说，顾玲如除非对田冬没有情意，不然非寻短不可，所以虽然在石后，反而是第一个有反应的。她开口就叫：“如儿，你千万不能走，要是你走了，小冬恐怕恢复不了，真的完了。”这话顾玲如听到，当然停下了脚步，不管自己能不能陪着田冬一辈子，总不能在这种时候离他而去，这时顾革袭也缓过气来，连忙叫道：“如儿，我们总会解释的透的，你不要想不开。”

他说这话有两层用意，一层是安慰顾玲如，另一层却是向里面的田大柱一家解释，顾玲如为了田冬都愿意寻短了，难道还会害田冬？果然他这么一说，里面的田家人都不响了，好不容易将大石斜提个两尺高，方天殿将铁链紧紧卡在钢柱上，开口道：“副门主，我们先赶回去了，这里的事还请多担待。”方天殿立即与另外两位堂主赶回去，不久之后别人就要攻山门，不管田冬帮不帮忙，能多回去一个就好一个。

顾革袭心知眼下也没有比自己合适的人，只好认份的对洞内众人道：“你们快出来吧，这样我也好陪罪。”田夏首先眉头深锁、蓬头垢面的钻了出来，抬头一望，见洞外只有顾玲如与顾革袭两人，毕竟两人都没直接得罪自己，田夏略为点头为礼，一面回身向着石隙里面拉扯，却是田春已经被推了一半，田夏再将面无人色的田春拉了出来，只见他嘴角溢血，只能虚软的躺着，顾革袭这才真的担心起来，田冬要是真的发疯，自己真该将他放出来吗？

这时容不得他考虑，眼看一个个人爬了出来，顾革袭只好过去看视田春，却见他胸前中了一掌，劲力直透内脏，确实是重伤，田冬这样下手，看来真的认不得兄弟了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田冬真的疯了，也不该一掌打不死田春，顾革袭百思不透，先将伤药伺候了田春服下，再以推拿之法替田春舒经活血，这样一来，田春的气色果然好了不少，勉强能点点头道：“多谢顾二爷。”见田春终于能说话，田大柱等人的脸色终于和缓了些。

顾革袭一看众人面色，知道这样一来，其实这番仇怨已经化解大半，只不过要是真的毫无芥蒂，田春也该叫自己二爷爷，不过这时不是争论这个的时机，顾革袭微笑对田春道：“还好及时赶到，这伤虽重，药用的及时、血脉打的通，躺躺慢慢就能复元了。”

本来就算如此，顾革袭也不用说出来，不过现在情况不同、非说不可，果然顾革袭一说，田大柱等人的脸色又是一变，这样算起来顾革袭总算是赶来救了田春一命，有什么不高兴也不大好说了。顾革袭察言观色，心中已知大概，不禁微觉惭愧，田家毕竟是殷实的乡下人家，自己三言两语，他们又感激起来，田大柱叹口气道：“什么话都不必说了，我们承您的情就是了。顾二爷……”

顾革袭连忙打断道：“田亲家，要是真承我的情，就该叫我亲家二叔，不然我非得请大哥亲自谢罪了。”这话意思很明显，田冬与顾玲如的亲事不能不算，田大柱毕竟是老实人，迟疑了一下，嗫嚅的道：“这……您老知道了，小冬已经疯了……”二爷虽然不叫了，毕竟叫不出亲家二叔。

说到这里，张氏忍不住老泪纵横，又抽咽了起来，怨起田大柱当初不该让田冬上崇义门，不然这时什么事都没有，田大柱自然不服气，两者一夹缠起来没完没了，本来田春身为长子，还能说点话，这时躺在那儿，自然帮不上忙，看看也没其它人插的上话。

顾革袭只好打圆场道：“你们放心，田冬认识个鼎鼎有名的和尚，医术天下无双，一定能帮田冬的忙。”

顾革袭指的自然是无钦，不过顾革袭也只知道无钦懂得医术，天下无双的事还是他自己瞎掰的，只不过事实上无钦医术真的不赖，倒是他始料未及。他既然这样说，田大柱与张氏也不好再吵，张氏只好转向顾革袭道：“顾二……叔这话说的对，既然有这样的人，还是快点请了来……不然小冬怎么出来？”张氏也只是嘴巴上念两句，既然别人还一心想结亲，又这么帮忙，她也不好嘴硬，终于叫了声二叔。

顾革袭这才想起，既然田冬没人可以靠近，还真的出不来，不过反正也已经来不及帮助崇义门，顾革袭摇摇头叹口气，将身后包着蛟筋的包袱放下道：“本来想倚仗冬儿帮忙，所以替他带了武器……没想到……崇义门眼看不保，要是我能保不死，一定再来看你们……如儿呢？如儿、如儿！”说着说着，顾革袭发现如儿已经不见踪影，马上喊了起来。田秋接口道：“如儿钻进去了……”

张氏也忽然如梦初醒的道：“咦，小菊也没出来。”顾革袭心想顾玲如留在这里也好，对田大柱道：“亲家，要是我们一去不归，如儿就要拜托你们了。”

田大柱这才知道事态紧急，诧异的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顾革袭摇摇头道：“现在也没什么好瞒了……崇义门覆灭在即，此来除了请你们原谅之外，本来还希望冬儿能帮忙，现在既然无望，我也必须快赶回去。”



田大柱立即回头一瞪眼道：“老二、老三，跟着二爷爷去帮忙。”田夏、田秋修炼“璇玑心诀”虽然才数月，但是“璇玑心诀”毕竟是天下一等一的心法，尤其是在阳氩石室中的二十余日，因为没有事分心，连老大田春在内，三人的内力修为都提高了不少，虽然远远不及顾革袭，已经不逊于一般的万字辈弟子，田大柱虽然不懂武功，不过有时听到他们彼此谈起功夫进境，似乎颇为得意，所以田大柱还以为他们的功夫都已经不错了。

顾革袭自然看得出来两人帮不上忙，何苦让他们去送死？摇手婉拒道：“不用了，说不定他们会有人搜到这儿来，这里也需要人照应。”顾革袭再向众人点点头，转身往回飞掠，转眼消失了踪影。

田大柱与田夏、田秋见顾革袭离去，田大柱才道：“老二，你们看看该不该去帮忙？”田夏颇有自知之明，苦笑一下道：“爹，我们比顾二爷爷还差的远，帮不上忙的。”

田大柱不服气的道：“那为什么他眼巴巴的来找小冬？”

“爹。”田秋说道：“我们比起小冬差的更远了。”

田大柱还想说话，张氏已经对着洞内叫：“小菊，你也出来透透气嘛。”“喔。”小菊应声之后不久，也由洞中钻了出来。

张氏急急问：“小菊，小冬看到如儿，有没有反应？”小菊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已经告诉如儿，只要不接近小冬，他就不会忽然出手……如儿叫了好几声，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
张氏失望的道：“连如儿都没用……那该怎么办？”田大柱见状道：“其实根本看不清楚……把如儿唤出来吧，问问崇义门出了什么事。”田冬在洞内深处，由洞口传过去的微光十分微弱，自然看不清楚。

“我去。”田夏转身钻回石缝，待了一阵子，适应了一下洞内的黑暗，便一直向内走，直到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个蹲在地上低泣的人影，田夏才叫道：“如儿？”

顾玲如前方不远就是裹在黑暗中的田冬，她早就听到田夏走进来的声音，于是抹了抹泪站起道：“是夏二哥？”

“是我。”田夏望着黑影中静坐不动的田冬叹了口气，这才对顾玲如道：“小冬有没有反应？”

顾玲如摇摇头道：“我叫他，他都不理我……”田夏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不是第一天了，小冬三天前被关进来，之后就一个人坐到这里谁也不理，双手乱挥不知道在做什么，过了一天，大哥看不过去，想过去摇摇他，没想到他忽然跃起，一掌就向大哥劈过去，大哥就受伤了。”

“已经三天了？”顾玲如诧异的道：“什么都没吃吗？”

“也还不会。”田夏道：“我们将食物、饮水放在旁边，他饿了也会拿起来吃……”

“都是我的错。”顾玲如呜咽的道：“是我害田哥哥变这样的。”

田夏无言以对，只好道：“你还是先出去吧，爹想问问你崇义门出了什么事。”这话提醒了顾玲如，自己的父母可都还在危险中，连忙道：“对……我要回崇义门去。”一面向着洞口便走。

田夏一面尾随，一面有些诧异的道：“顾二爷爷说要你留在这里。”顾玲如焦急的道：“不行，他们是来找我的。”

田夏皱眉道：“什么？谁？”

“奉天寨、武烈门、神拳帮。”顾玲如说着说着忽然楞住：“武烈门……”

不是魏前辈和田哥哥去找的那个门派吗？怎么跑来这里了？”

田夏自然莫名其妙，答不出话，只好道：“他们目标既然是你，你当然不该回去，他们找不到人，也该回去了。”田夏从未行走江湖，所以有些一厢情愿。顾玲如也不想多解释，趴着地面钻过了石隙，对田大柱与张氏道：“田伯伯，田妈妈，崇义门有敌人来，我……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张氏大惊小怪的道：“不是很危险吗，你回去作什么？”

田夏刚好钻出来，便接口道：“如儿说有三个门派要找她，这样更不应该回去了。”张氏连忙道：“别回去，别回去……留在这里就好了。”张氏刚刚本来还有些气顾家，但是一方面顾玲如本来就十分让田大柱夫妻喜爱，另一方面顾革袭又救了田春，张氏事情过了，气也消了，自然而然的担心起顾玲如。

顾玲如还没回话，小菊就开口道：“如儿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小冬活不下去的……他就是为了以后见不到你，才一个人待到洞底去的。”顾玲如心里又觉甜蜜、又感愧疚，只要想到田冬与崇义门现在的状况，她也高兴不起来，自己到底该不该回崇义门呢？想了想，顾玲如终于下了决心，于是坚定的对小菊道：“小菊姐，要是我回不来……以后就麻烦你照顾田哥哥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菊焦急起来，跺脚道：“你还以为我和小冬有私情……？我们不是早说清楚了吗？”

“小菊姐……”顾玲如顿了顿，终于道：“你其实也喜欢田哥哥的，不是吗？”

小菊见顾玲如这么说，有些慌乱的道：“你……你胡说什么？小冬喜欢的是你。”见到小菊的模样，顾玲如心中越发肯定，紧接着道：“难道我说错了？你……不喜欢田哥哥？”

小菊一时真的答不出话来，自己问着自己，到底自己喜不喜欢田冬？望着顾玲如眼中晶莹的泪光，小菊心里只觉得一阵子模糊。见到两人古怪的模样，众人都安静下来，连几个蹦蹦跳跳的孩子也不敢大声说话，张氏只觉得两个都喜欢，连忙打圆场道：“两个都做我们田家的媳妇不就得了？就算是小冬好福气嘛……田妈妈做主，你们两头大，谁也不吃亏。”

顾玲如迟疑了片刻，终于含泪的道：“田妈妈……不成的。”转身便向着崇义门的方向飞奔而去，田夏、田秋虽然功夫大进，不过顾玲如的身法是田冬所亲授，速度比他们还快上一些，加上猝不及防，两人一怔，顾玲如已经隐没在山林之中。至于那句“不成的”，到底是指她终究没办法和田冬在一起，还是两女共事一夫她并不愿意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意思。

## 第四章 适逢其会

小菊见到顾玲如离开，而田大柱一家大大小小的眼光都望定了自己，思前想后，终于下了决心道：“田伯伯、田妈妈，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
“走？”张氏诧异的问：“走哪儿去？”

“总有地方去的。”小菊怅怅然的道：“我留在这里，会误了小冬的幸福。”

“别胡说。”张氏忙拉着小菊道：“小菊你先留下，让我再跟如儿说说，她应该没这么小气。”还好小菊没学过功夫，张氏才来及拦。

小菊被扯住无法离开，只能摇头苦笑道：“田妈妈，您完全想错了，我和小冬不是这种关系……我有夫家的。”这话没听小菊说过，张氏一愣之下便松了手，小菊见张氏不再拦住自己，便缓缓的沿路下山，不久之后，她娇弱的身影便消失在一个右弯的山径后，消失了踪影。

田家现在共有四对夫妻，每一对夫妻相处向来都十分单纯，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，其中田夏、田秋两人的妻子都是壮族人，更是敢爱敢恨的少数民族，所以对于这种事情，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感觉，刚刚田大柱一直没说话，见到两女终于分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离开，也只能深深的叹口气，一句不吭的闷坐下来，见老人家心情不好，大家也只好分散坐下，不敢大声说话。闷了好一阵子，田秋走到田夏身旁坐下，轻声道：“二哥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？”田夏一时不知道田秋的意思。田秋接着道：“小冬自己不动，我们谁也拉不出他来，难不成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回谷？”田夏皱眉道：“不成，娘就一定不肯，而且现在回谷会经过崇义门，不是说有敌人吗？可能有危险。”

田秋想想道：“不过总不能再回那个洞里住了，要不我们先搭搭草棚，爹娘和孩子们也有个歇息的地方，不然晚上说不定会下雨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这话有道理，田夏才起身却又是一皱眉道：“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怎么弄？”

这可是大问题，田秋也皱起了眉头，要是有把刀或剑就好了，以两人的功力来说，就算是没有适合的工具，总也能勉强弄出个东西来，现在这样还真是没办法。田秋想想也是，只好闷坐下来，孩子们不识愁苦，出得洞外不久，已经开始蹦蹦跳跳起来，几个妇道人家忙着照顾，喧闹声也慢慢的传了出去，还好这里十分荒僻，至少还不至于引来敌人。

顾玲如还没赶到崇义门，远远的就听到杀声四起，顾玲如知道自己回来的迟了，一面拔剑，一面咬牙飞掠，就算是要死，总也要与爹娘死在一起。顾玲如刚奔到房舍旁，只见前方火头四起，喊杀声由前方的广场传来，顾玲如穿房过舍间，忽然听见狂笑与惨呼声，连忙一转方向，却见有三个不认识的大汉，正手拿火把，旁若无人的四处放火，这时正砍杀了一个未及走避的仆佣，顾玲如见状火上心头，不作声的从后面一扑，首先便一剑砍掉了一个人的脑袋。

那两名大汉吃了一惊，将火把向顾玲如一扔，同时拔刀抢了上来，顾玲如毫不畏惧，闪身一窜，展开田冬所授的虚幻步，又欺到一名大汉身后，一剑刺入大汉后心，另一名大汉见势不妙，转身便逃，一面大声叫：“救命……”顾玲如毫不客气的连赶数步，当场又将这人除去。

但就在这时，又有七、八个大汉绕过房舍，向着顾玲如奔来，顾玲如知道不能力敌，翻身纵上屋顶，向着广场直奔，后方的众人又叫又骂，还有几个人翻墙追来，顾玲如登高一望，见到有数十人正分散在屋顶上拼斗着，有些崇义门人已经岌岌可危，顾玲如连忙跃过去帮忙，但是敌人数量实在太多，虽然高手部围住了崇义门的长辈，但是留下的也不比顾玲如等人弱多少，顾玲如要不是身怀奇妙身法，只怕不能支持到现在。

忽然间有人大叫：“顾家小妮子在这儿了！”这话一说，许多的敌人立即由四面八方围来，本来分散到四面的崇义门人也自然而然的向着顾玲如奔

来，反而在屋顶上又形成了一个大战团。

顾玲如见围在自己四面帮忙的几乎都是万字辈的师兄，心里十分激动，这些师兄一直都当自己是小妹妹，自己也常与他们没大没小的抬杠，没想到在这种恶的战况下，他们居然都不肯弃自己而去，只知道围在自己身旁咬牙死守，顾玲如不管四面的杀声震天、火光熊熊，心里除了感激还是感激，大家现在只有一条心——就算崇义斗必败无疑，也要拼到最后一刻。

这时四面一乱，有几个高手向着这里抢来，砰砰数声，几名崇义门弟子立即被打下屋顶，顾玲如一转头，却见一个发须雪白的怪人挥舞着一根熟铜棍，由空中向着自己扑来，一面嘎嘎的笑道：“顾小丫头，还不向葛爷爷投降？”正是奉天寨的副帮主——“飞天白猿”葛无计。

顾玲如虽然生气，但她忆起十年前的往事，知道自己绝不是这人的对手，连忙闪身避让，这一闪身，葛无计的熟铜棒自然挥了个空，葛无计脸色一变，诧异的道：“好身法！”一面顺手将一旁的两个崇义门人击开。顾玲如知道待在这里只害了那些同门，展开步法，左穿右插的奔出人堆，果然这一走，一半以上的敌人都追了过来，顾玲如回头一望，见“飞天白猿”葛无计追的最快，自己速度没他快，只好拼拼心计。

想到这顾玲如跃下房舍，穿门过户的掠窜奔逃，这些人自然比不上顾玲如的熟悉，眨眼就将他们甩掉，只听身后拆墙破屋的声音响起，想来是有人拿房子出气。顾玲如好不容易奔到广场前一看，只见下面数百人正在缠斗，许多叔叔伯伯都被人围着，状况都十分危急，而地上已经躺着许多不知是死是活、微微颤动的身体，顾玲如没空多看，眼前马上就有六、七人向着她杀来。

这时候大家都杀红了眼，许多人对活擒顾玲如的命令已经抛到脑后，一招一式都十分狠毒，顾玲如虽照着身法闪避，但是毕竟敌人众多，不久右肩便已挂彩，顾玲如只好剑交左手，继续奋力抵抗。这时顾革裴、顾鼎祥他们是否安全，顾玲如也弄不清楚，只知道四面都是刀光剑影，一个个脸色狰狞的大汉，舍死忘生的向着自己扑来，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，忽然马蹄声有如轰雷乍响，似乎有数十人骑着骏马赶上山头。

不过这时每个人都在生死之间，也没人注意来的人是谁，但也许广场前端有人过去邀斗，数声惨呼立即连绵响起，一个豪壮的声音同时大喝道：“通通住手！”这四个字蕴含了深厚的内力，有如四下重击撞到众人的耳鼓，所有人耳中一痛，手中不由得慢了下来。慢归慢，每个人的身边自然都还有敌人，顿了一顿之后还是继续厮杀起来，管他来的是谁，反正先下手为强，才似乎缓了缓的战局，马上又开始拼搏起来。

这时，另一声长啸忽然响起，乍听之下好似柔和，但绵绵不绝间却又让人心神震荡，顾玲如只觉得浑身乏力，手中的剑也拿不大住了，四面更是不断传来跌倒与兵器摔落的声音，浑身大震的顾玲如等人连忙慌慌张张的往外靠，与其它的门人聚在一起，想看清楚来的是什么人。

眼光一望过去，顾玲如还没看到赶来喝停的人，却先看到广场中间还有二十来人死命的搏斗，顾革裴、顾革袭、方天殿等五、六人被十余位高手围攻，虽然啸声动人心魄，他们仍摇摇晃晃的激斗着，中间的顾革裴等人浑身浴血，互相掩护的苦苦支撑，武律堂堂主“剑出无回”戚满断已经在血泊中，不知死活，眼看众人落败只是早晚间事，难怪这些人虽受了啸声所扰，仍然不肯撤开。

直到这时，顾玲如等崇义门人才知中间的状况，那还有什么好迟疑的？所有人立即往中间拥去，想救出门主等人，而奉天寨等门派退开的人手见状，自然也立即往前奔，眼看就要在中间混战一场。忽然啸声一止，随即砰砰砰的一连串人体倒地声响起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，这声音来的古怪，众人不由得往外望了一眼，只见由广场入口开始倒了一大片人，少说也有近百个，那群不速之客稳稳的站在外围，动也不动的看着众人倒地，只有一个光头青年和尚踏前两步，两手微微向前举，一面面带微笑的望着众人。

“‘毒僧’无钦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所有人立即心中巨震。据说“毒僧”无钦毒术直追南疆哀牢毒苗，场中数百人可不够他毒的，这时所有人才真的同时收手，分头闪开成两大群，一群自然是崇义门人，另一群则是奉天寨、武烈门、神拳帮等人，这两方人马与刚上山的那群人成鼎足之势，各立一方，互相打量起来，而那些跌倒的人这时也正一个个手足无力的爬起，勉强向着自己同伴移动，还不住回头望着那个和尚，仿佛见鬼了一般。

顾玲如看的仔细，和尚果然是无钦，还有步连云、魏无常、韩方……顾玲如高兴的大叫：“步大哥……你们来了。”

这群人果然是步连云与路恨天等一行人，他们三日前急赶到田冬一家居住的小谷，见到的景象与田冬相同，谷中一个人影也没有，众人知道不对劲，马上回头向着崇义门赶来，没想到刚好在崇义门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赶到，众人本是来问罪，没想到上得出来却见一团乱，路恨天首先兴奋的乒乒乓乓打翻一推人，这才喝令停手，没想到居然没人理会，步连云跟着长啸吓阻，虽然有些效用，但是分开没多久又似乎要重新打起来，最后还是无钦出手，稍施手脚迷昏了近百人，终于吓的这些人不敢再打。

路恨天见状，摇头苦笑道：“大哥，看来我们两个远比不上大和尚。”步连云倒是不在意，响应顾玲如道：“如儿，田冬呢？”

顾玲如还没回答，路恨天眼睛一亮道：“这就是三弟的小媳妇儿？长的可真漂亮……要是他们真的对不起三弟，倒是可以捉她回关外卖个好价钱。”顾玲如本来要回答步连云的问话，听见路恨天这么说，不禁涨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，何况自己家人确实对不起田冬，倒是顾鼎祥见路恨天对自己女儿出言无礼，却忍不住开口道：“步大侠，这位是谁？”

步连云知道其它人都不难认，只有路恨天等十九人需要引见，于是回答道：“顾少门主，我二弟姓路，在关外人称‘无敌大刀’，关内称呼‘西陲大豪’，现在是我与田冬三弟的结义兄弟，这几位是路三弟的十八铁骑，功夫都极为高强。”顾鼎祥不禁变色，诧异的道：“‘西陲大豪’路恨天？”所有人面色都是一变，奉天寨等人更是面如土色，步连云这群人早已经是龙虎帮的死对头，现在赶到，自己人再多也没用，这下可是大难临头，崇义门的靠山好硬。

“三弟呢？”路恨天这时却大呼小叫煞风景的道：“要是三弟在，岂容得这些家伙放肆？你们崇义门是不是有阴谋？”

顾革袭连忙答道：“田冬与他家人都在后山，等这件事解决之后，马上带诸位去与田家会面。”步连云等人知道有问题，要是田冬无恙，怎么会不帮忙？可是这时不是争论的时候，谅他们也不敢撒谎，步连云便对着奉天寨等人道：“你们还不走？”

奉天寨等人知道无法与抗，发出撤退的信号，一面垂头丧气绕着广场外围，想从众人身旁绕过，不过这时魏无常忽然注视着一个人中年人道：“奚

安威，老夫魏无常有事请教。武烈门人先留下来！”

“这里有武烈门的人？”路恨天大笑道：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、得来全不费工夫！”

窦门主，留下啦……”

人群一怔，目光集中到了后半部的六、七十人，一个领头的中年人硬着头皮出来道：“魏前辈……不知有何见教。”魏无常自然不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原委，正不知该如何作答的时候，路恨天适时的插嘴道：“叫你们留下就留下，多问什么？其它没事的可以滚了，要是不滚就一起留下吧！”

奉天寨与神拳帮的人不敢再留，急急的下山离去，留下武烈门脸色惊恐的数十人，担心的望着魏无常与路恨天等人。魏无常上前走了几步，四面望过去，见到武烈门众人脸上神色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窦门主，老夫有话想与你私下谈。”窦安威左右望了望，似乎有些迟疑的道：“魏前辈……有话直说无妨。”

魏无常面色微沉道：“你五师叔苏无封、七师叔年无奇、八师叔姬无旺他们呢？”这话一说，武烈门人面色同时大变，窦安威脸色更是一阵青一阵红，嚅嚅了半天说不出话，身旁的一名中年人站出来代答道：“魏前辈不知与三位师叔有什么关系？”

魏无常一下子难以作答，路恨天一闪身已经冲到那人身前，大手捉着那人的脖子一提，瞪眼道：“现在是我们问你们，不是你们问我们，懂不懂？”那人只觉得路恨天手掌好象一个烧热的大铁箍，面色一变，只好艰辛的点了点头，路恨天见这人没讨饶也是意外，不禁暗赞对方有骨气，于是将这人一扔，对着窦安威道：“窦门主，你自己说。”

窦安威迟疑的道：“三位师叔……五年前罹患恶疾，药石无效……”“什么恶疾？”魏无常抢着问。

“这……”窦安威道：“医师也看不出来。”

魏无常心里知道有问题，目光转向刚刚那个窜出来说话的中年人，心里一动，伸手向着那人抓去，那人一惊，向后闪开两步道：“魏前辈，你若想以强凌弱，武烈门虽然自知不敌，也不能束手就缚。”那数十位武烈门人气氛一紧，大有一言不合拼了的味道。

魏无常颇为无奈，他并不想灭了武烈门，但是问不出实情又不甘愿，这时路恨天忽然毛遂自荐的道：“魏老，要不要我们帮忙？想全部擒下也不困难，到时想问谁您就慢慢问。”他手下的十八铁骑已经缓缓的向两旁散开，只等路恨天一声令下。

“路二爷，省省力吧。”无钦一笑，同着武烈门门主窦安威走去，那名中年人马上拦在窦安威之前，见无钦越来越近，到了三尺内还不止步，那人正想挥掌拦阻，忽然浑身一软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着了道，无钦捉着他的身子，跟着对着那人身后的窦安威笑了笑，窦安威马上也软了下去。

无钦轻轻松松的一手提一个向外走来，忽然有几人斥喝道：“放下门主！”正想向无钦扑来，忽然十几枝箭噗噗连响的穿刺在无钦与那些人之间，整整齐齐的排成一行，那些人一惊，只见十八铁骑人手一弓，正冷冷的望着自己，性命毕竟是宝贵的，武烈门的人不敢再有动作。

“动一动就拿你们当靶子。”路恨天哈哈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的东西搜集不易，省点用。”

“说的是，多谢路三爷。”无钦一面将窦安威与那名中年人放到魏无常身

前，一面点点头笑道：“他们能说能用刑，就是不能动，随魏前辈询问。”魏无常替无钦洗脱冤情，无钦一直想报恩，今日才有一点机会。步连云一怔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顾玲如终于哭了出来，呜咽的道：“步大哥，田哥哥疯了。”

无钦听见这句话，走过来诧异的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步连云心中焦急，扬声道：“二弟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和无钦大师走一趟。”

路恨天听见田冬疯了也十分意外，但是这里现在真的走不开，只好道：“好，我留下帮魏前辈，大哥小心些。”魏无常正把窦安威拉开问话，见状叫道：“韩兄，你们也去一趟吧。”

韩方正为了不知该留下还是跟去困扰，见魏无常这么说，点点头道：“有路大豪在也可以放心了，咱们走吧。”于是步连云、韩方师徒、无钦、邵大山等人由顾玲如与顾革袭领路，侧马向后山驰去。

而崇义门的顾革袭与顾鼎祥两父子自是相顾愕然，这些人轻描淡写就逼退了三派联手，要灭掉崇义门可说易如反掌，想不到田冬交了这么多厉害的朋友，当时自己为了翠杖而得罪田冬，似乎真的是件十分不智的事，现在田冬疯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怪罪到崇义门身上？两父子心中忐忑，后悔不迭，只好一面叹气、一面指挥人手救死扶伤、收拾残局。

这时魏无常正拉着窦安威到一旁低声询问，首先魏无常低声道：“窦门主，你现在无须顾忌，可以老实说了。”窦安威全身无力的躺在地上，望着蹲在自己身旁的魏无常，有些迟疑的道：“您……要我說什麼？”

“你的三个师叔怎么死的？”魏无常道：“他们都才七十多岁，没道理一起过世。”

窦安威似有顾忌，眼珠子东望望西望望，看着两人身旁还有什么人，魏无常紧接着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让武烈门重新爬起来，对你们绝没有恶意，你放心的说吧。”窦安威见状，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魏前辈，这件事你就别管了……我们是身不由己。”

“当然是身不由己。”魏无常面色严肃的道：“但是你不说我如何帮忙？你先祖窦常、窦贵两兄弟，千辛万苦才打下了武烈门的江山，你这一代不思振作，还想毁了武烈门？”窦安威听见魏无常提到两位武烈门开山祖师的名号，心里一阵激荡，痛苦的道：“前辈……我也不想，可是门中十余个重要人物都服了毒，要是不定期服用解药，他们……”

这事确实难办，魏无常马上道：“你知道是什么毒吗？”窦安威摇摇头，接着道：“刚刚与我一起被擒的人，是龙虎帮派来监视的，同样由龙虎帮来的人还有四个，功力都不弱于我……当初三位师叔就是发现了他们的奸计，才被他们下了毒手。”

魏无常一阵迟疑，现在无钦又不在这里，没法请他来看这种毒能不能解，这样说来，要是硬留下他们反而是害了他们？想来神拳帮与奉天寨的状况说不定也是大同小异，魏无常只好道：“刚刚那位无钦大师毒术医术都首屈一指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替你们除去毒物……”窦安威忽然打断魏无常的话道：“魏前辈，容我问一句话……您为什么这么关心武烈门？”

魏无常迟疑了片刻，终于缓缓道：“照道理……你该叫我二叔，你三位师叔知道这件事。”

“原来……”窦安威双目圆睁，诧异的道：“我听先父私下提过，我有个流落江湖的二叔，他想找却不知如何找起……您……”窦安威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位二叔居然是大名鼎鼎的“冷面追魂”。

“你也知道？”魏无常面带苦笑道：“我还以为窦无心不好意思告诉你。”窦无心便是窦安威的父亲，也就是魏无常同父异母的大哥，那一代是以无字辈排行，魏无常本唤魏常，当年知道辈名后便改名为魏无常，也是念旧之意。

“既然这样就不用顾忌了。”窦安威目光注视着魏无常道：“二叔，我愿意赌赌那位无钦大师的能力，就算有个三长两短，武烈门有二叔在，也能重新振作起来。”

“不成。”魏无常皱眉道：“这样太危险了。”

“二叔。”窦安威恳切的道：“我们这些日子为人驱策，作的尽是泯灭良心的事情，真是生不如死，要不是为了武烈门的未来，我们早就撑不下去了……我现在就告诉您龙虎帮派来的是哪五人，除了刚刚那位施平之外，另外那四人分别是……”窦安威立即将那另四人的形貌指了出来，眼前既然有“西陲大豪”路恨天与他的十八铁卫，这些人自然插翅鸡飞。

步连云等人与顾革袭、顾玲如策马直奔后山，拦着道路的敌人自然早已听到撤退的讯息，逃的不知踪影，不过这条道路也不是阳关大道，虽然比起翻山越岭好走，倒也不能纵马疾驰，一面小驰，顾革袭一面婉转的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向步连云解释，自然少不得被韩方抢白几句，不过有关田冬的症状却更令众人担心，也顾不得怪罪崇义门，只好专心控骑，想快点赶到。

众人骑了将近两个时辰，终于赶到了阳氲石室之外，顾玲如远远的一望，诧异的道：“怎么没人？”步连云目光一巡，已经看到有两人在林缘探头探脑，步连云蓦然跃离马背，在半空中一个飞腾，迅速由林梢间穿了过去，忽然跃到了那两人身前，看清两人时连忙将劲力一收，和声道：“原来是两位田兄。”却是田夏与田秋。

两人眼一花，步连云忽然出现在眼前，两人大惊之下接着大喜，田夏连忙道：“步大侠，你要救救小冬，我们都不敢碰他。”步连云一路来已经知道大概，于是点点头道：“这是当然，伯父、伯母呢？”

“我们刚刚听见马蹄声，一家人都躲到林内去了……”田夏说着说着忽道：“如儿，崇义门没出事吧？”却是他见到了顾革袭与顾玲如。

顾玲如点点头道：“多亏步大哥他们赶来……”顾玲如想到步连云等人原来是来问罪的，心中难免有些不好意思，顾革袭更是暗暗庆幸，要是刚刚没想到先来放了田冬一家，现在就是被人逼着来，那可完全不一样。而韩方望着“阳氲石室”前被斜斜扯起小山般的大石，不由咋舌道：“这种机关还真是别出心裁。”

步连云走到洞外，运劲传声叫道：“田三弟，田三弟，大哥来了。”过了片刻，田冬仍一点回音也没有，只有步连云的声音在洞道中不断的来回震荡。步连云望了望下方的孔道，回头皱眉道：“顾副门主，只能这样进去吗？”

顾革袭有些尴尬的道：“步大侠见谅，这本是敝门用来闭关的地方，所以并不怎么方便……”韩方哇哇叫道：“好个请君入瓮，顾老小子，你这招不大高明。”要是进去后外面将大石一放，里面的人岂不是关定了？

顾革袭连忙摇手道：“绝无此心、绝无此心……”顾玲如立即道：“步大哥，我先进去。”马上向着地下的洞道爬了进去。

“不用了。”无钦阻止了顾玲如，转身走到那根紧紧缠绕着铁链的粗大钢柱旁，由怀中取出一个木质小瓶打开，往钢柱上倒了下去，原来只是一小罐银色的汁液，没想到他一倒之后，奇事发生了，那些汁液仿佛是活的一般，在钢柱、绞盘、铁炼上蔓延开来，过不久，钢柱、绞盘、铁链上面都染了一



层发亮的银光，这时天色渐暗，夕阳西斜之下，银光格外的好看。韩方大皱眉头，对着无钦叫：“和尚，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就叫做‘银漆’。”无钦微笑道：“顾副门主，最好提醒大家别动所有染上银色的地方，那可不好救治。”

既然有无钦的毒物作保证，步连云知道没有问题，于是与无钦带着两根火把向着洞内钻去，无钦的大箩筐就放在钢柱旁，谁也不敢靠近。因为天色渐黑，两人一入洞内，马上点起火把，向着洞内深处前进，果然走没多久，就见到田冬一个人站在深处，两手正缓缓挥动着，脚步也奇异的前后挪移，不知道在做什么，无钦见状又叫了声：“田少侠？”

田冬开着双眼充耳不闻，仍自顾自的挥动着手脚，忽然间他动作一停，砰的跌坐在地，似乎歪头沉思起来，无钦有些困扰，他医术再厉害，也要先去把把脉，于是只好对步连云道：“步大侠，您能不能将田少侠制住？”怎知他一回头，却见步连云似乎也在沉思，无钦放大声音道：“步大侠！”

步连云回过神来，有些茫然的望着无钦，无钦诧异的道：“您还好吧？”

“没事……”步连云摇摇头，手指间微微抽动，似乎仍然不大专心的道：“大师刚刚说什么？”

“我想请步大侠先制住田少侠。”无钦重复了一次，想想又道：“我用毒物迷昏田少侠的话，可能不大好。”有些让人昏迷的东西虽然毒性轻微，但对于人体难免有些不好的地方，自己人能不用还是别用。

“喔……好，你退开些，我试试。”步连云将火把交给无钦，功力运起，满面凝重的向着田冬走过去。无钦知道这两人的功力都是天下有数的，要是打起来自然可怕，于是听话的多退了几步，但是想想田冬已经神智不清，加上这可以说是有心算无心，无钦对于步连云如此慎重，觉得似乎有些小题大作。

眼看步连云逐渐接近田冬，忽见田冬一蹦而起，双手双脚又开始缓缓的挪动着，步连云立刻停止了移动，如临大敌的将目光专注在田冬的身上，而田冬虽然闭着眼睛，但却精准无比的面对着步连云，无钦心中有些讶异，田冬的感觉怎么变的如此敏锐？

“三弟！”步连云又大叫一声，但田冬仍然极缓慢的伸缩着手指，足尖足跟仿佛浮在地面上般挪动着，仍是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无钦大是奇怪，以步连云与田冬间的距离，步连云只要一出手，田冬应该应指即倒，步连云还在迟疑什么？怎知过了片刻，步连云额头上居然冒出了豆大的汗珠，无钦越看越不对，连忙叫：“步大侠，您怎么了？”

这时步连云极慢极慢的一寸寸后撤，一面不敢回头的道：“三弟不是疯了，他在练功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无钦诧异的道：“练功？”

“我就知道，好……好小子。”步连云似乎运起了全身的功力，有些艰难的道：“这叫‘动悟’……他在入定中练功，感应到我的气息，已经把我当成了假想敌，糟……”

忽然一声爆响，无钦眼前一花，只觉一股气流猛然迎面冲来，整个人被推摔开了八尺远，两枝火把同时熄灭，前方不断传来拳掌翻动的气流激爆声，一股股气劲不断的向着无钦涌来，无钦翻身爬起，又被逼推了两步，连忙大叫：“步大侠！步大侠！”

“快……”在爆响的间隙中，步连云一顿一顿艰辛的道：“快找……路老

二来……我一个人……无法脱身……好……好个老三……”在轰隆声中，无钦勉强听懂了这番话，现在洞底数丈内气劲充盈，无钦根本无法接近，只好连忙爬出洞外，找人求救。

## 第五章 武林大会

无钦刚爬出洞外，只见一大群人已经围到洞口，七嘴八舌的问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无钦急急叫：“快找路二侠来！快！”

“和尚！”韩方叫起来：“路老二在崇义门，来回要三、四个时辰，哪里来的及……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田少侠没疯。”无钦急急道：“步大侠说他在练功，叫什么‘动悟’的……”

“动悟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没听说过。

无钦急了，嚷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过步大侠说他一人无法脱身，要快点找路二侠来帮忙。”

“那……我来跑一趟吧！”韩方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，猛然一跃，半空腾起数丈，直直穿向山林，他号“飞天大圣”，轻功足见高明，既然要赶路，那就连马也不要骑了，当能在一个时辰内赶到。

没想到奔不到四、五里，韩方便见到魏无常、路恨天与十八铁骑正悠悠哉悠悠的由顾鼎祥带路寻来，原来他们处理好武烈门的事情后，当即要求崇义门派人带路到后山与众人会合，真是来的正好。

马背上的路恨天远远见到韩方在林梢流畅的腾跃，鼓掌大赞道：“不愧是‘飞天大圣’，轻功果然不同凡响。”

韩方破口大骂道：“路老二，你大哥、三弟要糟糕了，还不快随我来！”一个上腾消去了来势，转身就往回奔。

“什么？”路恨天一惊，拔起大刀腾身喝道：“一哥，二爷我先走一步。”话说完，人已经追到了韩方的身后，随着韩方飞驰而去。

两人很快的赶回阳氩石室前的空地，沿路上韩方也说不大清楚，他也只知道步连云与练功的田冬打了起来，说要路恨天来才行；路恨天却听的迷迷糊糊，以为田冬、步连云与那个高手打起来了，赶着要自己帮手，那还有什么好迟疑的，路恨天根本不减速，冲到洞外大石前平身一滑，整个人咻的溜了进去。

路恨天一进石室，只听里面乒乒乓乓的打成一团，连忙大喝道：“大哥、三弟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扬刀向着前方扑去。

扑到爆响处，路恨天还没来的及发话，只觉一股气流马上向着自己冲来，拳掌变化之间灵动异常，路恨天大吃一惊，大刀连挥了七、八个变化，才好不容易化解了这一招，但是对方的下一招已经攻来，来势依然神妙无方，内力之雄厚简直比田冬还厉害，路恨天吓的冷汗直冒，天下竟有如此人物？难怪大哥、三弟打不过，要自己也来帮忙。

路恨天正苦苦化解，忽听步连云开口道：“二弟……还好……你赶来

了。”声音却有些发虚。

路恨天这时已经察觉，只有自己和步连云两人与那位高手对决，连忙道：“大哥……三弟呢？”两人说话都有些吃力。

步连云一听便知道路恨天没搞清楚状况，喘了两口气道：“和我们动手的就是三弟……他在‘动悟’状态……不知道是我们，我们想办法一起脱身……”

对于田冬怎么忽然有这样的领悟，路恨天自然十分诧异，“动悟”这个名词别人不懂，路恨天一点便透，诧异的是田冬居然能这样练上数天，但这时也只好应声道：“好……”

功夫到了一个程度以上之后，通常忽然想通了一些特殊的功夫诀窍，往往不需要挥拳蹬腿的比划练习，只要在脑海中将自己功夫配合上这种心得，在这种过程中，手脚都会自然而然的摆式。所以步连云一进来就发现不对，不过这种事情通常的是几个时辰间的思考，很少需要数日数夜的变化演练，只因为两人想不到田冬在揣摩体会的是整套“大罗八法”，不然也不会这么意外。

路恨天与步连云都是高手，也不需要约时间，虽然全无灯火，但是两人对于斗场中所有动作自然一清二楚，两人慢慢的合力应付，终于找到一个好机会与田冬同时一碰，趁着气劲爆震的同时，两人当即迅速后闪，头也不回的穿出石洞，见到外面的繁星点点，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同时靠着大石喘起气来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。

路恨天一面喘气，一面伸伸舌头道：“好个老三，以后不是他对手了。”

步连云也喘息着笑道：“对……差点就把大哥我宰了。”步连云最惨，他一个人支持了许久，要不是路恨天赶来，步连云不大可能全身而退。

这时魏无常等人也已经到了，见到这两大高手气喘嘘嘘的模样，众人都有些说不出话来。

还好两人毕竟不凡，过没片刻已经恢复不少，路恨天正对着步连云皱眉道：“老二悟归悟，内力怎么又高了不少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步连云道：“招式是悟出来的没错，内力怎么来的就有些奇怪……”

“可能因为……”顾鼎祥自然知道始末，有些尴尬的道：“冬儿服下了三颗莫少侠送的‘八宝护心丹’。”

“莫采心？一次三颗？”无钦不愧医毒双绝，马上一皱眉道：“那不是会昏睡一天以上？”

“哦……”韩方恍然大悟的指着顾鼎祥道：“你们就是用这招骗倒了田冬嘛……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岳父未免太不象话了。”

顾鼎祥十分惭愧，低声道：“希望冬儿能接受我的道歉。”

顾玲如这时没空管这些，跑到步连云身旁道：“步大哥，您说田哥哥没事？”

“没事。”步连云摇头道：“他一定是在思索功夫，却进入了‘动悟’的状态，这时候谁靠近他都会以为是在脑海中与他过招的敌人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打了谁。”

“对了。”一旁的田夏终于想起，点头讶然道：“小冬当时确实是说要去想功夫。”

众人心情一松，韩方马上望着路恨天开玩笑道：“路老二，你不是最喜

欢找人打架吗？还不进去？”

路恨天连连摆手：“打不过，打不过……必输无疑的仗不打为妙。”

在众人的笑声中，魏无常略叙处理武烈门的事情，请无钦帮忙看能不能解毒，无钦自然义不容辞的应允，而另一面的顾玲如却对着步连云低声道：“步大哥，真的是你说的‘动悟’吗？那为什么田春大哥也被击伤，小菊姐送食物过去反而没事？”

“这跟每个人的气息有关。”步连云和声道：“我们的功力较高，三弟自然而然反应极强，而相对他哥哥田春功力较低，三弟的出手就顺势减低了力道，所以才没有造成憾事，至于小菊姑娘……她没有功夫，三弟自然不起反应。”

原来如此，顾玲如接着问：“那他要悟多久呢？”

“不一定。”步连云道：“不过以这种状态思索的速度极快，应该不用多久就能解决他心里的问题，自然就清醒……怪了，三天已经很长了。”步连云就是这一点想不透。

韩方听见大惊小怪的道：“再悟下去还得了，不是越来越厉害了？”

“那也不一定。”步连云皱眉道：“也许他已经思索到了极点，过几天之后只是弄通了所谓的极限在何处，出手之时不再存着执着或障碍，也是一种突破。”

田冬功力大进，武林大会胜算大增，路恨天得意的笑道：“我们三兄弟联手天下无敌，管他‘紫龙’、‘北虎’功力变的多高……啊，糟了！”路恨天大叫道：“如果再拖个几天……那后天的武林大会怎么办？”要三人才能上场比武，田冬却在蒙头练功，这下可麻烦了。

“我们最多等半天……就该往衡山赶了。”步连云跟着皱眉道：“不然恐怕来不及。”

不管这边的众人如何商议，顾玲如看来看去不见小菊的踪影，忍不住对着田冬家人问起，张氏一面唠唠叨叨的诉说缘由，一面还埋怨小菊既然有了夫家，怎还会造成两人的误会？

顾玲如听着听着也没回答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，自己到底希不希望小菊离开？而田冬究竟愿不愿意让小菊离开？小菊离开之后，又要到哪里去？

回到崇义门，无钦果然不负众望的替武烈门人解去毒物，既然田冬醒不来，步连云等人也只好出发前往衡山，顾革裴与顾革袭等人则与步连云一起向着衡山前进。

这次的武林盛会就在衡山，崇义门愁怀已去，自然不能缺席，另外崇义门在阳氩石室外急急建了一片勉能遮阳挡雨、四面通风的茅棚，方便留下来等田冬出关的顾鼎祥、顾玲如父女与田夏三人有个栖身之地。

三人留下的目的各有不同，顾玲如自然是急着要见到田冬，还要告诉田冬有关步连云等人留下的讯息，崇义门少门主顾鼎祥则是留下来陪罪，至于田夏则是为了让田冬安心，要告诉田冬其它的家人都无恙，现在正向南方的小谷返回。

不过田冬到底什么时候会清醒，却是谁也不知道，算算也应该是这几天，就只差不知道他能不能赶上衡山的武林大会。

两日后清晨，刚赶到衡山南岳台的步连云等人心中也是念着这个问题，田冬功力高强，要是上得衡山，一定是个大好帮手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龙虎帮

也不过两个高手，要是无钦能对付那些毒苗，应该没有大碍，要是对付不了，大家也不用比了，可能快些各自逃命比较妥当。

一上衡山，步连云依着上次的路径，到达武林大会举办的南岳台，到场一看，好个盛大的场面，数万人散布在这一大片台地上，主要还是围绕着正中央的擂台，武林中人与一般人又不同，对所谓的安全距离十分注重，不大会有互相推挤的事情发生，所以聚集的密度虽然不小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空隙依然存在。

步连云等人见到南岳台的东南西北四面各搭起了一大片的挑高棚架，武当派与少林派的人马都在东面的棚架中，另外华山、青城、终南、衡山等许多名门正派也在其中，而龙虎帮与奉天寨、神拳帮等倾向龙虎帮的帮派则聚集在西面的棚架中，声势也是不小。

南岳台的南面也就是入口的方向，则散坐着许多黑道人马，他们与白道合不来，又不愿意靠向龙虎帮，所以隐含中立的就坐在南棚。

至于北棚，也就是人数最少的一区，大多是三山五岳的异派高手，也有些人会称他们为旁门左道，虽然人数最少，不过却是怪人最多的地方，也有几群数十人的门派，但大多数都是独来独往的人物，有时三、五个人聚在一起，似乎是在研究合作出场比武的事情，当然还有一些黑白两道都吃的开的人物，为了谁也不得罪，干脆来北棚坐。

步连云一行人也算是浩浩荡荡，除了十八铁骑之外，崇义门、武烈门都有十余人随行，这两派虽然算是三流门派，但也是各据一方的大豪，所以认识的人也不少，许多人知道武烈门已经投靠龙虎帮，也知道步连云等一行人是龙虎帮的死对头，这两拨人走在一起，自然煞是惹眼。

众人望清会场的形势，韩方皱皱眉便问道：“步大侠，咱们去哪儿坐？”

步连云知道，按照道理众人既然与龙虎帮为敌，应该去武当派等人就坐的东棚，不过一方面韩方、无钦、绍大山等人与名门正派一向不大对盘，二来路恨天身为西陲一霸，其实也不大像白道，步连云想想道：“魏前辈意下如何？”

魏无常经验丰富，自然明白状况，于是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北棚……崇义门当然可以去东棚，武烈门现在不大合适。”武烈门这几年由白转黑，名声大坏，这时候过去东棚只会惹人白眼。

武烈门门主窦安威自家知自家事，摇头惭愧的道：“二叔考虑的是。”

顾革裴与顾革袭对望一眼，顾革裴道：“既然大家要去北棚，我们也去北棚就是了。”这样一来，崇义门的白道色彩虽然染了一层灰，不过却能结交到步连云等人，算起来也还划算。

魏无常点头道：“大家既然一起来，一起去北棚也没关系，这样吧，顾门主等一下与老夫一起去东棚拜望少林、武当两派掌门，之后再回北棚。”魏无常本来就要去解释武烈门的事件，正好帮帮崇义门。

顾革裴大喜，这样一来两面讨好，这些朋友果然该交，他自然连连点头，于是众人由东面绕过擂台，魏无常与顾革裴等人先入东棚，步连云等人则不停步，继续绕向北面，进入北棚就坐。

过不多时，魏无常等人也走到北棚，而“阴阳双剑”莫严则随着他们而来，与步连云等人互相见礼。

众人互相施礼自然又是一阵乱，各自就坐之后，魏无常首先道：“步大侠，武当派有个计较，老夫不敢擅专，请莫总镖头亲自与步大侠谈。”

莫严接口道：“步大侠，敝派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步大侠不要见怪。”

“不敢。”步连云道：“莫总镖头有话请说。”

莫严想了想，开口道：“诸位……对翠杖是否势在必得？”

步连云一怔，路恨天已经抢着道：“当然，武当派有什么计划？”

莫严却答非所问的道：“刚刚听魏前辈说，田少侠没来？”

路恨天与步连云对望了一眼，步连云以不变应万变的道：“是的，三弟可能赶不来。”

“不知……”莫严顿了顿道：“诸位打算派出哪三个人？”

这个问题众人都还没想过，路恨天口直心快的道：“莫总镖头这样问，莫非是想帮忙？”

“还是从头说起吧……”莫严迟疑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放眼天下武林，有实力问鼎翠杖的也只有三组人马……”

“龙虎帮、少林的‘三相神僧’。”路恨天毫不客气的接道：“再来就是咱们了。”

莫严脸色不大好看的道：“本来在下与掌门师兄两人也想上场，但一来玄清师兄算是半个主办人，不适合下场，再来‘三相神僧’既然愿意出手，我们也干脆藏拙，路大豪说的没错，要是田少侠也来，三位确实是极有希望的一组人马。”

这话说的有意思，问题就是田冬没来，路恨天眉头一皱，直率的道：“莫总镖头，阁下最好有话直说。”

莫严也不再拐弯，低声道：“若是龙虎帮只是虚张声势，并没有第三位高手，两位再加上莫某人，足可对付龙虎帮。”

原来莫严想联手，步连云微微点头道：“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决之道。”步连云足可对付黄木森，路恨天与莫严联手，应该也不会输给谢道亭，这样虽然没有十成胜算，也占了极大的赢面。

没想到路恨天却问道：“那少林寺的老和尚呢？”

“若是我等出手就能解决，‘三相神僧’将不再出场。”莫严微笑道：“龙虎帮只要没成功获胜，不论输给谁，他们师兄弟都必须退隐。”

“有这么好的事？”路恨天望着莫严，轻笑道：“翠杖呢？归你还是归我们？”

“有关这一点……”莫严十分谨慎的道：“若我们在胜利之后宣布翠杖将送归少林寺保存，‘三相神僧’自然不会出手，我们则能获得天下第一的名号。”

步连云微微皱了皱眉，他倒不是十分在意翠杖，不过这样一来，“三相神僧”未免有些坐享其成，他还没说话，路恨天已经哇哇叫道：“叫那些老和尚自己去打，我们宁愿等三弟来……”

“路大豪不可误会。”莫严忙道：“我们已经仔细查看过了，翠杖上面并没有所谓的‘大罗八法’，送到少林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日后再起纷争而已。”

“我才不管。”路恨天哼了一声道：“翠杖本来是三弟的，自然要抢回来……那三个老和尚有把握就动手吧，龙虎帮他们可是请来了哀牢毒苗，看你们怎么应付。”

龙虎帮请来哀牢毒苗的事情并未传出武林，五日前无钦叙述时莫严也已经离开，所以他并未得知此事，这时一听，自然脸色大变。哀牢毒苗操纵毒物的能力举世无双，要是场上打到一半，他们随便放出一两只毒虫出来捣

乱，岂不是有胜无败？而且毒苗只要远远在西棚中控制，又不须下场，想追究都没有办法。

莫严想到这里，紧张的对步连云道：“步大侠，此事当真？”

步连云点了点头，不过还是说道：“莫总镖头放心，我们已有准备，无钦大师会尽力而为。”

“大哥就是心好。”路恨天嘻嘻笑道：“让他们紧张一下又不会怎么样。”

莫严不知无钦与哀牢毒苗的渊源，还是蛮紧张的，有些没条理的道：“诸位……诸位还是不愿先上场？”

“不是不愿。”路恨天笑道：“三弟一到，我们就上场，不然何必委屈的替少林和尚打先锋，又不一定能赢？”

莫严自知功夫不如田冬，路恨天这话虽然刺耳，也不能说错，只好有些愤然道：“若是‘三相神僧’获胜，诸位才上场争夺翠杖，那时‘三相神僧’为了少林的威名，手下可是不会留情。”一面愤愤的转身踏出北棚。

步连云见莫严离开，摇头苦笑道：“二弟，你何苦得罪他？”

路恨天不服气的道：“那东西既然是三弟的，我们当然要帮三弟抢回来……”

步连云声音压低下来，轻声的道：“他们不是说过，翠杖上什么都没有，我想可能是三弟……”

路恨天睁大双眼，啊了一声道：“对了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三弟在悟的八成就是……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步连云连忙摇摇头止住路恨天，一面低声道：“我也只是猜测，反正只要‘三相神僧’赢了，也算是完成消灭龙虎帮的目的，三弟若是没到，我们大不了不下场……而且‘三相神僧’毕竟是得道高僧，他们要是赢了，确实也不大好意思出手。”

不打了？岂非太不过瘾？这样还不如和莫严联手上场……但自己又刚得罪了莫严，路恨天急的摩拳擦掌，拼命转着念头，却是想不出个解决的好办法。

“辰时已到……”一个豪壮的声音传出，却是衡山派的一名弟子在高声呼喊，在众人的引颈企盼下，少林无乘、武当玄清、衡山铁若峰三人又登上了擂台，铁若峰身上还背着一个条状的包裹，三人僧道俗各有不同的礼数，分别向四面施礼之后，无乘大师即缓声道：“武林大会比武竞技，每派最多派出三人争胜，老衲与玄清真人忝为公证，落败一方不得重新出场或另派人比试，诸位出手宜上体天心，点到为止，获胜者可休息片刻，但以半个时辰为限，期间擂台将暂停比试，连歇息时间在内，获胜后半个时辰内无人挑战，则可获得武林至宝翠杖，日后他人不得因此再起争否则天下共殛之。”

玄清真人面容严肃的接着道：“除此事之外，武当、少林与龙虎帮五日前亦藉此约定，若龙虎帮派出之人不能获胜，‘紫龙’‘北虎’师兄弟将永远退出江湖，反之，若龙虎帮顺利获胜，少林、武当两派僧道，从此不过问龙虎帮的一切事务。”

西棚龙虎帮的阵营立即传来一阵欢呼声，彷彿他们已经获胜了一般，玄清真人眉头微皱，大声道：“请衡山铁掌门人出示翠杖！”

铁若峰立即将背后包裹解下，取出里面的一个棍状物，向上一竖大声说道：“天下英雄请了，这便是衡山派半个多月前获得的翠杖。”

四面台下足有数万人，在这一刻全部都将目光集中到铁若峰手中，只

见他手中拿着根长仅尺余、色呈淡绿、两端各有一个环状突起的古拙小杖，在东方旭日的映照下，绿芒隐隐，色彩更是鲜艳，可以确定是个难得的宝物，与故老相传的翠杖形态十分相似。

铁若峰接着忽然拔剑，猛然向着翠杖一斩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那柄青钢长剑居然就此断为两半，翠杖却是毫发无伤，铁若峰缓缓道：“这种玉石坚逾精钢、天下难寻，加上翠杖两顶端各有四个字，一边是‘古道遗宝’，另一边是‘大罗八法’，可以肯定是大侠欧阳古道留下的翠杖。”

无乘大师立即道：“诸位注意，每一场结束，若是需要休息可告知我等，任一方若三人均无法再战或认输，比试即终，若一方三人均挂彩受伤，也作负论，有老衲与玄清真人为证，希望天下英雄少添杀业……比武……开始！”

宝物令人心动，无乘大师话声一落，立即从北棚、南棚两面分别冲出了三人，捷如飞鸟的迅速奔上擂台。

南棚那面上台约三人服饰相同、容貌相近，看来是兄弟三人。为首一人是个六旬持刀老者，他上一台便大声道：“‘崆峒三豪’请天下英豪赐教！”

北棚上来的三人却是两男一女，与南棚三人大不相同，他们似乎都是四十余岁的年纪，两男一个雄壮英挺、一个帅气斯文，都是少见的漂亮人物，四面数万人见了心里都暗暗喝了一声采，不过转眼一看那个女的，所有人都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那女的居然满脸横肉、貌若无盐，正发出一串尖锐聒噪刺耳的声音道：“‘崆峒三豪’？老娘只听说过三个姓徐的混帐叫做‘崆峒三害’！”

四面立即笑声大起，那徐姓三兄弟在崆峒山杀人越货无所不为，确实被称作“崆峒三害”，不过这名称不雅，通常当面都不会这样称呼，这女人不知是何来路，居然毫不客气的直斥三害。

徐老大自然大怒道：“你们三个狗男女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徐老大好没见识。”东棚忽然传出声音道：“连‘天下绝配’都不认得？”东棚是白道好汉的座位，想来有人与徐家三兄弟有怨，这时躲在人群中发话糗他们。

徐老大没听出是谁发话，恨恨的瞪了东棚一眼只好不管，回头对着那个丑女道：“原来你们就是‘丑姬’叶艳芳、‘雷神’南门笑、‘美公子’万潘柏三个不长眼的怪胎？”他们三人是师姊弟，十年前大大有名，叶艳芳是大师姐，虽然丑似无盐，却被威武、俊美各有千秋的两位同门师弟苦追，弄得她不知如何选择，三人虽然感情极好的同进同出，却一直没有结果，在武林中谓为怪谈，被称为“天下绝配”。

叶艳芳还没回答，雄壮英挺的大汉踏出一步，有如雷打般的大声道：“你们三个杂碎，想活命就快滚下台！”正是“雷神”南门笑。

“美公子”万潘柏却温文的一笑道：“师兄息怒，让他们下台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出手吧。”

徐老大当即喝道：“好！我们就在手中分高低。”当头向着“雷神”南门笑就扑了过去，徐家老二、老二也不迟疑，分头向着“艳姬”叶艳芳与“美公子”万潘柏攻去，徐家三兄弟用的武器都是大刀，不过叶艳芳、万潘柏、南门笑三人的兵刃却各有不同，南门笑用的是一枝短杖，万潘柏则是一枝长度相仿佛的银箫、叶艳芳用的却是由头上拔下的玉钗，与“崆峒三害”的二柄大刀交缠在一起，打的花团锦簇甚是热闹。

不过路恨天却看不大顺眼，他在台下撇撇嘴道：“三哥、四哥、五哥上



场就能把他们都打下去……不然魏老、韩老加上二哥也行。”

步连云忍不住笑道：“二弟，刚开始是这样的，武林大会有个不成文的惯例，真正的特级高手总是晚些才上场，所以一开始出手的人未必真的一心想获胜，有时也是为了见识见识天下高手，还能获得扬名的机会，要是‘三相神僧’现在就上场，岂不是让其它人都不敢上场？”

路恨天微感吃惊的道：“那不是要打几天？”

“也不是一定会拖个几天……”步连云道：“要是真的这样，我们正好等三弟。”

“对、对。”路恨天连连点头道：“这样最好……大哥想的果然周到。”

韩方在一旁道：“还有另一个原因，这一场结束之后，要是‘天下绝配’获胜，南棚八成会有‘崆峒三害’的朋友出来替他们出气，不然东棚的白道应该会有人出来收拾‘崆峒三害’，有些恩怨就是在这种场合解决的。”

“许多恩怨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结下的。”魏无常有些感叹的道。

众人一时无话可说，只好转头再望向擂台，这时“天下绝配”三人已经逐渐领先，尤其是“丑姬”叶艳芳功夫比两位师弟高出一筹，她与徐老二斗在一起，极占优势，果然过不多久，叶艳芳趁着徐老二一招使老，玉钗忽然向着徐老二的左肩并穿去，徐老二急忙闪避，大刀一翻，横削叶艳芳腰间，想迫对方收手，但叶艳芳虽然扭腰退开，玉钗还是在徐老二的左肩旁刺了个半寸深的小孔，虽然未伤及左肩并，但血从徐老二的左肩伤口缓缓渗出，身形也变的不大灵便。

叶艳芳得理不饶人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着着进逼，许老大见状知道不对，连忙斜退了两步，与徐老二联手防御，抵挡叶艳芳与南门笑的攻势。

而另一边万潘柏的银箫却是越施越快，逼的徐老三有些透不过气来，过不久，徐老三觑个空，也闪到他大哥二哥身旁，三人分向三个方向，抵御着外围的攻势。

虽然路恨天不认为他们算是高手，不过天性使然，还是一直盯着斗场看，见到现在的状况，路恨天哇哇叫道：“还能这样玩？那有的撑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步连云点头道：“这还是第一次规定三人一起出赛，一定会有许多想不到的比法。”

“这对一些本来就有练三才阵的门派有不小的帮助。”韩方屈指算道：“峨眉派、鹰爪门、苏州三道观、奇花派……”

“奇花派？”路恨天没听说过，诧异的问道：“那是什么门派。”

“一群衣着朴素的女人。”韩方解释道：“她们的功夫适合女子修练，所以专收女徒，听说门规甚严，功夫也蛮厉害的，不过见过他们出手的人不多……要是来了，应该也在北棚。”北棚也就是众人休息的地方，众人东张西望，果然见到东面十余丈外有十七、八个未施胭脂的素服妇人，她们正神态专注的望着擂台，说不定就是所谓的奇花派中人。

就在这时，擂台上忽然传出一句：“阿弥陀佛……”却是无乘大师开口道：“崆峒徐家三位施主均已负伤，可作负论，请叶施主、南门施主、万施主手下留情。”

众人回过头来，果见徐老大的右腿正渗出鲜血，徐老二的右手却已经抬不起来，不知道是被南门笑还是万潘柏打伤，三人在对方包围之下左支右拙、岌岌可危，还好“天下绝配”听见无乘大师的话，不为己甚的一声呼啸，同时向后跃开，叶艳芳对“崆峒三害”微微拱手道：“承让。”

“崆峒三害”话也不答，脸色难看的立即跃下擂台，无乘大师即对台上三人道：“三位可需要休息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叶艳芳做主回答，随即对着四面围观群众笑道：“欢迎有兴的朋友与我们切磋切磋。”不过她不笑则矣，一笑起来脸上的皮肉更是皱成一团，令人不敢恭维，实在弄不清楚她两位师弟看上她什么地方？

随后果然如韩方的预测，南棚又跃出了三名壮汉上来挑战，只不过他们的功力与崆峒三害差不甚远，还是被打回南棚，直到了第四场，“天下绝配”才被鹰爪门的三位老者打败，鹰爪门跟着连撑了五场，终于被来自川境的“铜锣双道”与“明月侠隐”三人逼下擂台。

“铜锣双道”柳道人、竹道人修炼于铜锣山、“明月侠隐”宣简怀则隐于明月山，两山同在川东，相距不过十数里，三人早有交情，外型也差不多，都是六十余岁身形削瘦的长者，不过因为两位道人身着道服，比身着俗家衣着的宣简怀还多了些仙风道骨的味道。

这三人又胜了一场之后，算算已经比了十场，天色也将近午时，玄清真人便上台宣布丑时重新开始，反正四面已经围了一圈被衡山派半请半强迫赶上来的小吃摊贩，也不愁没处买食物。

虽然一个早上大饱眼福，不过步连云等人却已经有些焦急，“铜锣双道”与“明月侠隐”三人的功力看来不比“阴阳双剑”莫严差多少，何况又有三人？敢上场的人一定越来越少，想来不久之后就会引得龙虎帮出手，“紫龙”的名号一露，敢上场的人就更不多了，这样一来，说不定拖不到第二天。

## 第六章 花间漫舞

果然到了下午，“铜锣双道”柳道人、竹道人与“明月侠隐”宣简怀上场之后，等了一刻钟都没人敢出场挑战，众人心里发急，大家都可以不上场，龙虎帮是非上不可，他们要是没赢，谢道亭与黄木森师兄弟可要退出武林，但是他们一上，再来只怕就是“三相神僧”，路恨天心里不断的转着念头，是不是要去向莫严说说好话，答应他刚刚的条件？但是这样翠杖岂不是要拱手让人？而且不能与“三相神僧”一拼也是可惜，还是干脆等到“三相神僧”赢了之后，再拐步连云上场？

路恨天还没拿定主意，却见那群素服女子中，有三名中年妇人正缓缓起身走出北棚，她们一出北棚，也未蹲身做势，忽然间竟同时轻飘飘的浮起，好似被什么东西拉扯牵引般的向着擂台飘去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没有数十年功力，轻功不可能有这种造诣，这手功夫一露，四面闹轰轰的声音立即静了下来，只听三女轮流道：“奇花派年风婷。”“南风萍。”“关风鹤。”跟着同声道：“向三位讨教。”她们的声音却已经有些苍老，看来实际的岁数可能已经五、六十岁。

果然是奇花派的，看她们的功力，少说也能打上半个时辰，路恨天大喜过望，连忙捧场的大声喝采，但这可不是喝采的时候，路恨天这一特立独行的大嚷，惹的四面投来不少责难的眼光，尤其是奇花派未出场的其它女子，自然都皱起了眉头。

奇花派上场的三人自然也向路恨天望了一眼，见路恨天面容陌生，三人又同时转回头，这一下众人才发现，她们的动作居然完全一致，看来三人间的默契一定不凡。

台上的柳道人微笑道：“能得奇花派出手，柳道人甚感荣幸……四十年前道人曾随师尊拜谒奇花谷，恭贺诗谷主就任，四十年晃眼即过，不知诗谷主可还安好？”奇花派的首脑不称掌门称谷主，柳道人这样一说，不但表示内行，而且代表他与奇花派多多少少有些交情。

刚刚自称年风婷的那位妇人站在正中间，她双肩微颦，有些黯然的道：“承故人动问，师尊已于十五年前过世，奇花派现由小妇人执掌。”

“原来是年谷主当面。”柳道人肃然道：“贫道失敬。”

“不敢。”年风婷和气的道：“师尊在世时，对铜锣山一忌道长也是赞誉有加，二十年前一忌道长仙逝噩耗传来敝谷，先师也十分惋惜。”一忌道长是柳道人、竹道人的师父，如今记得他名号的人已经不多。

“凡人莫不有死……”见对方提到自己过世的师父，柳道人心里也有些感伤，不过他也立即一振精神，对年风婷道：“想来年谷主要以奇花派镇谷绝学，‘花间漫舞阵’一试我等？”

年风婷微笑道：“道长果然是明白人，还请不吝赐教。”奇花派三人当即移步分立三角，围住了场中的三人。

柳道人与竹道人不敢怠慢，两人的长剑向上斜指，分立于“明月侠隐”宣简怀的两侧，宣简怀用的却是两柄短茅，一上一下的横置胸前摆起架势，只等对方发招。

经过上午的两场比赛，四面众人已经大略知道，他们三人的配合是由柳道人与竹道人组织一个绵密的防御网，而宣简怀的双茅却能在适当的时机趁隙穿出攻击，若不是三人早已练熟，不大可能配合的这么好，一般武林高手合作时大多只能此进彼退，截长补短，能像他们三人一样排出阵式并不容易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若是与一些已经相传数十或数百年的阵法比起来，三人的阵势毕竟还是粗糙了些，就像眼前奇花派的“花间漫舞阵”，要是奇花派三人的功力与宣简怀等三人相差不远，他们这场仗将会十分难打。

见对方准备妥当，奇花派的年风婷谷主轻叱一声：“得罪了。”三人从袖中抖出了六条色彩绚丽的彩带，同时迅速的在外圈舞动起来，刹那间整个擂台布满了由彩带卷成的彩环，好象一个个绚丽的花朵，而奇花派的三人也立即轻盈的在四面穿插飘动着，姿势曼妙飘逸，果然不愧称为“花间漫舞”。

“这个有趣。”路恨天睁大眼道：“中原绝学果然不同凡响……她们的带子怎么都不会缠在一起？”

“所以才叫阵法。”步连云也没见识过奇花派的阵势，赞叹的道：“要是单独一个人被这个阵围住，可不容易对付。”众人心里都颇有同感，不禁微微的点了点头。

这时圈中的柳道人、竹道人与宣简怀三人已经被重重叠叠的彩环围住，三人知道这些带环不能乱碰，彩带性柔，一个斩不断被纠缠上，自己马上就会挥舞不开，所以都有些不敢出手，但是奇花派的大小带圈却逐渐向着三人涌来，总不能坐以待毙，柳道人一声低叱，出剑斜挑，向着离自己不到两尺的一个带环挑去，手中留了两成劲，准备稍有不对，当即回剑自保。

竹道人与柳道人默契十足，听到柳道人的轻叱声，马上相应着出手，而当中的宣简怀也将双茅前后一挥，划出两道罡风向着前后冲去。

三人这一出手，带环先是相应的往后稍退，随即一散即聚的又向着三人冲来，竟是顺着三人出招的气劲空隙飘入，“花间漫舞阵”果然称的上是奇花派的镇派绝学。

不过这样一来，带环的前后进退也有了一个路线，不再像刚刚一样飘逝难寻，三人四样武器同时出手，见圈破圈的连拆了数十招，两方一时间互相僵持不下。

过了一阵子，场中阵势中枢的宣简怀，见对方远远的站在外围，怎么打也是有败无胜，于是低声道：“一个盯一个，我们散。”柳道人与竹道人同时应了声好，一声招呼之下，三人忽然同时往外一跃，连破七、八个彩环，分别各选了一个对手攻去。

奇花派的三人本来就在外围绕动，见三人闯出，她们彼此之间也不用招呼，忽然脚步一变，不再如刚刚的四面绕动，开始轮番的穿入阵内，而彩带仍在漫天飞舞，似乎彩带是彩带，人是人，两者没有一点关系。

可是采取盯人战术的柳道人等人就累了，他们追摄着对方，但不时必须绕回阵中，在那一瞬间，彼此无法支持，等于同时受到对方三人围攻，压力极大。

首先被围住的便是竹道人，他随着奇花派的年风亭谷主穿过阵中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压力增大，连忙加快脚步向外奔，没想到对方一个翻身，彩带的末端数尺忽然半空打了一个折，同着自己面门弹来，竹道人微微一惊，退则被围，但前方又有彩带拦阻，自己要是与那段彩带一碰，就算是自己功力较强，也一定会被追击而来的彩带所困，既然如此，他索性留在圈内，剑光盘身一绕，舞了个滴水不露，所有彩带一接近，立即被他的剑风逼开，自然也避过了与对方带端的一碰。

不过这时宣简怀已经冲到外侧，目标正对着一个冷眉冷目，名叫关风鹤的妇人，柳道人的目标却是南风萍，他两人发现竹道人被围，也不用互相招呼，柳道人立即回身一穿，奔到阵中配合着竹道人防御，两人剑光挥舞起来，那些彩环也不能轻易接近。

而宣简怀却不如此，他迅速的在外穿绕，遇到有机会就对着奇花派的人攻击，不过这时奇花派阵势又变，彩带舞动之间，连他们自己都裹在其中，宣简怀想欺近也并不容易，看来她们想先将柳道人与竹道人拿下，最后宣简怀自然不是敌手。

不过柳道人与竹道人本就练成一套联手的剑术，两人剑光挥动起来，奇花派一时三刻却也抢不进去，宣简怀见状，忽然往阵内一奔，见一道彩带正向着自己袭来，宣简怀立即将左手的短茅一绕，与一条彩带纠缠起来，彼此一扯，那条彩带霎时拉的笔直，宣简怀这才看出另一端原来在南风萍手中。

而奇花派等人见状一转步法，三人的彩带居然同时向着宣简怀涌来，这一瞬间，柳道人与竹道人忽然没人理会，两人楞了楞，刚看清状况，立即同时飞身攻向南风萍，她一根彩带与宣简怀纠缠着，正是最好攻击的对象。

不过两人移动毕竟不如彩带快速，余下的五条彩带早已经围到了宣简怀的身边，要不是宣简怀手中还有一枝短茅，他连招架的兵器都没有。不过这时他也不好受，对方五条彩带同时画圈袭来，他要是一不小心，再与任何一条缠在一起，两边一拉，马上就要任人宰割，宣简怀打叠精神，短茅四面乱点，每一下都正好点在带端或环圈，使对方无论是刚劲、柔劲都只有被震退的可能，但他同时对付五条彩带，加上左手又与南风萍不断的拉扯，眼看

绝对支持不了多久。

还好这时柳道人与竹道人已经攻向南风萍，南风萍见状不得不向前闪避，躲入前方无数的彩环之中，双道知道时机稍纵即逝，毫不客气地将双剑舞成光圈，顺着南风萍的方向攻入阵中。

这时阵中的宣简怀忽然发现左手一重，对方拉动的力道蓦然加大，宣简怀立即相应增力，但是却诧异对方为何这时才增加力道？才发现不知何时，南风萍已经和年梦婷交换了手中的彩带，年梦婷身为一派之首，功力自然更是高强，扯的宣简怀有些稳不住马步。脚步一不稳，宣简怀马上陷入绝境，他情急之下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右手短茅向左一绕，嘎的一声将对方的彩带割去一节，左手马上获得自由。

这样一来，年梦婷与宣简怀两人立即分别向后弹开，年梦婷这边马上将手中残余的彩带放出，与其它五条彩带同时挥舞，重新布妥阵势，而宣简怀却刚好撞上闯进来的柳道人与竹道人，三人会合在一起，也稳稳的布下阵来，回到了一开始的状态。

这一场算是今天最好看的一场，场上彩带飞舞，人影闪动飞腾，双剑双茅在彩带编成的花海中滚动，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，四面数万人看的知痴如醉，欢呼喝采声不绝于耳，既然两方都僵持不下，因奇花派的“花间漫舞阵”早享盛名，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代表她们的功力还是略逊一筹，要是是一直这样僵持下去，奇花派落败的机会居多。

参加武林大会除了扬名夺宝之外，一方面各门派的长辈也藉此教训自己的门下弟子，这次武林大会别出心裁的要求三人上场，虽然原本是为了让“三相神僧”出手对付谢道亭，不过却使得各门派对于阵法大起兴趣，之后二十年中各派都为此花下不小心血研究，分别创出了各种阵法，单打独斗不再风行，这也是少林、武当一开始没料到的事情，此是闲话，表过不提。

这时场下的路恨天看的大是手痒，突发奇想的道：“大哥，我去化个妆，然后先上去打个几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步连云啼笑皆非，连忙摇头道：“千万不可，武林中人虽会认错人，但是绝不会认错功夫，贤弟的武功出自西陲，武林罕见，无乘大师与玄清真人都是武学大家，绝对无法侥幸。”

这话也有道理，路恨天打消此意，跺脚叹道：“闷的真难过……”步连云也不知如何劝慰，只好装作没听见，继续观看场上的打斗。

过了一阵子，场上又生变化，奇花派的关风鹤一个疏神，彩带又被宣简怀的短茅缠住，四面众人马上知道有好戏看了，上一次两方缠住，本是奇花派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法，不过因为宣简怀双手都有武器，反而使得奇花派的彩带短了一截，所以之后宣简怀想缠上对方的彩带，奇花派都巧妙地避开，现在居然又缠上，不知是奇花派终于内劲不足，还是另有奇妙方法应付。

宣简怀这边自然毫不客气，这次他可不打算截断彩带，在柳道人、竹道人两边完善的防守下，宣简怀忽然将右手短茅插入腰间，两手合力将彩带向内猛拉，关风鹤不敌宣简怀的内力，要是被拉到柳、竹两道的剑光范围中，那可是必败无疑，她连忙一个移身换位，将彩带与年风婷交换。

年风婷接过手，马上感到宣简怀是以全力出手，虽然她未必弱于宣简怀，但这时两人将全身功力运起，年风婷自然不能再操纵另一条彩带，于是擂台上只剩下四条彩带在台上翻腾，“花间漫舞阵”不攻自破，柳道人与竹道人同时向两边一弹，一个攻向南风萍、一个刺向关风鹤，两方不再以阵法

决胜，反而变成三组分别对战。

年风婷虽然全力与宣简怀僵持，但也知道场上的状况，南风萍与关风鹤两人单打独斗自然不如“铜锣双道”，马上就迭遇险招，而眼看自己内力也逐渐不足，年风婷当机立断，忽然一放彩带，扬声道：“多蒙指教，奇花派认输。”

两方早年本有交情，柳道人与竹道人一听立即翻身收剑，立到宣简怀身旁施礼道：“多蒙年谷主指点。”

宣简怀则将彩带由短杖上缓缓取下，双手捧向年风婷微笑道：“奇花派的镇谷奇阵果然名不虚传，宣某今日大开眼界。”

年风婷将彩带接回，微笑道：“三位日后若有暇，欢迎到奇花谷作客。”

“一定、一定。”三人连忙答礼，两方不伤和气的打了一场，彼此都有些惺惺相惜，倒是这次武林大会少见的情况。

“善哉、善哉，三位女施主气度恢弘、虽败犹荣。”无乘大师缓步上台，对着获胜的三人道：“恭喜三位，三位可以休息片刻。”刚刚这一战极耗心力，无乘大师知道他们必定需要休息，于是主动提出。

宣简怀果然不再客气，向无乘大师点点头道：“多谢大师。”于是也下台休息。

四面的众人这时才回过神来，似乎不相信会是这样结束，嗡嗡的议论声不断响起，除了几位高手看的出场上打斗的惊险处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刚刚说是比武还不如说像表演，好看是好看了，毕竟有些不大刺激。

过了一阵子，柳道人、竹道人与宣简怀重新上场，等候着再有人上场挑战。终于，要来的躲不过，他们才一上台，西棚便传来两声长笑，黄木森与谢道亭两人直跃上数丈高，再出半空中缓缓落下，黄木森一面大声道：“龙虎帮‘紫龙’谢道亭、‘北虎’黄木森，上台领教高招！”

果然是“紫龙”与“北虎”！四面立即一阵混乱，西棚更是采声连连，“北虎”率领龙虎帮，这三十年打下了一大片江山，而师兄“紫龙”更是在三十年前便已经名震天下，这番重出江湖，不但选了这次的武林大会宣告实力，龙虎帮还与少林、武当互相赌下三派的未来，这事已经轰传江湖、无人不知，这次武林大会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想看看“三相神僧”大战“紫龙”、“北虎”，所以他们师兄弟一上场，欢呼声可不只从西棚传出。

一见谢道亭与黄木森上场，路恨天连连叹气道：“完了、完了，三弟再不赶来，就真的只能看戏了。”

步连云却诧异的道：“他们还真的只有两人，这样会是‘三相神僧’的对手吗？”“三相神僧”闭关修炼三十年，就算进步不多想来也不至退步，谢道亭与黄木森功力固然不弱，但是对付“三相神僧”三人联手应该还嫌不足。

“无钦大师尚须注意……”魏无常皱眉道：“看来他们一定会利用毒物……会不会往手脚兵刃或衣袍上下毒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无钦回答道：“这样有违武林规矩，也太容易发现，若我是他们那一边的，等打到一半，我只要随便派出个金翅蝉、密汁蝇或是天毒蜈，随便哪一样都足以让武林高手全力应付。”

这些毒虫的名字路恨天真是闻所未闻，他诧异的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刚说的那些怪东西……难道不会攻击‘紫龙’他们吗？”

无钦微微一笑道：“若是不能随心所欲，我也不配称‘毒僧’了，想来哀牢毒苗更应该有这种能耐。”

路恨天咋舌道：“还好你是我们这一边的……”

台上的宣简怀等人，见到久闻大名的“紫龙”谢道亭与“北虎”黄木森跃上白，心里自然也有些忐忑，不过既然上场就没想过自己会输，宣简怀沉声发话道：“黄帮主，龙虎帮就是两位上场吗？”

黄木森慢条斯理的道：“若有需要，我们第三位高手自然会上场。”言下之意，眼前三人只要师兄弟两人出手就能摆平。

他们自己托大可恕不得别人，柳道人、竹道人拔出长剑，宣简怀取出双茅，柳道人扬剑道：“两位不知用何兵刃？”

谢道亭一挥双掌，傲笑道：“‘紫龙’自出江湖，从来不用兵刃。”

黄木森虽曾用过，但那反而是他不下杀手的时候，所以他这时也未取兵刃，只跟着轻蔑的道：“别啰唆了，来吧。”

正是泥菩萨也有土性，三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往前一跨迈出五尺，四把兵刃向着谢道亭师兄弟袭来。

三人现在的阵势依然是宣简怀当中，柳竹两道分立两旁，柳道人与竹道人剑光挥舞的滴水不露，偶而露出个缝隙，正是宣简怀双茅攻出的地方，看三人攻击的方向，居然是专对谢道亭一人。

三人以这种阵势出手，四面立时议论纷纷，照理说以三打二，应该合围而攻，要不然也该先对付黄木森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这样出手？

不过步连云与路恨天却连连点头，知道他们这样做才聪明，因为他们任两人联手，虽然对付的了“北虎”黄木森，却不是一时三刻能收拾的下来，这段时间之中，另一人肯定会被“紫龙”谢道亭除去，到时以二对二，必输无疑，若是以两人先攻谢道亭，另派一人牵制黄木森，则两边的战局都会不利；要是三人合攻黄木森，只要谢道亭趁隙攻来，阵势又非被拆散不可，算来算去还不如像现在这样，三人合攻谢道亭，黄木森若是袭来，铜锣双道的绵密剑法当能勉强应付，也许不会被冲开阵势，说不定还可一搏，要是如愿撂倒谢道亭，到时对付黄木森就是容易的事了。

不过谢道亭自然也明白其中关窍，他双眉一扬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师弟，你替我掠阵！”两掌猛然一挥，两道奇猛的掌力，狂飙般的向着三人涌去，居然要以一对三？

黄木森对谢道亭也极有信心，真的收掌闪避到台边，扬声道：“祝师兄重出江湖首战大捷！”

四面数万人齐声大哗，而西棚也立即爆出一阵疯狂的喝采声，居然有数千人好像约好了似的齐声叫道：“‘紫龙’、‘北虎’——天下第一，所向无敌！”

东棚名门正派的人脸色却都不大好看，就算等会儿“三相神僧”联手打赢了“紫龙”、“北虎”两人，谢道亭这个“天下第一”的名号算是固定住了。

步连云与路恨天两人坐在台下，见谢道亭与宣简怀等三人打的轰轰烈烈，两人都有些骇然，要知道“铜锣双道”与“明月侠隐”的功夫都不弱，加上三人又有一套极熟悉的配合方式，就算是步连云与路恨天两人合力对付他们，胜算也不过六、七成，要是谢道亭真能以一对三的打败他们，岂非两人联手也未必能胜过谢道亭？

望着台上的谢道亭越打越猛，路恨天自忖不敌，忽然喃喃的道：“要是以一对一，只有三弟赶来，才对付的了这个老家伙。”

步连云沉重的点了点头，但心里也是有些担心，在阳氲石室中虽然两人退出的有些艰辛，不过原因之一在于那是个小小的石窟，所谓“鼠斗于窟、力大者胜”，田冬内力极高，两人自然应付困难；但能不能对付的了经验丰富的谢道亭却又难说，何况那时两人也没输，想了想步连云叹气道：“还好要三个人出手……‘三相神僧’应该能赢。”只要三相神僧都比自己和路恨天稍微高明一些，对付这两人就大有希望。

路恨天摇摇头不服气的道：“他们未必靠得住……其实未必要三弟出手，要是有个和大哥差不多的高手，我们也能与他们一并……那个无乘老和尚就差不多，玄清牛鼻子可能就不够看了。”路恨天心里知道，其实步连云比自己还高出半筹，他算算自己应该对付的了黄木森，要是现在有两个步连云，对付谢道亭大有希望。

步连云摇摇头道：“少林自然会派出‘三相神僧’，按照规矩，无乘大师不能出场……除非……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什么除非不可能？”路恨天皱眉追问道：“大哥：你话别说一半，弄得我心痒痒的。”

见路恨天说的有趣，步连云忍不住笑道：“没什么……我是想到了一个人，不过也不知道他现在在那儿，加上又不是同道中人，想找他帮忙自然不可能。”

路恨天还不知道步连云指的是谁，坐在一旁的魏无常已经开口道：“步大侠，您说的莫非是‘鹫峰隐士’古朴？”

“正是。”步连云点头道：“古朴原本的功力就不弱于我，何况他也修练了全套的‘璇玑心诀’，算算应该与我差不多，不过那时听三弟提到……古朴与谢道亭在首阳山打了起来，看来他不会是谢道亭的对手，说不定已经被杀了。”当时要不是这两人偶然间相遇，田冬未必能顺利溜走。

“就算没死也不会来。”韩方听见插嘴道：“古老头一向独来独往，连个朋友也没有，他要是知道三人才能上场，不会来自讨没趣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……”步连云顿了顿忽道：“希望他没死，我的师仇还没报呢……”步连云纵横江湖，只有师门之耻一直未雪，近来功力大进，颇想找古朴一较高低。

这时擂台上的战况已经变成一面倒，谢道亭的“巨斧掌法”大开大合，劈的宣简怀三人连连后退，阵脚逐渐松动，眼看不出百招，谢道亭便将以一人之力，打退宣简怀与柳竹两道，这时连那些中立的武林豪杰也不禁佩服起谢道亭，喝采声不再只从西棚传出。

而随着四面叫声越来越大，宣简怀等三人的心情却越来越糟，要是三人联手被谢道亭一人打下去，日后真是无颜行走江湖，不过他们心里越担心，手脚越是不听使唤，终于在竹道人的一个失手下，谢道亭一掌穿入剑网，猛然击中竹道人右肩，竹道人浑身巨震，向后一翻滚倒在地，四面采声大作，西棚更是传出欢呼声，柳道人与宣简怀知道不敌，两人急忙后撤，想自动认输，不过谢道亭却不打算就此收手，追袭之下两掌急劈过去，砰砰两下将两人打的吐血滚倒，受创比竹道人还严重。

所有人都看出这两掌并非必要，对谢道亭不由得有些不满，四面的喝采声自然减弱了许多，只有西棚还有一些人零零落落的大赞不已，竹道人缓



缓爬起，目光怨毒的望了谢道亭一眼，才勉强扶着柳道人与宣简怀起身，三人跌跌撞撞、互相搀扶的下台，也没力气交代了。

路恨天看不过去，忍不住霍然站起大骂道：“你这个老小子，未免太绝了吧？”他的声音远传四方，霎时所有的人目光都向他集中过来，本来众人只是心中不满，敢宣之于口的毕竟不多，不过既然有人先出头，四面立即议论纷纷，十个有八个都在说谢道亭的不是。

谢道亭面色铁青的望过来，见到路恨天的形貌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原来是雄霸西陲的路大豪……何必躲在台下发话？有话上台来说！”看来龙虎帮已经完全弄清众人的名号。

路恨天受不住激，大喝道：“上台就上台！”脚步一动就要往台上纵。

步连云连忙拉住路恨天，低声道：“二弟，急必愤事、稍安勿躁。”

十八铁骑的老大一哥也跟着道：“二爷，谋定而后动。”

路恨天也不是草包，心里知道这一上去就是送死，不过他一向豪气干云，刚刚那种状况要他忍着不说话，简直是要他的命，但现在两人一拉，路恨天自然也冷静了下来。

黄木森蔑笑道：“步白衣，你们还不上来吗？别拖拖拉拉的。”西棚跟着传来一阵讪笑声。

步连云扬声道：“不用急，等三弟一到，我们结义三兄弟自然会出场。”这话平平和和的传出去，马上将西棚的讪笑声压的声息全无。

四面有些不知情的人不禁讶异，“白衣大侠”步连云和“西陲大豪”路恨天什么时候结成了兄弟？还有个老三又是谁？有些知道的人自然加油添醋的解释，他们三弟便是最近名声鹊起，龙虎帮的死对头——“玄衫奇鞭”田冬，说起田冬的事迹更是惊天动地，他不但两闯龙虎帮，打退过“北虎”黄木森，还空手与武当第一高手莫严印证；前些日子更是一掌逼的少林掌门无乘大师俯首认输，三招大破少林十八罗汉阵，听说他身高八尺、腰粗十围，是个有如铁塔一般的巨汉，那根黄色奇鞭听说就有手腕粗……反正人人说的口沫横飞、有如亲见，管他有多少是谣传？

见四面众人都在议论纷纷，谢道亭心里自然不快，不过田冬几次在他手中大败，他也并不十分在意，田冬只有一根蛟筋怪鞭威力极大，他们也已经做好准备，要是田冬带着怪鞭赶来，谢道亭说不得也只好破例动用兵刃，反正在龙虎帮来说，寻找几把利刃本就不是难事。

黄木森见步连云不上场也不催迫，转头道：“反正只要敢上场，我和师兄就能应付……无乘大师，该开始计时了吧？”

无乘大师只好道：“谢施主可需休息？”

“免。”谢道亭大刺刺的答：“相法、相空、相寂三个老秃驴呢？三十年不见，不会都死了吧？”他也不再客气，直接挑战“三相神僧”。

不过这话十分无礼，东棚立即群情激愤起来，只听悠悠的传来一声佛号：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声音竟似乎由空中传来，莫非三相神僧未上南岳台，而是隐身在附近的山林中？南岳台上数万人自然立即四面张望，却见不到发话的人，过了一阵子，才有人忽然发现，东棚的外侧不知何时已经站着三个年登古稀的老僧，至于他们怎么出现在那里，却是没人注意到。

那三个老和尚正缓缓的步向擂台东面的阶梯，步履迟缓悠闲，一点也不像名震天下的“三相神僧”，不过谢道亭却是目光一亮，望着三个老和尚

道：“相法、相空、相寂，别来无恙？”

空中忽然又传来悠悠的话声：“谢施主，当年老衲一念之慈，致遗今日之祸，相空深感自责。”众人这才发现，中间那个老僧的嘴唇在白发覆盖下似乎正微微的动着。

这种传音的功夫闻所未闻，路恨天张嘴道：“哇，这三个老和尚要是功夫差不多，赢定了。”相空虽然还未必及的上谢道亭，不过定然胜过黄木森，只要两个人对付谢道亭，一个应付黄木森，此战必胜无疑。

不过当“三相神僧”刚上台，两方正要出手的时候，“毒僧”无钦忽然站起道：“派出来了……你们快闪开。”他左手一挥，只见他手上忽然一亮，左手掌忽然燃起了一团紫色的火焰，那般怪火虽然不断的燃烧，而他却似乎一点也不觉痛楚，这种怪异的情况一出现，众人自然而然立即分向四面趋避，刹那间，北棚的这一角忽然骚动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绍大山还不大愿意离开，急急发问：“毒苗出现了吗？”

无钦一面向外掠行，一面道：“是金翅蝉，你们离我远一些。”这时他也已经走出北棚，只见他右手挥动间，一道淡淡的彩雾忽然将他裹了起来。

“金翅蝉？”绍大山不敢接近，诧异的回头问其它人，不过也没人知道无钦如何得知，自然没法回答。

无钦这一诡异莫名的出现在擂台不远处，登时让所有人的视线都投注在无钦的身上，场上的争斗自然也暂停了下来，随即忽见半空中迅速无比的降下了七、八只金色的怪虫，猛然向着无钦左掌的紫焰扑去，不过却又被那团彩雾拦住，只能在四面不断的巡行，还发出叽叽的怪声。

无钦大喝一声：“哀牢毒苗，别伤及无辜，你们出来。”顿了顿无钦又用另一种语言说了一遍，看来便是苗语了。

无钦这话一出，四面数万人无不骇然，五十年前“南苗毒王”为祸江湖的事情老一辈的自然都知道，要是哀牢毒苗出现在这种聚集武林精英的场所，岂非武林大劫？

## 第七章 三相神僧

有关哀牢毒苗一事，少林僧人已经从莫严处得知讯息，“三相神僧”中一位较矮的老僧叹息道：“谢施主，龙虎帮居然冒大不讳勾引南荒毒苗进入中原，难道不怕引起众怒？”

谢道亭等人见到无钦的状态也是神情微变，见对方责难，谢道亭嘴硬的道：“相空贼秃，没证据可不要乱说！”

“证据？”台下的无钦忽然由怀中取出一物，往地上一摔道：“让你们见见证据。”只见那个瓶子一破，一股绿烟忽然冒出，随即一个红色生翅小蛇蓦然从烟雾中弹起，斜斜往空中一飞，向着西棚弹射而去。

这下子怪蛇斜掠过擂台西北角，速度虽不甚快，但“三相神僧”与谢、黄两人自然而然同时分向东、南闪下擂台，黄木森一面怒喝道：“‘毒僧’无钦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这叫‘觅毒飞练’。”无钦大声道：“只要躲远些、不碰它，它就不会伤人……可以找出哀牢毒苗。”

无钦还没说完，“觅毒飞练”已经一弹一弹的掠入西棚，虽然说不伤人，但是“毒僧”手中跑出来的东西谁敢招惹，西棚一阵子鸡飞狗跳，数千人逃难似的向着四面逃开，影响所及，连北棚、南棚都有些骚动。

不过西棚人一散，“觅毒飞练”的行踪大家看的更清楚，它直往西棚的最内侧穿去，那里一群龙虎帮众脸上都甚是惊惧，眼看这条怪蛇越来越近，终于不知谁发了一声喊，终于连那些人也四散逃开，而人群中忽然出现了两个背着箩筐的怪人，正脸色铁青的瞪着小红蛇，这两人穿的虽是汉服，但脸上却有着一些古怪的刺青，而且肤色偏黑，一看就不像汉人，果然是哀牢毒苗。

眼见行踪曝露，其中一人叽咕了两声，忽然向前洒了一把黄砂，“觅毒飞练”恰好飞到黄砂范围中，只见那条小红蛇浑身一僵，蜷曲的摔下地面，伸展了两下之后便寂然不动。

无钦立刻斥喝了起来，咕咕啾啾的也不知在叫什么，那两人倒是听的懂，快步的向外冲，一面不断挥手，掏出了三、四种怪虫向着无钦扑来。

无钦怡然不惧，忽然将自己背后的箩筐取下，取出一个拳大陶丸向地上一砸，陶丸应声破碎，里面涌出了数百只的鲜红蚁状虫豸，缓缓的向着两个毒苗爬去。

首先有反应的正是不断围绕在无钦身旁的“金翅蝉”，只见它们立即向下飞动，对着那些蚁状虫豸涌去，那些刚赶来的怪虫也一样向着地面扑去，似乎这些鲜红蚁豸是极为美味的佳肴，不过片刻时间，大部分的怪虫都翻倒在地，只剩下一、二种不为所动的，依然在无钦身旁的薄雾外盘旋来去，似乎不敢贸然接近。

那两个毒苗见状似乎十分暴怒，直奔到擂台北面，距无钦数丈远处才停下脚步，一个对着无钦大叫了几声怪话，无钦跟着毫不相让地吼了回去，这时他左手的紫焰似乎已经燃完，无钦翻手一甩，一道紫光立即向着两人脚下迅速的射去，苗人吃了一惊，连忙后退了两步，却见那是个紫色翠石，着地时忽然一裂，一股紫烟向外飘了出来，那东西似乎具有引诱毒虫的性质，两个苗人背后的箩筐立即震动了起来，还传出了许多古怪的声音。

苗人又惊又怒，正发出怪声安抚的时候，无钦探手又取出一个红色小丸，两手一合，让小丸在他手中化成粉末，跟着向上一洒，只见红色粉末立即向空中一扬，刚刚那些未受鲜红蚁豸所诱的的毒虫立即一只只僵死摔落，无钦跟着又大喝了几声，探手又取出了青色、紫色的药丸，同毒苗们挥一挥手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因为三人正在北棚前拼斗，北棚自然大为混乱，所有人都返到最北侧，不过也看的最清楚，路恨天正焦急的道：“大和尚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练了对付他们毒虫的药物，要他们投降。”没想到顾革裘居然听的懂苗语，只见他接着皱眉道：“无钦大师说要是他们不听话，就会让他们的……什么……什么……回头攻击他们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的名称。”

事实上无钦虽自承毒术不如哀牢毒苗，不过那是指役使毒物的功夫，但他还另外懂得精深的医术，对于如何除去毒物的能力举世不作第二人想，如今有了这段缓冲时间，加上事前已经夺得两个毒苗的法宝，无钦对于毒苗有些什么东西已经瞭若指掌，自然能对症下药的应付。

毒苗似乎还不相信，一个忽然大吼了两声，蓦然浑身现出青紫，颤抖个不停，另一个毒苗却惊叫了两声，望着那个颤抖的同伴叫了一句话，随即

恐惧的后退了数步。

无钦面色转为凝重，将手中药丸执回箩筐内，忽然抓起一把药材塞入一个中型竹筒，抽出火折子一点，竹筒内立即冒起了浓烟，无钦左手执筒，右手却抓了一团红色的粉末，凝神以待。北棚内顾革袭不待众人催促，立即接着道：“那人说要无钦制服一个什么东西，另一个似乎不赞成。”

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无钦与两个苗人身上，对于比武竞技的事情早就全抛在脑后，只见那个浑身发抖的苗人忽然猛然一震，仰天倒了下去，众人正莫名其妙，忽见他鼻中喷出两股血柱，血柱中蓦然窜出了两条半尺长、手指粗的雪白怪虫，怪虫同时在空中一顿，啪的一声展开了两片掌大的薄翼，由空中向着无钦冲过去。

无钦立即将右手的红色粉末洒一些到竹筒中，左手则迅速的向侧方伸的笔直，那两条怪虫一振飞翼，直直的向着烟雾最浓的地方冲，无钦也不敢让他们撞到烟筒，眼看快要撞到时连忙一缩手，让雪白怪虫扑了个空。

雪白怪虫在空中运转如意，忽然一个滑翔，立即折向射来，只不过他们的方向仍然是无钦手中那个冒着烟的竹筒，无钦地依然应付裕如的闪开，如此七、八次之后，四面的众人却越来越是担心，因为那两条怪虫的速度只增不减，越来越快，无钦虽然功夫不算差，不过也是闪的越来越狼狈。

除了龙虎帮之外，所有人都十分的焦急，无钦要是失利，这两个苗人天下无人能治，中原又将大乱，步连云忽然扬声道：“无钦大师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不！”无钦大声道：“千万别过来。”至于为什么别过来，他没空说清楚，自然也没人敢靠近。

慢慢的，无钦右手的红粉已经洒完，两个怪虫的形貌大多数人已经看不清楚，只见到两条白线在空中穿梭来去，忽然无钦向准了怪虫的来势，迅速的将竹筒一侧，直直的对着怪虫的方向，只见怪虫倏忽间闪入还冒着烟的竹筒，无钦连忙向后急跃，消去了那股势子，一面不知从哪儿取出一个盖子，牢牢的将竹筒封住……原来无钦是故意等怪虫的速度变快，这样它们才来不及转变方向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那个躺在地上的怪人忽然一阵惨嚎，整个人身子弹了起来，然后又重重的跌下去，气若游丝的奄奄一息。

这时另一个毒苗早已赶回来扶着他，一面向着无钦哇哇吼叫，无钦跟着急促又说了几句话，顾革袭连忙翻译，无钦说的是：“你们只要投降，我就把……什么……还他。”毒物的名字也许太过怪异，顾革袭翻译不了。

只见站着的苗人对着痛苦弹动身子的苗人叫了几句，那个苗人终于无奈的微微点了点头，无钦立即走向前去，将竹筒正对着苗人的鼻子，迅速的一开，只见白影一闪，两条怪虫迅如电闪的钻回了苗人的身体中。

说也奇怪，这样一来那个苗人的精神似乎好了大半，在另一位的支持下勉力站起，眼睛望着无钦，目光中满是骇异的神色，无钦接着又与他们咕咕叽叽的说了数句话，两个毒苗终于点了点头，转身向着南面山林移动，唬的南棚万余人立即四散，让出一条大道来，毒苗也不向山径移动，只直接往南面的山林攀爬，很快就隐入了山林内，消失无踪。

这时顾革袭已经将无钦最后的话翻译出来。无钦是要他们回去之后，告知哀牢山所有苗人，此后不得再入中原，那两个苗人居然也答应了，四面懂得苗语的人虽然不多，但总不只顾革袭一人，这段话一传开，四面的喝采

声与赞佩声立即传出，所有人都知道袁牢毒苗虽然难缠，但是说过的话很少不算，无钦今日算是替中原武林立下大功。

四面混乱未止之时，武当掌门玄清真人忽然开口大声道：“黄帮主，袁牢毒苗明明隐身在龙虎帮中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要知道龙虎帮这样做等于是犯了众怒，只要登高一呼，说不定所有人都会出手。

“他们自己躲在本帮之中，老夫可没办法一一分辨。”黄木森只好厚着脸皮道：“还要多谢无钦大师……替我们揪出这两个鱼目混珠之人。”

众人也没法硬说是他们找来的，正面面相觑的时候，无乘大师开口道：“此事作罢……今日若非无钦大师仗义出手，天下危矣。”

无钦轻叹了一口气，嘴角露出苦笑，心中却十分感慨，他小时命运悲惨，长大复仇之后又破人追杀，几乎没遇过一天好日子，闯出的尽是恶名，直到今日才算是有些扬眉吐气，他忍着心中激动，表面平静的对无乘大师道：“这是无钦份所当为……只要取一些木材焚烧，一个时辰后毒性尽去，可以重新比武。”这话一说，自然有许多人争相去搬运木材，运来交给无钦处理。

无钦放好木材点燃后，连自己的外衣都脱下放入火中，这才转身缓步走向北棚与众人会合，其它人都是对无钦道贺，只有路恨天第一句话居然就埋怨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怎么不说要两、三天才能除去毒性？”他念念不忘的便是拖时间。

无钦还没回答，步连云却摇头道：“现在这样也好，去掉毒苗的隐忧，‘三相神僧’可操必胜，要是多拖一天，龙虎帮不知道还会有什么阴谋。”

路恨天无言以对，想到步连云曾说过，要是“三相神僧”获胜，他也不愿意再上场，这么说就算田冬赶来也没用了，不禁有些意兴阑珊，叹口气坐了下来。

过了快一个时辰，火焰却还未息，无乘大师等人也许是想到步连云担心的事情，派人过来问无钦是否可以开始比武，无钦答复只要翻土覆盖，将火弄灭即可，反正少林、武当、衡山三派人手众多，自然有人去忙，也不需众人帮手。

弄了片刻，泥土密密的掩盖起炽热的木柴，玄清真人登上台，扬声道：“适才多蒙无钦大师挺身而出，为中原武林除此大患，得使比试依然能顺利进行……刚刚进行到龙虎帮‘紫龙’、‘北虎’与少林寺‘三相神僧’比试，现在请两方上场。”

相空、相法、相寂三位老和尚依然缓缓的由东棚走出，这时刚刚大乱的西棚已经恢复了平静，谢道亭与黄木森一跃而出，还在“三相神僧”之前落到了擂台上，谢道亭对着无乘大师道：“少林掌门，既然对手是鼎鼎大名的‘三相神僧’，我们若是仍然两人上场就是不敬，老夫要多加一人。”

无乘大师心知龙虎帮也没什么好手，反正对方也是按着规矩，自无拒绝的道理，于是无乘大师点点头道：“只要那人未曾上场，其门派也未派人出手，自然能与两位一组。”

“好！”谢道亭蓦然发出一声长啸，声音洪洪发发的向外传，随即在西面的山林间跟着传来一声长啸应合，而且越来越近，正以极快的速度奔来，听来这人功力虽逊于谢道亭，却似乎不弱于黄木森，所有人都是面色一变，龙虎帮怎么还有这种高手？

“三相神僧”自然闻声知警，若有这人加入，这一战只怕是凶多吉少，可是他们也不能就此撤退，三人虽然眉目不动，心中却大起波澜，莫非苦修

了三十年，今日却要落个恶报？

路恨天算算情势，刚刚“三相神僧”可操必胜，但是这人一加入，“三相神僧”机会不会超过四成，他心中念头一闪，转过头望向步连云，只见步连云神色大变，正面色凝重的道：“没想到……居然会是古朴！”

就在众人心念电转之间，一身黑衣的古朴已经从西面山林飞跃而出，他轻轻点了两点西棚的棚顶，转眼间已经飞落在擂台之上，一面阴阴的笑道：“谢兄，终于需要我了？答应的事情可别忘了。”

谢道亭的脸色似乎也不是多愉快，轻哼一声道：“放心，翠杖算是你的！”

原来当时古朴在首阳山与谢道亭一战，虽然并非谢道亭的对手，但也能全身而退，而谢道亭发现古朴功力似乎还隐隐高于黄木森，心中已经大为提防。

后来因为衡山之事，谢道亭知道终究会与“三相神僧”一战，自己这面虽有哀牢毒苗，但是敌对那面却有个厉害的“毒僧”，何况为此已经死了两个毒苗，若是剩下的毒苗到时又失利，自己师兄弟两人并没有胜算，不过要是加上古朴，三人可称天下无敌，所以早在七、八日前他们就先找到古朴，与他谈妥条件，若古朴助他们获胜，则龙虎帮可赢得赌约，而古朴却可取得翠杖。

古朴的目的只是翠杖，自然一口答应与龙虎帮化敌为友，所以五日前黄木森才会这么大胆的立下退隐的赌注。

无乘大师、玄清真人等人从嘘声就大约能揣测古朴的功力，眼看古朴这一加入，“三相神僧”获胜的机会少了许多，他俩心中大为惊骇，但是在情在理又不能阻止古朴出手，两人一时都说不出话来。

谢道亭见“三相神僧”僵在台下，于是得意的道：“相空、相法、相寂，要是你们不上台也无妨，只要认输便是。”

“三相神僧”彼此对望一眼，重新举起脚步上台，翠杖可以不要，但是那个赌约却不能输，何况这事关少林的荣誉，由不得三人不上场。

谢道亭见三人终于上场，忽然放声大笑道：“三个老秃驴，当年你们合攻老夫的时候，可曾想到会有今日？”话声一落，他两手宛如巨斧劈山的向着正前方的相空劈去，空中同时爆出气流激荡声，看来谢道亭终于拿出了真功夫。

古朴与黄木森也同时出手，黄木森用的自然也是“巨斧掌法”，而古朴用的却是“璞玉掌”，三人的功力都极高强，劲力从三面一汇，同时向着“三相神僧”攻去。

三相神僧一起参禅三十年，彼此默契十足，只见他们同时单掌一立，翻吐之间劲力沛然而出，两方劲力立刻相遇，只听一声巨响传出，“三相神僧”身形终于微微一晃，看来论起功力，“三相神僧”还是差了一筹，谢道亭哈哈狂笑，两手丝毫不停的向着三人攻去。

场上六人都是当世顶尖的高手，身形翻动之间迅速无比，六人不断的变换身形，过了片刻，众人已经发现，“三相神僧”每个人的功力都较黄木森或古朴为高，但是偏偏与谢道亭有一段距离，若是两人合力攻击谢道亭，确实可占上风，但是另一人被古、黄两人围攻，却有些危险；而古、黄任一人与谢道亭配合起来对付“三相神僧”中的两人，也一样会获得上风，可是剩下一人都不敌余下的另一位神僧。

六人间不断的更动位置，每个人有时吃紧、有时较轻松，不过慢慢的，人的身形逐渐缓慢下来，变成谢道亭等三人分散在外侧，“三相神僧”则被围在内侧。

底下众人自然议论纷纷，对于两方的胜负诸多猜测，北棚的角落里，路恨天与步连云两人自然算是权威，这时路恨天一见“三相神僧”被围住，就开始猛摇头道：“完蛋了，完蛋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韩方焦急的问：“看来还半斤八两啊。”

“移位的关系。”步连云代答道：“刚刚无论那一方都常有人需要支持的情况，移步换位就变成极为重要的事情，可能是‘三相神僧’较为吃力，所以逐渐的聚集起来，不敢贸然分开……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技巧，不过这个机会不大。”

“刚刚有人需要支持？”韩方功力不足，刚刚只觉得眼前一阵眼花撩乱，不明白在每一瞬间都有十分惊险的状况，但说来也不能怪他，连魏无常都不是看的很清楚，何况是他？当然无钦、邵大山等人更是满头雾水。

步连云正耐心的解释，忽然路恨天猛然站起，又惊又喜的道：“三弟到了！”立即拔身飞窜出北棚，迅速地往南棚绕了过去，众人连忙将目光转过去，果然见到南方的入口处，满头大汗的田冬正紧张的望着擂台上的比试，直到路恨天冲了过去，大叫着田冬，才发现路恨天正奔了过来，连忙向着他奔去，两人在东南角相遇，路恨天大叫道：“你可终于赶来了……咦，怎么了？”他发现田冬有些脚步虚浮，状况不大对。

田冬苦笑摇头道：“我连奔了四个时辰，有些脱力……二哥，你们急急找我来作什么？”

“打架啊！”路恨天理所当然的道。

“什么？”田冬没想到是这种事，诧异的问。

路恨天也不解释，摇头道：“大家都在北棚，快去那儿休息。”他立即扶着田冬往北走，这时步连云也赶了过来，发现田冬状况不对，于是与路恨天一人扶着一边，一面问起田冬练功的事情，田冬这才喘上两口气缓缓回答两人一连串的问候。

原来田冬今晨好不容易功行圆满，忽见石室内一个人影也没有，田冬诧异的东张西望，却见到洞口已经打开，一穿出洞外，见到了惭愧的顾鼎祥、高兴的田夏与有些害羞的顾玲如，田冬好不容易弄清状况，知道自己家人与顾家嫌隙尽失，他自然十分欣喜。

之后顾鼎祥嘱咐田冬，今日就是武林大会的日子，步连云与路恨天等人都在衡山等他，要他立即过去，他虽弄不清楚原因，自然还是全力急赶过来，四个时辰中他毫不留力的奔了数百里路，内力难免有些不足，好不容易赶到衡山派，才在他人指引之下赶来南岳台。

到了南岳台，眼见四面数万人，田冬一时找不到大家的踪迹，只好先盯着台上的战况，没想到却是被路恨天眼尖看见，才能与众人会合。

听完后路恨天拍手笑道：“好耶，现在就算那三个老和尚输了也没关系，就让我们三兄弟上场。”他已经在石室中见识过田冬的功夫，对田冬大有信心。

步连云却没这么乐观，看着田冬道：“三弟，你现在立刻静坐调息……估计大概要多久才能复元？”

田冬想了想皱眉道：“至少也要一个时辰吧？”田冬虽然全盘悟通了“大

罗八法”，但是对于打架还是不大有信心，所以脸色不大好。

路恨天脸垮了下来，与步连云对望一眼，心里都有些担心，不知道“三相神僧”能不能撑过一个时辰？

“田少侠怎么了？”这时却是莫严满脸诧异的走过来。他也知道“三相神僧”凶多吉少，见步连云、路恨天刚刚与田冬经过东棚，本来心里十分高兴，不过见到两人搀扶着田冬，他心里又十分意外，连忙赶过来问上一问。

这时田冬已经闭目坐下，步连云替田冬略为解释了一下，莫严心里也是十分担忧，不过他可不像路恨天等人这么有信心，只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就算田少侠功力尽复，我们也未必能赢。”

“不！”路恨天拍着胸脯道：“一定会赢！莫总镖头你不知道，三弟现在又功力大进了，我和步大哥合力都未必能赢他。”

步连云倒是不好说的这么满，想了想忽然点头道：“毕竟是个希望……因为三弟确实是又有进步，他曾一次服下了三颗贵派的‘八宝护心丹’，这还多亏了贵派的莫采心少侠。”一旁的顾革裴、顾革袭同感老脸无光，都不好意思发话。

莫严一楞，莫采心与田冬是情敌，哪可能会这么好？一次三颗也有问题，他只有满怀诧异的回到东棚，把莫采心捉过来细细盘问，之后如何处罚便不是他人能够得知的了。

等莫严一走，路恨天马上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哥这招够妙，那个姓莫的小子倒霉了。”

步连云正是有这样的打算，莫采心总该受一点教训，不过要是直接问罪，顾革裴等人也难脱罪责，他看在田冬的面子上不好这样做，于是只淡淡的提了一句，莫严自然会知道不对劲，莫采心八成就会有些苦头吃。

见步连云微微笑了笑没有作答，韩方也跟着赞道：“最妙的是没有明讲，全了莫严的脸面，他也欠了步大侠一个人情。”

众人还没笑多久，只见台上的战斗越来越趋紧张，众人也笑不大出来了；现在六人的脚步都有些沉重，慢慢的变成相空、相法两人与谢道亭、古朴对决，黄木森则与相寂搏斗，步连云看的很清楚，相寂一时还拿不下黄木森，可是相空、相法对于古朴与谢道亭的联手都越来越是难以支持，相寂却又被黄木森缠的死紧，抽不出手来帮忙，还好少林僧人的基础一向扎实，相空、相法虽露败相，但想迅速的将他们打倒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不过这时谢道亭忽然发狠，大吼一声：“古老弟，想要翠杖就拿出真本事来！”也不再作变化，每一掌都对着相空劈去。

古朴与黄木森听见谢道亭的大吼，一人缠住一个，死命的拼斗起来，相法与相寂也是全力应付，大家都想要一决胜负，不再互相支持变化。

现在场上的情势很明显，要是谢道亭先击倒相空，相法、相寂两人自然必输无疑，但与古、黄两人拼斗的相法、相寂若有任一人先获胜，局势自然立即逆转，不过所谓当局者迷、旁观者清，步连云等人看的明白，相法、相寂想拿下古、黄两人，少说也要数百招之外才可能得手，可是独力应付谢道亭的相空恐怕不能再撑下去了。

果然又过了十来招之后，谢道亭觑准了一个机会，一道道如斧般的掌力不断的向着相空袭去，相空一着失机，已经不能轻巧的闪避，只能硬生生的以掌对掌，挡住谢道亭的攻击，谢道亭得其所哉。毫不变式的连劈了七掌，只听连串爆响之下，相空运挺六掌，到了第七掌，终于气血一逆，嘴角溢出



了鲜血。

谢道亭第八掌眼看又跟着劈下，无乘大师迅速的飞身跃上擂台叫道：“谢施主手下留情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谢道亭已经一掌将相空劈倒，转身便向相法、相寂扑去。

无乘双目圆睁，大声道：“施主住手，少林认输！”一面飘身过去，硬生生的挡住了谢道亭的一击。

轰然一声爆响，两人同时由半空中飘退五尺，落下地面，看似两人半斤八两。不过谢道亭是刚经过久斗，内息减损了数成，而无乘大师的内力较“三相神僧”其实差之不远，所以这一掌居然勉强挡住了谢道亭。

在两人对峙的时候，西棚已经乱糟糟的喊了起来：“少林秃驴不要脸！”“不准用车轮战！”

而场上的相法、相寂两僧发现相空已受重伤，掌门师侄又喊出了认输，他们自然立即返到无乘的身边，无乘大师平平静静的开口道：“两位师叔，少林认输便是……谢施主，老衲刚刚无奈之下插手，还请施主见谅。”随即转身扶着相空飘下台去，觅药疗伤。

只在这兔起鹘落的瞬间，少林忽然落败，除了西棚欢呼不已之外，其它三面都有些不敢相信，路恨天低声道：“糟了，才过了不到一刻钟，三弟还没恢复，现在上场也打不过。”

“他们应该会休息一会儿。”步连云也皱着眉头道：“只知道会休息多久。”

果然这时玄清真人正面色灰败的上台，开口道：“三位可需休息？”

没想到谢道亭傲然一笑，开口道：“不用了，谁敢上台？”他的目光自然而然的转到了步连云这一面，忽见田冬出现，他也微微一惊，不过话已出口，也收不回来，还好田冬功力虽然不错，却没什么招式可言，也不用十分在意。

玄清真人只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若半个时辰内无人上场，诸位便获得胜利……”他也不再多说，立即黯然的下台。

半个时辰自然不够，步连云等人正在发急，莫严忽然又前来北棚，对着步连云道：“步大侠，田少侠还需要多久的时间？”

“可能还要半个多时辰。”步连云皱眉回答：“到时我们只好硬要三弟上场……不过这样一来，不知结果如何。”

莫严沉思了一下，也没再说什么，点点头又摇摇头，转身又向东棚走回。

步连云等人莫名其妙，路恨天诧异的道：“他怎么了？一脸倒霉的模样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韩方面色沉重的道：“要是龙虎帮赢了，少林、武当从此不能管龙虎帮的事情，事情可就大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”邵大山忽然忍不住道：“韩前辈，他们以前也没怎么管龙虎帮的事啊？”

“没这么简单。”韩方苦笑道：“若此事一成真，许多黑道门派、帮会为了方便。

都会自愿纳入龙虎帮的旗下，不但使得龙虎帮声势暴涨，少林武当的僧道日后根本无法行走江湖，白道又少了两大支柱，整个武林岂不是会大乱？”

这话一说，众人的脸色都凝重起来，只有路恨天神色自然。韩方觉得奇怪。诧异的道：“路大豪，莫非你认为这种事情不会牵连到西陲？”

路恨天眼睛一瞪，气冲冲的道：“韩老头，你也太瞧不起人了！就算今日龙虎帮得利，明日三弟复元。我们三兄弟联手，难道不能挑了龙虎帮？”

韩方一窒，却听无钦跟着点头微笑道：“若三位有兴。无钦愿附骥尾。”

“对了，还有大和尚。”路恨天扬眉道：“加上他的毒术。我们从南面北扫荡过去。

还不是天下太平？”

这倒也并非不可能，韩方一时答不上话来。魏无常却摇头叹道：“不过龙虎帮声势一成，愿意攀附他们的人就多了，一路打过去只怕会十分艰难。”

“这样才有趣。”路恨天豪笑道：“这趟来中原，要是没打个够本，岂不是划不来？”看来他忽然发现这样也有的玩，田冬能不能适时复元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。

但这毕竟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，魏无常与韩方等人的脸色还是不大好看。

半个时辰转眼即逝，眼看龙虎帮就要获胜。步连云正拿不准要不要唤醒田冬，东棚忽然走出三人，朗声道：“武当派弟子莫严、玄方、玄竹领教高招！”只见莫严与玄方、玄竹两位道士，正缓缓的向着擂台上走。

武当派这可不是送死吗？三人一出场，四面哗然声大起。连“三相神僧”都输了，他们三人怎度还有机会？

这一面的路恨天却恍然大悟，对着步连云道：“大哥，莫严是去还你人情的。”

步连云也明白了状况，皱着眉道：“希望他们能全身而退。”两人这一对答，其它人也明白了，莫严上场没打算赢，不过就算是输，也能因此多拖半个时辰，田冬那时应该已经复元。总还有一线希望。

擂台上的三人也是莫名其妙，谢道亭冷笑狞声道：“你们要是想捡便宜，应该半个时辰之前上来。”谢道亭等人休息了半个时辰，又不像田冬一般接近力竭。内息早已恢复的差不多。

莫严也不辩解。三人面向三方鼎足而立，同时抽出长剑，玄方与玄竹长剑一并，摆出了两仪剑法的起手式，这本来十分正常，但另一面抽出黑白双剑的莫严，竟不用自创的阴阳剑法，居然也是两剑一并，准备一个人施展起两仪剑法。

谢道亭等人心里虽然疑惑，不过既然对方上台，自然要把对方打下去，其中以古朴最为性急，说道：“谢兄、黄兄，他们既然来送死，我们就成全他们。”三人围在莫严等人外圈，一声叱喝之下，“璞玉掌”与“巨斧掌法”同时发出，向着莫严等人攻去。

谢道亭等人一动，莫严等人立即将剑光挥洒开来，将自己三人裹在其中，对方掌力一至，自然而然被剑光分割开来，虽然他们功力不足，不过凭借着兵刃与特殊的剑术，再加上只守不攻，一时也还能支持。

谢道亭等人连攻了数掌，心中却是十分疑惑，对方根本是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，这样一来，想要收拾对方也不是这么容易，但他们这么拖时间是为了什么？谢道亭脑海中蓦然闪过田冬瞑目静坐的模样，忽然明白对方在等什么，立即飘身往后一翻，迅速的飞退擂台边缘，暴喝了声：“剑来！”

一名龙虎帮众立即扔上一把古色斑斓的长剑，谢道亭刚接住，只见半

空中剑光一亮，他已经人剑合一的向着莫严的剑光冲去。

莫严与玄方、玄竹见状，一面挥舞着长剑，一面向东面急退，黄木森与古朴两人莫名其妙，这时也收了手，诧异的看着他们不断的后退，只有谢道亭心里有数，这样让他们退去实在不甘愿，依然加足了劲力，一剑向着莫严刺去。

这时玄方、玄竹同时移过长剑，四柄长剑一架谢道亭的长剑，清亮的金铁交鸣声传出，四人东西一分，莫严等人已经落到台下，谢道亭一落地，只见莫严等三人同时一揖道：“果然不是谢前辈的对手，多谢指教。”三人缓缓退去。

谢道亭总不能无赖般的追杀过去，恨恨的将剑还入鞘中，怒目瞪了莫严等人一眼，这才扬声道：“武当派如此虎头蛇尾，难道又要老夫等半个时辰？”

四面这时也是议论纷纷，武当派实在有些不大象样，对于旁观者而言，等这么半个时辰实在十分无聊，所以赞同谢道亭的人也不少。

玄清真人与无乘大师不由得两人面面相觑，没想到弄巧反拙，现在要是出口硬要谢道亭等半个时辰，似乎不合情理，两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忽听一声长笑，有人和声道：“既然不愿再等，我们三兄弟就现在奉陪。”却是“白衣大侠”步连云的声音。

原来田冬终于收功，步连云一见立即发话，与路恨天、田冬一起向北棚外走，虽然莫严等人并没能拖上半个时辰，不过就是这短短的一段时间，田冬已经收功回神。

在四面的诧异惊叹声中，三人一面走，步连云一面道：“我对付古朴，二弟对付‘北虎’黄木森，三弟，‘紫龙’谢道亭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紫龙”？不会吧？田冬瞪大眼睛，还来不及发话，他已经被拉上了擂台，三人并肩而立，面对着谢道亭等三人。

## 第八章 天下无敌

见到田冬等人上台，谢道亭这时剑还在手上，他冷冷一笑，扬剑发话道：“你们真的要上来送死？”

路恨天哼了一声道：“谁死还不知道呢。”

“这个姓田的小子就交给我了。”古朴阴笑道：“小混蛋，你以为那套‘璞玉掌’够用吗？”

想到这件事，田冬就生气，不过田冬实在还有些怕古朴，顿了顿田冬才好不容易挤出话道：“你……这个大骗子。”

“你的对手是我。”步连云接道：“古朴，师门恩怨，今日一次结清。”一面向着古朴踏出了两步。

路恨天也向着黄木森轻轻勾了勾手指，轻蔑的道：“喂，步大哥要我对付你，过来吧。”

黄木森怒火攻心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小子无礼！”

“无礼的还在后头呢。”路恨天也不啰唆，一闪之下大刀出鞘，已经向着

黄木森扑去。

黄木森没想到对方只说了两句就动手，不过他也是身经百战，立即毫不畏惧的揉身一闪，一面避过路恨天的刀斩，一面旋身发掌向着路根天劈去。

眼看两人已经动了上手，步连云喝了声：“来吧！”左右手食中两指同时一伸，一招“满树缤纷”挥洒而出，只见满天指影点点，向着古朴上盘、中盘直逼了过去。古朴本以为自己修炼“璇玑心诀”之后功力大进，步连云应该不是对手，没想到步连云的功力居然也大有提升？诧异之下忙施一招“旭日东升”，由下而上对着步连云的劲力直打了过去。

眼看四人已经打了起来，谢道亭冷冷望着田冬，轻轻一哼道：“你小子想来对付老夫？”

“这……请指教。”田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，既然非打不可就只好拼命，他虽听顾鼎祥、顾玲如等人提到，自己修炼途中步连云与路根天曾与自己过招，他们两人似乎有些吃力，这样说来。自己这段日子想通的东西确实有点用。不过对这件事田冬一点印象也没有，所以还有些半信半疑，对于自己到底能不能对付谢道亭，其实没什么把握。

谢道亭见田冬还杵在那儿、疑惑的道：“小子，你的怪鞭呢？”

田冬才想起刚刚急急奔来，根本忘了带，于是摇摇头道：“没带。”四面期待这位“玄衫奇鞭”大展身手的武林人士全部大吃一惊。田冬岂非玩命？

谢道亭眉头一皱，诧异的道：“你敢空手与我过招？”

“别啰唆了……”田冬不耐烦了。挥挥手道：“最好是不打，反正你们所作所为本来就不对，要是现在想通了，也不算晚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谢道亭纵横江湖数十年，什么时候被毛头小伙子训过？他暴怒的喝道：“既然你不用兵刃，老夫自然也不需要。”将剑向后一扔，啾的一声插在西面的擂台边直晃动，谢道亭这才开口道：“出手吧！”反正田冬的功夫在他眼中破绽处处，还是早些收拾了便是。

要田冬出手。田冬反面有些为难，想了想，田冬点点头道：“好，小心了。”话声一落，忽然迅速的一弹，整个人蓦然向前平移近两丈，一掌已经印到了谢道亭的胸前。

谢道亭大吃一惊，这好象是“璞玉掌”的“咫尺天涯”，但是却又有些不像，速度不但快了更多，掌力的涵盖范围也有些不大一样，谢道亭知道田冬的内力不弱于自己，与田冬硬碰硬是自找倒霉，立即猛然一折腰，两腿半空翻起，向着田冬的腰间绞去。

哪知就在这时，田冬右掌五指忽然向下一勾，五道指风同时斜下穿出，分向谢道亭的腰腹重穴冲去，左掌半空一划，一股劲力蓦然在半空分布四散开来。

谢道亭大惊失色，这样的一招，比起原来正宗的“璞玉掌”威力远大，但是那只左手又是在作什么？他在半空中猛然扭身躲过田冬这一击，拔出七尺外才栗然一惊，田冬的左掌布出的气墙柔而且韧，要是自己不收腿，想与田冬拼个两败俱伤，自己两腿的劲力一定会被那掌的劲道引开，要是功力再弱一些，说不定还会被定在半空，束手就缚。

要不是自己经验深厚，发现不解之事立即抽身，只怕一招之间就输给田冬，他不禁诧异的望着田冬，他到底学会了什么功夫？

田冬却也在心中迷惑，他见到谢道亭招发一半忽然撤身，自己的两个后着都便不出来，对于自己功夫是否有用也不禁有些迟疑，不过至少谢

道亭的招式不再那么神出鬼没，自己应该还是有些进步，才想到这里，抬头却望见谢道亭正狠狠的瞪着自己，他的胆气又迅速的降低，刚刚莫非是对方手下留情？

谢道亭见田冬也呆楞着，心中一转，想到与田冬初遇时，田冬毛手毛脚的将两三种招式混在一起，莫非他只是误打误撞的创出了这一招，没有其它象样的功夫？那自己为此迟疑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，想到这里，谢道亭胆气一壮，迅速的向前一扑，将臣斧掌法的精妙处全部施展开来。

田冬见对方扑来，虽然心里七上八下，不过对方掌力既至，自己总不能发呆等死，于是功聚两臂，两手漫天一挥，数十道掌影忽然飞洒而出，谢道亭乍看之下不知是实是虚，他想起当初第一次打伤田冬，就是借着掌力吞吐间的变化，于是忽然将右掌掌力一收，左掌加速穿入田冬掌影，想等田冬由虚变实之间忽收掌力，再转由右掌出手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田冬所有的掌影一起消失不见，掌影忽然变拳，两股劲力从半空中往回包，向着谢道亭的左右两侧夹击而来，谢道亭没想到反而被田冬算计，双掌掌力急发，两边一进，在轰然一声气爆中，趁着田冬拳力尚未完全合拢，立即向上一穿，在空中有如神龙般的腾出数丈，闪开了田冬的攻击。

现在他可不敢再大意，一落地立即迅速的四面移动，开始以步法在田冬的四面游走起来。

田冬想到当初是自己先以步法逃命，现在居然是谢道亭先采游斗，他的信心提高了两成，跟着也展开了步法，与谢道亭在四面穿行了起来。

数日前。田冬借着“大罗八法”的武学道理，将“璞玉掌”、“落叶飞花指”、“汤池拳法”、“崇义十六打”……等等功夫的精要处融会在一起，不再是当初的杂七杂八大杂烩，出手时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固定招式。只针对着对方出手变化应付，同时在脑海中自然而然配合上后续的变化，将所有未尽之处补足，使的每一招都十分完整而有威力。

按照道理说，田冬出手的时候要出拳出掌出指都可以随心所欲，不过田冬从前就习惯出掌。所以还大多是先出掌对付，需要相应的变化时再依势而变，但田冬想通毕竟不久，出手变化之间难免还有一些斧凿的痕迹，虽然已经让步连云与路恨天难以应付，但谢道亭毕竟与田冬功力差之不远，加上十分老谋深算，眼看稍有不对立即抽身，田冬一时也拿谢道亭没有办法。

这时两人在擂台上势均力敌的四面游走，谢道亭虽然身法迅捷、少人能及，不过田冬现在全身气劲贯通，挪移之间有如行云流水，自然能紧紧缠着谢道亭。两人不断的出掌拼搏，谢道亭总是有惊无险，慢慢的也让谢道亭看出田冬虽大有进步，但似乎还并不大熟练。越拖只会越危险，于是狠下心来，不再意图侥幸的想以虚招骗过田冬，决定与田冬以快打快，想逼出田冬的破绽。

而田冬见谢道亭忽然不再闪避，身影急速闪动着向自己攻来，他功成之后毕竟是第一次与人过招，胆气一低，忽然不敢放胆对攻，紧紧的翻动着双臂，将自己四面牢牢的看守起来。

田冬这一只守不攻，谢道亭更是得其所哉，自然立即使尽全身解数，想在田冬心意改变之前打倒田冬，不过田冬进步的可不只攻击，现在的防守更是固若金汤，谢道亭想将田冬击倒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
两人劲力虽然很少直接对上，不过气劲摩擦自然难免，随着两人动作

越来越快，大大小小劈劈啪啪的轰爆声也连接着传出，逸散的气劲向四面狂涌，逼的另两组战团只好分向东北与西南角移动，不然谁被气劲一冲，等于忽然被人暗算一下，对于胜负自然大有妨碍，还好当初衡山派建这个擂台就是为了六人上场打斗，所以距离还算宽阔，不然步连云、古朴、路恨天、黄木森四人只怕都要被逼下台去。

这时三个战团已成，每一对似乎都是势均力敌，最让人意外的自然是田冬与的“紫龙”谢道亭两人间的打斗，虽然田冬现在似乎处于劣势，不过他能与号称“天下第一”的谢道亭面对面搏斗，不说别的，当场就把“三相神僧”比了下去。

许多人见田冬并不如传闻般的身长八尺、腰粗十围，只不过是平凡的青年，不过功夫果然武林独步，众人不禁又羡又佩，大叹名不虚传。

这时擂台东北角一面的是步连云与古朴，两人的“璞玉掌”与“落叶飞花指”都不是第一次遇上，这十多年来，两人交手了四、五次，每次都是平分秋色，这次相遇两人的功力都大幅提升，拼没几招，古朴已经发现对方的内力运行与自己是同一路的，也就是说步连云也修炼了“璇玑心诀”，但这时他也没空讶异，只能暗叹自己当时无法顺便除去田冬，才导致今日之患。

“落叶飞花指”虽然变化万千，“璞玉掌”却是招猛力沉，步连云这边刚泛出无数指影，古朴一掌轰去，总能将指影破的干干净净，但是无论古朴怎么攻击，刚刚才消失的指影旋即又布满四面，古朴心里十分诧异，以前步连云不会这样一招接一招的急赶上来，两人间总还有缓冲的余地，但是现在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意味着除非击败步连云，不然自己很难全身而退，这才终于明白步连云想趁今日一结恩怨，既然如此，他也毫不客气的连连发掌，将十招“璞玉掌”轮番施为，与步连云一拼高下。

两人搏斗时并没有许多的气劲爆裂声，顶多是气劲互相消融的嗤嗤声，因为“落叶飞花指”指劲量多则力分，大半都会被“璞玉掌”消融，只不过古朴要是不慎漏掉一丝，可能就此败阵，所以也不会比较省力，两人实在是势均力敌，看来不打个一两个时辰，不会有结果。

提到声音，场中央的田冬与谢道亭自然气爆连连，声音不小，但是最吵的却是在西南角火并的路恨天与黄木森那一对。

这两人出手全是刚劲，与其它两边的打斗又有所不同，路恨天的刀气与黄木森的斧掌不断相击，铿铿锵锵的刺耳爆震声不断传出，何况两人彼此看不顺眼，每招更都是全力互劈，而且路恨天的招法充满一种直往无前的气概，黄木森又还没练到如谢道亭般的刚极生柔、变化由心，所以也只能一招招的狠劈过去，两人这般耗下去。看来算是内力消耗最快的一组，应该会最快分出结果。

果然不到半个时辰，两人的内力都有些不足。虽然仍是刀气与斧掌相互拼搏，不过因为劲力消退了数成，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黄木森发现这种状况，心里忽然一惊，本来功力练到这种以外发劲力互拼的地步。路恨天手中有没有拿着把大刀其实差不多，但是现在慢慢的就产生了差别，这样下去，自己的手掌终会与对方的大刀碰上，何况对方的大刀似乎并非凡物，自己的手可是血肉之躯，到时候岂不是糟糕？想到这里，黄木森忽然一变招，闪过路恨天的刀气，翻身想以巧打对付。

可是路恨天的招法正是一招接一招的连绵不绝，黄木森这么一让，先机已失，在路恨天全力施展下，黄木森当场被迫的连连后退，他两人本在西

南角，这么一逼。黄木森不得不沿着西侧边缘往北退，不过黄木森也不着急。虽然路恨天招招进迫猛烈，但是他俩已经打了半个时辰，他对路恨天的劲力招法也有了些概念。知道只要再退数步，路恨天的劲力就会微微一滞，自己那时就会有反攻的机会，所以他依然稳稳的一步步向后退去。

这时四面忽然叫声大起。尤其是西棚最为严重，六人打的紧张，谁也没法分心倾听，只知道忽然四面吵了起来，大家依然是各打各的，这时便算是山崩地裂、火山爆发。只怕也阻止不了这六人的拼斗。

六人中以黄木森与路恨天最靠近西面，声音也是最吵，不过虽然知道四面在大叫，黄木森也一样充耳不闻。只是一步步的后退，等待时机到来。

忽然间，黄木森右小腿一凉，他一个不稳，身形也不由自主的一侧。但他总算身经百战。临危不乱，大惊之下还能藉左足翻身一跃，只不过人在半空中，忽然发现刚刚自己踏过的地方有柄亮晃晃的长剑正斜插在地面，地上还留着一戳连着脚掌的半段小腿。

那莫非是自己的脚？黄木森大惊之下，右腿的剧痛忽然传来。他在半空中浑身一震，哇然一声惨叫，只见路恨天已经迅速扑过来。刀芒一亮之间，他脖子蓦然一凉，四面的景物立即迅速的下降，自己不知为什么飞的好高好高……好高好高……称雄数十年的龙虎帮帮主“北虎”黄木森，从此再无知觉……

原来路恨天刚刚急逼黄木森，让对方不断的向那柄插在地面的宝剑靠过去，然后趁着黄木森断足剧痛时身形一震，便挥刀斩去黄木森的头颅。

四面自然同时大哗，觉得路恨天赢的有些不干不净，刚刚四面的叫声，就是为了提醒黄木森身后有异常，怎奈黄木森全心打斗，未能注意到此，终于魂归黄泉，这还是今日比武的第一条人命，西侧的龙虎帮、神拳帮、奉天寨等人众情激愤，数千人就想往前奔，当场要将路恨天分尸，北棚的十八铁骑见状立即向西面奔出，要助路恨天一臂之力，数千人喝骂声响起，眼看就要全场大乱。

这时路恨天忽然向着西棚扬刀一挥，怒目大声道：“路某一向除恶务尽，那个想死的尽管上来！”声音霹雳般的狂震而出，几个跑在最前面的浑身一震，想到自己一上，八成第一个死，难免顿了顿想落到后面，速度不由的慢了些。

“武林大会严禁倚众群殴，若有人故意违犯，天下武林共殛之！”无乘大师跟着扬声叫：“武当少林弟子听令戒备！”要是龙虎帮真的冲过去，管他上面打的结果如何，今日就将龙虎帮剿灭了。

这话一说，刚刚才顿了顿的龙虎帮众更是迟疑了起来，会不会天下武林一起出手还难讲，武当少林是一定会出手，要是龙虎帮抵的过武当少林联手围剿，他们也不需提出赌注要这两大门派置身事外，眼见无乘大师说话，几个奔在前方的头头不禁面面相觑，迟疑了起来。

这时十八铁骑已经赶到了西面擂台下，十八人一字排开，忽然大刀同时出鞘，猛然大喝一声：“杀！”声音虽然没有路恨天的大声，不过整整齐齐有如一人的气势涌起，龙虎帮大多数人终于心生惧念，要除去这一十九名关外大汉，要死掉多少人？

这时另一个功力并不高强的声音忽然响起：“台上比试尚未结束，在下希望诸位‘立刻’退回去。”他的声音虽然不大声，不过他一出声，龙虎帮再也没人敢说话，一个个虎头蛇尾的退了回去。

那人是谁？正是刚刚才名扬天下的“毒僧”无钦，只见他手中托着两个小小的玉瓶，一个人缓缓走到十八铁骑与龙虎帮众之间，嘴中和和气气的说了这一串话，但不管他说的多客气，“毒僧”无钦挡在前面，谁还敢往前冲就真的是找死，无论如何毕竟还是性命重要，龙虎帮不认栽也不行。

“大和尚，有你的！”路恨天不禁大赞，随即满身豪气的抬头道：“刚刚这一刀，是替前几场的人报仇，若是有人不服气，日后尽管来找我路恨天！”

这时有些虽然中立，但对路恨天行径不满的人才恍然大悟，刚刚谢道亭等人几场都没有放过已经输定的人，路恨天还曾为此叫骂，这时候正是以其人之道、还施其人之身，也不能说他太过分了，至于他借着那把斜插擂台的长剑取胜，虽然有些不够光明，不过一方面路恨天不是什么白道大侠，有些不择手段也不大奇怪，另一方面这把长剑本是谢道亭脱手扔过来的，黄木森自己没想到也只能说他倒霉，背后没生眼睛。

路恨天既然大胜。只要他上前帮手，田冬与步连云自然立即获胜，不过这时路恨天却一个人笑嘻嘻的驻刀旁观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北棚里的韩方见状忍不住跳出来大声叫道：“路大豪，你还杵著作啥？”

“别紧张！”路恨天大笑道：“大哥、三弟一定会赢，他们也不会喜欢我出手。”这话就有些自作多情，步连云也许还会想要自己解决，田冬八成就不会这么想。

路恨天这时如此光明磊落，四面众人又不禁讶异，东棚中人暗暗捶胸顿足的叹息。西棚中人却是松了一口气，现在他们只能期待路恨天算错，谢道亭与古朴双双大胜。

刚刚四面虽闹的乱七八糟，擂台上的四人却是毫不理会，他们因为功力悉敌，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对手身上，所以虽然知道四面有了变故，但是也知道那是与自己拼搏无关的变化，所以连一丝的心神也没有转移，在这种时候，谁要是略为分心，只怕就会命丧当场。

东北角的步连云与古朴俩人已经交换了数千招，依然是个不上不下的局面，虽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何事，不过两人身形闪动之间，难免会看到在一旁笑嘻嘻的路恨天，俩人心中一喜一忧，喜的自然是步连云、忧的当然是古朴。刚刚的四面骚乱，想来便是路恨天获胜的结果，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骚动，就不是他们一时之间能够了解的。

对于路恨天为什么不上来帮忙，步连云认识路恨天较久，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些概念。

但古朴对于路恨天的个性却是毫不了解，自然一心以为路恨天要找好机会出手偷袭，他不由得收起了两成功力以备不时之需，不过这样一来，古朴难免慢慢的落于下风，步连云发现这种状况，忽然向后一跃，开口道：“你放心，二弟不会偷袭的。”

俩人一分开，古朴与步连云才看清了四面的状态，眼看黄木森身首分离，路恨天悠哉悠哉的站在一旁，而田冬居然能与谢道亭相持不下，虽然似乎有些落于下风，不过出手招招稳固，与以前大不相同，古朴不禁心生退意，却听步连云忽道：“二弟，你无须插手，但若是他想溜，还请帮愚兄拦下……反正今日总要作个解决。”

“大哥放心。”路恨天笑着道：“我会好好看着这个老小子。”顿了顿路恨天又对古朴道：“姓古的老头，你好好的打，结束之前我不会插手。”

结束之后呢？古朴心中戒备，眼看步连云又攻了上来，而路恨天正远



远的站在自己身后，古朴无路可退，只好定下心来与步连云激斗，一开始他还是放不下心，多多少少留了一点力已备万一，不过两人本来就是半斤八两，他这一留力，马上陷入苦战，这样下去还是非输不可，最后终于不再留力，这一场先胜了再说，要是之后路恨天还想激战，大不了认输就是。

其实他要是现在认输，因为还在大会比武的限制下，步连云也不能拿他如何，不过古朴毕竟心里存了侥幸，他想既然路恨天托大，那么谢道亭总会打败田冬，到时以二对二，还是大有机会，所以他也舍不得认输。

这下子俩人全力以赴，腾挪之间范围越来越大，古朴身形四面闪动着，掌力越施越远，步连云毫不示弱，指影忽散忽聚的纷纷而出，嗤嗤的破空声与“璞玉掌”的排空轰声不断的互相冲突，因为两人对对方的招式都已经滥熟于心，知道没有哪一招对付的了对方，所以慢慢的两人都舍弃了招式的变化，你发一掌、我出一指的以真力拼搏起来。

而田冬与谢道亭的战斗也正逐渐产生变化，田冬本来不大敢攻击，不过对谢道亭的出手总是能顺利的应付，无论谢道亭怎么变化，田冬一眼看去只觉得清清楚楚，不像以前那么迷糊，田冬本来还以为对方留手，后来才发现其实是自己眼光已经不大相同，所以终于增加了点信心，开始守中带攻的慢慢反击起来。

这样谢道亭的压力马上增大，田冬的内力还高过他，招式又是面面俱到巧妙非常，他一开始凭借着自己经验老到、田冬出手生涩还能够应对，过了这半个多时辰，田冬等于演练了千余招。一开始的生涩逐渐消失，劲力转移、招法腾挪之间越来越是滑溜灵活、无迹可寻，谢道亭越打越是慌张。自己三十年前便纵横武林难逢敌手，后来潜修了三十年，更是将“巨斧掌法”去芜存菁，增加了不少的变化，田冬功力能与自己相抗衡已经奇怪，居然每一招都似乎针对着自己苦心研究的招式而创，谢道亭心中充满了不解与疑惑，只差没叫嚷出口。

田冬却越打越是畅快。他只觉得自己每一招每一式施出，都像是完成了艺术品般的愉快。直到现在，田冬才明白为什么“大罗八法”没有招式，所谓的高深武学，不但招式必须攻守兼备，最重要的还必须合于修练者的心性，比如说田冬对于修练“落叶残花指”就是兴趣缺缺，反而比较喜欢类似“璞玉掌”的武学。所以田冬依着自己所知道的功夫，体悟着“大罗八法”的道理，终于将所有功夫融会贯通，顺着自己心意施展，反而另创出一种新的功夫。

慢慢的田冬已经攻多守少，谢道亭几乎只能全力防守、无暇反攻，可是无论田冬怎么出手，老经验的谢道亭总是有办法见机趁隙脱逃，田冬虽然打的舒服。心中也慢慢的产生了疑惑，难道自己没办法货真价实的将对方打败？

田冬脑海中转着“璞玉掌”、“落叶飞花指”等等自己练过的功夫，这几种绝学与自己创出的功夫，不同在什么地方？想到这里，田冬难免有些分心，谢道亭看准机会，似乎稍稍挽回了颓势，多占了两成的攻势。

田冬也不在意。反正谢道亭的功夫他已经不大畏惧，于是他一面随手而施，行云流水的反击，一面心中转着念头，自己除了将每一种招式取其精华融合之外，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？

这时田冬眼前的谢道亭，一套“巨斧掌法”翻来覆去已经不知道施了多少遍，虽然他每一招都有许多不同的修变化，田冬打了这么久，也看透

了他的花巧，眼见谢道亭又要重头施展一遍，田冬忽然灵光一闪，心里知道自己欠缺了什么，他十分高兴，不由得忽然笑了起来。

在一旁看的津津有味的路恨天听见田冬大笑。不禁唬了一跳，这么激烈的比斗，哪有人打到一半大笑的？路恨天也不管会不会分田冬的心，诧异的问道：“三弟，你笑啥？”

因为田冬从刚刚开始就不是十分专心在打斗上，所以对路恨天的问题田冬听的很清楚，自然而然的回答道：“二哥，我想通了一件事。”

“你还有空想心事？”路恨天诧异的道：“那怎么不快点解决这个老小子？太阳快下山了耶！”

“嗯……”田冬脑海中急转，只觉得许多的环节都豁然贯通，大笑道：“再给我七……不，六招！”

路恨天的话谢道亭听不明白，不过田冬的话他可是一清二楚，谢道亭心中怒意泛起，这个毛头小子好大的口气，居然要在六招内打败自己，岂不是痴人说梦？想来田冬是想以内力取胜，他这时正好一掌斜穿破开田冬的气劲，本来应该顺势直刺，不过现在他心意一变，凝劲不发，先撑过田冬六招再说。

没想到田冬却是一收掌一挥，左掌施出半招“揽弓射日”向着自己胸前攻来，右手却是忽拳忽指的一弹，一股劲力从自己左侧回旋涌来，谢道亭心中冷笑，这一招虽然奇妙，不过早已见识过了，谢道亭知道田冬右手才是杀着，两掌左旋一劈，嘎的一声割裂开田冬的劲力，身子同时滴溜溜一闪，让过了田冬的左掌。

田冬毫不气馁，右拳翻回成掌，左掌又化指连点，斜身左踏两尺，从一个古怪的角度向着谢道亭攻去。

这也是田冬施过的招数，不过这时候施出来，恰好紧紧追着谢道亭闪动的身形，谢道亭微微一惊，腾身一个斜翻，两掌聚力猛撞，掌力与田冬一碰即收，再顺势向右方斜退三步，心里却颇为讶异，田冬这一招并没有用出全力，看来不像打算以内力获胜，那他在作何打算？

谢道亭正疑惑间，田冬忽然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原来刚刚田冬已经闪到此处，谢道亭向左一退，恰好停在田冬眼前，田冬两掌当即一堆，一招修正过的“阴阳莫辨”正向着谢道亭胸前印去。

谢道亭知道田冬这一招后着无穷，立刻紧张起来，连忙一个分腿下沉，旋身急闪，掌腿齐施的向着田冬下体斩去，想来个败中求胜，没想到手刚一挥，田冬的身形已经消失不见，而头上却是风声乍起，谢道亭抬头一望，见田冬正从一丈高处头下脚上的冲下，同时右手施拳、左手弹指，势若千钧的压了下来。

谢道亭无路可退，这时顾不得身分，猛然一个打滚连翻五尺，想脱出田冬的追击，不过田冬早有计划，在一点地之间立即平身斜掠直追，食指一竖，一道强劲的指力破空而出，向着谢道亭的眉心点去。

这本来不算招式，要是平时，谢道亭随手一挥就能挡过，可是这时他全身失去平衡，只能勉强一扬头，让田冬指力险险的从额上擦过，谢道亭额上立刻一阵刺痛，正眼冒金星慌乱的两手急防，田冬已经追了过来，一掌穿入谢道亭防守的空隙间，砰的一声将他远远向西击飞。

路恨天心中默算。发现前后正好六招，不多不少，他自然大吃一惊，奔过来惊喜的叫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怎么办到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田冬有些不好意思，搔搔头低声道：“原来每一招之间必须有衔接，我本来没想到这些……”田冬刚刚才想通，每一招施出，对方能够趋避的方位就只有几个可能，根据对方约功力状态，事先可以排出一连串的攻击计划，他与谢道亭打了将近一个时辰，对谢道亭的能耐已经十分清楚，适才想了想，这样连续六招应该就能打败对方，之后依法施出，谢道亭果然不敌。

路恨天一愕，这不是最基本的吗？原来田冬以前都是一招一式分开来用的，难怪攻击总是不大够凌厉。

“老夫跟你拼了！”身负重伤的谢道亭忽然大吼一声，拔起那柄宝剑向着田冬直扑过来，田冬见状立即轻轻推开路恨天，左手劲力向前一放，谢道亭长剑挥到一半忽然被劲力阻拦，剑还顿在半空中时，田冬掌力却顺势而入，一掌斜穿，又印向谢道亭腰间。

眼看谢道亭避无可避，田冬微微一惊，连忙急收了两成力，这一下正好击在那个紫龙白玉壶上面，谢道亭腰部一扬，白玉壶的粉末四散飘飞，他更是向上翻飞了足有五尺余，这才砰的摔下地面，终于爬不起来了。

田冬却觉得有些歉意，刚刚他见到谢道亭取剑杀来，自然而然以全力还击，但没想到谢道亭才刚受了自己一掌，功力已经折损大半，才会一布下劲力他就无法动弹，虽然自己临时收了两成功力，余劲依然不小，看来他受伤不轻，田冬正懊悔间，忽听测方的打斗声忽然变大，连忙转过头望向古朴与步连云的战团。

自从黄木森落败，古朴就一直分出些微心神注意外界的事情，虽然因此有些落于下风，不过还勉能支持，这时见连谢道亭都已落败，这场仗不打也罢，立即掌力急挥，想将步连云稍微迫开一段距离，然后开口认输，不淌这滩浑水。

但他没想到步连云也在暗暗注意，这时发现古朴的攻击方式忽然改变，步连云知道对方又有退意，此人如此老奸巨猾，以前几次都是如此退走，下次想找他不知到哪里去找？步连云接了数掌之后猛一咬牙，索性将计就计，立即将两手五指同聚成锥，硬生生的向着古朴的手掌击去。

步连云难道昏了头？古朴大惊失色，这一下避无可避，他连忙提起全部的劲力，想将步连云震开，无奈步连云的指劲本是绝对的柔劲，两人一粘之下阴阳相吸，指锥与掌沿马上黏在一起，两人的内劲立即有如潮水般股起，向着对方一波波的急涌过去，当场演变成以内力相拼，这样一来真是不死不散，非得等一人气散功消才能分出结果。

## 第九章 喜结鸳盟

古朴与步连云两人居然拼起内力来了？路恨天见状大皱眉头，知道这样煞是凶险，两人数千招不分胜负，内功修为谁比较高深十分难说，本来一直打下去，古朴知道其它人都已经落败，在心神不定下八成会输，现在这样变成这样的拼法，步连云要是稍稍有一点不如，岂不是输的冤枉？

田冬倒是不知现在的凶险，见路恨天面色不对，诧异的低声道：“二哥，

怎么了？”

“这样太危险了。”路恨天摇头道：“以内力比拼，要是输了的话，好一点的功力尽丧，倒霉些的话……稳死无疑。”

“嘎？”田冬焦急的道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上去帮忙？”

“大哥说不要。”路恨天也笑不出来了，叹口气道：“要是大哥愿意，他也不需要和古老头硬拼，大哥应该也知道……要是古老头想溜，我们一定会出手，大哥这样做就是不想给他溜。”

两人在台上焦急，四面却各有不同的声音传出，因为这时已经大势底定，就算是步连云不慎落败，田冬与路恨天一定也能收拾古朴，东棚的数千人都安下心来，只是毕竟还没结束，不好开口恭贺，而西棚这时自然鸦雀无声，数千人垂头丧气、如丧考妣。

田冬看看步连云与古朴两人动也不动，目光扫到躺在地面抽搐的谢道亭，眼见他白发苍苍，高高的额头上满是汗珠，脸上十分痛苦，田冬心中抱歉的走过去，缓缓将他扶起，不过谢道亭心中却满是恨意，虽想拒绝田冬，但是他已经完全无法动弹，连说话也有所不能，只从嘴中不断冒出鲜血与气泡，连眼中原有的神光都逐渐散去，鲜血越吐越急。

路恨天走过来摇摇头道：“三弟，算了……他这种年纪受到这种伤，死定了，还是放下他吧，我想他死也不愿受你的恩惠。”

田冬不知是真是假，依言放下谢道亭，果然他似乎变的较为平静，两眼直直的望着天空，不知在想着什么。

这时西棚忽然传来阵阵骚动，田冬与路恨天转头望去，见到无乘大师、玄清大师与二十来位少林武当弟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已经走了过去，另外还有四个人站在众人之前，正是魏无常、武烈门门主窦安威、“毒僧”无钦，还有许久不见的鲁先生，鲁先生正对着龙虎帮、奉天寨、神拳帮等帮会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似乎也因此才引起了阵阵骚动。

距离毕竟远了些，田冬有些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们在弄什么，于是诧异的望向路恨天，路恨天微微一笑道：“八成送解药去了。”

“解药？什么解药？”田冬还是不懂。

“龙虎帮用毒药控制下属。”路恨天想起那时田冬在修练，所以不知道此事，于是解释道：“武烈门就是这样才安心的投降，你看他们一脸和气，又有大和尚、武烈门的家伙跟去，还不就是那么回事？”田冬这才大略明白。

路恨天猜的没错，既然龙虎帮的两大天柱都已经倒下，龙虎帮若是不散，日后不是被有心人利用，就是因此铤而走险，于是魏无常不等事态扩大，到东棚略为叙述了一下之后，便邀集了有关系的数人前去西棚，其中自然以一向受黑道尊敬的鲁先生是最好的说客。

两人望着西棚时，身后忽然传来声音，两人急急回头，却见步连云正缓缓的软下身子，萎靡的摔倒在地上，古朴却挺立如故，目光灼灼的望着田冬，两人虽想出手，但是步连云却又倒在古朴身前，这下投鼠忌器，两人紧张万分、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这时所有人的目光自然都集中回到擂台，却见古朴缓缓的道：“田小浑蛋……要不是你取走了蛟筋，害老夫无法在火炼穴旁修练……今日……老夫也未必会输……”话声一落，古朴七孔同时迸出鲜血，浑身劈劈啪啪的一震，砰的一声仰天倒地。

古朴输了？田冬与路恨天又惊又喜，连忙奔到步连云身旁将他扶起，

两人乱哄哄的叫着大哥，只见步连云睁开双眼，苦笑道：“两位贤弟，请……帮愚兄扶直身体……”

两人知道步连云要调息，连忙将步连云扶起，路恨天更是立刻将内息灌入步连云的身躯，助他运转内息。田冬倒不是吝惜，只是他不大懂这一套，只好在一旁手忙脚乱，过了片刻，步连云的神色终于恢复不少，才在两人的扶持下站起。

这时无乘大师、玄清真人也都到了台上，擂台上也稍稍的收拾过，谢道亭、黄木森、古朴的三具尸首都被抬了下去，其中谢道亭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断气的，说不定是上来收拾的人顺手将他宰了也未可知。

无乘大师躬身一礼，对着三人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恭贺三位施主大胜。”

步连云在三人中是大哥，当即开口回答道：“多谢大师。”

无乘大师面带微笑，忽然对外扬声道：“天下英雄，是否还有人愿意挑战？”

步连云眉头微微一皱，自己功力将竭，比刚刚的田冬还严重，不是休息半个时辰、一个时辰就能恢复的，虽然只有田冬与路恨天两人八成也是天下无敌，可是这样毕竟不好，正觉无奈之时，忽听玄清真人接着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若有人愿意挑战，则将赛程延后到明日，若无人挑战，我们今日便将大会结束。”

步连云若能歇息一夜，明日自然生龙活虎，步连云与路恨天相对微笑，无乘大师与玄清真人大概是心存感激，所以才一心维护三人，这样一说，敢挑战的人只怕不多了。

这三兄弟要是全部精神充沛，谁敢上场挑战？有些本来心存侥幸的听见明日再比，果然无人敢应声，过了好片刻，东棚、北棚慢慢的传出欢呼声，慢慢的四面都叫了起来，谁也知道即将结束，武林中人最佩服英雄好汉，自然喝采声慢慢的传出，连一些较为冷静的人也忍不住叫了起来，仿佛全身都热哄哄的，不叫一叫不愉快。

眼见众望所归，无乘大师回身道：“此次衡山武林大会，‘白衣大侠’步连云、‘西陲大豪’路恨天……这个还有‘赤手屠龙’田冬三人获得最后的胜利，少林武当特恭赠三人‘宇内三杰’的名号，可供传颂天下。”他见田冬一身青衫，又没用鞭，“玄衫奇鞭”说不出口，索性顺便送了田冬一个名号，恰好符合田冬空手打败“紫龙”的情况，田冬也算是终于获得了一个名实相符的称号，至于“宇内三杰”可以算是锦上添花了。

玄清真人接着道：“现在有请衡山铁若峰掌门，将翠杖送交‘宇内三杰’。”

见铁若峰正慢慢的走上来，步连云忽然拉着田冬低声道：“三弟，翠杖……还有没有用？”

田冬一乐，笑嘻嘻的低声道：“没用了，我把字都磨掉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……”步连云望着田冬道：“三弟，留着也是麻烦。”

田冬马上明白步连云的意思，但不知应该如何做，只好道：“听凭大哥作主。”

步连云转头道：“二弟，你也有一份，你说呢？”

“大哥想还人情。”路恨天笑笑道：“这也应该，我无所谓，大哥决定便是。”三人短短交换意见时，刚上台的铁若峰已经将翠杖取出，扬声道：“请三位接杖。”

步连云当即发话道：“我三兄弟本为除害而来，翠杖不敢拜领……唯望就此转赠武当收执，也免日后武林重起风波。”

这话一说，所有人啧啧称奇，这三人拼死拼活的打胜，居然不要武林至宝翠杖？武当派的玄清真人先是一楞，随即明白，步连云是为了报答刚刚莫严上台拖时间，他心中又喜又愧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。

无乘大师也跟着明白，对步连云等人不由更是钦佩，开口道：“步大侠，你可考虑清楚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步连云跟着道：“还请玄清真人接杖。”

玄清真人不再客套，感触万千的将翠杖接了下来，田冬这时忽对步连云低声道：“大哥，完了吧？还有没有事？”

步连云莫名其妙，摇头道：“没事了……怎么？”

田冬有些扭捏，望望南面道：“如儿来了。”

步连云顺着田冬目光望去，果然见到顾玲如、顾鼎祥等人已经赶到，正欣喜的望着这里，想必田冬一走，他们立即快马赶来，所以只慢了两个时辰，步连云于是笑道：“你不能去，让别人去接吧。”他回头向着北棚的韩方等人施了个眼色，他们才注意到顾玲如等人，顾革袭自然派人前去将顾玲如等人接入北棚，田冬只好等到无乘大师宣布武林大会结束，才向着北棚移动。

田冬本来还有些不甘愿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能去接，哪知一下了台，四面立即拥来一群群道贺的人众，还好十八铁骑已经赶来周围护卫，不然还真的会水泄不通，田冬这才明白，刚刚自己要是贸然奔过去了这时八成陷在人堆之中，无法动弹，大哥不愧是大哥，果然比自己高明多多。

哄乱了足有一个时辰，直到夜幕低垂，北棚中已经点起了火把，道贺的人众才慢慢散去，众人都有些疲累，只想好好休息，却见武当派的莫严向着众人走来，脸上带有愧色的对步连云道：“步大侠，您其实无须这么作的。”

“这是应该的。”步连云道：“要不是诸位上台挡过一阵，三弟不能及时调息完毕，我们也无法上场。”

莫严摇摇头叹道：“果然不愧大侠之名……”他随即取出三个手掌大的绢袋，交给步连云、路恨天、田冬一人一袋道：“这是掌门师兄的一点心意，希望诸位不要客气。”

“啥东西？”路恨天好奇的想打开，莫严连忙道：“路大豪稍慢，请等莫严离去再开。”

“哦？”路恨天莫名其妙，不过也听话的停手。

莫严不再多说，只道：“日后江湖再会，希望各位记住，武当派永远是诸位的好朋友。”他转身走了两步，忽然又回身道：“……敝师侄莫采心，我会好好训诫的……”立即加快脚步离去。

想到莫采心因为步连云的一句话要受教训，路恨天不禁轻笑了两声，忽然想起刚刚的迷团还没解开，他连忙收起笑声，将手中的小绢袋打开，一看之下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步连云疑惑的问：“二弟，什么事这么好笑？”

“大哥看了就知道……这可是件大礼。”路恨天指指袋子，还在笑个不停。

田冬与步连云忍不住急急打开，却见里面是四个古意盎然、一模一样的方形小瓶，步连云一转瓶子，看见上面刻着五个小字——“八宝护心丹”，不禁也觉得莞尔，摇头笑了起来，只有田冬弄不清为什么好笑，一直都没人告诉他，当时他就是吃了这个才昏倒的。

不过田冬还是隐隐觉得与自己有关，忙问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在笑什么？”

步连云笑而不答，路恨天却指指绢袋笑道：“里面有张说明的纸条，你看看说不定就知道了。”自然会有那一条——“不可一次服下三颗，不然必将昏睡十二个时辰以上。”

田冬果然见到里面有张小纸条，取出一看，见上面写着一堆敬词，主要是指每瓶各有五颗，一人奉赠四瓶，聊表敬意，之后便是一串使用方法，他看了看还是不明所以，只好道：“大哥，照这上面说的，您现下体内空虚，正好先服一颗……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你们笑什么？”步连云与路恨天笑的更厉害了。

顾玲如见三人笑笑闹闹，好奇的凑过来田冬身旁，刚好听见田冬的问话，一见绢袋中的东西，顾玲如脸上微红，有些惭愧的扯扯田冬低声道：“别问了，我等一会再告诉你。”

田冬抱着疑团，只好闷不作声，于是将那一大堆“八宝护心丹”收好，回头望向顾玲如，微笑道：“你们急急赶来，累不累？”

顾玲如深觉窝心的微笑摇摇头，但她忽然想到一事，脸上的笑容不禁又收了起来，田冬发现不对，关心的问：“如儿，你有话要告诉我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顾玲如似乎下了决心，点点头道：“田哥哥，我们有件事情瞒着你。”

“又有事瞒我？”田冬不大在意，半开玩笑的道。

顾玲如嗫嚅了一下，这才道：“小菊姊姊并没有跟着回谷，她离开了。”

田冬笑容一僵，慢慢的收起了笑容，顾玲如有些焦急又有些委屈的道：“我……我本来要说……可是又怕你知道了不肯先赶来……我也没有要她走……你不信可以回去问你娘……”

“如儿。”田冬忽然揽着顾玲如的双肩，目光凝住着顾玲如道：“我没有生气。”

顾玲如一怔，望着田冬道：“你……不生气？”

田冬摇摇头，面色有些感慨的道：“如儿，要是小菊姐没走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”

顾玲如面色变了变，转过身子低下头道：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还在怀疑我？”田冬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的娘子这么会吃醋，以后怎么办……”

顾玲如心里一甜，扭扭肩半带笑的道：“不敢娶就算了……又不是没人要……”

“我哪里舍得？”田冬从背后轻揽着顾玲如，深情的道：“如儿，你不知道，当我以为再也不能与你相伴，我真的不想活了。”

顾玲如感动的回过身来，牵着田冬的手，水汪汪的眼睛凝视着田冬，喃喃的点头道：“我知道……我也是……”

“我刚刚是想说……就算小菊姐留下，在深山荒林之中，她也不能获得幸福。”田冬诚恳的道：“不过……我也不能任她流落江湖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顾玲如连连点头，想了想道：“我们应该在城市给她安个房子，找人服侍她……”

“嗯。”田冬道：“也不一定是这样，看她喜欢怎么过都可以，总要在我们能照应到的地方。”

顾玲如放下了心，但旋即又有一点担心的道：“田哥哥，你是不是要去找小菊姊姊？”

“嗯……”田冬望着顾玲如，微笑道：“我们先办了婚事，然后再一起去找，找到为止。”

顾玲如心里一喜，脸红的低下头来，说不出话来，哪知一旁的路恨天偷听已久，见状立即嚷嚷道：“办婚事？那可要快点，二爷至少要喝了三弟的喜酒才出关。”

他一嚷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，顾玲如脸红的跟柿子一样，连忙躲在田冬身后，将脸藏了起来，韩方跟着起哄道：“说的对，顾门主，我看还是快些办好些，免的又出差错。”

“韩方兄说笑了。”顾革裴有些尴尬的道：“快些办妥了也好，等会儿咱们就去看日子。”

“趁着天下武林都还在衡阳，喜帖可要早些发出去。”魏无常皱眉算了起来：“莫总镖头一定会到，少林也会派人致意，田少侠今日一战名声大噪，来贺的朋友必多……”田冬现在身分不一样，发帖子也变成一门学问。

“这样可热闹了。”邵大山在一旁呵呵笑了起来。

“当然啦。”无钦也凑趣的微笑道：“‘宇内三杰’中的老三，‘赤手屠龙’田三侠的婚礼，自然要办的热热闹闹。”

“既然来的人多，在崇义门好象太荒僻了……”顾革裴对着顾革裴道：“大哥，是不是改在衡阳办喜事？”

“二弟是说‘聚义酒楼’？”顾革裴觉得颇有道理，两人针对着细节研究起来。

顾玲如与田冬见众人为了婚事商议，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趁着众人不注意，两人向外走出北棚，踏入了暗影之中，望着孤零零裹在黑暗中的擂台，四面虽然有着一股曲终人散的凄凉，不过顾玲如与田冬的心情都是温暖的，两人自然而然牵着手对视一眼，心里都充满了温馨。

一个多月后，在衡阳城的聚义酒楼，张灯结彩的好不热闹，今日是田冬的大喜之日，偌大的聚义酒楼，上下三层楼酒席摆的满满的，连斜对面衡山派开设的衡阳客栈也包了下来，中间大街上也都摆满了数百桌酒席，挤满了黑白两道的武林英豪，加上来看热闹的衡阳居民，整条大街万头钻动、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。

田冬身穿红袍，一副新郎官的打扮，枯坐在一间小厢房中，只有韩方师徒陪着田冬，外面数千豪客劝饮、招呼、划拳……汇聚成的嘈杂声一直不停的传了进来，田冬想起前几天忙碌的模样，摇头苦笑道：“原来成婚这么麻烦……打死我也不敢再来一次了。”

“你肯新娘子也不肯。”韩方笑着的嘴一直没合拢过，接着又调侃田冬道：“田小子，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闹洞房啊？”

田冬早有听闻，大为恐惧的道：“韩前辈，到时候您可别一起闹……”

“不成。”韩方一口拒绝，笑嘻嘻的道：“老夫最喜欢闹洞房，非闹不可。”

“田少侠你别担心。”苏甘哈摇头道：“师父嘴上说说而已，到时候会帮你的。”

“咦？”韩方怪叫道：“小子吃里扒外、胳膊向外弯，居然泄你师父的底？”

田冬干笑了两声，心底还不是很放心，想了想忽道：“韩前辈，好一会



不见大哥他们了……外头这么忙吗？”

“忙啥……”韩方连忙大点其头的道：“咱们坐在里面不知道，可是外面已经挤的水泄不通啦，你小子除了龙虎帮之外也没什么仇家，谁不想来拉拉关系，何况少林、武当掌门都来了，真可以说是武林大事，大家都在说，除了两百年前欧阳古道大侠八十岁大寿那次之外，就属这次最为风光，你真是一出江湖就红了……”

韩方说的十分得意，田冬却听出不对劲，诧异的道：“无乘大师、玄清真人都没回山？”

“是啊。”韩方还开心的道：“就是他们一早宣布了要来，才有一大堆人跟着留了下来，这样也好，一桌桌敬过去，能走完一轮的酒量就厉害了。”

“奇怪了。”田冬诧异的道：“韩前辈，那时你不是说他们应该不会来？”

韩方一愣，支吾的道：“谁知道？他们忽然想来就来了，腿可是长在他们身上。”

田冬不好追问，只好转个话题问道：“如儿那边……没问题吧？”

“当然没问题了。”见田冬没再问，韩方如释重负的道：“少林的十八罗汉阵、武当的七星剑阵联合守着，怎么会有问……”

“师父！”苏甘哈忙叫。

韩方立即住嘴，但是话已经冒出嘴边，韩方望着苏甘哈，一脸糟糕了的表情，田冬马上站了起来，诧异的追问道：“什么十八罗汉阵？”

韩方还望着苏甘哈，苏甘哈无奈的摇摇手道：“师父，这可是你说的……”

“混小子。”韩方一个爆栗打在苏甘哈头上骂道：“撇清的比什么都快。”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田冬焦急起来，顿脚道：“如儿那边有危险？”说着就要出门。

“别急、别急。”韩方忙叫道：“田小子，你听听老韩的话好不好？”

田冬勉强止步，疑惑的望着韩方，看来韩方不说清楚，田冬马上就要夺门而出，韩方只好道：“大家是不想让你跟着忙，你就乖乖的坐在这里当新郎官，不是什么事也没有？”

这样田冬自然不满意，田冬还想再问，忽然外头炮声响起，鞭炮跟着劈哩啪啦的响了起来，眼看吉时已到，韩方连忙道：“成了，我们出去吧，马上就让你见到新娘子。”立即推着田冬走出厢房，向着前方宴客的大厅走，田冬只好抱着满肚子疑惑，向着大厅走去。

一出大厅，田冬便见到另一侧顾玲如穿著凤冠霞披，正向着自己走来，红色的盖头从凤冠上平滑的垂下，底下的淡黄丝穗随着她的莲步轻移而缓缓摆动，田冬脑海中微微一阵混乱，忽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涌上，这到底是不是幻境？

一旁，有人扯开了嗓门，大声的叫道：“一拜天地！”

两人在身旁人众的簇拥下，正向下跪倒，忽然砰的一声巨响，四面忽然爆起二、三十个人影，随即忽然响起了砰砰冬冬的声音，还传来一些杂乱的惨叫，四面一下子大乱，所有的宾客立即站了起来，谁这么大胆敢来闹“宇内三杰”的场？

田冬立即护到了顾玲如身前，不过看清状况之后，田冬随即松了一口气，只听无乘大师温和的声音传出：“诸位请坐，宵小已经制服。”

这时步连云、路恨天、无乘大师、“三相神僧”、玄清、玄方真人、莫

严等十余位高手分别站在门户入口、厅堂中、庭院里面露笑容的望着自己，有人手中提着个软绵绵的人，也有人脚下踩着个哀嚎的家伙，几位大和尚双手合什，对自己身前倒地的人阿弥陀佛，武当真人亮晃晃的长剑更是比着几个倒霉鬼的脖子，一个服侍着一个，把那些人制的无法动弹。

田冬虽然安心，但也莫名其妙的望向身旁的苏甘哈。苏甘哈眨眨眼，慢条斯理的道：“那些人……是龙虎帮的内堂高手。”说完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田冬恍然大悟，龙虎帮虽然已散，但是谢道亭一手创建的内堂还隐在暗中，八成是计划趁自己成婚时替谢道亭复仇，想来不知如何被步连云等人或少林、武当打探到此事，于是事先一个盯一个的埋伏起来；等他们动手时一网打尽，难怪顾玲如身旁会有一座罗汉阵外加一组七星剑阵护航，也难怪无乘大师等人会留了下来，那些内堂高手，确实也要他们这种特级高手才能迅速的对付，田冬心里一阵感激，眼睛变的有些模糊。

望着四面，田冬心中正感慨万千的时候，忽然望见一根大柱后探出个熟悉的面孔，田冬浑身一震，那不是小菊是谁？

小菊发现田冬望见自己，立即转身便走，田冬踏出一步又停了下来，自己该不该追？现在一追会不会又导致误会？四面都是人潮，要是让她走出这个大厅，只怕再也追不上了。

田冬正难决断的时候，忽见两道身影由两旁迅速的闪了过去，却是莫严与步连云同时拦在小菊之前，莫严本认得小菊，步连云却是见到田冬的目光猜出来，他两人面带微笑的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话，小菊回头又望了望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
另一边，脚下还踩着人的路恨天忽然大声笑喝道：“还不拜堂？别误了时辰，二爷想喝酒了！”

在四面轰然笑声中，赞礼司仪连忙大喝道：“一拜天地……再拜高堂……夫妻交拜……”

全书完

